



2 Kings

列王纪下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PHILIP GRAHAM RYKEN

列王纪下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圣约书卷主编

伊恩·M·杜古德（旧约）
丹尼尔·M·多里亚尼（新约）

列王纪下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PHILIP GRAHAM RYKEN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2 Kings

Philip Graham Ryken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9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致大卫·吉瑟尔，

您对惠顿学院董事会的忠诚奉献
为拓展耶稣基督的国度作出了卓越贡献

目录

丛书导言 ix

前言 xiii

第一部分：以利沙：追随先驱的先知

1. 康复无望（列王纪下 1:1-18） 5
2. 烈火战车（列王纪下 2:1-18） 18
3. 双城记（列王纪下 2:19-25） 30
4.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列王纪下 3:1-27） 43
5. 满坛满罐（列王纪下 4:1-7） 56
6. 怀抱希望！（列王纪下 4:8-37） 69
7. 以利沙的秘制配方（列王纪下 4:38-44） 82
8. 白白恩典的福音（列王纪下 5:1-18） 94
9. 万恶之根（列王纪下 5:19-27） 108
10.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列王纪下 6:1-23） 120
11.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列王纪下 6:24-7:20） 135
12. 复活与生命（列王纪下 8:1-6） 147
13. 恶王当道的日子（列王纪下 8:7-27） 159
14. 报仇属于耶和华（列王纪下 8:28-9:37） 173
15. 三心二意的努力（列王纪下 10:1-36） 186
16. 愿王万岁！（列王纪下 11:1-21） 201
17. 如何开展建筑募捐活动（列王纪下 12:1-21） 213
18.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列王纪下 13:1-25） 229

vii

目录

第二部分：仓促审判：两个王国的悲剧

- 19. 以利沙死后（列王纪下 14:1-22） 247
- 20. 权力的游戏（列王纪下 14:23-15:31） 259
- 21. 极限改造：圣殿篇（列王纪下 15:32-16:20） 273
- 22. 审判来临之时（列王纪下 17:1-23） 287
- 23.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列王纪下 17:24-41） 299
- 24. 信念与妥协（列王纪下 18:1-37） 313
- 25. 坏消息中的祷告（列王纪下 19:1-37） 328
- 26. 疾病与健康之时（列王纪下 20:1-21） 344
- 27. 从糟糕到最糟糕（列王纪下 31:1-26） 360
- 28. 失而复得（列王纪下 22:1-20） 372
- 29. 约西亚的改革（列王纪下 23:1-30） 385
- 30. 终结的开端（列王纪下 23:31-24:20） 401
- 31. 巴比伦之囚（列王纪下 25:1-30） 413

参考文献 429

圣经索引 435

主题与人名索引 447

丛书序言

每一个时代，教会都需要对上帝话语进行忠实的阐释。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持续开展神学工作：反思圣经的教导，认信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当代文化。我们相信这两项任务——释经与神学——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教义必须源自圣经文本，而我们对任何特定经文段落的理解，都必须源于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教义。

我们进一步相信，圣经阐释与神学反思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任务，最适宜在教会中——尤其是教会的讲台上——开展。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圣经的研究理应导向颂赞与实践，即对上帝的赞美和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欣然推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为当代教会提供全新的圣经阐释。我们祈盼并祷告，牧师、教师、查经带领者及众多信徒能通过这套注释丛书，在研读上帝无误且绝对正确的话语时，获得忠实可靠、鼓舞人心且实用的资源。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秉持四个基本原则。首先，这些注释力求忠于圣经，通过细致考究经文细节呈现全面阐释。它们并非逐字逐句的考据式注释，而是对整段经文的整合性阐述。因此每卷注释都将按经文段落顺序，系统性地完整诠释一部圣经书卷。其次，这些注释毫不避讳教义立场。我们坚定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教义》，因为其中

包含了新旧约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每卷注释都将教导、促进并捍卫圣经中所体现的改革宗信仰教义。第三，这些注释具有救赎历史导向。我们相信圣经的统一性及其以基督为核心的救恩信息。因此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观，将其人物、事件、律例和制度恰当地理解为指向基督和他的福音，同时为我们提供凭信心生活的效法榜样。第四，这些注释注重实践性，通过恰当的例证将圣经经文应用于当代生活——包括公共与私人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撰稿人均为牧师学者。作为牧师，每位作者首先会在自己教会的讲道事工中阐述其释经成果。这意味着这些注释深深植根于对教会真实信徒的圣经教导。虽然力求学术严谨，但这些释经内容并非学院派论述。我们的目标是忠实、清晰、切实地帮助拥有不同圣经与神学训练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切有效的讲道事工所应有的特质。这必然意味着某些学术性议题不会被涵盖。尽管如此，我们仍致力于保持负责任的学术水准，力求为教会牧者及其他教师树立典范。对于重要的解经与神学难题，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都将予以审慎处理。

我们致力于追求持久卓越的高标准。这始于对作者的严格筛选——所有入选作者都是公认的传扬上帝之道的杰出使者。这份对卓越的追求同样体现在严谨的编审流程中：每卷注释都由丛书主编与圣经编辑双重把关。圣经编辑由旧约学者伊恩·杜古德和新约学者丹尼尔·多里亚尼担任，他们既是成就斐然的牧师，又是在神学院任教的权威学者。其职责是确保每卷注释既充分吸纳前沿学术成果，又对经文阐释保持忠实精准。作为丛书主编，我们统筹监督各卷质量，包括文字表达的卓越性、教义阐释的可靠性以及实践应用的指导性。整个编辑团队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矢志不渝地推动这些注释成为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所能呈现的最佳作品，从而为教会提供值得信赖且堪称典范的上帝之道的解读。

我们祈愿《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能通过以下方式服侍教会：重振信徒对圣经清晰性与大能的信心，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伟大教义传统。我们期盼阅读本丛书的牧者能在释经讲道事工中得着激励——我们坚信这是教会教导上帝之道最符合圣经的典范模式；期盼平信徒教师能将这些注释书视为理解与传讲圣经经文时最实用的参考资源；更期盼这些圣经研习所蕴含的敬虔品质，能引导每位阅读的基督徒在喜乐顺服中活出基督门徒的生命。

愿主赐福所有阅读《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的人。

我们将这个系列丛书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祈求圣灵使用它们来教导并建造教会，并感谢天父上帝藉着他话语的事工持续以信实建造祂的教会。

丛书主编：

理查德·D·菲利普斯菲
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前言

本书的撰写历时数十载。最初源于我在 1990 年代于费城第十长老会教堂侍奉时所宣讲的以利沙事工信息。多年后，我在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学院教会的“联合继承人”主日学班上再次讲授了这些经文。随着我对《列王纪下》全卷的持续教导，我开始着手撰写这部释经注释的完整手稿。

这样一部著作的诞生需要整个信仰群体的支持。我永远感激在第十长老会教会开始宣讲《列王纪下》时获得的鼓励，也衷心感谢学院教会提供的教学机会——“联合继承人”班的成员们通过提供新颖见解和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使这部注释书得以完善。

与往常一样，这部为《改革宗释经注释》丛书撰写的书稿得到了伊恩·杜古德和里克·菲利普斯的全面审阅，他们修正错误、引入新观点、强化实际应用，整体提升了书稿质量。林恩·沃茨博格在我将书稿交付 P&R 出版社前，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所有编辑工作。玛丽·莱肯协助完成了最终的校对工作。

这些朋友与我怀着共同的期望，即研读《列王纪下》能为读者带来与我们同等的属灵确信与福音激励。旧约中的君国叙事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与见证至关重要。当德国牧师尤斯图斯·梅尼乌斯于 1532 年出版《撒母耳记上》注释时，他邀请马丁·路德撰写序言。路德对《撒母耳记上》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我们研读《列王纪下》：

“你们将看到这些历史因信心的运用而重生更新，仿佛经历自身的洗礼，它们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更确切地说，是永远——鲜活地存在着，并以辉煌灿烂的信心典范，它们对我们具有有益的指导、辩论、教育、慰藉的作用，甚至在保罗所写的那样，对于一切能够凭借信仰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事情，它们都具有这样的作用，

前言

对于一切能够凭借信仰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事情，它们都具有这样的作用。”¹

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

惠顿学院院长

1. 德里克·库珀 编，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改革宗圣经注释：旧约卷五》（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VP 学术出版社，2016 年），liv 页。



以色列与犹大的衰亡

PART 1



以利沙：追隨先驅的
先知

1

康复无望

列王纪下 1:1-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差人去問以革倫的神巴力·西卜，豈因以色列中沒有神可以求問嗎？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他（亞哈謝）果然死了，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死。（列王紀下 1:16-17）



1995 年夏天，米奇·曼托因嚴重肝癌躺在醫院病床上。這位曾效力紐約洋基隊的中外野手，終其一生酗酒成性，最終為此付出代價。米奇雖接受化療，但實則康復無望。

當你身為棒球巨星時至關重要的一切，在淪為普通癌症患者後便顯得微不足道。生涯累計 536 支本壘打、0.298 的終身打擊率、七次世界大賽冠軍、三座最有價值球員獎杯以及三冠王頭銜，這些足以讓你躋身名人堂。但它們無法為你叩開天堂之門。當一個人躺在臨終之榻時，畢生成就皆歸虛無。

只需問問亞哈謝便知——他是在“亞哈死后”掌權的，

当“摩押背叛以色列”的日子（列王纪下 1:1）。《列王纪下》开篇便描述亚哈谢卧于病榻之上。这个以色列动荡王国的继任者在家中遭遇了不幸的小意外。无论是因为醉酒、笨拙，还是试图在宫殿里进行危险的修缮工作，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第 2 节）。希伯来语中“栏杆”一词意为“窗户”或“阳台”。或许这位君王在擦窗时从二楼坠落，又或者他倚靠的栏杆突然断裂。无论如何，他的伤势变得十分严重。故事伊始，亚哈谢的生命危在旦夕。他躺在王宫寝室的卧榻上，恐惧自己可能无法康复。

若你身受重伤会怎么做？若你自觉可能命不久矣又会如何？亚哈谢做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大错特错：他求问魔鬼，并与上帝对抗。

与魔鬼共舞

鉴于他在以色列延续故事中的立场，正如《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统一叙述所记载的，看到邪恶的化身——亚哈王的儿子亚哈谢做出错误之举并不令人意外。亚哈谢“差遣使者说：

‘你们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列王纪下 1:2）。巴力·西卜这个名字意为“苍蝇之主”。或许他是一位本应保护崇拜者免受苍蝇和其他昆虫侵扰的神明。又或者巴力·西卜是希伯来语中的一种侮辱性称呼，其发音与意为“巴力王子”的称号巴力·西卜极为相似。可能他的真名是巴力·西卜，但以色列人故意称他为巴力·西卜以示嘲弄。无论他究竟是谁，他都是迦南人崇拜的众多假神之一。

在新约中，同一个神被称为别西卜（Beelzebub）或（Beelzeboul）。当耶稣驱逐恶魔时，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路加福音 11:15）。耶稣通过承认这类恶魔的灵界界实来回应：“若撒但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18-19 节）。这些问题表明别西卜是撒但的另一个名字，即恶魔的家主

（马太福音10:25）。因此，当亚哈谢王试图求问巴力西卜时，他实际上是在向魔鬼本人求问。

当然，亚哈谢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派人去求问巴力西卜。这位国王本可以（也应该）转而呼求以色列的上帝。当他的使者们前往以革伦的途中，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上帝的一位真先知。以利亚被派去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没有康复的希望。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

（列王纪下 1:3-4）。以利亚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亚哈家！无论是宣布上帝对以色列拜偶像的审判（列王纪上 17:1），还是因亚哈贪婪杀人而宣告灾难临到他（21:20-22），这位先知总是在最不受欢迎的地方出现，而且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国王见到使者们如此迅速返回宫殿，大为震惊。“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亚哈谢质问道（列王纪下 1:5）。使者们回答：“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第6节）。不幸的是，亚哈谢更关心那个人而非他的信息。“王问他们说：

‘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立刻认出了他：“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7-8节）。

亚哈谢若真想知道真相，本可探知上帝的先知对其康复机会有何预言。他本可像敬神的约沙法王那样寻求耶和华的指引（见《列王纪上》22:5），本可派人召以利亚而非前往以革伦。他明明知道何处寻得上帝的先知，却选择与魔鬼对话，在错误的地方寻求医治。因此上帝三次用这个反问句定他的罪：“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列王纪下 1:3,6,16）

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当然有！祂是那位使旱灾临地三年的神（列王纪上 17:1），是用乌鸦供养以利亚、将饼赐给撒勒法寡妇并使她儿子复活的神（8-24 节），是在山上降火消灭巴力先知的神（18:20-40），是在微声中向以利亚说话的神（列王纪上 19:9-18），是在葡萄园遇见亚哈并因他的罪在战场上击杀他施行审判的神（列王纪上 21 章；22:29-40）。是的，以色列中有神！以利亚事工的重担正是要彰显全能神的真实与主权。但亚哈谢却拒绝与神有任何关联。他通过求问邪灵势力，否认了神至高无上的真实存在。他选择与魔鬼共舞，而非与神同行。

亚哈谢的恶劣榜样告诫我们不要向魔鬼求助——这种诱惑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更为普遍。巫术、占星术和神秘学在后现代美国依然盛行。当我在费城生活并服侍时，走出第十长老会教堂的大门，往任何方向稍走几步就能找到通灵者：向北到 17 街，向西到核桃街，向东穿过云杉街，或向南至南街。水晶球、塔罗牌、掌纹占卜——应有尽有——更不用说电视上宣传的通灵热线和报刊杂志上的星座运势了。

魔鬼也会很乐意与你预约会面，但若你跟随基督，就不可求问于他。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就当效法约沙法王：寻求耶和华的指引（见列王纪上 22:5）。阅读圣经并祈求圣灵的智慧。但切莫召请别西卜。

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对撒旦的力量缺乏足够的敬畏。他们认为占星术相对无害，甚至可能偶尔查看星座运势只为消遣。当他们路过通灵店铺时，虽感到些许毛骨悚然，却未能察觉其中的属灵危险并停下祷告抵挡。然而这些正是圣经各处所谴责的属灵势力——占星术、巫术、通灵术以及向别西卜求问的行为。正如圣经教导我们的：“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

检验我们是否对恶魔势力保持足够警醒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我们祷告对抗它们的频率。耶稣教导门徒要每日为属灵保护祷告。谨记主祷文中的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

（马太福音 6:13）。按字面理解，这不是对邪恶的泛泛祈求，而是专门祈求从那恶者——撒旦本身——手中得拯救。基督徒当每日祷告，求神使教会和牧者不至落入他的网罗；当每日祷告，求神使亲友脱离他的试探；也当每日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被撒旦权势侵害。

并非说基督徒要惧怕撒旦。魔鬼或许比基督徒强大，却远不及基督，因“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 4:4）。藉着十架受死与坟墓复活，耶稣已毁灭“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 2:14）。撒旦无法摧毁任何有复活基督之灵内住的生命。圣经带着应晓谕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 4:7）。

在医疗护理中信靠上帝

诚然，大多数基督徒生病时并不会想到去求助于别西卜。然而，确实存在一个虚假的神明，许多基督徒都容易对其产生依赖。请医生看病可能等同于前往以革伦。人们可能会如此沉迷于医疗问题、如此执着于医保覆盖、如此专注于治疗计划、如此痴迷于最新疗法、如此依赖传统或替代药物，以至于忘记了信靠上帝。对现代医学——或民间医学就此而言——的信仰，可能演变成一种偶像崇拜。

那么正确对待医疗的方式是什么？优质的医疗护理是上帝眷顾我们的方式之一。虽然祂有时会以神迹方式医治，也始终保留这样做的自由，但祂通常通过护理的常规方式来治愈人们。因此，寻求最佳医疗建议和最先进治疗并无不妥。但我们被呼召要将终极信心不是寄托在医生身上，而是我们神圣的主。正因如此，祷告便成为

每位基督徒健康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唯一安全的寄托之处——无论生死——唯有主上帝本身。若有人说：‘我对手术很安心，因为成功率有 95%，’这并非信靠上帝。更好的表达应是：‘我盼望手术成功。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内心平安，因我的信靠在于上帝及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身体的主。当祂在世行走时，常以触摸医治众人：使盲者得见，聋者得闻，麻风患者肌肤复原，瘸腿者重新站立。福音书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马太福音 4:23-24）。耶稣甚至叫死人复活。祂行这些事，为要显明自己是身体的主。

或早或晚，我们都将患病。许多人终将卧于病榻。当那一刻来临，求问巴力西卜能否康复毫无助益。若康复无望，即便召集新的医疗团队也于事无补。彼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那位主宰死亡、能救我们进入永生的救主。

与神角力

亚哈谢王不倚靠耶和华，可悲的是，凡求问魔鬼或其他假神之人注定灭亡。本章三次宣告对亚哈谢的死亡判决。以利亚坚持在他的病历上一再写下相同的预后：“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列王纪下 1:4,6,16）。

此时，亚哈谢做了许多人在收到不如意诊断时的反应：寻求第二意见。他还试图对抗神。亚哈谢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想强迫他改发预言。注意那位夫长如何对神的先知发号施令：“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

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列王纪下 1:9）。于是这位夫长学到了宝贵的一课：要小心你所求的！“以利亚回答五十夫长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第 10 节）。祂确实下来了：不是神的先知，而是神自己，带着烈火的审判！

有些解经家试图声称以利亚的能力在他事工末期开始衰退。他们认为迦密山之后便每况愈下，以利亚逃往何烈山并产生轻生念头后，就再也不是从前那位先知了。亚哈谢的五十夫长定然不会同意！他所面对的以利亚仍处于能力的巅峰期，完全能召唤天火降临。

然而亚哈谢仍不为所动。当他得知手下失踪的消息后，“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列王纪下 1:11）。第二位五十夫长比第一位更为急躁，他命令以利亚“快快”下山！这再次铸成大错，因为“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第 12 节）。

审判之火是虐待神先知之人当得的惩罚（参帖撒罗尼迦后书 1:6-8）。当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时，他们立刻联想到旧约中这段同样发生在撒玛利亚的事件（路加福音 9:52-54），想要效法以利亚求天火灭敌。耶稣责备他们，因为那并非门徒施行审判的时机。但有时，审判抵挡神之人确是公义之神的分内之事。亚哈谢派人捉拿以利亚时，正是这样的时刻。如同在迦密山上的作为（列王纪上 18:38），神再次以火回应，教导国王不可轻慢祂的先知。亚哈谢的士兵意图伤害先知，因此以利亚为自身安全始终坚守山上。直到后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列王纪下 1:15）。亚哈谢攻击神先知实为报复神，这解释了为何他的士兵特意称以利亚为“神人”（第 9、13 节）。亚哈谢

因上帝未赐予他康复的机会而迁怒于神，甚至向上帝的仆人以利亚发泄怒火。

此处宜暂停片刻以作个人省思。或许我们并不常习惯对上帝发怒，但生活中是否存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在抗拒祂的计划，或抱怨祂的旨意？

亚哈谢与上帝对抗的行为，正是重蹈其父亚哈王的覆辙。亚哈王素来敌挡耶和华的先知：长期干旱时他在路上遇见以利亚，便称其为麻烦制造者（列王纪上 18:17）；在拿伯的葡萄园再遇先知时，又称其为“我仇敌”（21:20）；当他差人去召先知米该雅时，更直言自己“恨”他（22:8）。

亚哈谢完全继承了父母的恶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力，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列王纪上22:52-53）。有其父必有其子。父母的罪孽必将报应在子女身上（母亲的罪亦不例外）。圣经鲜少如此提及母亲的罪，但耶洗别却被特别点名谴责。她的罪如毒素般渗入亚哈谢的血脉。

代际间的罪孽审判是让父母夜不能寐的事情之一。当目睹子女犯罪时，父母有时会感到那些罪行似曾相识。随后他们意识到：孩子们犯的正是自己曾犯过的过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所谓的“不良家庭背景”。上帝的怜悯如此丰盛，祂的恩典足以扭转整个家族的方向。事实上，某些最伟大的圣徒恰恰来自最罪恶的家庭。我的家族中就有一个显著例子：我曾祖父从伦敦街头虚度人生的境遇中被拯救出来，因此他的子女得以在认识主的环境中成长。没有人注定要深陷罪中；上帝的恩典总能介入其中。

父母需要为家庭祈求的正是这种介入性的恩典。他们应当为圣灵重生与成圣的工作代祷，祈求子女能接受基督以获得罪孽的赦免。同时也要祷告自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品格更美好的榜样。

一个关于上帝恩典在家庭生活中运作的简单例证

摘自 1997 年的一则新闻。当年一月，一辆布林克运钞车侧翻，将价值近百万美元的零钱倾洒在迈阿密一条贫困街道上。人们冲向事故现场，争抢人行道上的硬币，把成把的钞票塞进口袋。大多数人据为己有。但一位妇女后来归还了 19.53 美元。她解释原因：“我有孩子，需要树立好榜样。”这是行正事的充分理由。父母必须成为圣洁的家长，部分源于对上帝的爱，部分是为避免子女重蹈亚哈谢的覆辙。

乞求怜悯

可悲的是，亚哈谢始终未能学会自律。在葬送 102 名士兵性命后，他仍执迷不悟：“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列王纪下 1:13）。常言道，疯狂就是重复相同行为却期待不同结果。按此标准，亚哈谢简直丧心病狂！

尽管王可能疯了，但他的第三位五十夫长绝非如此。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在注释这段经文时，想象了这位夫长看到亚哈谢命令中第一行字时的表情：“带五十人……”¹而我们无需想象的是这位智者的行动：

这（第三位）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列王纪下 1:13-14）

神圣的审判让第三位五十夫长对上帝产生了应有的敬畏。如同亚哈谢一样，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即将丧命。若火真的降下从天而降，他将毫无康复的可能。于是他投身于上帝的怜悯之中。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夫长的姿态（双膝跪地）以及他的恳求（“请让我们活下去”）使他与已故的同伴截然不同：“他跪下、他哀求、他颤抖——他活了下来。”²

这正是亚哈谢王本应采取的姿态！

1.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力量与愤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23 页。

2. 同上。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康复无望时，本应投身于上帝的怜悯之中。上帝充满慈悲。那么，祂本会像饶恕第三位夫长及其部下那样，饶过亚哈谢的性命。祂本会向亚哈谢施予那种曾赐予亚哈——甚至是亚哈！——的仁慈，在拿伯的葡萄园中饶恕了这位邪恶君王的性命（见列王纪上 21:29）。

或者，上帝本会向亚哈谢施予那种后来赐予希西家王的仁慈。与亚哈谢一样，希西家“病得要死”（列王纪下 20:1）。耶和华的先知甚至告诉他已康复无望：“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第 1 节）。但希西家并未求问巴力·西卜。他没有与魔鬼共舞，也没有依赖医生。相反，“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说：‘耶和啊，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第 2-3 节）。

这祷告并非希西家所能献上的最佳祷告。他本可以更悔改，或更喜乐地信靠上帝。但至少他向正确的神祈祷——那位能行巴力·西卜永远无法成就之事、永活的上帝！上帝垂听了希西家求怜悯的呼求，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列王纪下 20:5）。即便从人的角度看已康复无望，上帝依然医治了希西家。

对以色列——也对我们——而言，亚哈谢之死的教训在于：患难时要单单转向上帝。每当我们患病、受伤或濒死时，当做的就是全然投靠上帝的怜悯。法国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常年饱受多种疾病折磨，三十九岁英年早逝。一次卧病在床、不知能否康复时，他向永活的上帝如此祷告：

主啊，祢的灵在万事万物中如此良善温柔……恳求祢施恩，莫要待我如对待被祢的公义降至异教徒境遇的人：使我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无论身处何种境况，都能认祢为我的父、我的神……

祢曾赐我健康以侍奉祢，我却褻渎了这恩典。如今祢降疾病以管教我，求祢不容我因不耐之心反惹祢震怒……若我身心强健时满心贪恋世俗，求祢为拯救我而摧毁这强健；使我或因肉体软弱，或因仁爱热忱，再无力贪享尘世，唯能独享于祢。³

另一个祈求医治的实例来自里克与莱诺·布朗夫妇，他们作为威克里夫传教士在非洲偏远地区服侍时，正值酷暑季节，里克感染肝炎导致身体严重脱水，无法保留体液。尽管莱诺身为护士已竭尽全力，里克仍开始担忧性命不保——事实上，他从病榻上就能看见秃鹫在附近围栏上列队，耐心等待他的死亡。

布朗夫妇毫不知情的是，他们美国家乡教会的一个妇女祷告小组正在为他们的获救代求。这个小组并未收到任何关于里克危急状况的消息；她们只是按常规聚会时间聚集，通过祷告支持他们的宣教士。然而其中一位妇女感应到里克或勒诺尔中有人正身患重病。小组热切祷告后，将这一可能的紧急需求分享给了教会其他会众。

与此同时，里克已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他祷告说：“主啊，若祢要接我走，我已准备好与祢同在。但我的妻子怎么办？这对我母亲会有何影响？祢为我们预备的事工又当如何？主啊，愿祢的旨意成就。”

片刻之后，里克感受到一种深邃的平安——那是上帝充满怜悯的同在。不久他开始好转，三周内便完全康复。最终，他患病与痊愈的消息传回了家乡教会，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上帝对其子民信实祷告所施行的医治大能。⁴

倘若亚哈谢能像帕斯卡尔那样谦卑祷告，或怀着瑞克与莱诺·布朗夫妇般的信心祈求，上帝必会饶他一命！若他如第三位夫长般战兢转向上帝，或如亚哈那般悔改，抑或如在绝境中的希西家，

3. 布莱兹·帕斯卡尔，《求问神疾病当有的用途》，载于哈佛经典，查尔斯·W·艾略特编，O·W·怀特译（纽约：P·F·科利尔父子公司，1910年），48:266。

4. 莱诺与瑞克·布朗夫妇在《祷告邮件：一位威克里夫译经者夫妇领悟神无线沟通的价值》中讲述其经历，载于 *In Other Words*（1999年春季刊）：13。

上帝必医治他。上帝已给予亚哈谢充分的机会乞求怜悯，但这人始终未悔改。因此，我们接下来读到的医疗报告不是预后诊断，而是验尸记录：“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列王纪下 1:17）

上帝言出必行。祂的话语总是应验，无论是应许还是审判。圣经在结束这位君王的统治时，未再提及任何希望或赞许之词：“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纪下 1:18）

完全康复

亚哈谢王躺在临终的床榻上，康复无望，这正是没有基督的罪人的写照。每个人出生时肉体虽活，灵魂却因罪而死亡。从我们吸入第一口气的那一刻起，就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 2:1）。仿佛我们降生于世时便已躺在临终的床榻上，被安放在棺木而非摇篮里。从属灵意义上说，我们与死人无异，而灵性的死亡终将导致永恒的灭亡。在基督之外，人只能存着“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希伯来书 10:27）。因此，以利亚的预言适用于一切拒绝敬拜耶稣之人：“你必不下你所上的那张床，必定要死”（列王纪下 1:4）。

若我们渴望得着生命——真正的生命！——就必须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到祂面前寻求怜悯、赦免与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为要赎我们的罪；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为要战胜死亡。除藉着耶稣基督，无人能从上帝得着救赎的恩典或永恒的生命。祂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 6:23）。要从罪与死亡中完全康复，唯一途径就是全然投靠基督的怜悯。

信不信由你，米奇·曼托正是这么做的。当这位名人堂球员开始化疗时，他打电话给挚友兼前队友博比·理查森请求代祷。理查森是位出色的二垒手。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经常与米奇·曼托分享福音。当癌症扩散时，米奇请博比来看望他：

进入病房后，理查森走到曼托的床边握住他的手。博比凝视着他说道：“米奇，我爱你，我希望你将来能在天堂与我同在。”曼托微笑着回答：“博比，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已信靠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面对自己冒犯圣洁之神的罪孽及其可怕后果——与上帝永远隔绝——米奇祈求并获得了迫切需要的赦免。⁵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米奇·曼托常引用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当米奇躺在临终病榻上，康复无望之际，他永恒的归宿却显得无比光明，正如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之人所拥有的应许。

5. 埃德·奇克，《米奇·曼托：他的最后一局》（德克萨斯州加兰：美国福音书协会，1995年）。

2

烈火战车

列王纪下 2:1-18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 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列王纪下2:11，14）



以利亚乘着火马车升天的场景，历来给神的子民带来极大喜乐。例如，当著名的威尔士传道人圣诞·伊凡躺在临终病榻上时，这段经文浮现在他脑海，或许也显现在他眼前。他最后得胜的呼喊是：“驱驰吧！上帝的战车有千千万万。”¹

以利亚与烈火战车的故事也帮助上帝的子民为死亡做好准备。查尔斯·司布真在讲解这段经文时，曾这样论及生命的终结：

1. F. B. 迈尔, *Elijah: And the Secret of His Power* (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堡：基督教文学十字军出版社，1992年)，167页。

死亡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对于已过五十、六十或七十岁的你们而言，它必然近在咫尺。对我们这些正值壮年的人来说，它也并不遥远，因为我想我们都意识到时间如今飞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们年少时的岁月似乎比现在成年后的岁月漫长一倍。昨日才见花蕾初绽，今日便见落叶纷飞，很快又将目睹寒冬如期而至。年岁飞转如轮，快得让我们看不清构成轮辐的月份！整个生命之轮疾驰而过，车轴都因速度而发烫。我们如同乘着雄鹰之翼，飞速奔向永恒。因此，让我们谈谈死亡的准备。这是我们此生最重大的事，且即将面对，故当对此稍加思索与谈论。²

诚然，让我们来谈谈并思考如何为死亡做准备。

薪火相传

虽然以利亚从未像亚哈谢那样卧病在床，但到了列王纪下第2章开头，他服事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众人皆知此事。作为读者，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圣经记载“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列王纪下 2:1）。年轻的先知们——我们今天称之为“神学院学生”——也心知肚明。在伯特利和耶利哥，他们出来问以利沙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当然知道，但他比直言不讳更显睿智：“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第3、5节）。

以利亚自己也心知肚明。他正对先知学校的三个分校——吉甲、伯特利和耶利哥——作最后一次巡访。在这趟告别之旅的每一站，他都试图与以利沙道别。尽管我们已知结局，每一站仍使悬念迭起。老先知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列王纪下 2:2）；后来又说：“（以利沙），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第4节）；最后道：“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第6节）。这位年迈的导师竭尽所能要甩掉他的学生，

2. 查尔斯·H·司布真，《准备离世》，载于都市会幕讲坛：包含宣讲与修订的讲道（德克萨斯州帕萨迪纳：朝圣者出版社，1969年），54:517-18。

以利沙却以顽强的决心紧追不舍。以利亚三次要求他留下，三次都被拒绝：“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第2、4、6节）。就像小男孩寸步不离地跟着哥哥那样，只要以利亚还活在世上，以利沙就绝不离开他。

自从以利沙蒙召事奉以来（列王纪上19章），他便如此追随以利亚。当“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19节）时，以利沙“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21节）。二人形影不离：“二人到了耶利哥”（列王纪下2:4），离开后又“二人一同前往”（6节）。最重要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共同见证了上帝行神迹的大能。在耶利哥，“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7-8节）。在同行期间，以利沙悉心照料师父，甚至被称为“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3:11）。毫无疑问，他也从以利亚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事奉功课。若说以利沙蒙召是为以色列传递圣经信仰的火炬，那么以利亚就是最初点燃火炬的人。

以利亚与以利沙之间的师徒关系，是圣经中最清晰的范例之一，彰显了上帝建立祂教会的宏伟计划。基督的命令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通过个人事工的关系，一代人点燃下一代的信仰之火。凡愿建造上帝国度的人，都当成为门徒培育者或被培育者，最终二者兼具。这对蒙召从事牧职的男性尤为关键。上帝预备下一代事工领袖的方式，正是通过敬虔的导师将生命与事工分享给年轻一代。

一个大胆的请求

紧跟随以利亚对以利沙大有裨益，因为最终在以利亚的邀请下，他获准提出一个大胆的请求。有学者疑惑为何以利亚屡次让门徒留在后方。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在考验这位年轻先知。以利沙必须证明

他已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恩赐。他必须通过谦卑服侍以利亚的需求、以及忠诚地陪伴在以利亚身边来证明这一点。以利沙确实做到了。因此“过去 [约旦河] 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列王纪下 2:9）。

乍看之下，以利沙的大胆请求似乎显得贪婪：“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列王纪下 2:9）。这要求看似有些过分。以利沙以为自己是谁？他凭什么能要求双倍继承以利亚的灵？毕竟他当时连一件神迹都尚未施行！但有些圣经教师认为，以利沙最终确实成为了比以利亚更伟大的先知——他的事工持续时间是以利亚的两倍，所行的神迹也近乎两倍。³ 因此，若以利沙所求是为成为更伟大的先知，那么这个祈求确实得到了应允。

无论以利沙是否相当于双倍的以利亚，他所求的却并非如此。确切地说，他请求的是被当作以利亚的长子来对待。根据旧约律法，长子有权获得父亲财产的双份（申命记 21:17；参以赛亚书 61:7）。当一个人去世时，他的遗产会均分给每位继承人，但长子可得两份。显然，长子不可能继承父亲财产的两倍，但他的确能获得双倍的遗产份额。

这正是以利沙所求的——从属灵意义上说，他渴望成为以利亚的长子。或许正因如此，他后来称呼导师为“我父啊，我父啊！”（列王纪下 2:12）。以利沙渴慕以利亚的灵，这“灵”不仅指其性情或气质，更深层是指圣灵。赋予以利亚“灵”的，正是圣灵超然的同在与恩赐，而这正是以利沙所渴求的。他不仅对以利亚的杖、羊皮卷、声名甚至外衣感兴趣。当需要写入以利亚的遗嘱时，以利沙选择了属灵的产业——他最深切的渴望，是让自己的生命与事工充满圣灵鲜活的大能。

作为长子，以利沙肩负着继承以利亚衣钵的责任。他早已被指定为这位长者的继任者。但他深知，若没有圣灵双倍的恩赐，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以利亚作为先知的一半成就：

3. 参见 A. W. 平克，《以利亚生平》（爱丁堡：真理旗出版社，1963 年），第 311 页。

以利亚——那位被圣灵充满且大有能力的先知——的离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必定深深震撼了谦卑的以利沙，以致他作为长子宣称自己的地位，要求获得长子“双倍的份”——即远超自身能力、为承担眼前艰巨任务而特别赐予的属灵能力。⁴

有效事工的首要资格是圣灵的同在。这是使徒行传中早期教会的重要教训之一。当耶路撒冷教会需要拣选七位执事时，他们选择“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使徒行传 6:3）。当司提反“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时，他正“被圣灵充满”（7:55）。巴拿巴被描述为“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结果“有许多人归服了主”（11:24）。凡想要施行怜悯、抵挡逼迫或传福音给失丧者的基督跟随者，都必须被圣灵充满。

以利沙的榜样教导基督徒要向上帝祈求双倍的圣灵，这圣灵显明在其他信徒身上。这对年轻基督徒尤为重要。环顾教会，仔细观察那些生命带有圣灵明确印记的男女。留意那些在传福音上勇敢无畏的人，观察那些行为充满怜悯的人，倾听那些祷告热切的人，聆听那些教导有力的人。然后向上帝祈求双倍作见证、施怜悯、祷告和宣讲的圣灵。

有时，我会祈求主赐予我双倍于我在牧养事工中属灵前辈们的圣灵。我曾用数月时间与苏格兰阿伯丁吉尔康斯顿南方教会的威廉·斯蒂尔牧师一同学习。1997年，因健康恶化，斯蒂尔先生不得不在同一讲坛服事52年后卸任。与许多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一样，我祈求能得着他祷告与讲道之灵的双倍恩膏。同样地，我也曾祈求双倍于伦敦圣海伦斯主教门教会的杰出传道人迪克·卢卡斯牧师的圣灵，以及我在费城第十长老会教会的已故资深牧师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博士的圣灵。

4.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第4卷（大急流城：宗德文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

我不敢妄求成为这些伟人一半的侍奉者。尽管如此，我仍像以利沙那样大胆祈求双倍的恩赐，愿我的事工也能从曾赋予他们能力的同一位圣灵得着力量。

荣耀的烈焰

衡量以利沙所求之大胆程度的一个标志，是以利亚回应时的谨慎态度：“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列王纪下 2:10）这个答案令人费解。为何领受双倍的圣灵如此困难？或许因为先知职分本就艰难，以利沙所求的仿佛是将以利亚经历的一切逼迫甚至抑郁都承接下来。

更可能的是，以利亚意指上帝的灵非他所能赐予，因此这个请求超出了他的权柄范围。以利沙若要得着圣灵，必须亲眼见证上帝荣耀、威严而可畏的临在。他必须目睹以利亚在天使天军——那些带着狂风烈火的神圣撒拉弗与基路伯——簇拥下如烈焰般被接升天。天军虽可见，但看见他们需要属灵的洞察力。“这不应被解读为某种半魔法的征兆，”格威利姆·琼斯写道，“认为只要出现这个征兆，以利亚的灵就会自动转移到以利沙身上。以利亚实际暗示的是……若[以利沙]具备异象者洞察属天境界的能力，他的请求就会蒙应允；若他无法证明自己有此能力，请求便不成立。”⁵

蒙神恩典，以利沙拥有属灵的洞察力，得以目睹以利亚在荣耀的烈焰中离去。其他神学院的学生无一得见——唯有以利沙：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马火车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列王纪下 2:11-12）

5. 吉威姆·H·琼斯，*1 and 2 Kings*，第二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年），385页。

以下是 F·B·迈耶对以利沙所见超自然异象意义的诠释：

凡俗之眼绝无可能目睹那火焰般的仪仗。对于被激情蒙蔽或物质主义熏心的感官而言，炽热天使占据的空间不过是与周遭景色无异的虚空。或许全以色列再无人能以足够纯净的心或敏锐的灵性，感知这场荣耀的临在。若我们当时在场，恐怕除了先知突然消失外一无所觉。但既然以利沙目睹全程，显然表明他掌控了自己的激情，性情得到炼净，灵命健康活跃，整个生命状态足以使他安然跻身属灵世界的最高阶序。

6

严格来说，圣经并未记载以利亚是被这些天使带上天堂，只提及他们筑成屏障，将不朽的先知与他留下继续事奉的门徒隔开。当以利沙呼喊烈火战车时，或许正是指他所见的异象：那将他与以利亚分离的马匹战车。但他的惊呼（“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也可能暗指以利亚本人及其对以色列民的意义。根据上帝之言，以色列人不可倚靠战车马匹（诗 20:7；参申 20:1），而应仰赖上帝的庇护。实际上，先知就是以色列属灵的防御体系。用隐喻来说，以利亚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个短语——后来也用于以利沙生命终结之时（王下 13:14）——“是描述先知本人的称号”，因为“得着先知就是得着上帝的军队”。⁷

当以利沙目睹以利亚被接升天时，他得以瞥见耶稣基督荣耀的职事，因为以利亚如火焰般离去的景象正是我们主升天的预表。以利亚与烈火战车的故事之所以总能令教会充满惊叹，其中一个原因显然是——以利亚并未经历死亡。用来描述这一事件的短语

6. 迈耶, *Elijah*, 172 页。

7. 雷蒙德·B·迪拉德,《背道中的信心：以利亚与以利沙所传的福音》，《旧约中的福音》（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 出版社，1999 年），85 页。

是独一无二的。圣经记载以利亚“乘旋风升天”（列王纪下 2:11 新修订标准版）。这似乎意味着他在肉身尚存时就被“接升”或“被提”至天堂。以利亚并未经历死亡；他是以原本身体被接往天上。根据奥古斯丁在其经典著作《上帝之城》中的论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至今仍活着；因为圣经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乘着烈火战车从尘世被接走的。”⁸

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以诺身上。圣经明确指出众先祖都去世了，唯独以诺例外——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世记 5:24）。以利亚的经历与之相似：他与上帝同行、与以利沙交谈，随后因被上帝接走而消失。以利亚的被提“赋予了他永恒生命的特质，甚至超越了众先知之父摩西——后者经历死亡且被埋葬。”⁹

以利亚的升天使他成为旧约中预表（或称属灵范式）之一。预表是指旧约中象征耶稣基督工作某些方面的事件。在此，以利亚被接升天象征着基督的升天。耶稣的门徒所见景象与以利沙目睹的极为相似——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带着肉身被提上天。正当耶稣与他们说话时，“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使徒行传 1:9）。因此，以利亚以某种不朽之躯被接升天的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耶稣基督荣耀升天的景象。当耶稣渡过死亡的约旦河并复活后，他便带着复活的身体被接到天上，永远活着。

这同样会发生在所有属基督之人的身体上。基督徒离世时，其灵魂立刻进入上帝的同在。“离开身外”就是“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 5:8）。但死者的身体仍留在坟墓中，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那时“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8.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菲利普·沙夫编，马库斯·多兹译，《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集》第一辑第2卷（出版地不详：基督教文学出版社，1887年；重印版，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4年），20.29（448页）。

9. 莫迪凯·科根与海姆·塔德莫尔，列王纪下，《圣经》（权威版）第11卷（新泽西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88年），33-34页。

烈火战车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

每位信徒都将藉着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方式进入天堂——在天使簇拥下乘云上升。这一盼望在那首著名灵歌中得到了优美表达：

我眺望约旦河，看见了什么来带我归家呢？

有天使列队前来接我归家。

轻轻摇荡，甜蜜战车，前来接我归家。

这是每位信徒的盼望。然而可悲的是，并非所有战车都令人愉悦，因为有些烈火战车象征着上帝的愤怒：

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如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以赛亚书 66:15-16）

以赛亚使用了与《列王纪下》相同的词汇来描述主的降临：火、战车、旋风。上帝带着众天使在烈火与狂风中降临，对上帝的朋友全然安全，但对敌人却非如此。成为上帝朋友的途径是藉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祂降临世间，为百姓的罪孽生活、受苦并受死。凡承认己罪、奉耶稣之名求上帝赦免的罪人，都将作为上帝的朋友被迎入荣耀。其余人则将在祂与众天使及火焰战车降临时惊惶失措。

重大答案

并非所有人都目睹以利亚乘着烈火战车升天的景象。那群先知门徒的表现就像一些神学院学生（我这么说，是因为自己也曾是神学生）。他们满怀热忱，

对年迈的导师怀有真挚的敬爱，却总是问错问题。

年轻的先知们试图将以利亚升天事件变成圣经第一悬案。他们追问以利沙把尸体藏在了何处：“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傅，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列王纪下 2:16）。先知们似乎认为以利亚仍活在地上——这情有可原，因这位先知总在人意想不到时消失又重现。问问亚哈王便知，他曾寻遍以色列全境（列王纪上 18:7-16），最终却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遇见以利亚。又或许，先知们想找到以利亚的遗体为其举行正式安葬。

无论如何，以利沙制止了他们：“你们不必打发人去。”（列王纪下 2:16）这位先知明白，此刻寻找尸体毫无意义：

他们再三催促他，他感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于是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列王纪下 2:17-18）

这段经文可以大致意译为：“他们不断纠缠以利沙，直到他忍无可忍，最终让步允许他们展开搜捕。但当他们空手而归时，以利沙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了！’”

人们或许觉得以利沙本可以更宽容些，但至少他明白不该追问以利亚的去向。他深知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以利沙] 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列王纪下 2:13-14）。

这是故事中的关键时刻——甚至比以利亚荣升天国的著名场景更为重要。以利沙深知，上帝的子民终归能在没有以利亚的情况下前行。他明白所有上帝的仆人都可被替代。无论他们的侍奉多么卓有成效，主总能兴起新人来完成祂的工作。历来如此。自从以利亚乘烈火战车升天后的漫长世纪里，上帝从未缺乏执行其旨意的仆人。

每个摩西之后都有一个约书亚（民数记 27:18-23）；每个大卫之后都有一个所罗门（列王纪上 1-2 章）；每个保罗之后都有一个提摩太（提摩太后书 1:13-14）。上帝的工作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时代或个人，正因这是上帝的工作，它必持续向前。

因此，以利沙没有以利亚也能很好地应对。但他一刻也离不开的，是以利亚的上帝——那位在溪边喂养以利亚的供应之神（列王纪上 17:1-6），使寡妇之子复活的生命之神（17:7-24），让巴力蒙羞并降甘霖的大能之神（18:1-46），以微小声音安慰想自杀的以利亚的怜悯之神（19:1-18），以及惩罚亚哈和耶洗别贪婪之罪的公义之神（列王纪上 21-22 章）。若没有那位成就以利亚一切事工的上帝圣灵，以利沙根本无法生存或侍奉。

于是，以利沙拿起以利亚的外衣，站在约旦河岸边，击打河水，问道：“耶和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随后以利沙得到了他的重大答案：“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列王纪下 2:14）。这实质上是以利沙被按立为先知职分的仪式。那件象征属灵领导力的外衣——曾由以利亚披在他肩头——如今已完全属于他。当河水分离时，连神学院的学生们都看出他是以利亚合法的属灵继承人：“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列王纪下 2:15）。但约旦河的分开不仅是为以利沙授职：更是为上帝作见证。它证明以利亚的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这就是以利亚的上帝：依然活着，依然工作，依然赐福——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

水分开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以利亚的上帝不单单是以利亚的上帝。祂也是摩西的上帝，曾带领祂的百姓走过干地渡过红海（出埃及记 14:16-28）；是约书亚的上帝，曾带领祂的百姓走过干地渡过约旦河（约书亚记 3:14-17）；是摩西与约书亚、以利亚与以利沙共同敬拜的上帝。祂同样是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哥林多后书 1:3），是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上帝。

以利亚的上帝，正是我们此刻及生命中每时每刻所需要的上帝。

无论何种需求，上帝都是那位上帝。我们需要一位赐予日用饮食的上帝吗？这正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认识的上帝。直到今日，这同一位上帝仍在供应衣食。我们需要一位安慰人心的上帝吗？祂会像安慰以利亚和以利沙那样安慰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掌管死亡的上帝吗？祂正是这些先知所认识的那位上帝，是使他们能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们需要一位赐予事奉力量的上帝吗？毕竟，“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雅各书 5:17）。因此，他所经历的上帝恩典，同样也为我们存留。F·B·迈耶劝诫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以利亚之所以能行那些事，并非因他固有的品质，而是因他凭信心领受了上帝圣灵丰盛的赐予；他所行的，我们最软弱卑微的人也能再次行出来——只要我们愿意等候、警醒、祷告，直到我们的五旬节降临，无论是否有大风吹过的响声与火焰的舌头。”¹⁰

以利亚的上帝如今在哪里？祂的灵仍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通过以利沙们运行作工。1960 年，著名布道家兼电台传道人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逝世，他在第十长老会教会讲坛服侍约三十三年后离世，整个福音派教会深感痛失。不久后，*Eternity* 杂志为纪念巴恩豪斯博士出版了特刊。当读者翻开杂志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大号字体印着的这句话：“主啊，让我成为以利沙！”

Eternity 那振奋人心的战斗号角后，紧接着是这样激昂的文字：

主的战士已离去，他的外衣遗落在我们脚前。

我们这些曾坐在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脚前聆听、从他每一句话中遇见基督的人，欠下了一份永远无法完全偿还的爱的债、感恩的债。他直言真理的勇气……他为基督子民彼此和解的热忱……他那时在服侍中燃尽的热切之心……他那不绝于耳的“耶和华如此说！”……这些都迫使我们勇敢拾起他的外衣，宣告：“主啊，让我成为以利沙！使我刚强忠心！求你在你仆人所开始的这工上，继续在我里面动工。”¹¹

这应是每位基督徒的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以利沙！赐我一份——双倍的——以利亚的圣灵！”

10. 迈耶, *Elijah*, 170 页。11.

Eternity, 1961 年 3 月刊, 第 1 页。

3

双城记

列王纪下 2:19–25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華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列王纪下2:23–24）



有些童话故事拥有美好结局。王子找到公主，孩子们寻路回家，女巫与恶狼被击败，从此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许多原始童话——例如格林兄弟所写的故事——根本没有美好结局。它们是充满悲哀、恐怖与死亡的故事。坦率地说，其中许多故事完全不适合儿童阅读。

以利沙公开事工的开端并非童话故事，却蕴含令人毛骨悚然的惊悚情节。原本乡间漫步的开场，最终演变成“杀人熊的袭击”。这个故事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毒药、嘲弄、帮派暴力、野兽袭击，甚至脱发之虞。但以利沙公开事工的开端远不止是精彩的娱乐故事。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以上帝的方式完成上帝的工作，必蒙上帝的赐福与庇护。

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

以利沙从一开始就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这始于他对上帝召唤的回应。当以利沙正赶着十二对牛耕地时，“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列王纪上 19:19）。以利沙没有丝毫犹豫，“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列王纪上 19:21）。以利沙并未自荐进入事工，而是等待上帝将属灵领袖的衣袍披在他肩上。当上帝的呼召最终临到时，他立即回应，将属于旧生活的一切都付诸烈火。

当以利沙的告别烧烤宴结束后，他“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列王纪上 19:21）。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始终意味着成为仆人。从那时起，以利沙便成为先知的随从。他为主人操持琐碎杂务，以致后来被称为“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列王纪下 3:11）。服侍就是这位先知门徒的生活方式。

以利沙始终保持仆人身份，直到以利亚在世上的最后时刻。他从吉甲到伯特利，又到耶利哥，再渡过约旦河，始终陪伴在以利亚身旁，直到烈火战车降临、老先知在旋风中被接升天（列王纪下 2:1-8）。以利沙通过服侍学习如何领导。他的事工因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事工——基督“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 20:28）。

以利亚升天之前，给了以利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恳求了他最渴望也最需要的东西：“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列王纪下 2:9）。以利沙渴望尽可能多地领受上帝鲜活、有气息的灵，为要从事先知事工。他深知，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意味着要倚靠上帝圣灵的大能。因此他求取了长子的产业：父亲属灵遗产的双份。

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也意味着顺服于上帝的话语权柄之下。以利沙同样做到了这一点。他将自己的整个事工都建立在上帝话语绝对可靠的基础上。当他求取双倍的圣灵后，以利亚预言道：“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

（列王纪下 2:10）这是上帝借祂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以利沙信靠这应许。当他目睹以利亚乘着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在旋风中被接升天时，他毫不怀疑自己已领受了双倍的圣灵。

随后以利沙凭着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付诸行动。哀悼以利亚离世、撕裂衣袍痛哭后，“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

‘耶和華—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列王纪下 2:14）。

此举意味着以利沙将整个事工都押注在上帝的话语上。若此刻失败——当时众先知正从河对岸观望（第 15 节）——他的属灵领导力将就此终结。但以利沙深信，曾为摩西分开红海（出埃及记 14 章）、为约书亚（约书亚记 3-4 章）和以利亚（列王纪下 2:7-8）分开约旦河的圣灵，也必为他分开河水。圣灵果然如此行：“[以利沙] 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第 14 节）。当众先知看见以利沙行走于干地之上，便认出上帝的膏抹，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第 15 节）

在每一个事例中，以利沙都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从事上帝为他拣选的侍奉。他谦卑地视自己为上帝的仆人，祈求圣灵的恩赐，并立足于上帝无误的话语之上。

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行上帝的事。他们在教会中选择自己的事工，而非等待上帝的呼召；或未经祈求圣灵帮助就开始某种侍奉；或仅凭自身力量尝试基督徒的工作；或用世俗的标准——如人数或受欢迎程度——来衡量成功；或将教导建立在脱离上帝话语的世俗观念上。但若上帝的事缺乏上帝的呼召、圣灵或上帝的话语，便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这一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检验自身基督徒经历的良好方式。

我是否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我是在上帝呼召我去服侍的地方侍奉，还是在退缩不前？又或者，我是否越界了？我有一颗仆人的心吗，还是因得不到应得的认可而心怀苦毒？我真正倚靠圣灵的帮助吗，还是直到陷入困境才依靠自己的能力？为了保持效力，每个基督徒不仅要以上帝的事，还要以上帝的道去做，站在上帝话语的坚实根基上。

医治的泉源何处涌流

当上帝的事以上帝的道完成时，便会蒙受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从前以利沙成为以色列首要先知后所造访的第一座城市中学到的功课（列王纪下 2:19-22）。当他住在耶利哥时，市议会成员前来见他。他们的供水系统存在严重问题。用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名句形容，正是“水啊水，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能喝”¹。于是长老们决定看看神的先知能做什么：“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第 19 节）。

对一座城市而言，没有什么比糟糕的供水系统更具毁灭性。随着纯净水成为当今世界最珍贵的液体之一，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耶利哥的居民深知淡水的价值。他们拥有的水源全都遭到污染——污浊、咸涩且苦涩。因此，耶利哥成了古时巴勒斯坦的切尔诺贝利或三里岛。如同那些因放射性物质导致可怕先天缺陷的现代地区，耶利哥「不结果实」（希伯来原文 *meshakkelet* 亦指「流产」），整座城一片荒芜。

正如常见的情形，耶利哥城物质需求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属灵问题。水源之所以致命，是因为这座城受了诅咒。在圣经历史中，耶利哥是上帝子民进入应许之地后攻占的第一座迦南城邑。他们连续七日吹角绕城而行，城墙轰然倒塌，城池尽毁（约书亚记 5:13-6:25）。当时这城也承受了上帝的咒诅：“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

1.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1797 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6:26）。

约书亚的诅咒在以利沙开始事工前不久应验了。当时一位当地承包商将上帝的诅咒视为挑战而非威胁：“[亚哈] 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華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列王纪上 16:34）。或许希伊勒的儿子们是被死亡天使击杀，又或许他们将他们作为人祭献给异教神明以求平息怒火。无论如何，耶利哥城始终处于上帝的诅咒之下，其荒凉既是属灵层面的，也是物质层面的。

当今许多城市或许亦可作如是观。二十一世纪的大都市似乎遭受着某种诅咒。多数城市的大片区域被空置房产和废弃建筑所破坏。无家可归者寻觅栖身之所，瘾君子乞讨或偷窃以求下一次毒资。街头犯罪与社区种族暴力层出不穷。这一切城市衰败的根源，皆在于罪。这一原则在个人层面同样成立。任何感到干涸、荒芜或了无生气的人，其灵魂必如被罪恶诅咒的干旱所炙烤般焦渴。

干涸的城市或荒芜的灵魂，正需要以利沙为耶利哥城所预备的活水。先知吩咐道：“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众人照办后将瓶子递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

‘耶和華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列王纪下 2:20-21）。我们在威廉·威廉姆斯那首优美的赞美诗《求主引领》中听见这神迹的回响：“今开启那水晶泉源，涌出医治活水长流”——因当以利沙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时，他的话语便为耶利哥城带来了活水的祝福。上帝创造的这部分得了救赎，重归原始纯净之境。

为何以利沙要将盐撒入泉中？有人认为先知念诵了“魔法咒语”²，这显然与上帝圣洁仆人的身份完全不符。另一种可能是

2.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161 页。

盐是逆转诅咒的象征。当一座古城像以色列摧毁耶利哥那样被毁灭时，废墟上会撒盐作为毁灭的标记³。因此，以利沙将盐投入泉中可能是为了解除诅咒。又或者他这样做是因为盐具有修复特性——尽管人们会认为净化一口苦泉需要的盐量远不止一碗。这种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盐既无法改善水的口感，也无法使其有益于植被生长。

更合理的解释是：盐是立约的记号⁴。上帝曾对祭司和利未人说：“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民数记18:19）。旧约虽未详述盐约的具体内容，但显然盐是立约的凭证之一（参利未记 2:13；历代志下 13:5）。因此在这个事件中，以利沙可能用盐来更新耶利哥与上帝之间的盟约。

无论以利沙出于何种缘由，关键在于上帝医治并洁净了这座城，恢复了其物质与灵性的活力。纯净的水源是上帝赐福的记号。若有人想要验证，尽可前往耶利哥亲尝滋味，因“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列王纪下 2:22）。藉着神迹般的大能，这座曾受咒诅的城重新焕发生机。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令人难忘的描述：“咒诅镇已化作恩典堡。”⁵ 这影响持续至今，耶利哥再度成为旷野中的绿洲——一座柑橘树环绕的城。⁶

以利沙的盐水神迹令人想起其他圣经中的神迹。它回溯到摩西将木头抛入玛拉的苦水使其变甜的事迹（出埃及记 15:22-25）。与摩西一样，以利沙的话语带来祝福（稍后我们也将看到咒诅）。他的神迹由此印证了他作为上帝真先知的呼召。以利沙如同第二位摩西（参申命记

3. 格威利姆·H·琼斯，《列王纪上、下》第2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厄德曼斯出版社，1984年），389页。

4. 关于盐在圣经中含义的完整分析，参见唐·加林顿，《盟约视角下的“世上的盐”》，《福音派神学学会期刊》54卷4期（2011年）：715-48页。

5.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36页。

6. 雷蒙德·B·迪拉德，《背道面前的信心：以利亚与以利沙所传的福音》，《旧约中的福音》（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出版社，1999年），89页。

18:18)。正如戴维斯所解释的，他的事工证明了“上帝通过祂的先知传达的话语，将上帝的恩典带给上帝的子民。”⁷

更重要的是，以利沙的神迹预示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以利沙被神学家称为一种预表：即旧约中揭示基督救恩模式的人物、事物或事件。正如以利沙为干旱之城带来活水，耶稣也承诺将活水赐给干渴的灵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 7:37-38；参 4:13-14）。

与耶稣基督事工的另一个重要关联值得提及。以利沙的神迹有助于解释耶稣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 5:13）的含义。基督的仆人是城中的盐，他们在诅咒之处带来祝福，净化受污染之物。基督徒主要通过向城市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实现这一点。城市所需的转变并非主要是经济、教育、政治或社会层面的，而是属灵层面的。当基督徒在城中作盐，在言行举止中事奉耶稣基督时，属灵的转变就会发生。

伦敦伟大的牧师查尔斯·司布真曾就这段经文讲道：“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在城里必蒙福”（申命记 28:2-3，KJV 版）。在一篇题为《城中的祝福》的讲道中，司布真说道：

城市充满忧虑，日日穿梭其间的人必觉其磨损身心。这里充斥着喧嚣、骚动、忙乱与苦楚；试探、损失与烦忧比比皆是。但带着神圣祝福进入城市，便能消减其艰难；持守这祝福而居，便能在职责中觅得喜乐，获得应对需求的力量。

城中的祝福或许不会使我们显赫，却能保守我们良善；或许不会使我们富足，却能持守我们诚实。无论身为搬运工、职员、经理、商人还是官员，城市都为我们提供行善的机会。鱼群聚集处必是捕鱼良所，在熙攘人群中为主做工也必充满希望。⁸

7. 戴维斯，列王纪下，36. 8. 查尔斯·H·司布真，《城中的祝福》，信心的支票簿，
<http://www.dailybibleandprayer.com/daily-devotions/0206-Blessing-in-the-City.html>.

司布真将以利沙在耶利哥学到的功课应用到自己所处的城市语境中：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必蒙上帝的赐福。我们也可以在个人层面应用同样的功课。即使在我们自感被诅咒的生命领域，上帝的祝福也将医治并复兴我们。以利沙时代发生在耶利哥的事，正是当上帝恩典在世间运行时总会发生的事。

秃头与两头熊

列王纪下第二章以旧约中最骇人的故事之一作结。或许正因如此，解经家们一直难以解读其意义。格威利姆·琼斯指出：“叙述这则轶事的意图并不明确；……它不可能有严肃的寓意，也无益于先知的声誉。”⁹ J·A·蒙哥马利称之为 *Bubenmärchen*（德语，意为吓唬孩子的恐怖故事）¹⁰（比如“要对牧师友善，否则熊会来抓你！”）。但这段经文更应理解为上帝保护先知安全的故事。当上帝的事以上帝的道完成时，不仅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更会获得上帝的护佑。

以利沙正往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列王纪下 2:23）。这些恶少们住在伯特利——耶罗波安王曾在那里设立金牛犊助长偶像崇拜（列王纪上 12:25-33）。因此伯特利出现少年帮派问题（这次是一群超过四十人的暴徒）毫不意外。整个社区都已背离永活的上帝，当一代人忽视对上帝的真敬拜，下一代人通常会彻底弃绝上帝。除非上帝恩典介入，否则徒有宗教形式而无真实灵性的父母，养育出的子女往往与上帝毫无关联。

这些少年犯蔑视属灵的事物。因此，他们出城去攻击途经那里的上帝先知。当他们说，

9. 琼斯, *1 and 2 Kings*, 389 页.

10. 詹姆斯·A·蒙哥马利与亨利·斯奈德·格曼合著,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Kings*, 《国际评注圣经》(爱丁堡: T&T Clark 出版社, 1951 年), 355 页.

“上去吧！”他们可能只是想让以利沙滚开。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在蓄意挑战他作为上帝先知的权威和能力。他们看得出以利沙身披先知的外衣，也听过以利亚神奇升天的传闻。现在，他们想看看以利沙也能行出什么神迹。“你若是真先知，那就上去吧！”他们用圣经先前描述以利亚升天时相同的动词说道（参列王纪下 2:11），“让我们看看你如何乘着烈火战车消失！”

少年人嘲笑的第二部分揭示了以利沙是个秃头。圣经很少提及信心英雄们的体貌特征，毕竟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看内心”而非外貌（撒母耳记上 16:7）。但在此事件中，以利沙所受的嘲弄使他的外貌成为故事关键。他可能患有男性型秃发症，或因先知身份而剃发。至少有一位学者提出，旧约先知可能留着一种特殊发型——部分头皮剃光，类似中世纪修士的剃发戒。¹¹无论如何，伯特利少年人的行为极其恶劣。他们不是智慧之子，而是愚昧的褻慢人（箴言 13:1）——那种能点燃整座城池的嘲弄者（29:8）。他们嘲弄以利沙，正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

上帝期望祂的仆人们受到至高无上的尊重。事实上，每当他们遭受攻击时，上帝都视之为对祂个人的冒犯。祂尤其憎恶羞辱那些蒙召担任属灵领袖之人的罪。例如，当可拉、大坍和亚比兰起来反抗摩西时，地就裂开吞没了他们，连同他们所有的财产和家眷（民数记 16 章）。上帝的先知们“应当以敬畏和谨慎的态度接近，不可嘲笑或辱骂，因为通过他们显现的那位不可被嘲弄或褻渎。”¹²

注意以利沙在遭受不敬对待时没有做什么。他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斥责，也没有向这群年轻暴徒挑战打架，更没有以自己之名降下诅咒。相反，以利沙以上帝之名、为上帝的荣耀降下诅咒：“他

11. 参见琼斯，《列王纪上、下》，390 页。12. 丹尼斯·巴利，《旧约中的神与历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6 年），94 页。

回头看见，就奉耶和華的名咒诅他们”（列王纪下 2:24）。以利沙的事工“不容许对上帝及其地上代表有任何不敬。”¹³

一旦先知发出尊崇上帝的咒诅，如何及何时执行就全凭上帝的旨意。显然，上帝乐意立刻回应：“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迦密山，又从迦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列王纪下 2:24-25）。当时在巴勒斯坦，熊并不罕见，尤其是凶猛的叙利亚熊。¹⁴但正是上帝在那一刻驱使这两只特定的熊出林，而非以利沙所为。咒诅上帝的先知——且如这些童子般明知故犯——等同于咒诅上帝；而咒诅上帝，终将招致祂审判之手的灭亡（利未记 24:15-16）。因此，戴尔·拉尔夫·戴维斯称这些猛兽为“约之熊”，援引利未记 26:22：“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夺去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

《秃头与两只熊》的故事绝非轻浮或荒诞，它蕴含着——一个严肃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永不落空。早在耶利哥城，上帝借先知以利沙之口所说的恩典医治之言已应验为祝福。如今在伯特利，上帝的话语再次应验——这次却是审判。但无论带来拯救还是灾祸，上帝的话语即是真理。

从以色列人的视角看，伯特利的袭击事件是上帝对民众偶像崇拜的审判征兆。而以利沙则从中看到更深的印证：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必得上帝护佑。作为上帝话语的真先知，以利沙始终受到上帝大能的庇护。

在我担任城市牧者的岁月里，我坚信上帝每日都在保护教会的物质与属灵安全。我们的同工曾遭遇抢劫或威胁，街区转角常有同性性行为活动，教堂外墙上不时出现涂鸦。但更危险的敌人是世俗、肉体和魔鬼的诱惑与搅扰。当我们努力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时，总祈求祂的保护。有次祷告的回应尤为深刻——

13.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第4卷（大急流城：宗德梵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14. 同上，第178页。

这段关于神佑的回忆令人难忘。作为教会同工，我们常为那些在城市生活工作、有时独自出行的单身女性祷告，求上帝保护她们。某夜，一名连环强奸犯企图闯入我们一位正在熟睡的姐妹公寓，幸而被路人打断，未能实施犯罪。上帝守护了我们的姐妹——这是祷告的回应。

这个神圣保护的例子并非暗示上帝的仆人永不遭遇苦难。即便忠心的祷告勇士也可能成为殉道者——若这是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荣耀计划。但祷告之人总会经历许多显著的神圣拯救，同时也明白：当上帝看似未施保护时，必有其更高的旨意。

若上帝的事享有上帝的护佑，便不容亵渎。《巴迪与两头熊》的故事对当今仍有警示意义。伯特利的罪恶可悲地提醒我们：青年文化常建立在贬低他人之上。深夜讽刺电视节目、低俗晨间广播和尖酸网络博客的问题，在于它们对待人类的态度。幽默本身并非判断阅读、观看或聆听内容的可靠标准。从圣经中诸多趣事可知，上帝本有美妙的幽默感。但敬虔的内涵远不止于逗趣，而观看或聆听以嘲弄他人为基础的幽默节目，实属道德堕落。

毫无疑问，伯特利的少年们认为他们对以利沙说的话滑稽极了。还有什么比一个秃头先知更可笑呢？但当比分定格为熊 42 比伯特利青年团 0 时，没人笑得出来了。显然，上帝并不认为以利沙的发型——或与他事工相关的任何事——像那些童子想的那样好笑。

嘲弄者的座位

这世上的人历来嘲笑上帝的仆人。他们讥笑约瑟（创世记 37:19-20），向大卫扔石头（撒母耳记下 16:5-8），奚落耶利米（耶利米书 20:7）。事实上，历代志作者将整部旧约概括为一部嘲弄的编年史：

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因愛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從早起來差遣使者去警戒他們。他們却嘻戲笑神的使者，藐視他的言語，誹謗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忿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历代志下 36:15-16；参使徒行传 7:51-52）

这一切嘲弄随着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到来达到了震耳欲聋的高潮。这早已被预言（如诗篇 22:5；马太福音 20:19）。既然嘲弄上帝的仆人就是嘲弄上帝本身，道成肉身的圣子遭受最严重的虐待便完全合理。请记住他们如何——或至少试图如何——戏弄祂：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要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诮他。（马太福音 27:27-31,39-44）

多可笑啊！就像伯特利的恶少们叫以利沙“上去吧”那样，各有各的嘲弄者们也叫耶稣“下来”——从十字架上下来。真是滑稽至极，只不过所有在耶稣受难日嘲笑他的人，都招致了上帝的诅咒，因为嘲弄上帝仆人的正当惩罚就是死亡。

如同那些嘲笑以利沙的少年人，或是戏弄耶稣的成年人，凡曾讥讽他人者都当受谴责。以取笑年幼的弟兄姊妹为乐，是招致上帝的咒诅；贬低同事则犯下重罪；而对其他族群发表贬损言论，或拿社会边缘的男女开玩笑，都是对那些珍贵生命的一种**不尊重**。

而任何蔑视按上帝形象与样式所造之人的，都当死。

正因如此，为拯救我们，耶稣必须承受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死亡。我们的嘲弄与其他罪一样，将祂钉上了十字架。在爱中，耶稣接受了这咒诅——为我们罪孽当受的死刑。祂献上完美的祭，甚至当自己遭受讥讽与蔑视时依然如此：“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 2:23-24）。我们的嘲弄连同其他一切罪，将耶稣送上十字架。而耶稣受死所要赦免的，正是我们的嘲弄连同其他一切罪。

深知嘲弄真实代价的人会谨慎确保他们所嘲笑之事确实可笑。上帝不容亵渎（参见加拉太书 6:7）。若我们渴望祂的祝福与庇护，就当谨记诗篇作者之言：“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诗篇 1:1，新国际版）。

4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列王纪下 3:1-27

于是，以色列王与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仆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列王纪下 3:9-11)



高中青年团契正在新泽西州的松林荒原露营。突然，呼喊声穿透森林。隔壁空地上骚动起来：孩子们在哭喊，大人们在叫嚷，人群同时朝四面八方奔逃。

青年团契的学生们跑到空地，立刻评估了现场情况。另一个营地的几个孩子用斧头砍倒了一棵树，树砸中了一个小女孩。树已被移开，但她一直喊脖子疼。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考虑到可能存在颈部损伤的严重性，青年事工负责人的妻子用临时担架固定了女孩。几名高中生跑去取急救箱和毛毯，另有人驾车寻求救援。与此同时，青年团契的其他成员围成一圈为受伤女孩祷告。

这场危机成为我担任青年事工负责人最引以为豪的时刻之一。小女孩在救护车抵达前得到了妥善保护，我妻子的野外生存技能使她成为英雄。最重要的是，团契中的学生们展现出属灵的成熟——懂得转向主祷告。

紧急情况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的所学，无论是医学知识还是属灵功课。当危机来临，你会向谁求助？这个答案至关重要，因为你能获得多少帮助完全取决于你求助的对象。

水资源短缺

以利沙时代摩押的叛乱引发了一系列古代巴勒斯坦诸王的政治与军事冲突。在危机时刻，这三位君王各自转向不同的宗教寻求帮助，结果却截然不同。他们的故事共同证明，唯有真实永活的上帝才是我们患难中唯一的指望。

冲突始于摩押王米沙背叛以色列。著名的摩押石碑证实，自暗利王朝（公元前 885-874 年）以来，摩押已向以色列进贡三四十年。¹ 此前以色列人一直对摩押人进行盘剥：“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列王纪下 3:4）。可想而知，摩押人对此安排的感激远不及以色列人！因此“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第 5 节）。

损失二十万张羊皮对以色列国库是个沉重打击，更不用说对其毛纺业的冲击。这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一件事必须做：必须让摩押人重新臣服。于是“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列王纪下 3:6）。为确保胜利，约兰还召来犹大王助阵：

1.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1, 2 Kings》，释经者圣经注释第 4 卷（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1988 年），181 页。另见 D·温顿·托马斯编，《Documents from Old Testament Times》（纽约：Harper & Row 出版社，1958 年），195-98 页。

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列王纪下 3:7-8）

这看似是个精明的军事策略。联军将横扫以东，从摩押人防守薄弱的东侧出其不意发起进攻。途中他们还会吸纳以东人加入军事联盟，因为以东王是犹大的附庸（列王纪下 3:9；参列王纪上 22:47）。于是他们踏上了征途。但三位君王很快遭遇了严重困境：“他们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列王纪下 3:9）这是真正的危急时刻。三国联军陷入了断水绝境。或因计划不周，或因意外缺水，他们濒临覆灭边缘。一周前还志在必得的军事征服，此刻正演变成一场死亡行军。

背弃上帝

如同大多数生死攸关的境遇一般，沙漠中的危机揭示了每位参与者最终的属灵立场。约兰王始终未能下定决心是否要追随上帝。别忘了，他是亚哈与耶洗别那段不圣洁联姻的产物。因此，这位年轻人背负着恶劣家族的所有负面影响，仅有的些许可取之处也难以弥补：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了他父所造巴力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列王纪下 3:1-3）

简而言之，约兰是个三心二意之人。一方面，他最终移除了王宫中巴力的圣柱；另一方面，又如同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耶罗波安允许民众在远处敬拜异教偶像。尽管约兰并未参与巴力崇拜，但他对此持容忍态度。²因此后来当耶户登基时，发现巴力的圣石竟从未被摧毁。耶户亲自将其从殿中取出并砸毁（列王纪下10:26-27），这本应是约兰最初就该做的事。但约兰对上帝的顺服三心二意。一半想追随上帝，另一半则不然。他极像以利亚在迦密山顶质问的以色列人：“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列王纪上 18:21）。

圣经对约兰灵性状态的描绘最终给予了他定罪。凡欲追随上帝者，必须尽心、尽性、尽意爱祂（马太福音 22:37），上帝绝不接受打折的奉献。但约兰三心二意——灵魂分裂。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对他的评价：“他未恶贯满盈，却也未达应有的公义。”³

3

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在危急关头会如何？通常，不信之心会占据上风。这正是约兰王的真实写照。危机来临时，他竟抱怨上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華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列王纪下 3:10）。约兰草率得出自己即将丧命的悲观结论。这种反应在那些对上帝半信半疑之人身上屡见不鲜：患难临时，他们总设想最坏结局。

约兰是那种总将困境归咎于上帝的人。整整一周他几乎未曾思想上帝，可一旦事态恶化，便立刻质问上帝。他指责上帝召集众王、引他们进入旷野、又将他们交于敌手。藉着如此言论，约兰竟将恶行妄加于那位满有良善的上帝身上。

三心二意的信徒在陷入危机时往往会表现得畏首畏尾。面对生死攸关的处境，主要有两种应对方式：要么凭信心，要么凭恐惧；要么信靠上帝，要么怀疑祂。但约兰王无法以信心回应。若他连自己是否站在上帝这边都不确定，又怎能确信上帝站在他这边？他缺乏真

2. 伊恩·W·普罗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181页。3. Dale Ralph Davis, *2 Kings: The Power and the Fury* (Fearn, Ross-shire,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出版社，2005年)，42页。

信徒对上帝良善磐石般的信心。因此，他只能以恐惧回应。

危机来临之际，许多人会背弃上帝。自称信上帝的美国人本就越来越少。但当他们遭遇裁员、被鲁莽司机追尾，或是去浴室时小脚趾踢到东西，“上帝”总会成为他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咒骂。检验灵命品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观察我们在逆境中的反应。真正的紧急关头，半心半意的信徒很可能原形毕露，根本算不上信徒！

若我们背弃上帝，迟早上帝也会弃绝我们，如同祂对待约兰王那般断然回绝。当诸王前去求问先知时，“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列王纪下 3:13）。换言之，以利沙与约兰有何共同点？毫无瓜葛。约兰并非真信徒，故无权要求上帝垂听。他也无资格期待祷告得应允。上帝的代表以利沙明确告知约兰：若需要先知，就该去求问巴力的先知！这位真神与他毫无关联。

约兰王立即提出异议。他假借上帝主权之名对以利亚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列王纪下 3:13）。事实上，耶和华并未如此行事。上帝确实有计划拯救祂的子民脱离摩押人，但这并非因约兰王有任何资格蒙恩。相反，以利沙之所以为以色列和犹大的军队效力，完全是出于对约沙法的敬重。显然，约兰王的不信使他丧失了领受神圣启示的资格。先知对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第 14 节）。

三心二意之人无权指望上帝应允祷告（参雅各书 1:5-8）。当然，上帝可以按自己的旨意行事，有时也可能回应不信者的祈求。祂也会垂听敬虔之人代他们献上的祷告。但任何人若想获得生命的智慧与患难中的帮助，就必须全心全意归顺主耶稣基督。如同约兰王所经历的，若贸然闯入上帝面前却不受欢迎，结局可能令人极度失望。到了审判之日，这就不止是失望了；那将是恐怖的时刻。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转向自我与撒旦

在危急关头，背离上帝并非人们唯一会犯的错误。本章末尾，摩押王米沙先是倚靠自身力量，最终却向魔鬼屈服。

关于米沙的困境，稍后将详述。此刻只需说明，他已被以色列、犹大和以东联军彻底击溃：

[摩押人] 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各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佳树，只剩下吉珥·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列王纪下3:24-25)

对米沙而言，这场战役的结局糟糕至极。他遭遇了彻底的溃败。米沙的敌人实施焦土政策，摧毁了摩押境内所有的田地和泉源。

当危机降临，米沙有两种应对方式，但二者都未涉及向永生的上帝祷告。首先，他试图靠自己解决问题——这也是多数人处理困境的方式：“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列王纪下3:26）。如同米沙所发现的，自行解决问题的困境在于，即便我们拥有七百精兵可供差遣，许多难题仍非轻易可解。

当最初的努力失败后，米沙转而求助更低等的力量：“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招人痛恨，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列王纪下3:27）。在名为米沙石碑的古代文献中，摩押人将一切灾祸归咎于他们神明的愤怒：

“因为基抹向这地发怒”。⁴显然，米沙相信人祭能平息基抹之怒。而他实际所做的，是将自己的儿子交到了撒但手中。

4. 米沙铭文，第5行，引自格威利姆·H·琼斯所著《列王纪上、下》第二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年），第400页。

在古代，君王有时会做出这样的事⁵，但目睹王子在城墙上流血而亡仍令人震惊。米沙的士兵在狂怒中终于击退了敌人，却在此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王储。⁶

这个真实故事如此野蛮，或许让人以为与现代世界毫无关联。谁会将自己的孩子献祭给魔鬼？但每个伤害或杀害儿童的人，都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孩童献祭。想想那些为保住奖学金、工作或男友而牺牲未出生孩子的女性；那些因愤怒殴打孩子以制止不当行为的父母；或是那些将子女灵魂献祭在事业祭坛上的男性。

即便从未犯下杀婴罪，按上帝的律法，我们仍可能背负谋杀罪。耶稣教导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 5:21-22）。若这是上帝的标准，那么我们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些许米沙的影子。每个对孩子失去耐心的自私父亲，每个——即使是一瞬间——曾闪过掐死孩子念头的愤怒母亲。愿上帝怜悯我们所有人！

危机来临时，米沙将自己和儿子交给了魔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华德·亨德里克斯讲述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男子截然相反的故事。此人名叫万达罗，当危机降临，他将自己和儿子交托给了主。以下是亨德里克斯讲述的经过：

传教士来到万达罗的村庄时，他年仅二十岁。他们带来了一本讲述创世主的书，并说人们应当敬拜祂而非撒旦——这与万达罗及其族人的信仰相悖。

听闻这个信息几周后，万达罗公开宣告：“我弃绝撒旦，追随耶稣。”他接受了洗礼，并立即要求学习识字，以便能从传教士的书中了解更多。

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万达罗对救主的爱已然成为了

5. 詹姆斯·A·蒙哥马利与亨利·斯奈德·格曼，《列王纪评注》，国际批判注释（爱丁堡：T&T Clark 出版社，1951年），第363页。6. For othe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hrase “great wrath,” consult Davis, *2 Kings*, 48–50.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他生命的驱动力。当他的幼子因高烧濒死时，巫医恳求他向恶魔献祭。但万达罗拒绝了。“我爱我的孩子，”他回答，“但我不会再向恶魔献祭。”

男孩去世后，村民们按照习俗进行哀悼仪式。但当他们陷入恶魔般的狂怒，哭嚎并划伤自己时，万达罗冲进人群喊道：“停下！我思念我的孩子，但上帝已赐予我面对死亡的平安。我相信我的孩子安息在耶稣的怀抱中。”⁷

危机时刻来临时，万达罗转向永活的上帝，获得了胜过死亡的平安。当你的危机时刻来临——无论大小——你会转向何处寻求帮助？

转向上帝

当约兰和约沙法在以东的沙漠中耗尽水源时，他们转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只有一位君王转向了耶和华。唐纳德·威斯曼评论道：“在压力下，他们不同的性格显露无遗。约兰陷入绝望，而约沙法却仰望上帝。”⁸约兰背弃了上帝，但约沙法却转向了祂。

约沙法是一位善良虔诚的君王（参列王纪上 22:41-50）。尽管他未能彻底清除犹大地的异教崇拜，“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 43 节）。具体而言，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变童都从国中除去了”（第 46 节）。

约沙法虔诚最鲜明的证据或许体现在他应对危机的方式上。当军队缺水时，他并未惊慌，而是平静地询问：‘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列王纪下 3:11）。‘我们只需要一位永生上帝的先知，’约沙法心中默想，‘这附近总该有一位。’这位君王没有像约兰那样咒骂上帝，也没有

7.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并肩而立：影响你这一代》（俄勒冈州格雷沙姆：Vision ouse 出版社，1995 年），132-133 页。

8. 唐纳德·J·怀斯曼，《列王纪上 & 下》，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系列第 9 卷（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 出版社，1993 年），200 页。

像米沙（或亚哈谢，就此而言；参见 1:16）那样去求问魔鬼。他的第一反应是转向上帝。

这并非约沙法第一次陷入困境，也不是他首次向上帝求助。早先以色列与亚兰曾为争议领土基列的拉末爆发战争（列王纪上 22:1-3）。以色列王亚哈需要助力击败亚兰人，于是“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4-5 节）在采取行动前，约沙法总是先求问这是否是耶和华的旨意。

为满足约沙法，亚哈召来他雇用的那些可疑人物充当先知。他们全都预言亚哈将击败亚兰人。这些“应声虫”约有四百之众，但约沙法并不信服。他问道：“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列王纪上 22:7）。约沙法对咨询假先知毫无兴趣，无论其数量多么庞大。他只想要一位永生上帝的真先知。

应约沙法之请，真先知米该雅前来预言以色列将战败，亚哈必阵亡（列王纪上 22:17）。最终，米该雅的预言当然应验了，而亚哈的所有先知都错了。关键在于：祷告的成效完全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假神祈祷，甚至直接向撒旦祷告，但唯有上帝会垂听并回应。

当他的军队在摩押沙漠中耗尽水源时，约沙法再次面临全面危机。三支饥渴的军队困在沙漠，无水可饮。然而，当约兰正忙于抱怨上帝的行事方式时，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仆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列王纪下 3:11-12）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注意约沙法如何能断定以利沙说的是耶和華的話：這位先知因其交往的同伴而被認知。“濫交是敗壞善行”（林前 15:33），聖經如此告誡，但良友能塑造美好品格。換言之，我們常與何人相處，就會漸趨相似。那位軍官知道以利沙常與以色列最敬虔的人為伴：提斯比人以利亞。從上帝首次呼召他事奉起，這位年輕先知就“跟隨以利亞，服侍他”（王上 19:21）。因此，人們總看見兩位先知同行（王下 2:1-6），直到以利亞被接升天的那一刻（第 11 節）。

以利沙也因其服侍的行動被認知。他并不自視與以利亞同等，而是承擔仆人的職責。那位軍官如此描述他：“倒水在以利亞手上的”（王下 3:11）。當需要取水時，以利沙就去取；當需要備餐時，以利沙就去準備；當需要為老先知洗手時，以利沙就倒水。通過他所交往的同伴和所履行的服侍，以利沙被確認為上帝真道的忠實仆人。

這是上帝為事工中的門徒訓練設定的模式。通過緊密跟隨一位年長、智慧且經驗豐富的信徒榜樣，我們學會充分發揮自己的屬靈恩賜。很快，其他人會注意到我們也能为上帝的國度效力之處。借着敬虔的交往與謙卑的服侍，我們建立起美好的屬靈聲譽。我們所結交的同伴和施予的憐憫，都成為我們認識耶穌的明證。當我們培育敬虔的友誼并踐行愛心服侍時，眾人便知道我們属于主，并且我們有能力也愿意事奉祂。那時，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就會善用我們的恩賜。倘若我们的朋友和邻舍决意亲自认识上帝，他们也会知道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當約沙法需要幫助時，他轉向以利沙，以及以利沙的上帝。我們尋求幫助時，向誰求助至關重要。某張汽車貼紙寫道：“沒有比禱告更徒勞的事了。”這話部分正確——禱告有時確實會失敗，但這取決於我們求問的是誰。除非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靠着聖靈的大能向天父禱告，否則我們的禱告將得不到回應。唯独上帝是我們禱告的對象，因為唯有祂能施以援手。

约沙法知道该向谁求助，因此他得到了所需的帮助。因这位君王是属上帝的人，以利沙敬重他并答应相助（列王纪下 3:14）。他召来乐师，“弹琴的时候，耶和華的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15 节）。音乐使以利沙的心在耶和華面前沉静下来。至少在这一刻，美妙的音乐与神圣启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当以利沙开始预言时，他宣告了救赎与胜利的信息：“耶和華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又说：“因为耶和華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都有水喝’”（列王纪下 3:16-17）。接着神更进一步应许，要成就超乎诸王所求所想的：“在耶和華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踏一切美田”（18-19 节）。神应许赐给诸王的不仅是水，更要将仇敌交在他们手中。

上帝确切地履行了他的承诺：“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列王纪下 3:20）。正如中东地区常有的情形，一场远在以东山区的暴雨引发了山洪。洪水沿着干涸的河床奔涌至平原，填满了所有低洼处形成水塘。上帝以救赎的洪流拯救了诸王、他们的军队和牲畜。

这一切对上帝而言轻而易举——圣经称之为“一件小事”（列王纪下 3:18）。接下来发生的事同样简单：

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争战，凡能顶盔贯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押人哪，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列王纪下 3:21-23）

摩押营中的对话想必十分滑稽。“嘿，那是血！”他们说着便开始互相击掌庆祝，

取决于你求问的是谁

他们原以为能轻易取胜。但那并非鲜血；只是视觉错觉。朝阳映照在灌满水的沟渠上，沙漠土壤将水染成了红色。然而摩押人因贪婪战利品，鲁莽地冲向屠场。他们的士兵被杀，城镇被乱石掩埋，泉眼被堵塞，树木被砍伐殆尽（列王纪下 3:24-25）。

上帝以雷霆之势拯救子民并歼灭敌人。在此事件中，生存的应许与军事救援的承诺通过同一方式实现，即上帝从山地引来的溪流。这如同红海中埃及人的覆没：水对上帝子民意味着生命，对敌人则意味着死亡（出埃及记 14:21-31）。但若约沙法未曾转向主，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若约沙法未求告上帝，以利沙便不会预言，山谷中不会开凿沟渠，大地不会涌出泉水，摩押人不会误认天边血色，上帝的子民也永无胜仗可言。我们获得多少帮助，取决于求问的是谁，而约沙法深知该向谁求问。

在思考约沙法于这故事中的关键角色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犹大王，他是大卫的后裔，因此他是弥赛亚的先驱。以色列人唯有与约沙法同在，才得以获救。同样，我们唯有与耶稣相连，才能从罪中得救，并在一切世俗困境中得到帮助。

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无论大小，你将转向何方？你会背弃上帝吗？你会依赖自己的资源吗？抑或——愿上帝禁止——转向魔鬼？寻求帮助的唯一正确方向是转向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当我们转向上帝，祂必拯救我们。祂会赦免我们的罪。祂会赐予我们人生抉择的智慧。祂会从敌人手中解救我们。但若我们转向别处，终将永远失望。

早先我分享了埃塞俄比亚人万达罗的故事。他故事的结局并非止于儿子的死亡。很快万达罗又面临另一场危机。1936 年，当意大利人占领埃塞俄比亚并驱逐传教士时，仅剩四十八名信徒。然而对入侵者及其埃塞俄比亚合作者而言，这四十八名基督徒仍是多余的存在。以下是他们在万达罗领导下遭遇的经历：

一场残酷的迫害运动开始了。基督徒们被捕并遭受毒打，他们的财产被毁，教堂被纵火焚烧。然而，正如撒旦加剧迫害上帝子民时常发生的情形，福音传播反而更加兴旺，这场迫害只促使更多人归信。

最终，一位名叫多格萨的官员决定杀一儆百。在摧毁基督徒的教堂后，多格萨下令逮捕万达罗，将他捆绑并在村中心公开鞭打。“现在你必须放弃这个宗教！”多格萨说道。

“绝不！”万达罗喊道。

多格萨随即告诫人群：“不要听信万达罗。看他现在被捆绑的样子！别去他的教会，那里已被夷为平地。”

但多格萨错判了此人。万达罗开始向围观者高喊：“这绳索并非终极审判——它只是人为加诸于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们就能从罪中得释放！”

闻言，多格萨命令手下用鞭子抽打万达罗。鞭刑过程中，他嘲弄这位坚毅的信徒说：“外国人都走了。没人会来帮你。放弃吧！”

即便如此也未能动摇万达罗的信心。他当即反驳：“我侍奉的不是传教士，而是差遣他们的神。祂必赐我力量！”

主确实垂听了。次日，五名男子持续殴打万达罗三小时，决心摧毁他的意志。最终见他宁折不弯，便将他关进竹笼。他活了下来，但被整整关押一年。

直到某天获释。你知道他最先做了什么吗？他召集其他基督徒，前往多格萨的田地，帮助收割这位压迫者的庄稼！

1942年，传教士获准重返埃塞俄比亚。当他们得知上帝已将最初的48名皈依者繁衍成一座拥有万名信徒的教会时，想象一下他们的震惊吧！满面笑容的万达罗迎接他的老朋友们。“欢迎！欢迎！”他高喊着。⁹

每次危机中，万达罗都转向主，主便帮助他。祂救了他的性命，并使他的敌人蒙羞。无论面临何种危机，只要我们转向主——祂也必帮助我们。

9. 亨德里克斯，并肩而立，133-34页。

5

满坛满罐

列王纪下 4:1-7

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列王纪下 4:3-6）

我在神学院时，一个恐怖故事在走廊间悄悄流传，最终蔓延至校园隐秘的角落。学生们低声议论着心理学研究显示：最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住在教会隔壁牧师住宅里的牧师妻子。这很可能只是个谣言，但我们谁都没急着回家告诉妻子这件事，这是肯定的。这个故事警示我们：嫁给牧师并非总是易事。

先知的妻子

列王纪下第 4 章中来到以利沙面前的妇人一生坎坷，部分原因是她的丈夫从事先知职分。他是以色列中七千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之一（列王纪上 19:18）。身为先知，他很可能曾多次遭受邪恶王后耶洗别的迫害。极有可能，他有时不得不离开家人躲藏起来。或许他就是俄巴底藏在洞中、并供给食物和水的一百位先知中的一位（18:4, 13）。有人认为他可能就是俄巴底本人，因为经文称俄巴底敬畏耶和华（第 12 节），这人也同样如此（列王纪下 4:1）。历史学家约瑟夫推测，他负债的原因是为了供养其他先知而不得不借钱。¹

无论她的丈夫是谁，也无论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来忠实地追随上帝，他的妻子已成为寡妇。在经历了所有事工的负担和迫害的考验后，“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奴仆’”（列王纪下 4:1）。债务不断累积。显然，像许多其他传道人一样，这位先知并非理财能手。他留下的遗产很快耗尽，债主开始登门逼债。随着情况愈发绝望，寡妇最担忧的事情发生了：她即将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为了偿还债务，她被迫按上帝的律法规定（出埃及记 21:2-3；利未记 25:39-42），将两个儿子卖为短期奴仆。

谁该为这位妇人的困境负责？或许先知本人难辞其咎。毕竟，丈夫和父亲有责任供养家庭：“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箴言 13:22）。他身为先知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借口。事奉神的职分与家庭责任并非对立。已婚的牧者必须兼顾家庭与会众的照料。诚然，“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提摩太前书 5:8）。这样的人比不信者更恶劣，因为他本应更明白真理。若未能供养子女，便是使上帝的名与上帝的圣工蒙羞。

1. See *The Works of Josephus*, trans. William Whist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87), 9.4.2.

虽然这则故事中的先知或许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他的邻居们难辞其咎。他们未能照料一位寡妇和她失去父亲的孩童，这无疑是背弃信仰的明证；与巴力的追随者不同，永生上帝的子民总会关怀边缘群体。由于这位逝去的先知是神人，他和他的家庭本有权接受以色列民众的物质援助。在那个时代，满足上帝仆人的需求是上帝子民的责任。这段经文后文便有个美好例证，书念妇人在屋顶为以利沙搭建小屋供其栖身（列王纪下 4:9-10）。本该有人（或许是他们的债主）以同样方式照料这位已故先知的家庭。其子几近被卖为奴的境况，揭露了这个社会对上帝话语事工缺乏尊重的现实。

上帝的子民必须关心上帝仆人的需要。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教会：“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摩太前书 5:17-18）。当教会慷慨供应牧师、宣教士及其妻子儿女的需要时，便是尊荣主。

上帝眷顾我们的需要

这位寡妇的需要本应由她的丈夫或邻舍来满足。可悲的是，无人照料她，以致她最终陷入赤贫。她别无依靠，唯有转向主。而她确实转向了主。她向上帝的先知呼求帮助，就在此时，她学到了关于神供应的三个生命的功课。

第一个功课最为明显：上帝满足我们每日所需。当寡妇需要帮助时，她只是将自己的境况陈明在耶和華面前。上帝以奇妙的方式回应她求怜悯的呼求，供应了她和儿子们的需要。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写道：“以色列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无助者与无名者的帮助’。”² 因此我们也被邀请将自身处境——无论是什么——交托给主，并相信祂必应允我们祈求供应的祷告。

2.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54页。

起初，以利沙并不确定该怎么做，于是他开始评估这位寡妇的需求，并了解她手头可用的资源：“以利沙问她：‘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列王纪下 4:2）。这是执事工作的良好典范。怜悯事工总是需要亲自与有需要的人接触。以利沙愿意提供帮助，但谨慎地等待，直到他确切知道对方请求或可能需要何种帮助。在我们能够帮助他人之前，必须了解他们拥有什么以及需要什么。

不幸的是，这位妇人拥有的并不多：“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她回答说（列王纪下 4:2）。更直白地说，这妇人“除了一小瓶油之外，一无所有。”但以利沙开始大胆设想，就像人们应当对上帝的慷慨抱有期待那样。他告诉寡妇去向所有邻居借尽可能多的容器：“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3-4 节）。以利沙知道上帝将要在这妇人经营橄榄油生意。

寡妇照吩咐行事。她走遍邻里，收集能找到的所有罐子：粗罐、细罐、大罐小罐、粗陶罐与精致瓷罐。随后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列王纪下 4:5）。妇人不停地倒啊倒，简直不可思议！这确实是个神迹。寡妇竟打出了源源不断的油！她将一个个罐子装满至沿口，油却仍涌流不止。愈倾倒，油愈涌流。

最终“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给我拿个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列王纪下 4:6）。当时油相当于流动货币，这使寡妇变得富足：“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第 7 节）。这家人用油偿还所有债务后，仍有余裕维持生计。他们从“赤贫转为经济自主”，因上帝供应了他们日用所需。³上帝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更为他们预备了未来保障。

3. 理查德·D·纳尔逊，《列王纪上下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第 171 页。

有些解经者对寡妇最初拥有的那点油大做文章，几乎让人误以为她的得救也有自己一份功劳。他们暗示寡妇必须先尽己力，神才会施恩相助，却忽略了这奇迹全然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待寡妇的油瓶，当如看待耶稣用以喂饱五千人的五饼二鱼（马可福音 6:30-44）：不是作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作为唯有上帝能供应所需的确据。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也同样行奇事，用近乎无有（甚至全然无有）之物成就大事。

虽然我们不愿过度解读寡妇的油，但必须看到她是以信心行动的。她凭信心勇敢地向邻居借空器皿，相信它们必被装满；她凭信心倾倒油瓶，相信油必源源不绝；她凭信心先偿还债务，相信剩余必够糊口。这寡妇信靠上帝的预备，也因此亲身经历了上帝的信实。

上帝总会供应那些信靠祂的人。我们从圣经中学习这一应许：“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上帝会为赤身者提供衣物，为无家可归者预备居所，为饥饿者赐下食物，为失业者安排工作。我们只需信靠祂。那位在过去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未来也必继续如此行。

上帝眷顾寡妇

从油瓶神迹中学习的第二个功课是神眷顾寡妇。我们最先了解关于这位妇人的信息就是她丈夫已离世：“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王下 4:1）。这位妇人带着寡妇身份所伴随的悲痛、贫穷、困苦、孤独与脆弱来到以利沙面前。

整本圣经中，上帝都显明祂对这类妇人的心意。“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祂的律法命令道，“若是苦待他们，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出埃及记 22:22-23）。“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律法宣告后随即给出证明：“祂为孤儿寡妇伸冤”（申命记 10:17-18）。

因着祂本性中的关怀与眷顾，诗篇作者如此赞美上帝：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
作寡妇的伸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诗篇 68:5-6）

耶和華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诗篇 146:9）

既然上帝眷顾寡妇，祂也期望祂的子民同样行。例如，上帝吩咐祂的子民献上十一奉献，以便“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申命记 14:29；参 26:12-13）。以色列整个经济体系都是为他们的利益而设立的：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華—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申命记 24:19-21）

拒绝为寡妇伸张正义的人，因扣留公正而招致上帝的诅咒（申命记 27:19；参马可福音 12:40）。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撒迦利亚等人屡次责备上帝的子民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撒迦利亚书 7:10；参以赛亚书 1:17；耶利米书 7:6；22:3；以西结书 22:7；玛拉基书 3:5）。与之相反，照顾寡妇的人必蒙上帝赐福。约伯曾以“使寡妇心中欢乐”来证明自己的义（约伯记 29:13；参 24:21）。耶路撒冷初代教会设立执事一职，正是为了照料寡妇的需要（使徒行传 6:1-4）。使徒雅各甚至将关怀寡妇视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 1:27）。

显然，在以利沙的时代，真正的宗教信仰严重缺失，

因为无人前来帮助这位寡妇和她的儿子们。霍华德·亨德里克斯解释道：“在那个时代，没有丈夫的妇女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物质支持。上帝在赐予祂子民律法时已为此作了预备。但当人们背离上帝时，他们的背道必然体现在社会制度中，导致人们漠视寡妇和孤儿的需要与权利。”⁴

以利沙的时代或许存在不公，但这类事绝不应发生在教会中。每位基督徒都当与上帝同心，关怀寡妇、年长单身女性以及离异后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作为基督里的姊妹，她们是我们属灵家庭的成员，理应得到细致关照与温柔爱护。

对寡妇的关怀始于血缘家庭，延伸至属灵家庭：“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她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提前 5:16）。家庭与教会依次是上帝选定的实际关怀管道。基督徒家庭应当照料自家寡妇，若无法实现，教会便需介入——保罗特别指出要帮助那些年长且参与教会事工的寡妇（9-10 节）。执事需了解所照料寡妇及单亲家庭的日常物质需求，长老则关注其灵性需要。为使关怀到位，新约教会的职分者谨慎维护着一份“册子”（第 9 节，NIV 译本），各教会都当以不同方式效法。上帝期望祂教会的领袖们看顾会众中最弱势的妇女群体。

然而，关怀年长寡妇并非仅是教会领袖的责任，实则是全体教会的事工。在许多教会中，年长者由年长的信徒照料，这或许因年龄与经历相近而合宜。但关怀老人同样也是年轻人的使命。教会中每个孩童与青年都应与一位长者建立有意义的联结。每个会众都应查明社区中是否有闭门不出的独居者。即便教会中最年长的成员无法参加礼拜，教会对他们灵性与物质的责任丝毫未减。恰恰相反，

4.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Standing Together: Impacting Your Generation*》（俄勒冈州格雷沙姆：Vision House 出版社，1995 年），140 页。

当所爱的家人生病或不在身边时，我们通常会更强烈地渴望去探望他们。在上帝的家中也必然如此。

圣经也对寡妇本身有所教导：“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提摩太前书 5:5，新国际版）。就像以利沙帮助的那位寡妇一样，寡妇和年长的单身女性被呼召成为有信心和祷告的妇人。她们必须祈求并信靠上帝供应她们的需要，同时也要愿意接受帮助。如果我们有圣经责任去帮助某人，那么那人也有基督徒责任接受我们的帮助。当年轻基督徒帮助年长基督徒时，这是尊重和荣耀的表达。因此，应当以感恩和谦卑的心领受这份礼物。

每当教会分享上帝对寡妇的爱时，上帝就得了荣耀。因此，当地方教会细心记录其寡妇和最年长成员的名单，或孩子们参与养老院事工，或行动不便的老人被接到教会时，上帝就得了荣耀。关怀寡妇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父神的本质所在。

上帝眷顾孤儿

从油罐神迹中得到的第三个功课是：神眷顾孤儿。几乎所有提及寡妇的圣经经文也会提到孤儿（参见上文引用的多处经文）。与寡妇一样，孤儿也不应受到虐待或压迫。上帝亲自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们被允许从田间拾取遗落的葡萄和谷物，并有权获得十一奉献的一部分。照顾他们是真宗教的体现。与寡妇类似，由于孤儿是最贫困者中的贫困者，他们也蒙受上帝的特别恩惠。

当孤儿同时也是义人的子女时，上帝尤其眷顾他们。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寡妇特意提醒以利沙，她的丈夫曾是个敬虔之人：“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列王纪下 4:1）。这是何等美好的纪念方式！妇人的赞美之词成为逝者完美的墓志铭。他的名字虽未被记载在圣经中，但我们知道：他敬畏耶和华。这位先知并未因为人友善、

或因为是智天赋异禀的教师、忠实的丈夫或慈爱的父亲而被铭记，尽管他或许兼具这些品质。但真正让他被传颂的，是他一生持守敬虔的生命。他的一举一动都彰显着上帝的威严。许多基督徒在教会中活跃，但有多少人能活出这种始终如一的敬畏之心呢？

寡妇向以利沙恳求时强调，这样一位义人的子女理应得到善待。事实上，他们有权期待上帝会供应一切所需，正如大卫王所见证的：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诗篇 37:25-26）

大卫的见证源于亲身经历。在上帝护理的奥秘中，或许历史上曾有义人的子女一度需要乞食。但大卫从未目睹此事发生，因为上帝的普遍法则就是看顾义人的后代。

你正在做什么来彰显上帝对孤儿的爱？约伯曾与孤儿分享他的食物，有时甚至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抚养（约伯记 31:17-18）。大卫在米非波设父亲死后将他接入宫中（撒母耳记下 9 章）。每位信徒都当效法这些敬虔之人的榜样，或领养孤儿，或资助在街头儿童中传福音的事工，或与离异家庭的子女建立友谊。

另一种关怀孤儿的方式是通过祷告。每当我听闻福音使者殉道或以其他方式离世时，都会为逝者的子女祷告。我祈求上帝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保守他们的心免于因丧父之苦毒，并赐予他们得救信心的恩典。基于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我能凭信心如此祷告，深信上帝必看顾义人的孤儿。

关于上帝眷顾孤儿的奇妙故事，可从乔治·穆勒的生平中窥见一斑。1835 年，穆勒在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建立了一所孤儿院。作为一项信心事工，这所孤儿院见证了无数祷告蒙应允的非凡见证。某个清晨，穆勒走进孤儿院的长形餐厅。一位目击者记述了随后发生的事：

盘子和杯子或碗摆在桌上。桌上除了空餐具外一无所有。储藏室里没有食物，也没有钱来满足需求。孩子们站着等待早餐。

“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们必须准时到校，”穆勒说道。随后他举起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祢将要赐予我们的食物。”

据记载，此时门口传来敲门声。面包师站在那里。

“穆勒先生，我昨晚无法入睡。不知怎的，我感觉你们没有面包当早餐，而主希望我给你们送些来。于是我在两点起床，烤了些新鲜面包，现在带来了。”

穆勒感谢了面包师，并赞美上帝对他的眷顾。

“孩子们，”他说，“我们不仅有面包，还有难得的新鲜面包。”

几乎立刻又响起了第二次敲门声。这次是送奶工，他宣布他的牛奶车在孤儿院外抛锚了，他想把新鲜牛奶送给孩子们，这样他就可以清空马车并修理它。⁵

在上帝的家中没有孤儿。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照顾他孩子们所需的一切，正如男孩和女孩们在乔治·穆勒这个非凡的信徒家中所学到的那样。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油罐的奇迹发生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这表明宣扬奇迹是多么不必要（甚至可能是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上帝行奇迹不是为了炫耀。正如理查德·帕特森和赫尔曼·奥斯特尔所观察到的，“命令在关起门来的时候装满油罐，使这个奇迹免于仅仅是一场表演；这是一个私人的需要，由一位至高无上且慈爱的上帝私下满足。”⁶

由于这是一件私密之事，油罐的神迹讲述了一个家庭共同领悟上帝眷顾的故事。孩子们最早能领会的属灵功课之一，便是明白他们有一位眷顾他们的天父。寡妇的儿子们亲身经历了这一课。他们四处向邻居讨要空罐子，再一个个搬给母亲。随后他们看着她将罐子装满，每一个罐子都是上帝眷顾的见证。此后，每当这些男孩

5. 罗杰·斯蒂尔，《乔治·穆勒：以上帝为乐》（伊利诺伊州惠顿：哈罗德·肖出版社，1981年），160-61页。6.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第4卷（大急流城：宗德凡出版社，1988年），183页。

需要帮助解决日常所需时，可以回想起油罐的神迹。“记得妈妈差点把我们卖为奴隶那次吗？”一个孩子会问。“是啊，”另一个会说，“她最终没那样做真是个奇迹。”“还记得妈妈说‘再拿一个罐子来’，结果再也没有空罐子的时候吗？”当他们快乐地重温这段家族史上的著名事件时，就会想起上帝眷顾孤儿。

全家人共同信靠上帝的供应是件美好的事。1995 年我家搬到费城服侍时，就开始为能在城里找到房子祷告。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为事工所需的房屋祷告。最终找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房子后，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全家一起分享祂供应带来的喜乐。购房后，我们常常感谢上帝所赐的一切。一起祷告的家庭，会共同经历上帝的供应。

以利沙与基督

关于油罐神迹，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在叙事进行到此时，以利沙的事工开始显得与以利亚极为相似。毕竟，以利沙行了许多与以利亚曾行过的同类神迹。两位先知都用外衣击打约旦河水分开，从干地走过（列王纪下 2:8,14）。两位先知都曾为干旱之地带来水源（列王纪上 18:41-46；列王纪下 2:19-22）。两位先知都曾为穷困寡妇行过油的神迹（列王纪上 17:13-16；列王纪下 4:3-7）。最终以利沙甚至会使死人复活（列王纪下 4:32-37），正如以利亚在撒勒法使寡妇之子复活一样（列王纪上 17:17-24）。

两位先知的事工并非完全相同，但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的部分意义在于证明以利沙是真正的先知。每当他行出让别人联想到以利亚的神迹时，他的事工就得到验证。以利沙能行以利亚所行的一切，甚至更多。虽然我们有时认为以利亚是更伟大的先知，但圣经记载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数量是以利亚的两倍。

苏格兰伟大的牧师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曾提出，以利亚与以利沙的关系也教导我们关于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将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别视为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预表。”⁷ 在新约中，施洗约翰

7. 威廉·斯蒂尔，《以利亚》（阿伯丁：吉尔康斯顿南教堂，1990 年），第 8 页。

描述为“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 11:14；参路加福音 1:17）。若以利亚代表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又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那么以利沙必然代表基督。

油罐的故事无疑指向耶稣基督的事工。这不仅是关于上帝供应的故事，更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故事开始时寡妇儿子们面临的危险并非饥饿——尽管她的油几乎用尽——而是沦为奴隶的威胁。寡妇哭喊道：“我丈夫死了……有债主来，要取我的两个儿子作奴仆”

（列王纪下 4:1）。而故事结尾，她的儿子们被从奴役中赎回。以利沙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第7节）。最终，寡妇用卖油代替了卖儿子。值得注意的是，描述这一交易的词语是“偿还”（*shilem*），这与救赎故事的语境完美契合。

旧约将奴役列为万恶之首，但上帝屡次彰显其使子民得自由的大能。旧约中伟大的救赎之举，便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拯救：“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祂说，“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 20:2，KJV 译本）。若出埃及是救赎的范式，那么救赎即意味着从奴役中得自由。因此，旧约的伟大应许之一便是弥赛亚将使被掳者得释放：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赛 49:8-9）

因着我们无力偿还的罪债——即我们犯罪所当付的罪债——我们被判定陷入无法逃脱的奴役。新约教导说，万般奴役中最甚者，莫过于我们被罪所捆绑。因此，加拉太书写道：“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加 4:3）。换言之，我们曾是罪的奴仆、世俗的奴仆、魔鬼的奴仆。但上帝并未让我们永陷桎梏：“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满坛满罐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4-5节）。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藉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得到了与那寡妇儿子们相同的恩典：从奴役中得自由，并有权留在家族产业中。通过耶稣基督，上帝将我们从奴役中赎回，使我们成为祂自己的儿女。

6

怀抱希望！

列王纪下 4:8-37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

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列王纪下4:32-35）



人们常说：“别抱太大希望。”“这周我有几个工作面试，但我尽量不让自己期望过高。”“天气预报说这周会下大雪，学校可能会停课，但别高兴得太早！”“我觉得我们可能怀孕了，但现在还别抱太大希望。”“看起来我们有望进入季后赛，但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

有些人一生都在提防失望。他们如此害怕灾难，以至于总是做最坏的打算。成功对他们来说总是意外之喜。

怀抱希望！

对他们而言，失败只会印证他们的猜疑。他们干脆拒绝怀抱希望。在内心深处，他们认定世界与自己为敌，认为即便亲吻了王子，他也会变成青蛙。

或许确实存在某些情境，让我们谨慎地选择不抱希望是明智之举，但面对上帝的应许时绝非如此。以利沙与书念妇人的故事，正是一个关于如何怀抱希望并持守盼望的故事。

一位大户妇人的慷慨

圣经首先提到以利沙在书念拜访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大户的妇人”（列王纪下 4:8）——原文直译为“一位尊贵的妇人”。她在当地社区颇有声望，且家境殷实，因她和丈夫使唤仆人（19,22 节）。

在圣经中，富人并不总是得到正面的评价。事实上，经文包含了许多关于财富带来的灵性危险的严厉警告：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 19:23-24）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 6:9-10）

瞎！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雅各书 5:1-3,5）

金钱带来诱惑、毁灭、邪恶、背教、悲伤、苦难、堕落与最终审判。那么，我们的结局将会如何？因我们中许多人正身处富人之中。

即使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西方人，也属于全球最富有的10% 人群。因此，每当上帝警告富人时，祂也在警告我们。

然而，书念妇人的故事表明，富人也同样有属灵的盼望。正如上帝眷顾那位拥有油瓶的穷寡妇，使她免于债务（列王纪下 4:1-7），祂也眷顾书念的大户妇人，使她免于死亡（8-37 节）。祂既是穷人的上帝，也是富人的上帝。

若富人希望得到上帝的眷顾，效法书念那位大户妇人的慷慨之举是明智的。她并未囤积财富，而是与有需要的人分享。她供养穷人，以好客闻名，餐桌前总能为陌生人多留一个位置。例如，当先知以利沙途经书念时，她“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列王纪下 4:8）。从此，以利沙知道了哪里能饱餐一顿，总能指望这位大户妇人的款待。

值得停下来思考我们自身慷慨的程度。财富与慷慨是两回事。有些富人只是看似慷慨。他们本就拥有太多，所给予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相反，有些慷慨之人拥有的财富只有看上去的一半，却奉献出与自身所有不成比例的资源。上帝命令所有子民——无论贫富——都要慷慨。假装自己若有更多就会给予更多毫无意义。真正的考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已有的金钱与财物。我们可还记得上一次真正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或其他资源是什么时候？

随着友谊的加深，书念妇人对待以利沙越来越慷慨：“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列王纪下 4:9-10）。

这位妇人的款待源于以利沙神圣的呼召。她因他是神人而愿支持其事工，于是为先知提供了一间独立的跃层居所。那是个舒适的地方，

怀抱希望！

配有屋顶、床铺、桌椅和灯盏。书念妇人的民宿成了以利沙的第二个家，让他在传道压力之外得以休憩独处。

书念妇人的榜样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帮助宣教士。此处宣教士指所有全职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依赖教会十一奉献维持生计的人。表达支持的方式之一就是慷慨款待。书念妇人以尊荣之礼待上帝的先知，她扩建房屋专供以利沙住宿，将家变成临时宣教站。腓利门同样为宣教士保罗预备客房（腓利门书 22 节）。每当宣教士到访教会，都应以同样用心的方式款待。他们热情相迎、尊荣相待。条件允许时，教会应为休假的宣教士提供住所。

基督徒也应当慷慨支持全球宣教伟大事业。然而，宣教领袖吉姆·里普索姆（Jim Reapsome）痛心疾首地指出教会的吝啬：

可悲的是，许多[为福音事工]发出的呼吁无人响应，因为教会和个人总说没有余钱可奉献。这纯属借口，道琼斯指数就是明证。基督徒坐拥巨额财富，却不愿分毫施予……因此，我们更需要倾听耶稣的教诲。让祂的财富观浸润我们的心灵。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使徒保罗关于捐输的教导，并扪心自问：为何上帝在此时将如此巨量财富赐予美国众多基督徒？我们对教会和世界当尽何责任？¹

里普索姆这番话写于经济空前繁荣时期，但至今仍振聋发聩。我们的责任是效法书念妇人：“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提摩太前书 6:18）。

虔诚与富足的结合是推动福音进展的有力工具。主总能使用我们的十块百块来招募宣教士、翻译圣经、建立教会、创办神学院并传播福音给

1. 吉姆·里普索姆，《道指攀升》，*Pulse*，1997 年 7 月 27 日。

失丧的人。但通常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来完成主的工作。有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比数百位贫穷的圣徒更能推动福音的传播。我曾听说一位敬虔的人——他向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事工捐赠了数万元——他的座右铭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宣教士，否则就尽可能多地赚钱，以支持尽可能多的宣教士。”

一位多疑妇人的疑虑

书念妇人是一位如此忠实的支持者，以至于以利沙想要回报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一天，先知“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列王纪下 4:11）。以利沙舒适的床让他想起书念妇人为他做的一切。或许他知道圣经的原则：“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马太福音 10:41）。尽管他之前无疑已经感谢过这位慷慨的女主人，但这次他想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

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她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她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列王纪下 4:12-13）

显然，这位书念妇人是那种难以用礼物取悦的女性。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还能渴望什么。她拥有美好的家园和牢固的亲族关系，既不需要税收减免也不需要政治恩惠。既然在自己的社群中已一无所缺，她就不需要以利沙为她动用关系。她对已有的一切心满意足。更重要的是，她对那些未曾拥有的也全然知足，因为她明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摩太前书 6:6）。

对于一个拥有一切的妇人，该送她什么才好？以利沙也曾向他的仆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列王纪下 4:14）。突然，以利沙的助手基哈西灵光一现。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基哈西说：‘她没有儿子，她丈夫也老了’”（第 14 节）。

生活中还有比富有更重要的事。那些看似拥有一切的人

g

怀抱希望！

往往背负着不为人知的隐秘重担。正如圣经所言：“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箴言 14:10）书念妇人唯一缺乏的正是她最渴望的：一个儿子。由于她嫁给了一位年长许多的丈夫，得子的希望似乎渺茫。她的困境不仅在于渴望体验为人母的喜悦，更在于丈夫离世后，将无人照料她的晚年，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尽管家境富裕，但若没有子嗣，她终将失去财产的所有权。

因此，一个儿子仿佛是完美的礼物。以利沙迫不及待想看到妇人听闻喜讯时的表情。他派基哈西去召唤她，“于是叫了她来，她就站在门口”（列王纪下 4:15）。以利沙对她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16 节）书念妇人的回应却瞬间冻结了以利沙的笑容：“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16 节）她仿佛在说：“别这样戏弄我，以利沙！别玩弄我的感情！别让我空欢喜！”先知的应许触及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一个“珍贵到不敢奢望”的渴望，以至于她拒绝相信。²

这就是一个多疑妇人的疑虑。书念妇人如此渴望得子，以至于无法承受希望破灭的打击。以利沙所言好得令她难以置信，故而她作了最坏的打算。究其根本，她并非怀疑以利沙，而是不信任上帝的话语。这妇人对上帝的良善心存怀疑，既不愿相信祂的应许，也不敢将心交托于祂的信实。

书念妇人的故事是对所有心存疑虑的基督徒温和的责备。有些人活在猜忌中，总认为上帝在刻意刁难他们。他们不相信上帝自始至终都是良善的，反而把上帝想象成一颗巨大的苹果：外表光鲜爽脆、美味可口，内里却靠近果核处干涩发苦。他们时刻等待着灾祸降临或审判临头。

事实上，上帝从里到外都是全然良善的。良善是祂的本质属性。祂过去良善，现在良善，永永远远都良善。祂不可能是良善以外的任何存在。因此，上帝必会兑现祂所有的应许。在这个故事中，祂赐给书念妇人一个儿子，完全照祂所应许的：

2.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第4卷（大急流城：宗德梵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

“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列王纪下 4:17）。这一应许的成就见证了上帝对平凡人的怜悯。祂赐给书念妇人这个礼物，并非为了“实现某种宏大的救赎历史功能”，而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妇人因孩子而喜乐”。³

男孩的诞生让我们想起其他喜乐的生育。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老时得了以撒（创世记 21:1-7）。哈拿多年祈求后生下撒母耳（撒母耳记上 1:1-20）。尽管伊利莎白曾不能生育，她却怀上了施洗约翰（路加福音 1:5-25）。圣经充满了超出生育期望的妇女意外得子故事。当赞美上帝，因祂“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诗篇 113:9）。

上帝也必兑现祂对我们的一切应许。祂将履行每一个曾作出的承诺。因耶稣的缘故，祂必赦免我们的罪。祂要用圣灵充满我们。祂会赐予我们生命与敬虔所需的一切。祂必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祂必保守我们到底，并赐予我们永生。上帝的应许不应以绝望的怀疑相迎，而要以满怀盼望的信心来信赖。最终，上帝所有的应许都将通过那位孕育于童贞女腹中的圣子实现。

一位苦毒妇人的哀伤

上帝对书念妇人的恩待远超她最狂野的期盼。但随后她的希望破灭了，正如她所恐惧的那样：“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列王纪下 4:18-20）。

这些诗句展现了一位母亲对她仍年幼得能坐在膝上独子的温柔爱意。然而她梦想中的儿子却死在了她怀里，可能死于脑疟疾。⁴于是，一个幸福的故事骤然走向了

3.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63页。

4. 参见唐纳德·J·怀斯曼，《列王纪上下》，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系列 9（伊利诺伊州唐纳斯科夫：校园出版社，1993年），204页。

怀抱希望！

一个悲伤的结局：“然后他就死了。”书念妇人的财富无法保护她免于死亡的哀痛。

这份悲痛超出了书念妇人所能承受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她能与丈夫分担的程度。在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之前，她想去见以利沙：

“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列王纪下 4:21-22）

她的丈夫感到惊讶。也许他更愿意把宗教信仰留给圣日，又或者他怀疑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如何，他对妻子的时机感到困惑。通常，虔诚的犹太人会在宗教节日前往敬拜，但此时并非那些日子之一。⁵于是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列王纪下 4:23）或许她试图安抚丈夫，又或者想让他安静下来。字面上，她所说的就是“平安”。

于是妇人前去寻找她所谓的恩人——那位最初应许她得子的先知：“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迦密山见神人”（列王纪下4:24-25）。

一些解经家将妇人的此行视为信心的举动。她凭信心将儿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关上门隐藏尸体直到先知归来；她凭信心去求问神人的帮助；她更凭信心紧抓住以利沙，直至他使儿子从死里复活。帕特森与奥斯特尔写道：

她的信心使她确信，以利沙定能再次成就这看似不可能的事。他曾为毫无生育指望的她宣告生命，或许他也能再次将生命赐还她的儿子。她绕过以利沙派来迎接她的基哈西，直接扑向以利沙，紧紧抱住他的脚，哭诉这场悲剧的始末。⁶

5. 卡尔·弗里德里希·凯尔，列王纪，《旧约圣经注释》（1876 年；重印版，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1965 年），第 311 页。

6. 帕特森与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第 185 页。

当然，书念妇人可能确实凭信心行事。在悲痛中，她转向上帝所拣选的代表，视其为唯一能救她儿子的人。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她从未明确请求以利沙的帮助。她确实想直接与他交涉，但主要目的是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最多只能说，书念妇人混杂着多种情绪和态度。在哀伤中，她以苦涩的指责对以利沙说话。但在内心深处，或许她也明白唯有上帝的先知才能拯救她的绝境。

以利沙一见到她就察觉异样：“神人远远地看见她，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她，问她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她说：‘平安’”（列王纪下 4:25-26）。

当然，并非一切都好，但书念妇人用简短的回答打发走了基哈西，因为她希望以利沙第一个知道：

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她，神人说：“由她吧！因为她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列王纪下 4:27-28）

这是一个苦毒妇人的心声。这也情有可原！她经历了最痛苦的丧子之痛：失去独生子。甚至将儿子放在以利沙的床上，可能也是一种苦毒的行为。她是在归还以利沙所谓的礼物，并迫使他承担责任。这无异于在说：“看，你制造了这张临终之床，现在我的儿子不得不躺在上面。”

讽刺的是，书念妇人始终怀疑地认为事情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早就说过！”她对以利沙说，“我最初根本就没求过要一个儿子！”她是对的。她确实警告过他；她确实从未祈求过子嗣。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有句名言：“爱过而失去，总比从未爱过要好。”⁷但书念妇人并不这么认为。她心想，与其爱过再失去，不如从未爱过。曾深爱却又失去了她心爱的儿子。

7.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悼念》，载于 *The Poetic and Dramatic Works of Alfred, Lord Tennyson*（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898年），第27部第4节。

怀抱希望！

圣经并未谴责这位妇人的哀伤。主始终以耐心对待受试炼信徒的激烈情绪。然而书念妇人的态度警示我们不可陷入苦毒的罪。当她因上帝的作为失望时，竟忘记了上帝诸多恩赐，包括赐予她儿子。她本该像约伯那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21）。但被苦毒吞噬的她，未能铭记上帝的一切恩惠。

当我们因某些事对上帝心怀苦毒——无论是生活的困顿、婚姻的挣扎、子女的烦恼、单身的孤独、工作的困境、收入的匮乏，或其他看似不公的遭遇——很可能我们正在遗忘某些事。我们当时常默想上帝的良善，并铭记为祂赐予的每件美事献上赞美。当然，向祂倾诉忧伤无可厚非，但不可不数算已得的恩典。

为一位感恩妇人行神迹

以利沙一听到书念妇人的抱怨，就明白他曾应许赐予的儿子已经死了。他的善意最终竟成了一场诅咒。面对如此指责，换作常人或许会说：“听着，夫人，我的预言可不包售后。”但相反，以利沙立刻差遣仆人基哈西全力相助：“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列王纪下 4:29）。

书念妇人并不认为基哈西能胜任此事。她对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她去了”（列王纪下 4:30）。这妇人并未完全丧失信心，无论是对以利沙还是对永生的耶和华。但她对基哈西心存疑虑，这并非没有道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31节）。在基哈西手中，即便是象征属灵权柄的以利沙之杖，也未能使孩子复活。

理查德·尼尔森在其关于《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的注释中指出，基哈西

正扮演着以利沙的福尔摩斯身边华生医生的角色。⁸ 他的无能为力与以利沙的神奇能力形成鲜明对比。对这位大先知而言，即使使死人复活也如同探囊取物：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
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
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
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列王纪下 4:32-35）

这绝非普通的人工呼吸。经文两次强调孩子已死——不是濒死，不是假死，而是确凿的死亡（列王纪下 4:20, 32；参 8:5）。古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完全能辨别尸体。判断死亡本不需精密仪器，尤其当躯体冰冷多时。以利沙检查脉搏的能力不逊于任何先知。从书念到迦密往返五十公里的路程推算，这孩子气绝已久。

若要说以利沙所行的，更像是口对口复苏之术。这位先知凭信心施行了这神迹。他关上阁楼门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祷告。上帝的事（尤其是祂奇妙的作为）离了祷告就无法成就。或许基哈西未能使孩子复活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未曾祷告（列王纪下 4:31）。但以利沙凭信心祈求上帝使孩子从死里复活，而上帝确实如此行了。于是书念妇人的儿子得以重回母亲怀抱，令她永怀感激。故事结尾处，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她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她儿子出去了”（36-37 节）。以利沙是凭信心施行了这次复活。

以利沙俯身覆盖男孩的尸体同样是一种信心的举动。根据上帝的律法，任何人触碰死尸都会在礼仪上成为不洁之人（如民数记 19:11-13）。但先知坚信

8.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172 页。

怀抱希望！

上帝有能力让已开始朽坏的身体重获生命与健康。以利沙将身体伏在男孩身上时，实质上是在对上帝的说：“让这具无生命的躯体如同我鲜活的身体一般。”⁹，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解释的——或许心中还想着这个及其他神迹事件——“因着信 ...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希伯来书 11:33,35）。

以利沙行的神迹是以利亚在撒勒法使寡妇之子复活事件（列王纪上 17:17-24）的重演。如今以利沙已达成与以利亚最伟大的事迹比肩的成就，他确实确实是以利亚的继承者。更重要的是，以利沙使人复活的神迹预表了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伟大神迹。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神迹中，圣灵已预先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旧约中的复活事件至今仍是极大的奥秘，但仿佛上帝已无法继续抑制祂战胜死亡的大能。祂要赐予祂的子民关于永生的启示。甚至在基督降临之前，祂就渴望显明自己是复活生命的主。

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7 章再次窥见上帝复活的大能：耶稣在拿因城遇见另一位丧子的妇人：拿因的寡妇。拿因城位于书念对面，仅隔摩利山数里之遥。这位妇人同样为亡子哀哭不已。如同书念妇人那样，拿因的寡妇也从坟墓中领回了儿子（路加福音 7:11-17）。这幸福的团聚又一次预表了耶稣的复活。

复活对基督教信仰而言，与十字架同等重要。耶稣当然必须死在十字架上——首先，祂要为我们承受罪孽的刑罚，背负叛逆带来的咒诅。但耶稣也必须从死里复活，祂以重返生命证明自己战胜死亡，从而显明天父已悦纳祂为罪献上的祭。因此，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部分。使徒保罗向哥林多人重述救恩要道时，如此列举福音的基本事实：(1)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2) “而且埋葬了”，(3)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 15:1-8）。单传十字架的福音只是半部福音，因我们不仅需要罪债得偿，更需要死亡被击败。

9. 西蒙·德弗里斯，《列王纪下》，《圣经文字注释》第 12 卷（德克萨斯州韦科：Word 出版社，1985 年），第 222 页。

好消息不仅仅是耶稣死了，还在于祂复活了。因着这好消息，我们活在盼望中，期待死人的复活和永生。

布道家葛培理毕生致力于在全球宣讲福音。他在自传中写道，有一次他明确被提醒不仅要传讲十字架，也要传讲复活：

在苏联期间，我得到了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兼列宁格勒东正教大教堂教长弗拉基米尔·索罗金神父的宝贵协助。他曾参与 1982 年的访问，我们最初的默契已发展为真挚友谊。在苏联的广泛宣教活动结束后，索罗金神父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福音布道的课。

“你已经听我讲了很多道，”我对他说，“请给我一些批评建议。”

“这正是苏联所需要的，”他回答道。“我们的教会需要你们所强调的内容。”他的回应很友善，但他补充了一点：“要更加强调复活。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十字架，这很好。我们也是。但我们主要强调复活，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事件，十字架就毫无意义。”¹⁰

索罗金神父的话提供了明智的圣经建议。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十字架**加上**复活。因此，福音的宣告应始终包括空坟墓和血淋淋的十字架。

如果上帝是复活的上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抱希望！每一个信靠耶稣得救的人都会被复活得着永生。基督的复活保证了基督徒的复活。所以我们不会到处说，“我们可能上天堂，但我们尽量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也不会说——当我们想到已经去世的基督里的兄弟姐妹的命运时——“我很想再见到他们，但我不想抱太大希望。”当我们背诵使徒信经时，我们不会承认，“我相信身体的复活，但我不会抱太大希望。”相反，由于我们对上帝的复活应许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怀抱希望，并持守盼望。

10. 葛培理，《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旧金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7 年），519–20 页。

以利沙的秘制配方

列王纪下 4:38–44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列王纪下 4:40-41）



我上大学时，食堂有个惯例：周六晚上供应剩菜。这些剩菜通常被做成大杂烩，里面胡乱混着

一周残余的食材。食堂门口的菜单板上有时会用神秘、惊喜之类的词来形容这些大杂烩。

有一次令人难忘的场合，一名学生擦掉了其中一道菜的名字，改写成“锅中的毒物”。这或许不够厚道，但至少这位学生熟悉旧约，因为列王纪下 4 章记载了以色列众先知食用一锅苦汤的故事。他们尝过后惊呼：“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列王纪下 4:40）。

锅中的毒物

锅中毒物的故事看似荒诞可笑，但在当时绝非儿戏。圣经记载：“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列王纪下 4:38）——即指以色列全境。这或许就是第八章提及的那场持续七年的大饥荒。上帝再次因百姓侍奉别神而降下审判。饥荒恰是对拜偶像的惩罚，凡有饥荒之处，必有困苦艰辛，甚至死亡。

在依赖自给农业的社会里，饥饿始终如影随形。¹ 因此以利沙面临的危机绝非小事——反复出现的“吃”字词汇更凸显了这一点。² 食不果腹时，食物总会占据人的思绪。

这次饥荒期间，以利沙不仅要为自己忧心。作为先知学校的领袖——相当于现今神学院院长——他还需照料百余位前来受训的先知门徒。这些人每日聚集听他讲道。虽无人因伙食选择读神学院，但这些先知仍需果腹。于是以利沙吩咐备餐：“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列王纪下 4:38）。

仆人已竭尽所能。他从课堂上起身，“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列王纪下 4:39）。显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句话相当令人不安。由于饥荒，年轻学生只能有什么采什么，但他并非植物学家。显然，以利沙的门徒中无人对吉甲当地的植物有足够了解，无法确认炖锅中放了什么。但他们实在饥饿难耐，仍试图食用：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再吃了”（40 节）。

1. 雷蒙德·B·迪拉德，《*Faith in the Face of Apostasy: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Elijah and Elisha*》，旧约福音系列（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 出版社，1999 年），106 页。2.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2 Kings: The Power and the Fury*》（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73 页。

这场始于家常便饭的聚会最终演变成了厄运。彼得·莱特哈特揭示了这一不幸转折背后可悲的属灵讽刺：

以色列正生活在死亡文化中——这是暗利王朝崇拜死寂偶像的恶果，死亡气息渗透在以色列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耶和华曾赐予以色列一片生机勃勃、物产丰饶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有天降甘霖滋润，但偶像崇拜使这片土地充满致命威胁。以色列遭遇饥荒，当先知门徒采集以色列葡萄园仅存的零星果实，却发现它们含有剧毒。用这片土地出产熬制的羹汤成了“锅中的毒物”。³

学界当然对以利沙羹汤的具体成分有过讨论。“锅中的毒物”听起来相当骇人，那些野瓜很可能确实有毒。至少它们苦涩到令人无法下咽。霍华德·沃斯的解释或许最为贴切：‘当野瓜（现多被认定为**苦葫芦**）被放入羹汤时，部分人尝出了其特殊味道，这种植物以强效泻药特性著称，大量服用可致命。’⁴

这些葫芦究竟是剧毒还是仅仅难以下咽，或许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这锅炖菜已完全无法食用。但先知们因饥饿难耐必须进食，于是在绝望中哀求以利沙救治这锅汤，他们深信这位导师是能行神迹之人。

他们的信任得到了印证。以利沙吩咐道：“拿点面来”，当众人取来后，他“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列王纪下 4:41）。关键不在于以利沙是厨艺高手或香料专家。面粉本身既不能解毒，也不足以调和苦味。这分明是真实的神迹。面粉作为可见的神迹印证，彰显了上帝话语的真实。藉着上帝的大能，先知将锅中的毒物化为了鲜美炖肴。

3.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2006年），第186页。

4. 霍华德·沃斯，《列王纪上、下》，圣经研读注释（大急流城：桑德凡，1989年），第149页。

百人得食

不久之后，以利沙又行了一件神迹——使百人得饱。这次的问题不在于食物的安全性，而在于其充足性。

神迹始于一位访客的到来：“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列王纪下 4:42）。当时收成微薄，那人带来的食物量并不多。他的大麦饼是扁平的，更像薄饼而非面包。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食物远不够百人食用。事实上，那人带来的食物仅够作为开胃小点。所以当以利沙说“把这些给众人吃”时，他的仆人问道：“这一点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42-43 节）。

以利沙的仆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仅从人的角度思考。食物如此匮乏，在他看来要供给百人食用简直荒谬。但以利沙不凭人的智慧行事，他倚靠的是上帝的大能。因此这位先知坚持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列王纪下 4:43）。

预言既出，以利沙就使饼增多：“仆人就〔将食物〕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列王纪下 4:44）。圣经并未说明以利沙如何得到盈余，但所有神学院学生都吃得饱足有余。这当然是神迹——藉着上帝大能的话语，原本不足分发的食物变得多到吃不完。

若将这一事件置于以利沙与其前任先知以利亚的关系背景下考量，他施行第二个与食物相关的神迹就显得尤为意味深长。在以利亚乘旋风升天之前，以利沙曾祈求完全承继那位伟大先知的属灵遗产。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列王纪下 2:9）。这是个难以启齿的请求，但以利亚应许说，倘若以利沙亲眼目睹他升天，就必得着这位前辈先知双倍的灵。当那个时刻来临之际，以利亚离去之时，以利沙目睹了一切。他看见了火马战车，也看见以利亚乘旋风升天而去（第 11 节）。

因此，他得以从信仰之父那里领受完整的属灵产业。

以利沙此后的事工清晰印证了他确实被以利亚的灵所充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以利沙几乎重演了以利亚所有的作为：他眷顾寡妇（列王纪下 4:1-7；参列王纪上 17:8-16）、使死人复活（列王纪下 4:8-37；参列王纪上 17:17-24）、宣告上帝对亚哈和耶洗别的审判（列王纪下 9:6-10；参列王纪上 21:20-24）、预言恶王之死（列王纪下 3:16-19；13:15-17；参列王纪下 1:16-17）。以利沙不仅重现以利亚的每个神迹，更有所超越——他治愈苦水（列王纪下 2:19-22）、医治大麻风（列王纪下 5 章）、赢得重大战役胜利（列王纪下 3、6、7 章）。他两次赈济饥民（4:38-44），两次使死人复活（13:20-21）。总体而言，以利沙所行神迹数量近乎以利亚的两倍，这充分印证他确实领受了所求的双倍圣灵恩膏。上帝喜悦回应那些为有效事工而发出的宏大祈求。以利沙勇敢求取事工祝福，上帝便信实地赐下这恩典。

上帝必看顾你

从以利沙用面粉和饼所行的神迹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功课。第一个道理显而易见，但大多数基督徒仍需反复学习：上帝必看顾你。这正是上帝护理之工的实际教义。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既能也必供应我们每日所需。

以利沙所行神迹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们全都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治愈苦水、赢得战役、装满油罐、使孩童复活、喂养众人、治愈麻风病人等等。纵观以利沙的整个事工，上帝总是赐予祂子民生存所需，甚至赐予生命本身。这些神迹共同表明，上帝不仅关心灵魂，也顾念身体。祂必看顾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传教士罗伯特·尤因曾讲述过一个关于上帝奇妙护理的故事。尤因前往西伯利亚偏远地区时，遇见一个流亡的俄罗斯家庭。父亲是位牧师，因传讲福音被共产党驱逐出境。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里，这家人陷入极度困境。

他们微薄的补给最终耗尽，食物完全没有了。他们仅剩一点水。当夜食物告罄时，一家人蜷缩在餐桌旁，外面暴风雪肆虐，父亲感谢上帝赐予他们日用的面包。随后他们喝了水便上床就寝。

一个孩子轻声啜泣道：“可是面包在哪里呢，爸爸？”孩子问道。“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父亲回答，“但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会预备面包。”突然，敲门声响起。门开时，一只手伸进屋内，将一条面包丢在地上。待父亲慌忙重新打开门时，陌生人已消失无踪。他拿起面包挨个走到孩子们的床前喂食家人。他们始终未能查明陌生人是谁，却深知是谁预备了面包。是上帝赐下了面包。祂正是那位供应一切所需的主。

另一位学会信靠上帝供应之工的人是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某个春天，戴德生的资金极度匮乏，几乎耗尽。然而，他的财务状况越是窘迫，他反而越发确信上帝必会供应。四月时，戴德生写道：“昨日手头余额仅剩六十七美分！主掌权：此乃我们喜乐与信心的根基。”随后余额继续减少。“我们仅有二十五美分——但拥有上帝的一切应许。”到了五月初，戴德生已能坦然写道：

“我毫无忧虑，尽管过去一个月手头没有一美元可供差传事工之用。主必供应。”⁵主确实供应了，但直到戴德生与其同工们的信心经历极限考验后，供应才临到。

无论何种需要，主必供应。这一应许对基督工人尤为珍贵。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沙所帮助的人都是先知——那些全职投身于上帝事工中研习与服侍的人。诚然上帝会供应祂所有的儿女，但祂特别看顾那些为祂的国度劳苦的人。上帝供应之工的应许是为牧师、宣教士，以及各类基督工人，包括神学生。即使他们所有不多，上帝忠心的仆人总不缺乏。正如戴德生常说的：‘以上帝的道行上帝的事，永不缺乏上帝的供应。’⁶

5. 霍华德·泰勒，《戴德生传》（芝加哥：慕迪出版社，1965年），第237页。

6. 同上，第171页。

关于上帝眷顾的故事，你有怎样的经历？祂是如何看顾你的？就我所知，上帝从未通过神迹来供应我的需要。我的故事很简单：我从未缺乏过足够的食物、衣物或住所。从我生命最初的时刻，母亲将我抱在怀中哺乳，直到今晨的早餐，上帝始终在照料着我。

或许你也有相似的故事。又或者你的经历截然不同。也许你曾一度缺衣少食、居无定所。又或许上帝确实为你行过神迹。但无论如何——无论你的食物来自超市货架还是亲手播种的田地——上帝始终在供应你每日所需。祂必继续如此。请相信祂会赐予你当下与未来一切所需。正如那首古老赞美诗所言：

你所需一切祂必供应，神必看顾你；

信靠祂必得饱足，神必看顾你。

神必看顾你，每日每刻，一路引领；

祂必看顾你，神必看顾你。⁷

你必须照顾他人

上帝必看顾你。这是从以利沙神迹中学到的第一课。但上帝常通过其他仆人的顺从来看顾我们。这引出第二课：既然上帝必看顾你，你也必须照顾他人。

这两个故事蕴含多个照顾他人的典范。以利沙关怀同僚先知，在他们饥饿时吩咐人送餐，医治有毒的汤并倍增饼食。以利沙愚拙的仆人也竭力喂养弟兄，虽熬汤未达预期，却是无心之失。

但或许照顾他人的最佳典范，是那位来自巴力·沙利沙的人，记载于列王纪下 4:42。此人往往容易被忽视，

7. 西维拉·D·马丁，《神必看顾你》（1905年）。

因为以利沙是故事的主角，连那人的名字都被遗忘了。然而这位无名氏却是信心与顺服的典范：“有一个人从巴力·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42节）。

尽管当时正逢饥荒，这人仍设法收集了一些大麦收成。收割伊始，他就将最先收获的一批谷物烤成小饼。这表明他深谙圣经关于向上帝献祭的教导。上帝的子民被命令献上初熟的收成（利未记 23:14）。遵循这一神圣传统，巴力·沙利沙人将自己最初且最好的收成献给了上帝。

如今上帝的子民也当如此对待自己的收入。天国奉献的本质并非慷慨，而是根本的诚实。我们所有的一切皆属乎主。将我们最初和最好的献给主的事工，正是承认这一事实的美好方式。

巴力·沙利沙人所行的既是信心的举动，也是顺服的表现。请记住，这人自己也在饥荒中挣扎求生。然而他更关心他人的需要而非自己的需求。即便自己所得甚少，他仍持续喂养饥饿之人。他对上帝眷顾的能力充满信心，以至于不辞辛劳地去照顾他人。

有些基督徒似乎认为饥饿者应当自谋食物，或认为照看他们是上帝的责任。这种态度不仅显露出爱心的缺乏，也暴露了信心的不足。请思考使徒雅各的话：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 2:14-17）

来自巴力·沙利沙的那人怀有鲜活的信心。他信赖上帝供应的眷顾。随后，他通过将饼赠予饥饿之人，证明了自己的信心是真的。

此人奉献行为或许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将初熟的收成带给了先知以利沙。

按照律法规定，初熟之物本应献给祭司（民数记 18:13；申命记 18:4-5）。但此人却将感恩祭带到先知面前。或许他所在社区的祭司因不忠于耶和华而不值得供养。当时以色列遍地都是不圣洁的祭司——他们在异教丘坛献祭或跪拜假神巴力。而这位来自巴力·沙利沙的男子，正是以色列七千名拒拜巴力之人中的一员（参列王纪上 19:18）。正如某位释经家所言，此人将祭物带给以利沙的举动，实为“绕过伯特伦附近圣所里那些背道的北方宗教领袖，以示抗议”⁸，他是在“承认以利沙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真正的上帝代言人”⁹。作为信仰沦丧之国的忠信子民，这位巴力·沙利沙人将祭物带到了充满信心的上帝先知面前。

上帝的子民应当谨慎选择奉献的处所。此人特意从巴力·沙利沙长途跋涉至吉甲，只为确保他微薄的奉献能真正支持主的事工。同样，基督徒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十一奉献和捐款用于支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非其他福音。有时继续支持某个教会、宗派或其他所谓基督教组织的事工可能不再明智，因为它们已完全偏离了上帝的工作。

尽管这人的奉献颇有助益，但需知即使没有这份奉献，上帝也完全能供养他的先知。无论有无那二十个大麦饼，上帝都能使以利沙喂饱百人。上帝的供应不依赖于人的顺服，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倚靠我们。然而上帝仍使用这人的奉献来彰显自己的荣耀。

这位来自巴力·沙利沙的人为每位基督徒树立了榜样。你是否将最好的一切先献给主的事工？是否喂养饥饿者、周济穷人？既然上帝如此悉心看顾我们，我们也必须好好照顾他人。

生命之粮

从以利沙的神迹中还可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归根结底，以利沙的神迹不仅关乎食物

8. Robert L. Hubbard Jr., *First and Second Kings*, Everyman's Bible Commentary (Chicago: Moody, 1991), 152.

9. H. L. Ellison, *The Prophets of Isra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51.

（参申命记 8:3），更关乎生命之粮：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是日用的饮食，更是耶稣。

以利沙的喂饱神迹在数百年后被耶稣基督超越。耶稣和门徒们遇到了与以利沙相同的困境，只是规模更大：“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约翰福音 6:5, 7）。

耶稣不仅面临同样的难题，还遭遇仆人们相似的怀疑：“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约翰福音 6:8-9）。耶稣所拥有的微薄资源几乎与以利沙相同，连大麦饼这一细节也如出一辙。

随后耶稣行了类似的奇迹。他起初拥有的食物更少，需要喂养的人更多，却施行了同类的神迹：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翰福音 6:11-13）

我们虽不知耶稣如何成就此事，但确知这是真实的神迹。原本不足分配的食物，竟变得绰绰有余。

以利沙喂养百人的事迹预表了耶稣，以及那更令人惊叹的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以利沙将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这完全符合圣经的启示。若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 17:9-13），那么以利沙必然预表基督——那位行更大神迹的更伟大的救主。

当我们追溯圣经中关于神迹之粮的主题时，耶稣最终揭示了这粮的真正意义。从旧约贯穿始终，上帝不断教导祂的子民同一个功课：我必每日赐你们粮食。上帝通过麦基洗德的手赐给亚伯拉罕粮食（创 14:18-20），在摩西时代从天降下吗哪（出 16 章），在会幕中陈设圣饼（出 25:30），又为无酵节预备粮食（利 23:4-8）。祂在大麦收割期间，始终为路得供应粮食（路得记 2:14），

后来又在圣殿为大卫和他的随从提供粮食（撒母耳记上 21:1-9）。正如我们所见，上帝还赋予以利亚和以利沙行麦饼奇迹的能力。

随后，那位更伟大的先知到来，赐予祂的子民前所未有的丰盛粮食——比以利沙在吉甲供养先知们的量多出五十倍。这饼是如此美味，以至于人们渴望签署一份永久膳食计划。他们跟随耶稣绕到湖的另一边，“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翰福音 6:25-26）。接着耶稣告诉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粮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 6:32-33）。最后，他向众人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约 6:35）。

人们渴望麦饼，但耶稣不愿他们只渴求麦饼：他愿他们渴求祂自己。千百年来，神不断对其子民说：“来，领受麦饼”，“来，领受麦饼”。直到上帝的独生子降临，赐下比以往更丰盛的麦饼时，他们却说：“给我们更多麦饼。”而耶稣回应：“不，你们不明白。我就是那麦饼。我是你们的供应，是你们的滋养与寄托。我就是你们的生命。”

上帝总是赐下麦饼，因他要我们明白离了他我们无法存活。人类必须依靠麦饼生存——我们可以没有芦笋、薯条或巧克力泡芙，但绝不能没有麦饼。通过赐予每日饮食，上帝要我们认清一个事实：没有他，我们根本不能存活。

我们渴求太多其他事物。我们以为所求不过是食物、名声、成就、健康、情欲、金钱或快乐。但我们的灵魂真正饥渴的，是上帝自己。上帝造我们是为渴慕祂、追寻祂、为祂而饥肠辘辘。因此祂要我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参太 4:4），离了祂我们便无生命可言。

有一年，我开始每周二禁食，以此提醒自己为上帝在费城建立新教会而祷告。这是一种部分禁食，早上我会喝一杯果汁，然后直到晚上才再次进食。

我发现禁食并不容易。我太享受美食，以至于难以忍受禁食！我会感到饥饿，肚子开始咕咕叫。等到一天结束回家时，我已饥肠辘辘。某个周二，我饿着肚子走回家，推开门冲进厨房，伸手从橱柜里抓出第一眼看到的食物。当我狼吞虎咽时，瞬间获得了一个神学领悟：这就是我对耶稣的需求程度。

耶稣基督是饥饿灵魂的粮食。祂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滋养、我们的味觉与满足。福音的奇妙之处在于，耶稣赐予我们最需要的。祂将自己赐给我们。祂以道路、真理、生命的身份赐下自己；作为赎罪祭、天堂之门与永生的礼物赐下自己。

耶稣更将自己作为粮食赐下。祂邀请我们不断享用，而祂的丰盛永不减少。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 6:35）。祂教导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约翰福音 6:51）。祂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 26:26）。凡吃这粮的，永远不饿。他们将永远在耶稣里得着满足。

8

白白恩典的福音

列王纪下 5:1-18

于是乃幔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幔带着一
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
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事奉永生
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幔再三地求他，他却不
受。（列王纪下 5:14-16）



他是一个伟人。称他为“英勇的乃幔”。他是一支大军的元帅，住在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他曾立下赫赫战功，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他是一位勇士，兼具英勇与高贵。主——那统管万国的上帝——曾使用他为自己的子民赢得胜利。甚至他的名字含义就是“蒙恩的”或“受眷顾者”。

这一切之外，此人还颇受爱戴：“亚兰王的元帅乃幔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華曾藉他使亞蘭人得勝；他又是大能的勇士。”緊接着却出人意料：“只是长了大麻风”（列王纪下 5:1）。乃縵深受愛戴與尊敬，在上帝和人眼前蒙恩。然而他的高位并未使他免于绝境：这人是个麻风病人。

有學者質疑乃縵病情的嚴重性。“**麻風病**”一詞可指多種皮膚病（參見利未記 13-14 章）。在聖經時代，它并非总是如今日麻風病這般危及生命、侵蝕肢體的惡疾。¹甚至有注釋者認為，乃縵只是罹患牛皮癬，一種皮膚瘙癢脫屑的病症。²另一些人則認為他的問題更多是宗教性而非醫學性的：若不潔淨皮膚，他將無法在神廟中敬拜自己的神祇。

然而，這些推測或許摻雜了過多的懷疑。乃縵的病症確實嚴重。至少，他的皮膚病已嚴重到為社會所不容。無論具體症狀如何，這病重要到讓一位戰士不惜攜帶巨額財富長途跋涉求醫。難道他會為區區瘙癢如此大動干戈？

還需考量以色列王的反應。如後文所述，乃縵的君王曾遞交介紹信請求以色列醫治他的元帥。“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說：‘我豈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列王纪下 5:7）。顯然，乃縼的皮膚病關乎生死。即便以色列王似有夸大之嫌，眾人皆視此病為不治之症。本章末尾更有一處線索暗示麻風病的嚴重性——當這病作為神聖審判轉移到以利沙僕人基哈西身上時，便永遠附着他（27 節）。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乃縼的麻風病是永久性、不可治癒的，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被分享的恩典

鑒於乃縼皮膚病的嚴重性，先知以利沙能凭借神力提供治愈之法，更顯得非同尋常。

1. *Elephantiasis graecorum*，或称汉森氏病。完整论述可参阅斯坦利·G·布朗所著《圣经中的麻风病》（倫敦：基督教醫學聯誼會，1974 年）。

2.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诠释》系列（路易维尔，肯塔基州：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177 页。

这奇迹般的医治至少教导了我们关于上帝恩典的五项功课。

首先，上帝的恩典必须且能够被每一位信徒分享。与乃幔分享上帝恩典的仅是一个小女童。圣经如此介绍她：“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幔的妻。”

（列王纪下 5:2）

这个小侍女身负五项不利条件；她处于五重劣势之中。第一，她是外族人，属于被亚兰人藐视的以色列异族部落。第二，她是奴隶。诚然，她在乃幔的豪宅中服侍，但被掳为奴的她，生命与自由皆不由己。第三，她年纪尚轻，而当时文化崇尚长者智慧、轻视少年人的缺乏经验。第四，她身为女性，在那个男性享有所有特权的社會中。最后，她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这个可怜的外族小女奴甚至卑微到不配被记载姓名。她没有家园、没有自由、没有阅历、没有权力，也没有身份。她是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人物。因此，与英勇的乃幔相比，她简直微不足道。

然而，这个小女孩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意义非凡。当她拿着羽毛掸子在宫殿里穿梭打扫，或是端着一盘清凉饮品时，她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主人可怕的疾病忧心忡忡。众所周知，叙利亚的医疗体系已对他束手无策。某日，当这个小侍女为女主人梳头或做些杂活时，她轻声叹息道：“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列王纪下 5:3）。这句话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被治愈的希望所鼓舞，“乃幔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第 4 节）。亚兰王当即下令并提供帮助：“你可以去，我也达信于以色列王”（第 5 节）。

这位年轻少女是圣经中最勇敢的传道者之一。“你还太小，”她的大哥或许会这样对她说——如果她有兄长的话。但她并未因年幼而无法被上帝使用，因为她的信心无比巨大。她以孩童般毫无保留的信念信赖上帝的恩典。即便是为奴的境遇也未曾动摇她的信仰。她毫不怀疑上帝有能力治愈乃幔的疾病。她的主人只需找到先知以利沙，难题便会迎刃而解。

这个小女孩不仅相信上帝的恩典，也随时准备分享它。她完全具备成为传福音者的特质：信心加上对上帝恩典的见证。因此，她成为使徒彼得后来所劝勉的典范：“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彼得前书 3:15，新国际版）。若非小女孩敢于开口，她的信心对乃缦毫无益处。而她确实开口了。在机会来临时，她及时为上帝的恩典作见证。因着她的见证，她的主人得救了。

乃缦的小侍女是圣经中英勇孩童的代表。她的榜样激励着每位基督徒，尤其是孩子们。任何信徒都能像这位侍女那样分享上帝的恩典，只需说出这样的话：“但愿你能求上帝帮助你的家人”，或“但愿你能信靠耶稣，祂会照料一切！”正如古老灵歌所唱：

若你不能如彼得般传道，若你
能如保罗般祷告，仍可述说耶稣
的爱，祂为拯救我们众人而死。

即使最平凡的信仰者也能分享上帝的恩典，将医治与救赎带入接受者的生命。有时一个简单的见证就足够。一位男子在大型医院的停尸间归信基督，当时他作为法医病理学家被召来检验尸体。这位医生正被各种问题困扰，愁容满面。一名医院工人看着他说：“耶稣爱你。”话音刚落，医生脑中如灯泡点亮。“正是如此！”他说，“这正是我需要的：耶稣。”

大能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值得分享，因其具有洁净的大能——这是从乃缦故事中学到的第二个功课。上帝的恩典充满力量。

总有人怀疑上帝恩典的大能。他们见他人的贫乏与罪孽，便怀疑这些人能否得救。以色列王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名字或许

是约兰，但无论他是谁，或许他的名字未被提及在这段叙述中反而是件好事。他认为对乃缦无能为力。因此，当他收到亚兰王的信件时，几乎被早餐噎住。信中写道：“我打发臣仆乃缦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列王纪下5:6）。以色列王听闻对方的要求后，迅速且近乎绝望地断定亚兰人意图挑起国际争端。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第7节）。

这位君王处境之艰难，几乎令人心生怜悯。作为精明的外交家，他深知其中利害。在与亚兰持续的“冷战”中，国际舆论的压力正向他倾斜。试想今日若强敌索要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或其他可怕疾病的解药。麻风病在当时同样令人避之不及：遭人蔑视、恐惧且无药可医。这位君王能怎么办？

这位君王本该像乃缦府中那个小婢女一样展现出同样的信心。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指出的，“信心的婢女”与“惊恐的国王”形成了鲜明对比。³他本应跪下祈求帮助，却认定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拥有如上帝般的超然能力。“我岂是神？”他问道。王承认只有上帝能掌管生死，却忘了以色列确实有这样一位真神。他缺乏对上帝恩典洁净大能——那治愈麻风病的能力——的信心。

王信心的缺失提醒我们要持续信靠上帝恩典的大能。世上许多看似无望的境况：未得救的家人拒绝谈论属灵之事；家庭关系破裂到面目全非；种族隔阂仿佛永难消除；某些族群似乎对福音免疫。但我们无需撕裂衣裳或抱怨自己不是上帝，而应当低头屈膝，祈求上帝的帮助。在祂的恩典中，没有不可能的事。

3.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88页。

如同以色列王一样，乃缦也对上帝恩典的大能心存怀疑。所以当“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缦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列王纪下 5:10）时，乃缦感到被冒犯了。他至少期望这位体面的先知会施展些法术，更希望能“当场”被治愈。⁴ 圣经如此描述他的愠怒：

乃缦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罢拿和法珥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列王纪下 5:11-12）

乃缦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像我这样在费城生活了二十年的人，深知肮脏河流的滋味。早在 1950 年代，一本旅游指南就抱怨说“费城人喝的是自己的污水……特拉华河和斯库尔基尔河都是难以形容的污浊河流，满是工业和人类废弃物的黏液……每天约有 5 亿加仑未经处理的污水涌入这些作为城市唯一水源的河流。”⁵ 当然，如今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乃缦对约旦河的感受如出一辙；他认为这条河卑劣不堪。

乃缦的反对与某些人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抵触如出一辙——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称的“特定性的冒犯”。⁶ 这个麻风病人不明白为何只能在约旦河得医治，为何不能是其他水域？同样，许多人也质疑基督教的排他性：“为何我们不能通过其他宗教得救？”答案在于：上帝按祂的方式而非我们的方式拯救世人，祂选定通过祂儿子赐生命的牺牲来拯救我们，别无他途。然而就像乃缦那样，许多怀疑论者仍在批评福音的狭隘性。

亚兰那位强大战士未能理解的部分，是上帝恩典的洁净之力，这与水质毫无关系。治愈纯粹且简单地来自上帝恩典的洁净能力。

4. Iain W. Provan, *1 and 2 King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7 (皮博迪，马萨诸塞州：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 年)，192 页。

5. John Gunther, *Inside U.S.A.*, 1951 年，quoted in Philip Stevick, *Imagining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 年)，173 页。

6. Davis, *2 Kings*, 91.

医治的方法如此简单，乃缦的仆人恳求他尝试。他们“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列王纪下 5:13）。这些无名却忠心的仆人对以利沙指示的描述值得注意。他们将“沐浴而得洁净”的邀请称为“一件大事”。我们甚至可称之为“好消息”，即“福音”的另一种表达。乃缦的仆人意识到，主人巨大的需求正通过上帝先知带来的伟大信息得到回应。最终，他们说服主人这尝试毫无损失：“于是乃缦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第 14 节）当乃缦重新踏上约旦河岸时，他的肌肤焕然一新，如婴孩般柔嫩红润。他能触摸到上帝洁净恩典的明证，即那带着重生大能抚过他肌肤的恩典。

乃缦在约旦河中的沐浴，正是罪得赦免的预表——这与基督教洗礼所象征的赦罪意义相同。奉父、子、圣灵之名施行的洗礼本身并不能洗去罪孽，但它彰显了上帝恩典的洁净大能。这洗礼是标志与印证，表明我们的罪藉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已被洗净，正如祂“用水藉着道”洁净祂的子民（弗 5:26）。每个上帝的儿女受洗，都是为了彰显上帝恩典的洁净之能。例如，当扫罗归信基督时，亚拿尼亚对他说：“现在你为什么耽延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徒 22:16）。

凡已受洗之人，都当为上帝恩典的洁净大能赞美祂。若祂已洗净你一切的罪，你便全然洁净。但尚未为罪得赦免而受洗者，更当即刻行动。若你生命中有需被赦免的过犯，就让耶稣洗净它们，你必得洁净。

宽广的恩典

从列王纪下第 5 章中关于神恩典的第三个功课是：它宽广到足以接纳任何人。这个功课是针对以利沙本人的。

与乃缦和约兰不同，这位先知确实相信上帝恩典的洁净大能。

当他听说这个麻风病人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王明白上帝恩典的大能：“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列王纪下 5:8）。以利沙对上帝拯救乃缦的旨意充满信心。

然而，先知行为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表面上的不近人情。乃缦“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列王纪下 5:9）。这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一位尊贵的远方来客。但以利沙甚至懒得亲自到门口迎接，反而让这位英勇的乃缦在门阶上怒火中烧。难怪乃缦会愤怒！试想一位阿拉伯统治者来到基督教堂门前询问如何得救，却想象牧师派秘书到门口传话：“去跳进最近的河里！七次！”毫不意外，“乃缦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于是气忿忿地转身去了”（11-12 节）。

以利沙的行为看似粗鲁。或许他只是想教导乃缦学习谦卑的功课。即便最伟大的将军也必须在上帝先知的属灵权柄前俯伏。又或者，以利沙冷待乃缦是出于爱国情怀。别忘了乃缦是亚兰人，而亚兰人至今仍是犹太人不共戴天的仇敌。乃缦曾在战场上征服以色列，掳走以色列孩童为奴——这些是战争的掠夺品。后来以利沙的仆人耿耿于怀，提到乃缦时总带着种族蔑称：“这亚兰人乃缦”（列王纪下 5:20）。

然而即便乃缦是亚兰人，上帝依然医治了他。此举为要显明祂恩典的广阔，这恩典既临到犹太人，也临到亚兰人。耶稣在故乡拿撒勒讲道时特别强调这一真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缦，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路加福音 4:27）。换言之，上帝医治乃缦是为表明祂的恩典属于全世界。外邦人和犹太人同蒙恩典，因上帝终极的心意是要使万国在基督里得救。因此，乃缦得医治是旧约中关于神圣恩典普世性及福音广传万邦的预表。

谈及上帝恩典的广阔时，有些信徒竟比上帝更吝啬。他们暗自怨恨上帝对其他罪人施予的恩宠。拿撒勒人正是如此。当耶稣解释上帝为何拯救乃幔时，“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路加福音 4:28-29）。拿撒勒人想把上帝的恩典据为己有，不愿与外邦人和仇敌——在他们眼中这些本不配得救的人——分享。

事实上，上帝的恩典宽广得足以容纳整个世界。既然基督在我们还作仇敌时就为我们死（罗马书 5:10），那么祂继续向那些我们视为仇敌之人施恩，便是理所当然。这福音是为“至暗”中的迷失者预备的，即为尚未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为仍在等待福音的外邦人，为活在属灵黑暗中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为无家可归者、瘾君子、同性恋性工作者和堕胎医生；更为骄傲的牧师、贪婪的商人和懒惰的青少年。它是给全世界的——给每个民族、部落和国家。所以切勿对上帝的恩典吝啬，要继续为最无望的迷失者祷告。上帝浩瀚无边的恩典，终将触及他们。

白白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不仅广阔而有力，更是白白赐予的——这是第四个功课。这让乃幔大感意外，他原本完全打算自付代价。然而，他却一无所付就领受了恩典。

显然，乃幔对医疗账单颇有经验，因为他带着全部家当前往以色列：“乃幔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列王纪下 5:5）。他的骆驼驮着 750 磅银子、150 磅金子，以及十件镶宝石、绣金线的华美礼服，如同亚兰祭司的圣衣。乃幔所携财富之巨，仅银子一项就是以色列王暗利用来购买整个撒玛利亚城金额的五倍（列王纪上 16:24）。

用现代的话说，乃幔清空了他的银行账户

甚至掏空养老金来支付医疗费用。显然，他携带这些礼物是为了换取医治，因为在痊愈后，

乃幔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幔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列王纪下 5:15-16）

令乃幔震惊的是，他的钱财在以色列毫无用处。这并非异教神明索要的贿赂，而是对以色列上帝的感恩奉献。然而以利沙坚决拒收任何报酬，要显明这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由此，他让乃幔明白自己领受的是不配得的恩宠。

起初，正是上帝恩典的完全免费性质阻碍了乃幔接受上帝的洁净。他拒绝跳入河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在宗教方面，他深信付出才有回报。若有什么方法能让他赚取救恩，他才会感到满足。乃幔预期自己的救赎需要付出高昂代价——极其高昂——但又不至于高到他无法自行偿付。他希望通过金钱或人力为自己的洁净做出贡献。

与所有罪人一样，乃幔想为自己的救赎付上代价。我们天然的本能是靠自己的努力回到上帝面前。但上帝的恩典是无法用代价换取的，正因如此才称之为恩典。不需要银钱、黄金或华美衣袍，也无须完成什么伟大功绩。只需洗净就得洁净——如此而已。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全然、绝对、完全且绝对免费。乃幔回到大马士革后，无法夸耀自己支付的巨额医疗费用。他也不能向士兵们吹嘘自己经历的危险朝圣之旅。他唯一能说的，就是自己因上帝白白恩典的洁净之力得到了医治。

基督里的救赎亦是如此。我们无法通过献祭来赎罪，无法通过苦修来逃避神圣审判，无法用善行抵消恶行，也无法以爱赢得上帝的眷顾。相反，

圣经教导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 2:8-9）。若我们渴望从罪中得救，唯有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祂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如此，我们便无可夸耀，一切荣耀都当归给上帝。

改变生命的恩典

在一次广为传播的访谈中，U2 乐队主唱波诺试图颂赞上帝所赐的恩典——这恩典与其他任何宗教所提供的截然不同。波诺说道：

你看，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因果报应的观念。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在物理学中——在物理定律里——每个作用力都会遇到一个相等或相反的反作用力。我清楚地认识到，因果报应正是宇宙的核心法则。对此我深信不疑。

然而，“恩典”这一概念的降临彻底颠覆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论。恩典违背常理与逻辑。若你愿意，爱会中断你行为的后果——这对我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毕竟我干过太多蠢事。

那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事。但若因果报应终将成为我的审判者，我的处境将极为糟糕... 这并非为我的过错开脱，但我始终仰望恩典。我坚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的罪，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本相，也唯愿不必倚靠自己的宗教虔诚。

基督之死的意义在于，基督承担了世人的罪孽，使我们所犯的罪过不会反噬自身，我们的罪性也不会招致显而易见的死亡。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应当让我们保持谦卑.....我们得以进入天堂之门，并非凭借自身的善行。⁷

凡领受这白白恩赐之人终将发现——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这是改变生命的经历。就拿乃缦来说，他从此焕然一新。

想想乃缦受洗前是何等罪人。虽是伟人，他却为此骄傲自恃。当以利沙未亲自迎接时，他视之为奇耻大辱。这些以色列人难道不知他是谁吗？

7. 波诺，《波诺论恩典与因果报应的区别》，抵抗与复兴，2014 年 1 月 26 日，
<https://resistanceandrenewal.net/2014/01/26/bono-on-the-difference-between-grace-and-karma/>。

列王纪下 5:11 的语法结构强调了人称代词：“我想他必会出来见我。”换言之，“以我这样的身份，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相助。”乃缦不仅骄傲，而且脾气暴躁。当事情不如他所愿时，他大发雷霆，令仆人们惊惶不已。

乃缦如此愤怒傲慢的原因在于他不认识主。请注意他在受洗前对上帝的称呼：‘耶和华 — 他神的名’（列王纪下 5:11）。这位永活的上帝可能是以利沙的上帝，却不是乃缦的上帝。乃缦是个未信者，与永生上帝没有个人关系。因此他的生命充满了骄傲、愤怒与不信。

每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通过审视自己自私的内心就能明白这一点。大多数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自己的食物、衣着、工作、娱乐和兴趣上。当事与愿违时，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我们之所以如此愤怒和自私，可能是因为我们尚未体验到上帝那强大、自由、改变生命的恩典。就像乃缦一样，我们或许也需要被转变。

七次沐浴后从约旦河岸爬上来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显然，有些麻风病人真的能改变他们的斑点！⁸ 而且这种改变远不止于表面：“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列王纪下 5:15）。上帝已使乃缦成为信徒！于是他放下傲慢，作出每个虔诚犹太人每日都会作的信仰告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申命记 6:4）。乃缦摒弃了亚兰的假神，转而敬拜那统管万有的独一真神。

即便乃缦回到亚兰后，他仍继续敬拜以色列的上帝。他再也不会向其他任何神明献祭或供奉。因此，当以利沙解释自己不会接受礼物后，乃缦又提出一个请求：“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列王纪下 5:17）。

8. I am grateful to Carroll Wynne, who serves as one of the ministers at Philadelphia's 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 for this turn of phrase.

乃缦接下来的请求令人惊讶：“惟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中屈身。我在临门庙中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列王纪下5:18）。以利沙的回答更出人意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第19节）。

这些经文难以理解。乍听之下，似乎乃缦在请求允许通过拜偶像来妥协他的信仰。然而他坚定地承诺只敬拜独一真神。他想带一车应许之地的土回去，为活神筑一座坛。乃缦的信心是真实的；他绝不会向别神献祭。

乃缦是初信者，并非神学家。此刻他想知道如何在异教文化中事奉上帝。作为国王的左右手，他有时不得不进入临门庙。当然他不会祭拜临门，但他能进入庙宇吗？当他在旧有环境中实践新信仰时，上帝的先知告诉他可以平安回去。伊恩·普罗文如此解释这一情境：“亚兰神临门如今被明确视为虚妄的偶像，乃缦对临门的‘敬拜’将仅限于执行公务时不得不进入临门庙的场合。”，这是“在”世界却不“属”世界的例证（参约翰福音15:19）——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召在各自文化背景中践行这一原则，同时持守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一旦乃缦领受了上帝恩典这份白白的礼物，他的整个人生便彻底改变。他与上帝的关系改变了，他的敬拜与认罪方式也改变了。但最显著的转变发生在他最明显的罪上。还记得乃缦曾是多么骄傲吗？还记得以利沙未给予他应有尊重时他何等愤怒吗？当乃缦归信后，他最大的恶习竟转化为最大的美德。受洗后回到以利沙面前时，他全然谦卑地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列王纪下5:15）。这位威武的战士成了谦卑先知的仆人。起初正是骄傲阻碍乃缦信靠上帝。但如今他既已顺服于上帝恩典的洁净大能，便成了谦卑之人。

9. Provan, *1 and 2 Kings*, 193.

领受上帝恩典这份白白的礼物，将彻底改变生命。若你尚未经历，上帝那大能、宽广、白白的恩典且同样能在你生命中带来这样的转变。你只需承认自己是个需要上帝恩典的罪人，并祈求耶稣洗净你一切的罪。

若你已如此行——若你已信靠基督得救并受洗归入祂，使罪得赦——那么你当活出与之相称的生命。凡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都必须过圣洁的生活。保罗对罗马信徒的劝勉，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上帝在乃缦生命中彰显的恩典故事，同时也呼召我们在自己的生命活出上帝恩典的必然要求：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 6:2-4）

9

万恶之根

列王纪下 5:19-27

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缦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缦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列王纪下5:19-20)



你想发财吗？当然想！谁不想呢？但在你开始赚取百万财富之前，有件事你必须明白：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 6:9-10）

贪婪的基哈西的悲剧，正是这些警示之言的最佳例证——一个起初在信仰上表现良好的人，最终却落入了神的审判之下。

基哈西曾是先知的仆人，为以利沙向上帝的子民传递信息（如列王纪下 4:12）。他亲眼见证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以利沙使书念妇人之子从死里复活（31-37 节）。当患大麻风的乃缦在约旦河中沐浴时，他也目睹了上帝恩典的洁净与重生之力（5:10-14）。基哈西拥有一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属灵优势。但他渴望发财。事实上，他的名字‘基哈西’原意就是‘贪婪的’。正因这贪欲，他完全应验了保罗对提摩太的警告：陷在诱惑与网罗，生出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对金钱的热切追求使他离了真道，被许多愁苦刺透。

最锥心的悲痛莫过于以利沙对基哈西说：“乃缦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列王纪下 5:27）。从那一刻起，一个人的疾病永远附着在另一个人的皮肤上。这是圣经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时刻之一，乃缦得洁净的喜乐与基哈西受感染的痛苦形成残酷交换。这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竟招致如此可怕的惩罚？一切始于贪婪，这正印证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 6:10）。

贪婪之恶

悲剧始于勇士乃缦从亚兰远赴以色列，求先知以利沙医治他的麻风病。这位强大的将军奇迹般地获得了治愈：当他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后，上帝使他的肌肤变得如婴儿面颊般柔嫩洁净。

痊愈后，乃缦想以厚礼酬谢以利沙。他特地从亚兰带来一笔相当于君王赎金的巨额财物支付医疗费用：750 磅银子、150 磅黄金和十套华服。然而以利沙却拒绝收取任何报酬，连一枚闪亮的硬币也不肯接受，作为他先知侍奉的回报。

众人道别后，乃缦骑马返回亚兰。但基哈西越想越觉得自己的主人行事愚昧：

“以利沙在想什么？他怎能拒绝亚兰的财富？这位老先知根本看不懂财务报表吧？”于是基哈西似乎肩负起了维护事工收支平衡的责任：

“乃幔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幔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列王纪下 5:19-20）。

基哈西的罪始于邪恶的欲望。他想要“得些东西”。用更通俗的话说，他心想：“什么？！我主人就这样白白放走这个亚兰人？”更准确地说，基哈西想得到“任何东西”。贪婪正是如此运作的。它永不满足，总想索取更多：更多金钱、更多衣物、更多玩物、更多投资、更多财务保障。基哈西贪婪到想从乃幔身上榨取些东西——任何东西。

罪恶总是如此肇始：源于邪恶的欲望。圣经告诫我们：“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 1:14-15）若欲望导致试探，试探导致犯罪，犯罪导致死亡，那么与罪恶的争战便始于心中萌生的第一个邪念。乃幔的财富浮现在基哈西脑海中并非过错，但当他心生贪念便是罪了。当恶念侵入脑海的瞬间，属灵的争战就必须全面展开。信徒若未能驱散最初的犯罪欲望，欲望便会化为试探，与罪恶的抗争便已输了一半。

与罪恶的争战必须贯彻到每个层面。因此要通过远离犯罪诱因来对抗试探。若你受暴食诱惑，就远离面包房。若你受情欲试探，就不要凝视异性任目光流连以致幻想云雨之事。若你贪恋财物，就该停订邮购目录、驾车绕过购物中心、删除常逛网店的链接。诸如此类。保持距离，方能战胜试探。

但避免诱惑并非对抗罪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佳方式。诱惑的杂草滋生欲望之根，而欲望正是犯罪的最初倾向。因此战胜罪恶需要深挖内心对罪之喜爱的根源。清教徒将这一过程称为

“克己”——将罪恶的欲望置于死地。威廉·埃姆斯将“克己”的过程描述为“罪的消逝”。¹

将罪置于死地，意味着要挖出我们所爱、所渴求、所崇拜的根源，就像除草必须连根拔起才能彻底铲除一样。除非我们杀死罪性的欲望，否则无法渴望上帝的事物：“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 8:5, 13）。

贪婪必须被置于死地；因此，尽管西方文化几乎不再视其为罪，贪婪仍须被治死。事实上，贪婪有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美德。1980 年代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出现在电影《华尔街》中，腐败的企业高管戈登·盖柯的座右铭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号：“贪婪是好的。”圣经则持相反观点。贪婪并不好；它非常、非常糟糕，因为它会导致各种罪恶。当新约列出最严重的罪行时，贪婪通常位列前十。例如，保罗告诉罗马人，堕落的心灵“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和]恶毒”（罗马书 1:29；参以弗所书 5:3-5；歌罗西书 3:5；提摩太后书 3:2）。贪婪是必须被根除并置于死地的罪欲之一。然后，感恩必须被种植在其位置上——对上帝一切美好恩赐的感恩。如果贪婪是罪恶的杂草，那么感恩就是成圣过程中芬芳的花朵之一。

金钱VS事奉

贪婪始终是大罪，但基哈西的贪欲因其事奉的呼召而显得尤为邪恶。在保罗告诫提摩太提防贪财之心的同一段经文中，他也警告这位牧师要提防“那些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人”（提摩太前书 6:5）。这正是基哈西的想法，他将神圣事工视为谋生手段。这种恶行更显卑劣，因为基哈西参与的是以利沙医治的神圣事工——一项面对非信徒的向外拓展的事工。

1. 威廉·埃姆斯，《神学精髓》，约翰·迪克斯特拉·尤斯登编（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迷宫出版社，1983 年），1.29.13。

但上帝赐予失丧者的恩典，必须始终是一项非营利的事工。

贪婪的基哈西的故事，是对所有从事基督教圣职事工之人的警示。贪婪总在惦记着它未曾拥有的东西。但请想想侍奉主的人拥有什么！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福音的无价珍宝，享有向失丧者传递好消息的至高特权，以及激励圣徒的无与伦比的喜乐。这难道还不够吗？即便只有少许饼和水，却能行上帝的事，岂不足矣？

这些本应是基哈西最初动念向乃缦索取财物时，就该有的思虑。他本该提醒自己蒙召的圣洁身份与上帝丰盛的供应。他本该效法著名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的态度，怀特菲尔德曾说：“有人许我丰厚报酬……只要我接受。但我不思安居，直至在荣耀中安息。”²

基哈西的故事是对平信徒长老和其他属灵领袖以及按立牧者的警示。根据定义，教会中的长老要“不贪财”（提多书 1:7，新钦定本）。因此，贪婪使人失去担任教会领袖的资格。想想加略人犹大的结局。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亲眼目睹了上帝儿子的权能。但他也担任门徒们的财务（约翰福音 13:29），逐渐将事工视为牟利手段。最终，犹大为三十块银钱出卖了荣耀的主。“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这样问公会（马太福音 26:15）。和基哈西一样，犹大想要“得些东西”。³但管理神钱财的人不应索取，而要将一切献给上帝。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长老和牧师，也适用于整个教会。上帝仔细观察祂子民的财务往来。还记得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遭遇吗？他们变卖田产后将部分款项交给使徒，却谎称已将全部价银奉献给主，实则私藏了部分利润。因欺哄圣灵，他们在教会门口当场毙命。圣经记载那时

2. 引自阿诺德·A·达利摩尔所著乔治·怀特菲尔德：十八世纪大复兴中上帝膏立的仆人（伊利诺伊州西切斯特：Crossway 出版社，1990 年），第 148 页。

3. 另见术士西门的故事，他想用金钱购买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 8:9-25）。彼得给了西门应得的斥责：直译为“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使徒行传 5:11）。这绝非戏言。当时会众极其恐惧，因为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远非教会中唯一贪爱钱财之人。

鲜有罪恶能比贪婪更迅速、更彻底地摧毁基督教事工。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显著的模式：一群基督徒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上帝的祝福下成长兴旺；但当他们富足后，便陷入贪婪，灵性开始衰败，直至金钱似乎成为唯一重要的事物。中世纪宗教团体常因信徒的奉献而变得臃肿，这一问题曾困扰他们许久。⁴在大城市的老旧教会中，当某些会众依靠财务捐赠而非圣灵鲜活同在维持时，这也可能成为问题。我们同样能在偏离正道的电视布道者身上看到这一问题，他们购置度假房产与奢侈品的行为即是明证。

当肯·坎泽（Ken Kantzer）担任《今日基督教》编辑时，有人问他当代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答案可能出乎你们的意料，”他回答道，“既非自由主义或新正统主义，也非对启示或默示的错误观点，亦非神学中其他争议性问题……当今教会最严峻的挑战是物质主义——不是作为哲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物质主义。”⁵这种被俗称为“美国式生活方式”的现象。

当代福音派教会仍面临着物质主义的侵蚀。美国基督徒身处历史上最繁荣的国度，属于最富足的教会，却仅将不足十一税三分之一的收入奉献给圣工。有报告显示，近年来人均宣教奉献甚至出现了下滑。那些既领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丰盛，又享尽消费文化物质祝福的人，怎能不全心全力支持福音事工？答案必然与贪财之心有关，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

一 团乱麻

若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么其果实又是什么？此罪将引向何方？

4. 参见 R. W. Southern 的 *The Middle Ages*，收录于《鹈鹕教会史》系列第 2 卷（伦敦：企鹅出版社，1970 年）。

5. Kenneth Kantzer 之言，引自 J. Robert Vannoy 在宾夕法尼亚州哈特菲尔德市圣经神学院出版的通讯（原始出处已佚）。

基哈西一旦向贪婪屈服，便开始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欺骗始于“基哈西追赶乃幔。乃幔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列王纪下 5:21-22）。这是基哈西的第一个谎言。事实上并非一切安好。他追赶乃幔的行为恰恰表明事态已严重失控。

就连乃幔也察觉到异样。他震惊于基哈西的追赶，竟亲自下车迎接这个卑微的仆人。我们不妨这样意译这段经文：“乃幔见基哈西奔来，惊得几乎跌下战车。”⁶原文中，乃幔下车是为确认是否仍有 *shalom*（平安）。基哈西声称平安无事，但这仍是谎言，因他的出现本身已破坏了属灵的安宁。

基哈西的第二个谎言纯属捏造：“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列王纪下 5:22）。这个弥天大谎狡猾至极。基哈西追赶乃幔时，心中必定盘算过。还有什么比突然出现两位需要经济援助的神学院学生更合情合理呢？

基哈西的谎言完美解释了所有疑点，包括以利沙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更触动了乃幔的恻隐之心。面对大先知亲自提出的请求，他怎能拒绝资助如此高尚的善举？值得注意的是，基哈西精心将谎言构筑在以利沙的公信力之上（“我主人打发我来说”）。此外，他刻意压低索要金额。乃幔原本准备献上“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列王纪下 5:5），但基哈西只索要十分之一的银子与两套衣服。简言之，他索取的数量既满足贪欲，又不至引起乃幔疑心。

基哈西是个如此高明的骗子，乃幔完全被他蒙蔽了。“请受二他连得，”他说（列王纪下 5:23）。这展现了基哈西的狡诈。“哦，不，”他起初可能这样推辞，“一他连得银子就够了。”

6. 格威利姆·H·琼斯，列王纪上下，第二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年），420页。

但当乃幔坚持时，他可能又会说：‘好吧，多一他连得银子总归有用。’最后终于妥协：‘好吧，乃幔，既然你坚持。’

基哈西是如此虚伪，竟在实施拦路抢劫的同时，表现得像个节俭之人。

注意基哈西的贪婪与乃幔的慷慨形成的鲜明对比。基哈西企图从上帝的工作中牟利；相反，乃幔已信仰永生上帝，因此愿倾其所有支持主的事工。他甚至将赠品精心包装，专程派人运送：“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列王纪下 5:23）。

基哈西得手后，又撒了一个谎。这次是为掩盖罪行：“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列王纪下 5:24）。行为与言语同样能编织谎言。基哈西刻意在山冈顶峰前遣返仆人，这样无人知晓银子和新衣的来源。至少他自以为如此。

基哈西的罪行败露

可以想象，基哈西偷跑回以利沙那里时必定气喘吁吁。他可真够忙的！先是追赶乃幔的战车，沿路狂奔只为讨要新衣裳和些许银钱；接着又疾驰回家藏匿赃物；然后——嗖的一声——再次动身跑回主人身边。

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列王纪下 5:25）。他还没来得及平复急促的呼吸或平息狂跳的心脏，审问便开始了：

“基哈西，你去了哪里？”以利沙问道。“我...那个...没去什么特别的地方，”仆人支吾着回答。“基哈西，你到底去了哪儿？”“呃...我就是...到处走了走。”“基哈西！你去了哪里！”
“只是...跑腿办了点小事。”

基哈西最后的谎言是厚颜无耻的矢口否认。当以利沙问：“基哈西，你从哪里来？”时，基哈西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列王纪下 5:25）。

可怜的基哈西！此时他已深陷罪中，撒谎成了唯一选择。这显明了罪的卑劣本质，也印证了圣经的警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里”（提摩太前书 6:9）。基哈西被各种谎言所困——捏造、欺骗、掩饰、公然抵赖。谎言层层堆叠，最终撒谎者被自己的诡诈四面围困。正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那句著名的比喻：‘哦，当我们初次练习欺骗时，编织的是怎样一团乱麻！’⁷

看到基哈西的谎言被揭露，提醒我们要在言行上全然诚实。这始于认清欺骗的本质。每次说虚谎的话，就是在撒谎；每次遮掩罪行，就是在撒谎；每次奉承朋友，就是在撒谎；每次篡改数据，就是在撒谎；每次为私利夸大其词，就是在撒谎；每次扭曲事实，就是在撒谎；每次假装比实际更属灵，就是在撒谎。

相比之下，真实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我们被呼召要真实，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惟耶和華是真神”（耶 10:10）。上帝的一切话语都是真实的。祂的儿子是真实的。祂既是道路、生命，也是真理（约 14:6）。“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壹 5:20）。圣灵同样是真实的——祂应许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约 16:13）。如果我们住在真神里面，就必须做真实的人。基督徒是属真理的人。我们相信真理，被真理拯救并成圣。因此，我们传讲并活出真理。

出卖福音

基哈西犯了多少罪？他是个说谎者和窃贼。他贪爱钱财，因此也是拜偶像的（参西 3:5）。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惩罚会延及他的后代（王下 5:27），因为第二条诫命警告说，拜偶像者的子孙会“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受罚（出埃及记 20:5）。由于他郑重发誓，

7.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Marmion*，第六章，第 17 节。

要从乃幔那里得到些什么 ——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列王纪下 5:20）—— 基哈西玷污了上帝的名。他还通过将属灵父亲牵扯进谎言中（第 22 节），辱没了自己作为神职人员的父亲。此外，他犯了褻渎之罪，因他以上主之名行这一切恶事（第 20 节）。显然，他起了贪念，这整桩卑劣事件始于他对乃幔黄金的觊觎。待事情败露时，基哈西几乎触犯了十诫的全部戒律。这些对神职人员而言皆是滔天大罪，但其中最严重的，或许是他背弃了福音真道。

要理解基哈西如何背道，需牢记本章核心要义：乃幔得医治的故事全然彰显上帝的恩典。这恩典何等广阔，临到万国万民；何等全能，洁净最污秽之人。最重要的是，乃幔的故事昭示着白白的恩典。乃幔带着亚兰半国库的财宝来到以色列，痊愈后竟想用金钱换取救恩：“收点仆人的礼物”（列王纪下 5:15）。以利沙却坚拒分文：“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第 16 节）。与基哈西不同，以利沙抵挡住乃幔一切恳求，始终不将福音当作牟利工具。

铭记这白白的恩典之礼，仔细聆听以利沙如何责备基哈西：

“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列王纪下 5:26）。上帝的灵已将基哈西所行的一切都启示给以利沙。但在以利沙可以列举的诸多罪过中，他特别指出基哈西的时机问题。“这是时候吗？”以利沙质问。当乃幔刚经历上帝恩典的洁净全能之时，这是时候吗？当一个罪人刚领受福音白白恩典之时，这是时候吗？不，这绝对不是时候！

以利沙此言不仅是在责备基哈西不合时宜，更是在谴责他出卖福音的行为。若乃幔必须付代价才能得着上帝的恩典，他如何能明白这恩典是白白赐予的？当基哈西试图向他勒索时，他怎能理解上帝的恩典是非卖品？

以利沙用辛辣的讽刺斥责基哈西：现在难道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吗？”（列王纪下 5:26）。当然，以利沙是在夸张说法。基哈西一直小心翼翼没有索要过多。但关键在于，他其实不如直接讨要乃缦的全部家产，因为一旦我们在上帝白白的恩赐上添加任何条件，它就不再是免费或礼物了。通常的营销策略是“买一送一”，而基哈西却反其道而行：“得一份免费，再买一份”。他如此行，等于在上帝恩典的免费礼物上强加附加费。

这解释了为何上帝用麻风病诅咒基哈西。因他的贪婪与上帝的恩典对立，此人出卖了福音。他遭受的可怕惩罚彰显了上帝对其恩典的忌邪之心，这理所应当。上帝不会将救赎的荣耀与人分享，也不该如此！若说上帝在哪件事上吝啬，那就是祂恩典的荣耀。关乎救恩这份礼物，上帝怎会接受少于全然的称颂？是祂设计了救赎计划，是祂差遣独生子为罪人钉十字架，又差遣圣灵赐我们信心的礼物。既然上帝选择将白白的恩典赐给罪人，这恩典就是，也必须是，完全免费的！

这正是真正的基督教与所有其他宗教之间的关键区别。世上的宗教总是试图在上帝的恩典之上添加些什么。犹太教通过将救赎建立在遵守旧约律法上来实现这一点；伊斯兰教则依靠遵行五大功修柱；虚假的基督教形式将行为与恩典并列为称义的基础；电视布道者以索取金钱作为换取福音的条件。但那位真实又永活的上帝——唯独透过祂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提供罪孽洁净——对祂的恩典怀有神圣的忌邪之心。

贪婪的基哈西真正的悲剧，在于他未能理解上帝恩典的忌邪本质。始于贪爱钱财的行为，最终导致对福音的贬低。他的背道正是其贪婪的终极逻辑后果。当基哈西选择贪婪时，他便站在了上帝属性的对立面，将上帝塑造成索取者而非赐予者。然而天父为我们的救恩赐下独生子，圣子舍弃天上荣耀为我们的罪而死，圣灵则将永生的恩赐白白赐给我们。上帝总是无偿赐予。若这是事实，那么

一个领受了祂恩典白白馈赠的人，岂能贪婪地“索取”？我们难道不该抓住每个机会将所得的给予他人，好让更多人能体验这份源于我们对上帝恩典感激的礼物吗？

10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列王纪下 6:1-23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列王纪下 6:15-16）



这段关于以利沙事工的记载包含两个奇特事件。其中一个故事中，上帝的大能竟用于如此微小之事，看似近乎琐碎；另一个故事里，上帝则以震撼人心的方式彰显能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都看到上帝至今仍在向信靠祂的人施予慈爱、庇护的拯救。

微小的神迹

在以利沙所行的所有神迹中，浮起的斧头或许最为奇特。故事始于一个好消息：“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

‘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列王纪下 6:1）。就在几年前，以利亚还以为自己是全国仅存的信徒（列王纪上 19:10）。那时，以色列最后的先知们躲在洞穴里，靠面包和水度日（18:4）。

那是过去的情形。如今，圣经信仰已复苏，顶尖神学院的入学人数激增。先知学校已从“洞穴发展成校园”。¹需要更多空间！于是蓬勃发展的学生团体前来请求以利沙建造更大的宿舍。他们说：“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以利沙回答：“你们去吧！”随后一名学生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先知答道：“‘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往”（列王纪下 6:2-4）。

显然，以利沙的神学院信奉实践出真知，因为当建造工程开始时，所有人都参与砍伐木材：“他们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列王纪下 6:4）。但随后灾难降临，“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第 5 节）。

在叙述的这个节点，了解铁器在圣经时代的珍贵程度很有助益。斧头是罕见且昂贵的工具，需要数月劳作才能换取。类比而言，想象你向朋友借用电锯，却眼睁睁看着它从皮卡车上弹起坠入河中；或设想你借用了卡车本身，却因方向盘失控而跌入峡谷底部。若这位年轻先知与多数学生相似，他可能连学费都勉强凑齐。因此当他目睹斧头划破长空、沉入幽深水底时，顿感绝望而呼喊：“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列王纪下 6:5）。考虑到当时铁器的高昂代价——尤其在以色列这样仍处于青铜时代、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位年轻先知或许已预见到自己将面临抵债为奴的厄运（列王纪下 4 章）。

先知们邀请以利沙同行实乃蒙福的天意。这位先知已至少行过十件神迹：他曾用外衣击打约旦河水分开干地而过（列王纪下 2:14）；用一把盐治愈了耶利哥的苦水（19-22 节）。

1.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Standing Together: Impacting Your Generation*》（俄勒冈州格雷沙姆：Vision 出版社，1995 年），第 173 页。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他诅咒伯利恒的少年犯，就有两只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列王纪下 2:23-25）。他告诉约沙王挖沟，使水充满全地时能击败摩押人（3:1-27）。他让寡妇收集器皿，好叫上帝用油充满它们（4:1-7）。他使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8-37 节）。他除去锅中的毒物（38-41 节）。他用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一百人（42-44 节）。他治愈了乃缦的麻风病（5:1-18），又将这可怕的疾病传给基哈西（19-27 节）。

现在以利沙准备行第十一件神迹，再次证明他是真先知：“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漂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列王纪下 6:6-7）。

浮起的斧头神迹彰显了上帝超自然的大能。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将其视为一系列神圣拯救中的第五次：从债务（列王纪下 4:1-7）、死亡（8-37 节）、干旱（38-44 节）、疾病（5:1-19）到困境（6:1-7）的拯救。² 有学者试图用自然原因解释斧头浮起现象，声称或许是木棍被磁化，又或这故事仅是传说。³ 甚至有人推测以利沙用木棍将斧头钓了上来（！）。⁴ 但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既不符合正确的释经原则，也违背科学常识。圣经明确记载以利沙扔下的是木棍。况且众所周知，铁块入水必沉河底纹丝不动——除非上帝超越自然法则。上帝本就不受这些法则限制，因这些法则本就是祂设立的。有时他会以奇迹般超越自然法则的方式，彰显自己的荣耀。

每当上帝行神迹，都是为了拯救祂的子民。浮起的斧头故事看似微不足道——直到你借来的电锯沉入河底，或是你驾驶的皮卡坠入峡谷时，才会明白这关乎生死。引发事故、丢失他人财物、负债累累、濒临破产——这些个人危机足以让人心碎。但上帝深知祂仆人的需求，

2.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53 页。

3.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肯塔基州路易维尔：John Knox 出版社，1987 年），184-185 页。

4. T·R·霍布斯，《列王纪下》，Word 圣经注释 13 卷（德克萨斯州韦科：Word 出版社，1985 年），76 页。

即便那不过是一块铁，祂也乐于在我们呼求时施行拯救。因此无论面临何种试炼——无论大小——我们都不该犹豫向上帝祈求神圣的解救。对我们慈爱的上帝而言，生命中再微小的事都绝非琐碎。

少数解经家将浮起的斧头神迹视为基督教洗礼的类比（因斧头先沉入河底后又浮出水面），甚至视其为十字架的预表（因以利沙用木头行此神迹）。虽然从旧约中处处寻找与基督的关联很重要，但这些解读似乎过度诠释了经文。有时河流仅是河流，木头不过是木头。若将以利沙的斧头神迹视为救赎的微小缩影，则更为稳妥。斧头失而复得使年轻先知免于债务，或许还使他逃脱为奴的命运。而福音书讲述的救赎故事更为宏大：耶稣的宝血清偿我们罪孽的无限债务，使我们永远脱离为奴之境。同一位上帝成就了这两种或大或小的拯救。

上帝的秘密特工

以利沙故事的下一个篇章绝非琐事。这是关于以利沙在多坍的故事，在那里，上帝将一支小军队交在一位先知手中。这个故事背后还有另一个故事：天堂与地狱之间那场伟大、无形且永不停息的战争。因此，这一篇章教导信徒如何进行属灵争战。

这场战役始于亚兰王率领突击队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列王纪下 6:8）。当这些游击队员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时，他们试图一次又一次地设下埋伏。不幸的是，他们的猎物似乎总是抢先一步。因此，当亚兰人到达目的地时，犹太人早已离开。这是因为神人以利沙负责以色列的情报工作：“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第 9-10 节）。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这情形简直就像以利沙在敌人内部安装了窃听器！藉着上帝的灵，他甚至在亚兰人行动之前就掌握了他们的计划。与又瞎又哑的亚兰诸神不同，以色列的上帝能洞悉一切。正如经文所指出的：“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希伯来书 4:13）。于是这一幕不断重演：上帝监视叙利亚人的动向；以利沙向以色列王通风报信；犹太人采取特殊防范措施；亚兰人再次功败垂成。以利沙堪称“以色列最坚固的防线”。⁵ 这位先知本人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列王纪下 13:14）。

在以色列人眼中，整件事荒谬得令人发笑。唯一笑不出来的只有亚兰王。他意识到内部出现了泄密者，迫切想要揪出这个叛徒：

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列王纪下 6:11-12）

由此可见，以利沙能洞悉王的枕边私语。这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站在先知这一边。

围困之下

亚兰王一得知罪魁祸首是谁，这场斗争就升级为肉体与灵性的双重战争：“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列王纪下 6:13）

尚不清楚王认为此举有何益处。伊恩·普罗文指出了他命令中的讽刺意味：‘这当然证明了他的困境，他不知道以利沙的行踪，而以利沙却总能掌握他的动向！更证明他思维混乱，竟想通过调遣军队来解决军队调遣的难题。’⁶ 同样不明的是，

5. 保罗·R·豪斯，《列王纪上、下》，新美国注释 8（田纳西州纳什维尔：Broadman & Holman 出版社，1995 年），第 276 页。

6. 伊恩·W·普罗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马萨诸塞州皮博迪：Hendrickson 出版社，1995 年），第 198 页。

王一旦找到以利沙会如何处置他。要么他想绑架以利沙进行反间谍活动，要么就是想杀害他。

显而易见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以利沙当时处境极其危险。这是关于属灵争战的第一课：认清危险。上帝的敌人会不择手段地压制上帝的话语（这正是亚兰王试图做的）。唯一能阻止他实施邪恶计划的，就是上帝通过先知传达的话语。因此，王想让以利沙闭嘴。

当亚兰王得知以利沙的行踪后，立即派遣一支远征军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坍。’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列王纪下 6:13-14）。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去抓捕一个特工显得颇为滑稽，⁷但这正是上帝敌人惯用的手段。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唯有展示暴力才能成事。当局在客西马尼园捉拿耶稣时也是如此。“许多人”带着“刀棒”来逮捕祂（马太福音 26:47），尽管祂手无寸铁，尽管世上所有军队都无法击败上帝的儿子，甚至当他们置祂于死地时也是如此。

黎明时分，多坍城陷入重围。这座小城坐落于平坦平原中央的一座矮丘上，极易被包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列王纪下 6:15）。以利沙的仆人做出了常人此时都会的反应：惊慌失措。他的呼喊与那位丢失借来斧头的神学生如出一辙：“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第 15 节；参第 5 节）。仆人清楚地意识到，他和以利沙正面临真实的生命威胁。

今日基督徒也时常遭遇类似的敌对。上帝的仇敌筹谋恶事，当其意图受挫——尤其是基督徒牵涉其中时，便会暴怒。街头巷尾、电视广播、职场商场、课堂内外，甚至执政当局，处处可见对圣经教导的敌意。在那些基督徒遭受异教徒迫害、被无神论政府迫害致死的地区，敌对行为更为猖獗。上帝的仇敌会不择手段地企图封杀上帝之道。

7. See also 2 Kings 1, where King Ahaziah sends companies of fifty soldiers to capture Elijah.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在这表面敌对的背后，邪恶的灵界势力正集结对抗上帝在地上的工作。撒旦已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遭受致命一击，但他仍企图统治世界。这正是为何“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

进行属灵争战的首要之务是认清危险。宣教学家罗伯特·林西克姆曾描述他造访加尔各答市时感受到的那种压抑的灵性黑暗。直到他了解到印度教黑暗女神卡莉——整座加尔各答城都供奉这位女神时，才明白自己为何感到如此压抑：

那位收集年轻男子灵魂的卡莉是谁？她是印度教万神殿中司掌黑暗、邪恶与毁灭的女神。整座城市都供奉着这位女神。当我明白这一点时，也就读懂了加尔各答。我终于能确认自踏入这座城市起就感受到的那种不祥、深沉且无处不在的黑暗气息。卡莉的灵如同恶毒的力量，盘踞并笼罩着她的城市。都市里最极端的贫困、流浪者被迫忍受的屈辱生活、富人及城市体系对此视若无睹的态度——这一切如今都有了答案，因为一股极度邪恶的力量正笼罩着这座城市，使其臣服于她的魔咒之下。⁸

你是否感知到危险？尽管圣经并未如某些基督徒所认为的那样，明确指出每个城市和国家都有特定的恶魔盘踞，但参与属灵争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属灵势力正在这世上运作。要列举当今世界对抗福音派教会的属灵力量并不困难：自我、金钱、性、权力、娱乐。这些都是属灵的现实。它们与我们脚下所踏的土地同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若要见证其真实性，只需观察它们对家庭、教会、城市乃至世界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表象之下

有时，我们很容易因所面对的一切属灵对抗而气馁。看着那些列阵对抗福音的军队

8. 罗伯特·林休姆，《上帝之城，撒旦之城：城市教会的圣经神学》（大急流城：桑德凡出版社，1991年），65页。

——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连同他们所有的马匹和战车——然后说：“我的上帝啊，我们该怎么办？”在评论这段经文时，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将以利沙仆人的焦虑态度比作他在一本宗教杂志上读到的一首悲观的打油诗：

上帝的计划本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但人因犯罪毁了自己的机会。

我们相信故事终将以上帝的荣耀结束，但目前看来，对方似乎占了上风。⁹

有时，我们的属灵敌人看上去几乎不可战胜。然而，以利沙却毫不畏惧。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危险。很可能，他比他的仆人更早察觉到危险，因为这位先知总能预知敌人的下一步行动。然而，他所说的只是：“不要惧怕”（列王纪下 6:16）。在说这话时，以利沙遵循了摩西关于敬虔争战的教导：“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兢，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申命记 20:3-4）。同样的教导也适用于我们与罪的争战，或为我们所爱之人的灵魂祷告时的挣扎：不要惧怕。

先知能看见什么超越他仆人视野的景象？以利沙能看见足以保卫整个国家的庞大军队。他能目睹永生上帝军队中不计其数的天兵。这些战士他曾见过，即当以利亚乘着烈火战车升天时（列王纪下 2:11-12）。如今当自己性命危在旦夕之际，他又再次看见了他们。

以利沙的勇气表明他已掌握关于属灵争战的第二课：倚靠上帝无敌的军队。先知对仆人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列王纪下 6:16）。换言之：“我们人数占优！是的，眼下形势看似不利——诚然，敌我力量对比看似悬殊。但我们这边的兵力远超肉眼所见。”在属灵争战中，撒旦的爪牙数量远远不及。魔鬼永远无法集结足够兵力来

9. 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隐形战争》（大急流城：宗德文出版社，1965年），第133页。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压倒上帝的军队。站在我们这边的永远比反对我们的更多。

圣经屡次提及上帝那不可胜数的天军。然而这支天上军团的实际存在，却是许多当代基督徒难以接受的现实。罗伯特·林赛库姆写道：

如今自由派和福音派的基督徒都难以接受天使的存在。许多持自由派神学观点的人直接将圣经对天使的强调视为前科学时代人类试图解释某种难以描述的现实现象。而那些持保守神学立场的人或许承认天使的概念，却将其局限在“天国事务”中，并给他们加上翅膀和光环，使其无需被严肃对待。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相同：信徒们摒弃了圣经关于天使现象的见证，因其不符合世俗与科学的世界观。¹⁰

圣经通过见证天使的真实性来提升我们的属灵警觉。当雅各前去会见以扫时，“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创 32:1-2）。雅各用此表述时，是在谈论一支军队的营寨。同样，当大卫王关注军事策略并试图数算天军时，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车辇累万盈千”（诗 68:17）。大卫更深知这支强大军队时刻准备保护每位信徒：“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34:7）。又如：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詩 91:9-12）

这是关于守护天使的圣经教导。如果你是天父的孩子，那么你每走一步都有天使看顾着你。所以

10. Linthicum, 上帝之城，撒旦之城，73.

以利沙在多坍所见并非异常景象。当然，对他而言能看见实属罕见，因凡人鲜少得见上帝烈焰辉煌的天军全貌。但天军驻守本为常态。他们始终在那里！上帝有无数天使随时听候差遣。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曾描述“千军万马闻令而动”。¹¹这万千天使既温柔细致地照顾上帝的子民，亦能骁勇无畏地抵御最凶残的仇敌。

但愿我们也能感知环绕左右的威武天军！如哈里特·比彻·斯托所言：‘它如云环绕我们——那是个看不见的世界’。¹²近代作家亦有评述：

存在 [一个] 实相领域——比我们眼耳鼻舌身所能感知的一切更真实、更确切、更本质。它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此刻此地环绕着我们。有天使军团供我们调遣，尘世之力对此束手无策……上帝与祂的天使战队如环绕的烈火遍布四周。我们肉眼虽不可见，但他们确实存在。这世界挤满了天使！¹³

谁能分辨我们中间的那些撒拉弗与基路伯呢？谁能断言护卫我们的步兵与骑兵？上帝已派遣天使来保护、安慰、拯救我们，并在我们一切道路上看守。因此，我们得以与大卫一同作证：

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诗篇 27:3）

睁开你的双眼！

若我们真被如此大能的天使军团环绕，为何我们看不见他们？为何极少见到天使在阳台歌唱或沿公路飞翔？

11. 约翰·弥尔顿，《失明十四行》，载约翰·弥尔顿诗集，海伦·达比希尔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437页。

12. 哈里特·比彻·斯托，《另一个世界》，载哈里特·比彻·斯托文集，附传记导言、肖像及其他插图（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896年），15卷312页。

13. 大卫·罗珀，黑暗中的灯塔，拉里·R·利比编（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摩特诺玛出版社，1995年），204页。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第三课：属灵争战是通过祷告展开的。代祷是进入属灵现实不可见世界的门户。因此，如果我们对天使和恶魔的经历不多，是否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祷告知之甚少？

以利沙的仆人通过代祷看到了属灵现实。当他看到亚兰军队时，以为所见即全部，因此极为恐惧。但这仆人看到的连一半都不到！于是以利沙祈求上帝改变他的感知：“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上帝应允了先知的祷告：“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纪下 6:17）。

仆人回应先知祷告所见的——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强大天使军队。有些学者试图让他看到别的东西。一位注释者称“这男孩在情绪压力下产生了心理体验”。¹⁴这是糟糕的心理学，更是拙劣的神学。事实是先知祷告后，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了一支天使军队。这支军队必定驻扎在以利沙所站的山上，因为山（希伯来文 *har*）用的是单数形式。因此，战车马兵就在多坍山上，在先知与敌人之间守卫。

这段经历展现了祷告在属灵争战中的力量。祷告使信徒能看清事物的本质。那些战车马兵其实一直都在，但要让仆人以以利沙所见的方式看见它们，必须由圣灵开启他的眼睛。当信徒屈膝向三一神祷告的那一刻，他就进入了天上的圣所，在那里，圣天使敬拜着三一神。凡渴望揭开尘世帷幕、窥见属灵实相之人，都当效法以利沙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目！”每当处境绝望、我们质疑上帝是否真的会施援时，这便是我们的祈求：“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目！”

一位医疗宣教士的双眼被开启，看见了属灵争战中不可见的世界。他在非洲一家小型野战医院服务，每两周需骑自行车穿越丛林采购物资并露宿过夜。他写道：

14. 吉威姆·H·琼斯，《列王纪上、下》第二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年），427页。霍布斯坚称仆人只看见了亚兰的马匹和战车，这一观点尤其令人费解（列王纪下，78页）。

其中一次行程中，我抵达城市去银行取款、购买药品和补给品，准备开始为期两天的返回野战医院的旅程……刚进城时，[一位]两周前我治疗过的年轻男子主动接近我。他告诉我，他早已知晓我随身携带现金和药品。他说：“我和几个朋友尾随你进入丛林，料定你会露营过夜。我们就在营地外围等你入睡，打算杀害你并抢走钱财和药物。但就在我们即将潜入营地时，发现并清点出 26 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正环绕着你站岗。”

听罢我大笑起来，坚称自己在丛林营地里绝对是孤身一人。年轻人却郑重其事地说：‘不，先生。看见卫兵的不止我一人，我的五个同伴也都看见了，我们还一起数过。正是因为那 26 名卫兵，我们才吓得不敢动你。’

如同以利沙一样，这位传教士被上帝无敌的大军所环绕。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传教士继续解释当他在美国家乡教会讲述这个故事时发生的事：

就在教会礼拜进行到这一环节时，一名男子突然跳起来打断了我的讲述。他问我：“先生，您能告诉我这起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吗？”我花了一会儿才回想起来，但确实记得。当我给出事发日期后，那位打断我的男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非洲是夜晚时，这里正是白昼。在非洲发生事件的当晚，这里正值清晨，我正准备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当我把球杆放进车里时，感到主在引导我特别为你祷告。事实上，这种催促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召集了教会里几位弟兄一起到圣所为你祷告。所有那天早晨与我一同祷告的弟兄们，请你们现在站起来好吗？”

那天聚集祷告的人们站立着，人数恰好是——26 人！¹⁵

属灵争战正是如此展开并得胜的，只要我们拥有洞察之眼。当上帝的子民祷告时，上帝便差遣天使降临，此时看似失败的局面终将转化为确凿的胜利。

15. 本故事根据 1995 或 1996 年收到的宣教士通讯逐字转述；原始出处已遗失。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爱你的仇敌

拥有如此强大的军队护卫，以利沙几乎不可能失败。他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战役，同时也为属灵争战上了最后一课：爱你的仇敌。

仆人的眼睛或许已经睁开，但亚兰人的眼睛却被遮蔽了：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列王纪下 6:18）这是以利沙故事中又一个充满幽默感的时刻。亚兰王命令士兵们“去探”（13 节）。他们确实去了，却什么也看不见！按字面意思，他们的眼睛被“昏迷”（6:18；参创 19:11），以致他们对物质现实的盲目程度，一如他们向来对属灵真相的视而不见。

此时，以利沙开始与亚兰人玩起了小把戏。他半开玩笑地主动提出充当他们的向导：“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列王纪下 6:19）。一些学者纠结于以利沙是否在说谎。德国著名学者 C.F. 凯尔认为他的陈述不实，但将其辩解为 *ruse de guerre*（战争策略）¹⁶。然而请注意，以利沙确实兑现了承诺：他将亚兰人直接带到了他们寻找的人面前！先知将敌人引至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列王纪下 6:20）。显然，圣经叙述者正沉浸于这个故事的趣味性中，因为他用“不料”一词捕捉了此刻的戏剧性喜剧效果。亚兰人能看到以利沙就站在眼前——正是他们寻找的人——但他们也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敌营。

以色列王一心只想复仇：“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列王纪下 6:21）。王的重复发问显露出他嗜血的本性。一想到能报此深仇大恨，

16. C. F. 凯尔与 F. 德里茨合著，旧约圣经评注，共 10 卷（大急流城：厄德曼斯出版社，无日期），第 3 卷第 326 页。

他就兴奋得难以自抑。可悲的是，这种态度在当代教会中实在太普遍。当我们感觉自己处于劣势时，言语便变得尖刻，态度也充满论断。我们总想用自己指控他人的方式来以牙还牙，试图用属世的武器去打属灵的争战。教会外的人感受到我们的愤怒，却体验不到我们的爱。

以利沙深知，属灵争战有时需要的是怜悯而非杀戮。“不可击杀他们！”他坚持道，“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列王纪下 6:22）。在以利沙看来，即便是战俘，杀害亚兰人也属不义之举。“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他吩咐道，“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于是以利沙“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22-23 节）。

以利沙正是如此推动亚兰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进程。他让这两个积怨已久的古老仇敌共进餐食，以缔结盟约。以利沙爱仇敌的方式，符合贯穿新约与旧约的圣经诫命：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箴 25:21-22；参罗 12:20）

以利沙的宴席也符合基督的命令：“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太 5:44-45）。事实上，以利沙的所作所为堪称耶稣基督救赎福音的生动写照，唯有这福音能激励我们成为满怀爱心的属灵战士。上帝是伟大的君王，而我们来到这世界时本是祂的仇敌。但终极的属灵武器，是上帝藉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爱——具体而言，是通过祂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 5:10）。随后，上帝邀请我们共赴盛宴。圣餐正是盟约之爱的筵席，表明我们不再是上帝的仇敌，而已成为祂的朋友。

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

如今，上帝希望我们以祂待我们的方式对待敌人。诚然，灵性上的对手强大，但不及我们的上帝强大，也不及我们藉着上帝之灵所献的祷告强大。有一种方法能赢得他们：那就是运用终极属灵武器，通过爱取得胜利。

11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列王纪下 6:24-7:20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列王纪下 7:8-9）



驴头想必不太美味，因为圣经对它在撒玛利亚市场上曾经卖出的高价感到震惊：“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列王纪下6:24-25）。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这些价格高得离谱，简直需要惊叹号来强调。一个驴头竟要八十舍客勒！？！更令人咋舌的是，鸽粪的市价高达五舍客勒！或许如某些学者所推测，这里指的是“种子荚”或法拉费尔饼，但圣经所言即为其本意，此处明确写着“鸽子的粪”。¹

无需成为高深的经济学家也能看出这里体现的供需原则。在亚兰围困撒玛利亚的最后日子里，食物供应几乎断绝，需求飙升至天价。人们愿意支付超过一个月薪水的钱购买几乎难以下咽的食物，更别提是否符合洁净礼规了。撒玛利亚的境况堪比魏玛德国，那时需要一推车现金才能买一条面包，或如同 1990 年代墨西哥比索危机期间物价每日飞涨的情形。

撒玛利亚（北国首都）的情况糟糕透顶，连以色列王（可能是约兰）也束手无策：“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列王纪下 6:26）。每位公民都有权向王申诉求取公义。这位妇人所求的正是她的救命稻草。但王在听诉之前就明白此事与食物有关，可悲的是他无能为力。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27 节）。既无谷物也无酒浆。此刻唯有上帝能拯救以色列，倘若祂还愿意施救的话。

最终，以色列人采取了最骇人听闻、最不人道的办法来解决饥荒问题：人相食。这应验了摩西在申命记中宣告的诅咒之一：当百姓悖逆上帝时，他们将遭受严重的围城之灾，饥荒会迫使母亲们变得残暴（参见申命记 28:52-57）。摩西的诅咒在一个无助妇人身上应验了，她与邻居订立了死亡契约：

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她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她却将她的儿子藏起来了。”

1.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 4（大急流城：宗德凡出版社，1988 年），198 页。

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穿着麻衣。（列王纪下 6:28-30）

即便是精通监护权听证的所罗门（参看列王纪上 3:16-28），也无法裁决这桩邪恶的交易。王听到这位母亲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后，只能痛苦地撕裂衣袍。饥荒已使以色列人沦落到极度卑贱的境地，他们的王也陷入彻底绝望。撒玛利亚是活死人之城，在那里母亲们吞吃自己的亲生骨肉。

寻获好消息的超越之喜

在围城最后的时日里，或许最绝望的要数城外四个患大麻风的弃民：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列王纪下7:3-4）

这些人权衡处境后，意识到已无任何可失去之物。无论转向何方，他们都注定是死人。既然非常时期需行非常之举，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投奔敌营。

接着，最令人惊叹的事情发生了。那些麻风病人余生必定日日为此开怀大笑：

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贿赂赫人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列王纪下 7:5-7）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正如以利沙在多坍被围困时的情形（参列王纪下 6:17），上帝用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击败了祂的敌人。

想象一下这四位麻风病人蹑手蹑脚来到敌军营地边缘时脸上的表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足以供养一支军队的食物和水。不仅如此，还有军队作战所需的一切物资：帐篷、马匹、驴子、武器、盔甲、金银。但整个营地寂静无声，连一个士兵的动静都没有。

于是这些麻风病人眨了眨眼，瞪大眼睛面面相觑，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财富！他们经历了——这是本段经文首要的启示——发现好消息时那种无与伦比的喜乐：“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列王纪下 7:8）

那些麻风病人从一个帐篷跑到另一个帐篷，肆意掠夺。这就像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购物狂欢。他们一定欣喜若狂——翻找着麻袋，试穿衣服，嚼着零食，痛饮美酒。“嘿，看看这个！”一个人打开装满金币的钱袋时可能这样喊道。“这些肯定价值连城！”或者，“瞧瞧这个！我正需要一件新袍子。”

这段令人眩晕的经历可以用一句充满属灵意义的话来概括：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列王纪下 7:9）。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表明，这段圣经经文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它是在教导我们关于救恩的喜乐。撒玛利亚的故事讲述了上帝总会为祂垂死的百姓带来好消息。祂的儿女们绝望无助，被邪恶的环境所困，被凶猛的仇敌环绕，陷入彼此伤害的暴行中，濒临灭绝却无力自救。用以色列王的话说，若耶和华不施援手，谁能帮助他们呢？然而，耶和华确实伸出了援手。祂独自以神迹驱散所有仇敌，以恩典喂养他们、给他们衣服穿，将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饥饿者得享食物，死者重获生命。在敌人面前，祂为他们摆设筵席。于是，上帝的子民便进入了寻获好消息的无比喜乐之中。

新约用同样的词汇描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好消息。当天使宣告耶稣降生的信息时，他们称之为“好消息”

（路加福音 1:19；参 2:10）。当耶稣开始公开传道时，祂走遍各处“传天国的福音[好消息]”（马太福音 4:23；9:35；路加福音 8:1）。祂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 1:15）。祂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加福音 4:18）。

耶稣的门徒沿用相同词汇。圣经中的福音（希腊文 *euangelion*）原意即为“好消息”。因此新约以福音书开篇时，就是以“马太所传的好消息”“马可、路加和约翰所传的好消息”作为开端。同样，使徒保罗作见证说：“我不以福音[即好消息]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 1:16）。

福音的好消息与麻风病人所听闻的消息本质相同，却更为美好。这是一个关于垂死之人因上帝大能作为而得救的真实故事。我们曾四面受敌：一方有罪孽的围困，另一方有魔鬼的窥伺，而死亡更从各处逼近。我们被堕落人性的顽疾所折磨，活在“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提多书 3:3），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 2:1）的人。

然而上帝独行奇事拯救了我们。祂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藉着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击败了死亡与魔鬼。福音的好消息简明至极：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被埋葬，第三日复活（哥林多前书 15:3-4）。凡此福音被传扬、被信靠的日子，皆是好消息的日子。

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体验到发现好消息的超越之喜。喜乐是天使在耶稣降生时所应许的。他们说有“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 2:10）。喜乐也是门徒在耶稣复活后所经历的。其中两人与复活的基督同行回以马忤斯。祂向他们解释圣经中一切关于自己的预言，并与他们掰饼，直到最终被接走。那时，“他们就拜祂，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24:52）。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有时，世上似乎鲜有喜乐。多数新闻仿佛都是坏消息。国际国内事件常令人忧心，地方新闻也屡见不鲜地充斥着丑恶。我们个人生活中的际遇有时亦不尽如人意。但即便如此，凡接受耶稣基督所赐从罪与死亡中得救之好消息的人，都能获得深刻而持久的喜乐。此处所说的喜乐，是指一种基于“上帝终将使万事归于美好”这一事实的幸福满足感。

一位传教士前往共产主义的中国教授英语。期间，他将一本中文圣经赠予一名学生。不久后的某个夜晚，他听到从该学生房中传来异响。前去查看时，他隔着门听见阵阵咯咯的笑声，夹杂着欢快的咕啾声。

传教士敲门询问邻居是否安好。学生抬起头，泪水纵横地说道：“如今我知道世间确有喜乐。”原来这位中国学生正在阅读耶稣基督的福音书。那些声响从他灵魂深处汩汩涌出，因他已沉浸在寻获好消息所带来的超越之喜中。

分享好消息的紧迫性

好消息就是要被分享的。试想：你上一次听到真正的好消息却秘而不宣是什么时候？恐怕从未有过。

好消息总是传得飞快，这也正是那些麻风病人开始心生顾虑的原因。尽管满心欢喜，他们却隐隐感到这个秘密难以长久保守。于是彼此商议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列王纪下 7:9）。

麻风病人担心消息终会走漏。若有人发现亚兰人已仓皇撤离撒玛利亚，而王得知他们独占好消息（更不用说那些战利品），他们的性命必将不保（想想约书亚记 7 章中亚干的悲惨遭遇）。这看似是分享好消息的自私理由，但“**é•Z**”一词实为“**•jTŽ**”（希伯来文 *awon*）。这些人明白独占好消息是种罪，因此他们深切感受到分享好消息的紧迫性。

这些麻风病人的话以无声的见证责备着每个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列王纪下 7:9）。阿利斯泰尔·贝格在注释这节经文时警告说，在福音派教会中“我们拥有好消息，却更热衷于保存它而非分享它。”²

一个不分享好消息的基督徒（或教会）是有问题的。蜷缩在帐篷里清点战利品却不去拯救整座城市，这种行为应受谴责。仅仅找到好消息是不够的。仅仅享受好消息是不够的。仅仅庆祝好消息是不够的。好消息必须被分享。

因此，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传福音在此语境中是恰当的用语，因为新约中福音对应的词是 *euangelion*（如林前 15:1）。传福音就是分享福音，将上帝得胜的好消息传给人。这些词汇本质上意义相同。由此可见，麻风病人的例子揭示了分享福音好消息的紧迫性。

至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说明独占好消息是不对的。首先，他人确实渴望听到它。十九世纪，当先驱传教士戴德生游历中国传播福音时，他遇到一位佛教教师。此人花费多年寻求真理，研习过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但直到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找到真理。随后他成为传福音者，向其他佛教徒分享这好消息。

这人归信后不久，便询问戴德生福音在英格兰为人所知已有多少年。当他发现已有数百年历史时震惊不已。“什么！”他惊喊道，“你们拥有这好消息数百年，却直到现在才来向我们传讲？我父亲寻求真理二十余载，至死未得。唉，你们为何不早点来呢？”³

那人的询问萦绕在戴德生心头，也应当萦绕在每个基督徒心头：“你们为何不早点来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们闲暇时才分享的事物；而是我们必须即刻分享的。

2. 阿利斯泰尔·贝格，*Made for His Pleasure*（芝加哥：慕迪出版社，1996年），167–68页。

3. 肯·柯蒂斯编，*Glimpses of People, Events, Life and Faith from the Church across the Ages*，第47卷，*Hudson Taylor*（宾夕法尼亚州伍斯特：基督教历史学会，1993年）。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蒙召为丧者祷告、邀请他们来教会，并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他们如何对待这好消息是他们与主之间的事，但确保他们首先听闻福音，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还有一个理由说明独占好消息是不对的：它会为他人带来与我们同等的喜乐。传福音不仅是责任，更如那些麻风病人所发现的一件乐事。当他们分享好消息后，这消息便迅速传开：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列王纪下7:10-11）

注意其中的讽刺：这些被禁止进城的人，却带着能拯救全城的消息！

4 当然，总会有怀疑者存在。当王被突如其来的骚动和最新的消息惊醒时，他怀疑这是个陷阱。他“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列王纪下 7:12）。

从军事角度看，王认为亚兰人进行了战术性撤退以设下埋伏。他对好消息的怀疑合理吗？可以理解，人们总想亲自验证好消息。然而无论王自以为多么精明，最终证明那些单纯听信这消息的人才是正确的。

福音的好消息亦是如此。基督的宣称不容永远搁置。耶稣要么是上帝的儿子、世界的救主，要么就不是。若祂真是，那么袖手旁观、等待更多证据才肯相信，绝非明智之举，实属愚昧。地狱里没有怀疑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只有与上帝为敌之人。那些单纯聆听并相信的人，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王正等待证据，于是他的臣属建议派遣一支侦察队：

4.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2006年），209页。

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列王纪下 7:13-14）

如同那些麻风病人，这支侦察小队的成员也甘愿执行必死的任务，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横竖难逃一死。追踪亚兰人的踪迹对他们而言并不困难。士兵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列王纪下 7:15）。循着踪迹，侦察兵们沿途发现这里一件外袍、那里一个皮袋，这里一只靴子、那里一支箭。这绝非战术撤退，而是溃不成军！于是“使者就回来报告王”（第 15 节）。

当前哨侦察兵确认好消息后，举国都沉浸在寻获好消息的欢欣中。他们全体“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列王纪下 7:16）。正如那些麻风病人初掠几顶帐篷时的狂喜，上帝子民的喜乐唯有在整座敌营尽数洗劫后才算圆满。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的饥荒终以盛宴收场。

这个故事的轨迹预示了耶稣曾医治之人的经历（马可福音 1:40-45）。那人同样是麻风病患者，这绝非偶然。因上帝的恩典是为贫乏者预备，那些不可触碰与不洁净之人往往最先听闻福音。与其他人类似，这位来到耶稣跟前的麻风病人已无甚可失，便俯伏在耶稣脚前恳求医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人说道。“**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马可福音 1:40-42）

耶稣随即嘱咐那人不要张扬此事。但那人喜不自胜，实在无法将这事藏在心里。于是“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马可福音 1:45）。当然，他违背耶稣的吩咐是不对的，但可以想见，他成了一位极其高效的福音传播者。亲身经历了救恩的喜乐后，他深感传扬这好消息的紧迫性。

除非我们也怀有同样的紧迫感和同样的喜乐，否则我们自身无法成为高效的福音传播者。一位在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督徒学生与同学分享了他得救的喜乐。当他们坐着研读课本时，他开始沉浸在救恩的喜乐中。最终他脱口而出：“我希望你也能拥有我这样的喜乐。”他的朋友回答：“好啊，告诉我怎样才能得到。”几周内，这位朋友就亲自委身于耶稣基督。他被喜乐感染了，这是所有属灵恩典中最具感染力的。最优秀的传福音者，就是一位乐于分享好消息的喜乐基督徒。

拒绝好消息的致命错误

遗憾的是，撒玛利亚并非所有人都迎来了好消息。对其中一人而言，这好消息反而成了坏消息。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第6章末尾，审视这个反面教材，它展示了拒绝福音的致命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以色列王将饥荒归咎于上帝的先知（列王纪上18:17 记载了君王惯用的这种手法）。他身披麻衣徘徊时发誓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与我！”（列王纪下 6:31）。于是王派遣臣仆去刺杀上帝的先知。

神人以利沙正与以色列的长老们同坐，或许因他们前来求助。先知不知怎地知晓了王的杀意，便闭门：

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列王纪下 6:32）

当王的使者抵达时，他已对以色列的得救全然绝望。见门紧闭，那人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列王纪下 6:33）但以利沙仍有充足理由怀抱希望。他愿持续等候耶和华，直到救恩降临。于是先知宣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7:1）

这是个夸张的预言。就在那一刻，街头小贩还在以八十舍客勒高价售卖驴头。然而以利沙宣称，不出二十四小时，市场将全面反弹，上等谷物会以常规价格在城门口大量出售。

显然，王室内阁此前已与经济学家打过交道。王的侍卫长——圣经称其为“搀扶王的军长”——深知经济预测未必可靠。于是他对神人说：“即便耶和華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

（列王纪下 7:2）。此人全然质疑以利沙的预言：哪来足以压低粮价的庞大食物供应？军长讥讽道，如今即便是天降吗哪也救不了他们。他听闻这好消息，却断然拒绝；他听到恩典奇迹的故事，却因怀疑上帝的拯救大能而拒绝相信。最终他招致上帝的诅咒。以利沙对他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第 2 节）

以利沙所说的一切都应验了，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以色列人出去掠夺了亚兰人的营地，到了中午一切又恢复了常态。大量食物正以折扣价批量出售。当市场稳定下来时，以利沙的预言价格分毫不差！可以想见，如果他愿意，他本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華所说的”（列王纪下 7:16；参看第 18 节）。彼得·莱特哈特写道，以色列的上帝是“市场的主宰”，“他既能轻易颠覆供需曲线，也能制造短缺让价格飙升。经济生活并非由稀缺的客观力量支配，而是由一位拥有无限资源的上帝掌管，祂确实能敞开天上的窗户。”⁵

那位君王的侍卫长又如何呢？他是否活到了那一天？是的，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那样。他吃到食物了吗？不，他没有。讽刺的是，他被饥饿的人群踩踏致死：“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列王纪下 7:17）。为确保无人

5. 同上，209-10。

这是好消息的日子

错失要旨，圣经作者继续阐释这一教训。对某些人意味着生命的福音，对另一些人却意味着死亡：“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華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19-20节）。

同样的悖论也适用于耶稣基督及我们对祂恩典福音的回应。这给某些人——尤其是社会弃儿——带来生命的消息，对另一些人却是死亡的审判。接受福音带来喜乐，拒绝它却是致命的错误。为阐明这点，耶稣将自己比作一块巨石。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路加福音 20:17；参诗篇 118:22）。这是救主在宣告：凡将生命建造在祂身上的人，祂必成为坚固根基。接着耶稣警告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路加福音 20:18）。这是救主在宣告：凡拒绝祂的人——凡因祂跌倒的人——终将被祂粉碎。当涉及耶稣基督时，拒绝好消息就成了最致命的错误。

根据我家族中流传的一个故事，有位亲戚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尽管他的姐姐乔琳经常与他谈论属灵之事，但据在世者所知，他始终未曾相信福音的好消息。然而，在他弥留之际的最后几口气中，此人必定看见了天使或恶魔的异象，因为他临终的遗言是：“原来乔琳终究是对的。”

撒玛利亚城门的那位官员在被人群踩踏前的最后一刻，脑海中想必也闪过同样令人不寒而栗的念头：“原来以利沙终究是对的。”这个教训很容易应用。对于任何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说，今日正是充满喜乐好消息的日子。既已听闻这好消息，就切勿在天国门前被践踏。相反，当谨记圣经中这智慧的警告：“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希伯来书 12:25）

12

复活与生命

列王纪下 8:1-6

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她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她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要还给她，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

（列王纪下 8:5-6）



你可曾想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怎样的体验？前一瞬他的灵魂在乐园，身体却在坟墓中朽坏；转瞬间，他的身体与灵魂重新结合，跌跌撞撞走出洞穴，重获生命。

圣经并未记载此人死后的见证，但诗人亨利·科尔曼想象拉撒路会检视自己的裹尸布并

试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复活者困惑于自己是否真的死去，抑或只是一场梦境。最终他确信自己确实死过，并记起是何力量将他从坟墓中召回：

这些麻布分明证明这洞穴曾把我肉
身禁锢在死亡沉睡中，然而我恍闻异响，其力之
奇足以唤醒最迟钝的尸骸，那甜美嗓音穿
越死亡，向每根血管注入生命气息，我确定
听见它以我之名呼唤：拉撒路啊，出来吧¹。

无论拉撒路听到上帝威严之声时感受如何，我们确知他经历了死后复活的体验。从死里复活并非他生命的终点，重返人世不是结局，而是另一个开端。因此，拉撒路亲身印证了耶稣对他姐姐马大所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 11:25）。

死里复活后的生命

以利沙的两位友人有过相似经历。他们故事的前半部分记载于列王纪下第 4 章。某日，书念妇人的幼子突发头痛，数小时内便气绝身亡（列王纪下 4:18-20）。妇人悲痛欲绝，前去质问以利沙。先知并未为自己辩解，而是来到停放男孩尸体的榻前。当以利沙祷告时，耶和華使妇人之子复活。

这便是复活的神迹。此事意义重大，以致在列王纪下 8 章开篇经文中被四次提及：书念妇人之子“复活了”。他的复活绝非

1. 亨利·科尔曼，《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载于 *Chapters into Verse*，罗伯特·阿特万与劳伦斯·维德尔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 卷 135-136 页。

被遗忘，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点。那位妇人与她儿子在死里复活后仍拥有生命。因此，他们经历了复活与生命。

请铭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同样始于某种复活。再次引用科尔曼笔下的拉撒路所言：

若非救主召唤，何足为奇，虽死犹生，
唯祂圣言，能使罪中的死魂复活²

罪人前一瞬还陷于罪中死亡，下一刻便获得属灵力量悔罪并信靠耶稣基督。圣灵施展其复活大能——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赐予罪人新的属灵生命（参罗马书 8:11；以弗所书 1:19-20）。

这一被神学家称为重生的复活事件之后，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基督信仰不仅仅是做一次归向基督的决定。流行歌手艾米·格兰特曾这样评价一个拒绝继续属灵生命成长的人：

我认识一个人，或许你也认识——说不定就是你！他在祭坛前跪下，就此止步；
他得救了，这便是他全部的追求。³

这样的人需要获得生命——属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与生命。接受祂作个人救主仅仅是个开始。此后，我们还有一生要在祂面前活出侍奉的生命。若祂真是我们的救主，那拯救我们的基督也必使我们成圣。

信实眷顾的生命

书念妇人与她儿子的故事至少教导我们关于复活后在基督里生命的三个方面：这是蒙眷顾、顺服与见证的生命。

2. 同上，第 2 卷 136 页。

3. 艾米·格兰特，《胖宝宝》，*Age to Age*（Word, Inc., 1982 年）。版权
© 1984 Gaither Music Co. (ASCAP) Universal Music Brentwood Benson Publ. (ASCAP)
（由 CapitolCMGPublishing.com 管理）版权所有。经许可使用。

首先，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种蒙眷顾的生命，这是神学家用来描述上帝看顾属他之人的方式。一旦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接纳了我们，就永不会离弃我们。祂总会像对待自己亲爱的孩子那样供应我们所需。

书念妇人和她的儿子确实需要有人照料。他们屡次陷入生活基本物资匮乏的困境。如同以色列众人一样，他们也遭受饥荒之苦。因此“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列王纪下 8:1）。书念妇人从以利沙那里学会了全然信靠上帝的话语：“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第 2 节）。

留意上帝信实的眷顾。这妇人和她的儿子是寄居异乡的寄居者，无家可归、缺衣少食、举目无亲。但上帝七年间日日看顾他们，每早晨都以新的怜悯赐下日用的饮食。这正是上帝眷顾的信实。祂并不仅仅供应一次就任凭我们自生自灭，而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保守我们。

我们蒙召在每次需要时都当記念上帝的信实。太多基督徒经历一次上帝供应后，下次需要食物、工作或住所时却忘了信靠祂。然而上帝始终信实地供应，未来祂必如过去一般信实。

上帝多次向书念妇人和她儿子显明信实。饥荒结束后，他们回到撒玛利亚：“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列王纪下 8:3）。因经文未提及妇人丈夫，且上次出现时他已年迈（4:14），可推断他已然离世。这对母子沦为无家可归、丧夫失怙的难民。但那位接待寄居者、眷顾寡妇、如父般看顾孤儿的上帝，依然持续保守他们。

适时眷顾的生命

上帝的眷顾不仅信实，而且适时。在书念妇人可能返回撒玛利亚的所有日子里，上帝偏偏安排她在那一天到来，那时她的名字恰好在王宫被提起：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她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列王纪下 8:4-5）

上帝精确到秒地安排了书念妇人的出现；她恰好在基哈西提及她名字的那一刻到来。“说到书念妇人，”基哈西或许会这样开场，“瞧，她来了！”“啊，”王可能这样回应，“我们刚才正谈起你呢！”当基哈西说“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儿子，以利沙曾使他复活”时，王便询问妇人上帝为她所行的事，她便原原本本地讲述（列王纪下 8:5-6）。这一切都源于神圣眷顾的完美时机。

当谈及需求得到满足时，时机就是一切。然而，上帝常因时机不当而受到批评，这与其他指责一样频繁。需求时刻越来越近。

“我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信徒向上帝哭诉。“主啊，如果我不尽快找到公寓，我就要流落街头了！”或许一位传教士即将前往海外，却仍在等待签证。“难道上帝不知道时间有多紧迫吗？”

是的，上帝知道时间。祂始终知晓。上帝最初创造了时间，因此祂永不缺乏时间。祂将统管每一刻、每一天，直到时间的尽头。圣经哲人写道，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传道书 3:11）。因此，信徒总能信赖上帝在祂美好的时刻供应所需。

关于上帝及时供应的非凡故事，来自达拉斯神学院的早期岁月：

神学院于 1924 年创办后不久，几乎濒临倒闭。情况恶化至破产边缘。所有债权人约定在某日正午十二点进行资产清算。当天早晨，学院的创办者们聚集在

复活与生命

校长办公室内，众人正祈求上帝供应所需。那次祷告会中，哈里·艾恩赛德也在场。轮到他祷告时，他以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率方式说道：“主啊，我们知道千山上的牲畜都属于你。请卖掉一些，把钱赐给我们吧。”

就在那时，一位穿着靴子、敞着领口的高个子德克萨斯人漫步走进行政办公室。“你好！”他对秘书说，“我刚在沃斯堡卖了两车皮的牛。我一直想促成这笔生意，但总是不成。我觉得上帝要我把这笔钱捐给神学院。不知道你们是否需要，但支票在这儿。”说着他递出了支票。

秘书接过支票，深知此刻事态紧急，便走到祷告室门前轻轻叩门。学院创始人兼院长刘易斯·斯佩里·查菲博士应声开门，从她手中接过支票。当他看到金额时，发现那正是所欠债务的精确数目。随后他认出支票上的名字正是那位牧场主。查菲转向艾恩赛德博士说：“哈里，上帝把牛卖了。”⁴

尽管有些故事比其他更富戏剧性，但每位基督徒都能见证上帝预备的适时性。一次千钧一发的逃脱。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话。一顿饭或一个家看似恰逢其时地得到供应。一扇门关闭是为了让下一扇门开启。回首往事，每一次供应都在提醒我们：时间皆在上帝掌握中。正如主日学古老诗歌所唱：“每当我需要祂，祂总在那里。”

丰盛眷顾的生命

书念妇人与她的儿子所领受的，也彰显了上帝丰盛的眷顾。复活事件之后，这个单亲家庭不仅获得了生命，更是丰盛的生命。他们不仅熬过了七年漫长饥荒，归回家园时更获得了巨额财富。

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觐见君王的结果。当书念妇人向王乞求归还房屋和田地时，她是在寻求公义。极有可能是王本人强占了她的产业。在那个年代，“暂时闲置的财产会被王室没收，

4.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并肩而立：影响你的一代》（俄勒冈州格雷沙姆：Vision House 出版社，1995 年），24–25 页。

这些财产被托管，直到合法主人前来认领。”⁵ 因此，书念妇人对其祖产拥有合法所有权。

但她如何证明自己的案子，尤其是在丈夫可能已去世的情况下？这让人想起路得和拿俄米，她们从摩押回到伯利恒时也无处安身。正因如此，基哈西在书念妇人觐见时立于王座旁显得至关重要。他能证实她的身份并佐证其经历，从而促使王归还她的房屋与田地。

但上帝的恩典远不止于此！祂预备了更丰盛的祝福：“于是王为她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她，自从她离开本地直到今日，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列王纪下 8:6）。需知君王此举远超律法要求。他实质上指派专员核算并退还她土地这些年应缴的赋税。通过返还全部收益，耶和華补偿了这母子多年来的所有损失。更令人惊叹的是，以色列诸王在财产权问题上素来反复无常（如亚哈强夺拿伯葡萄园的恶行，见列王纪上 21 章），而这次，这位敬虔的妇人竟破天荒获得了王室公正的对待。

每位上帝儿女的生命，都是蒙丰盛眷顾的生命。上帝向来向祂的子民应许的，正是这妇人与她儿子所领受的：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祂向列祖及其后裔所立的大应许，就是赐予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通过赐下这片土地，上帝教导他的子民与祂同住。他们学会宣告：“主啊，你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诗篇 90:1）。列王纪上下正是写给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参以西结书 11:14-17）。对他们而言，书念妇人的故事带来了土地回归、命运复兴的盼望。这妇人本身即象征忠信的以色列，期盼着救赎。正如彼得·莱特哈特所言，这是一个关于“出离与回归”的故事，激励流亡中的人们持守上帝的应许。⁶

耶稣基督向所有与祂同住的人作出类似的应许。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5. 格威利姆·H·琼斯，*1 and 2 Kings*，第二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 年），440 页。

6. 彼得·J·莱特哈特，*1 and 2 Kings*，《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 年），211 页。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 14:23）。这正是“邀请耶稣进入你心”的含义。信徒的心是永生上帝临在的港湾。借着圣灵的内住，上帝永远安居在信徒里面，因此信徒也永远与上帝同住。

一旦我们与上帝同住，就永不再无家可归。尽管在这堕落的世界中我们有时会感到如客旅般漂泊，但我们拥有“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 1:4）。这基业之所以稳固，是因为耶稣赐下了永恒的应许：“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 14:2-3）。认识耶稣基督不仅关乎复活；更关乎生命，永恒的生命。

顺服的生命

对于那些经历上帝护理之人而言，在复活的基督里的生命也是一种顺服的生命。当我们遵循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时，祂便看顾祂的子民。神圣的护理通常显明在人类顺服的境遇中。

书念妇人与她儿子经历复活后，学会了在忠信的顺服中生活。当以利沙恩慈地告知书念妇人饥荒将至时，她顺从了耶和華的话，寄居在非利士人中间——这是谦卑顺服的显著典范。人类如此易于悖逆，以至于当他们遵行上帝的话时总显得格外可贵。当这位妇人照吩咐而行时，她便在顺服的境遇中体验了上帝仁慈的护理。

这位妇人对上帝的忠信早在列王纪下 4 章就已显明，这为列王纪下 8 章埋下伏笔。她与以利沙的关系始于她为支持先知事工而提供住处（列王纪下 4:8-10）。上帝的护理是对她顺服的恩典回报（参马太福音 10:40-42）。

有些人期望无论顺服与否，上帝都会供应。他们抱怨配偶，却拒绝遵循上帝对婚姻的教导。他们因失业而责怪上帝，却不愿将求职视为全职工作般认真对待，也不愿接受必要的培训。

他们期望获得神圣指引，却不愿每日与上帝保持亲密交通。这种期待是愚昧的，因为上帝通常是在人们照常经营生活时看顾祂的子民。那些连基本顺服都做不到的人，无权期待神迹般的眷顾。

至于书念妇人，她始终持守基本顺服。她前往上帝指示之地，而后以等候上帝的姿态践行顺服。整整七年，这个小家庭仰赖上帝供应每日所需，静候重返以色列的合适时机。

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的世界里，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等候上帝。我们总是行色匆匆，从一个地方奔往下一个地方，用喧嚣填满所有寂静的间隙。却期待上帝配合我们这种狂热的节奏。我们常催促主加快行动，殊不知祂更常要我们做的是，赶快停下来等候！

书念妇人懂得如何等候耶和华。她的榜样与前一个叙事中王的使者形成鲜明对比。当他的城被围困、百姓挨饿时，他放弃了所有希望。“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王的使者质问道（列王纪下 6:33）。

等候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等候上帝是真正敬虔的标志。诗篇作者深谙此道，因此他写道：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篇 130:5-6；
参 33:20；38:15）

以赛亚同样懂得等候：“我要等候……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以赛亚书 8:17）。先知弥迦也是如此，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弥迦书 7:7）。这些忠心的上帝仆人在信心中等候，怀着盼望并不断祷告。

你可曾学会如何等候主？等候主就是静默而坐，等待祂的指引。这是以期待之心仰望祂必然的供应。这是相信祂的恩典足以满足当下一切所需。这是在祂尚未动工之前就信靠祂必会供应。安德鲁·穆雷曾如此劝诫关于等候上帝的必要性：

若有一支军队奉命出征敌国，却传来停滞不前的消息，人们必立即追问延误的缘由。答案往往是：“在等待补给。”粮秣、衣物或弹药尚未全部到位，缺乏这些物资，军队便不敢贸然前进。基督徒的生命亦是如此：我们每日每步都需要从上头来的供应。而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培养那种倚靠上帝、信靠上帝的灵性，拒绝在缺乏恩典与力量供应情况下前行。⁷

凡如此等候耶和華的人必不至羞愧，因他们总会发现上帝信实地供应他们所需。

见证的生命

耶稣基督里的复活生命意味着眷顾、顺服，也意味着见证。为学习这功课，我们将视线从书念妇人转向王的仆人基哈西。

基哈西在本章的出现令人费解。我们上次见到他时，贪婪的基哈西正缓慢地离开以利沙身边。他曾多年担任先知的助手，亲眼见证过以利沙行的神迹，包括在约旦河治愈乃缦的麻风病（列王纪下 5 章）。但因不满所得酬劳，基哈西试图窃取乃缦的献礼，在此过程中竟对上帝白白的恩典强加附加费。于是以利沙宣告了上帝对他的诅咒：“因此，乃缦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离开时“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5:27）。

令人困惑的是，基哈西后来如何竟在君王身边任职。一旦成为麻风病人，人们便再不会期望在公开场合见到他。然而几章之后（或许七年后），他却在王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有学者认为列王纪下是按主题而非年代顺序编排的。然而，几乎没有文学迹象表明这些事件是错序出现的。另有学者提出，基哈西的麻风病只是轻微的皮肤病，又或者病情虽严重到使他无法担任先知，但还不至于完全断绝人际交往。

7. 安德鲁·穆雷，《等候神》（宾夕法尼亚州新肯辛顿：惠特克出版社，1983 年），23-24 页。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帝因基哈西为自己的罪悔改而怜悯了他的身体和灵魂。支持这一解释的一个因素是基哈西在列王纪下 8 章中几乎履行了使徒般的职能。与耶稣的使徒们一样，他曾亲眼目睹复活的神迹；当以利沙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时，他就在现场。随后，他也像使徒们一样，成为上帝赐生命之能的见证人。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如何解读他在此叙事中的出现，从他的榜样中我们学到的教训是：那些知晓上帝复活大能的人，蒙召过一种忠信见证的生活。

王给了他的仆人一个绝佳的传福音机会，而基哈西充分利用了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列王纪下》8:4）。这句话是对传福音者工作的绝佳描述。传福音者就是向他人讲述上帝所行大事的人，包括他通过祂的仆人所成就的事。基哈西提到的大事之一就是“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第 5 节）。亲眼见证复活后，他活出了见证的生命。

见证的概念在使徒行传中反复出现。耶稣告诉门徒，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事实正是如此。作为复活基督的目击者，他们成为祂复活大能的见证人。例如在五旬节，彼得宣讲道：“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2:32；参 3:15；5:32；10:39）。当他在圣殿医治瘸腿的乞丐时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3:15）。保罗同样践行这一使命，因上帝吩咐他“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22:15）。

见证的生命不仅属于使徒，更属于每一个通过信靠耶稣基督经历上帝复活大能的人。上帝呼召每位信徒为祂的救恩作见证。复活与生命的意义正在于分享。

基哈西愿意分享。上帝已恢复他事奉的果效之地。显然，他并未重返先知职分。或许他的罪——等同于否认福音——过于严重，使他无法继续担任先知。毕竟，事奉是神圣的呼召，有些人因陷入可耻的罪行而玷污了这呼召，就不应

重返公开事工。但即使讲坛不是他们的归宿，上帝也如对待基哈西一般，为他们预备了另一处位置。

基哈西的事例对所有在基督徒生活（尤其是基督教事工）中曾遭遇失败的人而言，都是一种激励。你是否感到自己辜负了上帝？即便如此，上帝并未放弃你。祂仍为你留有位置，仍可使用你。事实上，上帝或许只用那些曾经失败过的人来完成祂的使命。上帝的军队是唯一一支完全由昔日逃兵组成的队伍。

为佐证此观点，试想若你参与牧师遴选委员会，需从圣经英雄中挑选候选人。你会选谁？每一位的履历上都有污点：亚伯拉罕是掩饰真相的高手，雅各是欺骗者，摩西是逃亡的杀人犯，大卫犯过奸淫也是杀人凶手，以利亚在压力下退缩，以赛亚是嘴唇不洁之人，彼得曾否认基督，保罗曾是亵渎者与暴徒，约翰·马可在宣教旅程中途弃船而逃，约拿甚至在旅程开始前就临阵脱逃。这些罪人与退缩者，无一不是失败者。似乎当上帝有工作需完成时，祂别无选择，只能启用曾经的失败者来执行。

使这些人得以在上帝的国度里事奉有果效的，并非完全的敬虔，而是真实的悔改。这或许也是基哈西为事工所做的预备。他为自己的贪婪、觊觎、偷窃、欺骗和亵渎悔改。此后，上帝使用他为复活作见证。你若认识并信靠耶稣基督，即那位是复活和生命的主，无论他曾做过什么或未能做到什么，祂都会使用你去作同样的见证。

13

恶王当道的日子

列王纪下 8:7-27

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 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便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保障**，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列王纪下8:10-12*）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摩登时代**》中揭示了邪恶之人的意志如何导致超过一亿人在二十世纪的非自然死亡。

1. 约瑟夫·斯大林与苏联古拉格集中营。阿道夫·希特勒与犹太人大屠杀。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大规模杀戮。伊迪·阿明与乌干达的血腥清洗。波尔布特与柬埔寨的杀戮战场。

1. 保罗·约翰逊，《现代世界：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83年）。

恶王当道的日子

这份名单不断延伸，包括所有小王国中的暴君与独裁者。

同一时期，有数十万基督徒殉道，因为人类的敌人也是教会的敌人。若亚伯的血从地里向上帝哀告，现代又有多少呼喊与祈求达于天庭？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们仍活在恶王当道的日子。

便·哈达的归正

与我们一样，先知以利沙也生活在恶王当道的日子，列王纪下8章记载了其中四位恶王。亚兰王便·哈达屡次攻打以色列，最终被哈薛所弑，后者也屠杀了上帝的子民。与此同时，犹大的约兰王和亚哈谢王在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四位恶王的生平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上帝与邪恶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或许最令人惊讶：上帝甚至能让最邪恶之人改过向善。这似乎正是以色列宿敌便·哈达的经历。便·哈达（公元前860-842年）是亚兰（今叙利亚）的君王，该国与以色列常年交战。便·哈达曾是多坍围困以利沙的将领（列王纪下6:8-23），并围攻撒玛利亚，将上帝的子民逼至饥荒边缘（6:24-7:20）。

尽管便·哈达穷兵黩武，却始终无法战胜上帝的子民。例如当他在多坍围困以利沙时，反被看不见的天使军队包围。上帝使亚兰人眼目昏迷，将他们交给以利沙手中。后来当这位王围攻撒玛利亚时，便·哈达的军队因夜间诡异的声响惊恐逃窜，遗弃了全部物资。

尽管便·哈达处处与上帝为敌，却始终无法战胜祂。最终，当他卧病临终时，已全然放弃抗争：“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列王纪下8:7-8）

便·哈达在病中做了正确的事，他转向上帝寻求帮助。当然，请医生诊治本无可厚非，

但医治身体的乃是上帝，即便祂使用医疗手段来成就这事。

便·哈达向“来到城中或许为拯救他的先知”询问预后，其做法与亚哈谢王截然相反。亚哈谢从高处坠落重伤，对能否康复毫无把握。他焦虑地命令仆人：“你们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列王纪下 1:2）。由于亚哈谢求问魔鬼，以利亚便诅咒他的病榻，使之成为灵床（第 3-4、16-17 节）。

显然，便·哈达更为明智。他因某种契机信服了以色列的上帝，并学会辨认以利沙作为神人的身份。通过求告上帝的先知，他在患难中寻求耶和华。其使者的话语中显露出真诚谦卑的明证：“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列王纪下 8:9）。便·哈达素来受人服侍而非服侍人，此刻却以儿子寻求父亲般的姿态向以利沙求助。

显然，上帝已使这位邪恶的君王归正。便·哈达正是那种不经历挣扎便不会归信之人。他长期与上帝角力，抗拒祂的主权。他如此固执地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甚至不愿让上帝作王。但最终，他放弃了挣扎，让上帝成为上帝。

有些人直到临终病榻才肯向上帝降服。便·哈达的榜样为每个身患绝症的未得救罪人带来了希望。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希望存在，即使对最邪恶的君王亦是如此（参提摩太前书 2:2）。这激励我们持续为病患和临终者祷告，求上帝使他们弃恶从善。我们的主仍可能施怜悯，如同祂怜悯便·哈达一样。

詹姆斯·杜布森博士曾讲述他祖父临终归信的故事。这位家族长老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个“自认为无需基督教信仰的道德人士”。杜布森写道：

我的祖父 69 岁时中风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病得如此严重。有一天，他的女儿进房间打扫整理，经过床边时发现他眼里噙着泪水。在此之前，从未有人见过他流泪。

“爸爸，怎么了？”她问道。

他回应道：“亲爱的，去楼梯口叫你妈妈来。”

我的祖母冲到丈夫身边，听见他说：“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我并不惧怕死亡，但眼前一片漆黑。没有出路。我虚度了一生，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

“你愿意为我祷告吗？”

“为你祷告？”我的祖母惊呼道。这是她成年后一直期盼的请求。她当即跪下，四十年代祷的言语仿佛都倾注在那次病榻前的祷告中。R·L·杜布森那天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心献给了上帝。

接下来的两周里，他请求会见曾被她冒犯过的教会成员并寻求他们的宽恕。他处理完个人事务后，带着唇边的见证安然离世。在陷入永不醒来的昏迷前，我的祖父说：“……如今黑暗中有了一条路。”

2

赞美上帝，临终皈依这样的事确实存在。但指望这种事发生是愚蠢的！有些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从未坚定地委身于耶稣基督。他们模糊地想着总有一天会转向上帝。“有朝一日，”他们说，“我会了解基督教。等我毕业、有了孩子或退休后，再认真对待信仰，现在实在太忙了。”

另一些人认为罪人的生活更有趣，所以非要体验过后才肯归向基督。曾有人告诉我他对基督教感兴趣，但周日早晨总有足球赛，所以不能去教堂。他说这话时仿佛属灵生活根本无法与体育竞技相提并论。当然，踢足球有其意义，但人们难免怀疑地狱里是否常有球赛可踢。

还有人指望临终时再转向上帝。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在死前悔改。有人猝然离世，有人昏迷中悄然逝去，还有人年老昏聩时辞世。因此，趁早归向基督远比拖延更稳妥。

事实上，唯一稳妥的做法就是尽快来到祂面前。趁你仍拥有健全的心智与体魄时，现在就行动吧。承认你是个罪人，坦承你无法赐予自己永恒的生命。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正如便·哈达一样。

2. 詹姆斯·杜布森，《杜布森博士解答你的疑问》（伊利诺伊州惠顿：丁道尔出版社，1989年），412-14页。

哈薛的背叛

亚兰王及时转向上帝是件好事。上帝并不总是医治病人，即使他们祈求痊愈。在这个案例中，尽管便·哈达的病最终并非致命，但他的生命已不足二十四小时：

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列王纪下 8:9-10）

圣经学者长期困惑于以利沙模棱两可的回答。有人指责他故意欺骗君王，称其言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³然而以利沙的话最终应验为预言。“这病必能好”——也就是说，便·哈达的病本身不致命。根据戴尔·拉尔夫·戴维斯的解释，王“本可痊愈，前提是哈薛不插手谋害”。⁴但以利沙同时预言：“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列王纪下 8:10）。这也完全应验，因为次日清晨王便已身亡。严格来说，以利沙所言句句属实。

事情是这样的。以利沙进一步预言了与哈薛相关的事：“耶和华指示我，你必作亚兰王”（列王纪下 8:13）。哈薛怀疑这是否属实。“你仆人算什么，”他说，“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第 13 节）。然而尽管心存疑虑，哈薛迅速去传达先知的讯息，同时也成为以利沙预言的应验：

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列王纪下 8:14-15）

3.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193 页。

4.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133 页。

显然，这是一起谋杀行为。哈薛趁君王熟睡时将其杀害——通过窒息手段实施暗杀。随后他篡夺了王位，正如巴比伦的记载所证实。根据沙尔玛那塞尔三世雕像上的铭文，哈薛是“无名之辈的儿子”。⁵换言之，他并非合法继承人，而是通过政变夺取权力。哈薛因此成为本章中第二位恶王，他的统治给我们带来第二个教训：上帝并非邪恶的缔造者，尽管祂允许其发生。

有学者试图将哈薛的所作所为归咎于以利沙，声称他传达给便·哈达的信息最终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格威利姆·琼斯甚至称以利沙是便·哈达遇刺的“教唆者”。⁶通过告诉哈薛，便·哈达将死且他将成为王，上帝的先知似乎是在默许这位篡位者实施谋杀。

对此必须阐明两点。首先，哈薛在见到以利沙之前很可能就已怀有杀意。圣经记载先知“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列王纪下 8:11）。或许哈薛在这场凝视较量中败下阵来，正是因为他心怀鬼胎：他早已在密谋杀害便·哈达。另一种可能是，以利沙的预言成为哈薛谋害其君王的契机。但无论如何，哈薛都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可否认，以利沙对即将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他知晓哈薛会弑君篡位，也清楚哈薛将对以色列犯下何等罄竹难书的暴行。以利沙知晓这些，是因为上帝知晓并将这些启示给了祂的先知。

在此，我们直面神圣主权深不可测的奥秘。上帝从不为邪恶所震惊。在这个特定案例中，全能者早已洞悉哈薛的为人。早在列王纪上 19 章，上帝就在迦密山上向沮丧的先知以利亚宣告了这个预言：

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戶所殺；

5. 格威利姆·H·琼斯，《列王纪上下》第 2 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出版社，1984 年），441 页。

6. 同上。

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列王纪上 19:15-17）

这预言表明上帝不仅治理以色列，也掌管亚兰。祂不仅统治自己的子民，更统管万邦。因此，即便最邪恶的君王也是上帝许可掌权的，有时甚至成为审判的工具。但上帝并不为他们的恶行负责。上帝的主权不能成为人类罪孽的借口。所以罪人永远不能说：“是上帝让我这么做的！”

我们明白不可推诿责任，因为圣经清楚表明上帝并非邪恶源头：

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

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约伯记 34:10, 12）

主耶和華說：我不喜悅那死人之死。（以西結書 18:32）

上帝统管世间万物；然而，祂并不为邪恶负责。

哈薛的行为唯一该受责备的是他自己。是他擅自作主行了恶事，是他利用以利沙的预言为借口实施谋杀。其恶行彰显了明君与暴君的核心区别：明君等候上帝赐予权柄，暴君则自行篡夺。

哈薛本该效法大卫。和哈薛一样，大卫受膏为王时尚未获得王权；他也曾有机会自立为王。当时扫罗仍是君王，正率三千人往隐基底追捕大卫：“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華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撒母耳记上 24:3-4）

然而大卫拒绝杀害扫罗。他知道耶和華的旨意是要他

作王，但他深知这非耶和华所喜悦的方式。于是大卫对部下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母耳记上 24:6）。

耶稣基督对其国度的态度亦复如是。他本有无数次机会自立为王：当撒旦许诺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祂时（马太福音 4:8-10），或是后来祂骑着君王的驴进入耶路撒冷并受众人欢呼时。

但耶稣从未自行加冕。虽受膏为王，祂却不夺取国度，而是顺服父神的旨意直赴十字架。祂等待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后，才登上父神赐予的宝座（以弗所书 1:20-22；腓立比书 2:9）。这正是我们的君王与所有恶王的本质区别：最完美的君王不会自戴冠冕，而是静候被立为王。

耶稣君王的榜样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处理自身的野心。与其自我推销、自我抬高或自我晋升，我们更应等待上帝将我们安置于祂所期望的位置。届时，无论祂使我们降卑或升高，我们都能对自己的呼召充满确信。

以利沙的哀伤

既然君王及其他统治者是被召担任权柄之位，他们就要为自身的领导向上帝交账。当他们未能履行上帝所托付的职责时——这在我们当今时代也屡见不鲜——实为可悲。生活在恶王当道的日子会带来苦难与哀伤，正如我们从以利沙的眼泪中所领受的教训：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保障，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列王纪下 8:11-12）

此刻充满悲怆。当圣灵让哈薛的王朝在他眼前掠过时，先知以利沙被情绪淹没。在这一幕中，他是审判的使者，而非恩典的使者——

这使命带给他的不是喜乐而是痛楚。以利沙因哈薛将加诸上帝百姓的不可言喻的苦害而痛哭，显明他怀有慈爱之心。即便作为审判的使者，他并非对人类苦难无动于衷，而是对上帝百姓怀有如此深切的怜悯，以致为他们的命运哀伤（参列王纪下 10:32-33；13:3）。

对于生活在恶王当道日子的基督徒而言，哀恸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圣经教导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 12:15），并宣告“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 5:4）。因此，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理当为邻舍生命中的罪与苦难——无论教会内外，显出哀伤之情。

当今世界的罪恶看似多到令人麻木，难以再为之哭泣。在许多暴力横行的社区，连谋杀都已失去震撼力。但那些对迷失孤独的世界怀有基督心肠的人，仍会时常被感落泪。我们要为死亡与灾难、暴力与不公、教会受逼迫，以及一切恶行哀哭。我们也要为公然的不法与泛滥的败坏哀叹。恶王当道的日子，正是上帝子民忧伤哀痛的日子。

以利沙的哀歌进一步教导我们关于上帝对邪恶的治理：邪恶是上帝的敌人。在苦难时期，许多人将上帝视为敌人，将生活中的困境归咎于祂。例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被广泛引用，他轻率地断言：“如果真有上帝，那祂就是魔鬼。”⁷如同波德莱尔，许多人在一生中因每一次的不幸而责怪上帝。有些人从未从悲伤和失望中恢复，反而在对邪恶的愤怒中迁怒于上帝。

现在，如果上帝是邪恶的创造者，那么祂确实应受责怪。我们若反对邪恶，就不得不也反对上帝。但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上帝并非邪恶的创造者。这使我们能自由表达对邪恶的悲痛与哀伤，而不至于亵渎上帝。我们可以对抗种族不公和针对儿童的暴力。我们可以怒斥恶王的暴行。我们可以为失去所爱之人而哀悼。我们可以为这个堕落世界的苦难而悲伤。而我们做这一切时，无需站在上帝的对立面，也无需违背祂的品格。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上帝为何允许某些恶行发生。但每当我们心存疑虑时，切莫忘记邪恶本是上帝的仇敌。对此的一个明证就是

7. 此引文可见于例如弗朗西斯·A·薛华所著《祂在那里且非沉默》（伊利诺伊州惠顿：丁道尔出版社，1972年），第27页。

在拉撒路墓前的耶稣基督。面对死亡的悲剧和丧亲之人的哀伤，“耶稣哭了”（约翰福音 11:35）。他的哭泣不仅表明他对死亡的悲痛，也显明祂的愤怒，因为圣经进一步宣告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第 33 节；参第 38 节）。希腊文中“心里悲叹”（*embrimaomai*）一词表达的是最强烈的愤慨。耶稣确实因愤怒而呻吟。

上帝的儿子为死亡的邪恶流下痛苦的泪水，这意味着什么？比尔·埃德加解释说，耶稣的哭泣并非出于“感伤的遗憾”，而是神圣的愤慨：“耶稣，宇宙的创造者，即将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全然超越的耶稣，对死亡感到愤怒，而非对自己发怒。祂创造的世界本无邪恶；邪恶是作为外来入侵者进入的。因此，邪恶才是真正的敌人，而非上帝。”⁸ 邪恶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

约兰的继承者

终有一日，我们邪恶的仇敌将被击败。哭泣并与邪恶争战并非徒然，因为终有一日，一切邪恶都将终结——这是这些经文带给我们的终极启示。

列王纪下第 8 章以另外两位恶王的事迹作结。他们均为犹大君王，其恶行表明以色列（北国）的罪孽已开始向南方的犹大蔓延⁹。其中一位是约沙法之子约兰：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作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纪下 8:16-18）

约兰不圣洁的婚姻提醒我们与不信者联姻的危险。约兰在择偶上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亚她利雅，亚哈的女儿。这一不敬虔的联盟——部分原因是

8. 威廉·埃德加，《心灵的理由》（大急流城：贝克出版社，1996 年），99 页。

9. 戴维斯，《列王纪下》，138 页。

为推进将以色列与迦南诸神对齐的异端普世主义——他继承了亚哈的罪孽，直至三四代。

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托马斯·富勒在考察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位年轻人的族谱后，如此评价约兰：

主啊，我发现救世主的家谱奇妙地交织着四代直系血亲中四次显著的更迭：1. 罗波安生亚比雅；这是恶父生恶子。

2. 亚比雅生亚撒；此乃恶父出贤子。

3. 亚撒生约沙法；此乃贤父出贤子。

4. 约沙法生约兰；此乃贤父出恶子。

主啊，我由此明白：父亲的敬虔无法传承于我，这对我实为噩耗。但我也看到，实际的悖逆并非总是世袭，这对我儿子却是佳音。¹⁰

如富勒所言，约兰确为恶子。圣经另载其血腥统治的秽行：他屠戮众兄弟以绝王位之争（历代志下 21:2-4），背弃以色列的上帝转奉迦南诸神（第 11 节）。简言之，他是邪恶时代的恶王。

约兰因恶行受审，为诸罪遭大苦。以东人与利本人伏击他，他仅以身免：

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拉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立拿人也背叛了。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8:20-24；参历代志下 21:8-10）

10. 引自托马斯·富勒的《逆境佳音》，转引自《属灵操练：十七世纪伟大基督教领袖灵修文选》，谢伍德·沃特编，基督教遗产经典系列（伊利诺伊州惠顿：十字路出版社，1983 年），第 31 页。

恶王当道的日子

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几乎杀尽了约兰所有的儿子（代下 21:16-17）。王还收到了先知以利亚一封不利的信，信中写道：

耶和华 — 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代下 21:12-15）

犹大遭受了以利亚所预言的灾祸，约兰本人也染上了一种被某位注释者临床描述为“慢性腹泻与严重直肠脱垂”的恶疾。¹¹圣经如此记载：“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二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历代志下 21:19）。通过接连不断的灾祸，上帝的审判临到了犹大和约兰。

约兰的儿子中只有亚哈谢一人幸存 —— 他与父亲同样邪恶。正是亚哈的女儿亚她利雅引导她的儿子亚哈谢走上恶途（参历代志下 22:3）：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她利雅，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列王纪下 8:25-27）

对犹大而言，这是罪恶横行的日子。在一位传道人称之为“庞大的邪恶家族”中，暴君接连登基。¹²与不信者屡次通婚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历来如此。

11. 唐纳德·J·怀斯曼，《列王纪上、下》，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丛书第9卷（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1993年），217页。

12. 戴维斯，《列王纪下》，137页。

本章结尾处，这些恶王毫不意外地自相残杀，以牺牲本国百姓性命为代价（列王纪下 8:28-29；参 9:15-27）。

我们在当今时代也目睹着类似的罪恶，我们几乎难以寻见敬畏上帝、热爱公义、秉行正直的国际领袖。世界充斥着滥用权力的暴虐之徒。我们时常不禁怀疑：这世界是否已彻底疯狂？悲伤永无止境吗？我们的哀恸何时能化为欢舞？

曾发出这些诘问的卡尔·格德勒，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囚处决。他的日记显示，他近乎绝望地结束了生命。恶王统治下的恐怖景象使他开始质疑他的信仰：

在无数不眠之夜，我反复叩问：是否存在一位体察人间疾苦的上帝？这愈发难以令人相信。因这位上帝竟纵容血流成河、苦难堆积如山，任凭恐怖与绝望如峰峦般压在人类头顶……祂必定目睹千万正直之人白白丧命受苦却袖手旁观。这难道是所谓审判？……如诗篇作者般，我向上帝发怒，因我无法理解祂……然而藉着基督，我仍在寻觅那位慈悲的上帝。至今未寻见。基督啊，真理何在？慰藉何存？¹³

格德勒的生命似乎在找到所有答案之前就结束了，但至少他寻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向耶稣基督呼求真理、怜悯与安慰。

列王纪上下的作者同样呼求这份安慰。在恶王当道的日子，他发出这个充满希望的应许：“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列王纪下 8:19）上帝从未忘记祂立约的应许，即要赐给祂的子民一位良善完美的君王（撒母耳记下 7:12-16；诗篇 132:17）。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大卫的灯也未曾熄灭。因此，及至时候满足，大卫的后裔、约兰的继承者降临世间，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祂就是耶稣基督，世上的光。

13. 引自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思《路德的十字架神学》（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在黑暗岁月里，我们持守同样的应许，寻求同样的安慰。我们知道耶稣理解我们的苦难，通过圣灵的大能与同在，我们经历祂的慰藉。我们相信耶稣来是为要击败一切恶王，包括撒但本身，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弗 2:2）。虽然在这堕落世界中我们仍流下痛苦的泪水，但我们深信每个恶王终将被彻底消灭。我们坚信圣经的应许：耶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林前 15:25）。哈薛将在那伟大之日到场，约兰和亚哈谢亦然。斯大林、希特勒、伊迪·阿明、金正恩及其残暴同僚也将悉数在场；他们都将彻底击溃。耶稣基督必践踏他们的颈项，使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如果万人都会在审判之日看到唯独基督是王这一点是真的，我们就当刚强壮胆！恶王带来的悲苦时日终将过去。届时，良善正直的君王必登基掌权，万有皆得复兴。

报仇属于耶和华

列王纪下 8:28–9:37

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
上伸我的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列王纪下 9:6–7）



1997 年 11 月，中国南方小布村村委会签署并盖章了一份正式信函。文件内容如下：“村民魏某，请阅读
本通知后不得参加基督教会活动。否则你将无法加入当地生产队并
分配工作，家中电力供应将被切断，子女亦不得入学，且禁止新建
房屋。

面对此类蓄意迫害的消息，可有多种回应方式。其一是对基督里亲爱的弟兄怀揣怜悯，同时

为他的家庭和教会祈祷。但基督徒必然怀有的另一种情感是义愤。因一个人的信仰而折磨他是邪恶之举！

当信徒遭受攻击时，基督徒所能做的远不止是祈求怜悯或以忠心的忍耐承受。我们同样可以呼求上帝为我们伸冤，这是正当的，因为报仇属于耶和華：“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申命记 32:43）。

受膏报仇

了解神圣报仇的一个地方是列王纪下第 9 章。这个报仇的故事始于先知以利沙策划膏立一位新的以色列王：

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華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的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末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哪，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哪，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作耶和華民以色列的王。’”（列王纪下 9:1-6）

通过膏立耶户，以利沙正在完成上帝交给以利亚的未竟之事（参列王纪上 19:16-17）——即前任先知去世时尚未执行的神圣审判。上帝曾指示以利亚“膏立三位暗利王朝的末日骑士：以利沙、哈薛和耶户。”¹因此，以利沙最后的行动之一便是处理以利亚的

1.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 年），第 219 页。

未竟之事：“耶户必要作王，耶洗别必要死，亚哈的后裔必要灭亡，正如以利亚所预言的。”²

膏立耶户为王必然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以利沙吩咐他的助手完成使命后立刻逃跑（列王纪下 9:3）。然而尽管危险重重，这位先知的助手仍奉命而行。事后，耶户的同僚士兵们急于了解情况：

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作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了！”（列王纪下 9:11-13）

膏立仪式本身是秘密进行的，耶户试图保持这种隐秘性。但同僚们对有关那个刚冲出门口的疯狂年轻先知的追问，迫使耶户几乎立即公开了此事。军官们一听到消息，就将外衣铺在耶户脚下，吹响号角，拥立他为王。

上帝膏立耶户为王有一个原因，也仅此一个原因：他是上帝选定的工具，要向亚哈家施行报仇。或早或晚，上帝总会为祂忠仆之死讨回血债。此际，先知对耶户说：“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列王纪下 9:7；参申命记 32:43；启示录 6:10）。报仇属于耶和华，但耶户被膏立为执行者，作为“上帝对耶洗别的血腥迫害施行神圣报仇的工具”。³

若论哪对王室夫妇最该遭神怒，非亚哈与耶洗别莫属。他们贪婪、恶毒、诡计多端且拜偶像成性。亚哈和耶洗别背弃上帝转奉巴力，杀害上帝的先知，强占他人财产。圣经如此总结亚哈的

2. 保罗·R·豪斯，《1, 2 Kings》，新美国注释 8（田纳西州纳什维尔：Broadman & Holman 出版社，1995 年），286 页。

3.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1, 2 Kings》，释经者圣经注释 4（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1988 年），206 页。

统治，称他“所行的惹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列王纪上 16:33）。上帝若让这些罪行不受惩罚，则既不圣洁也不公义。亚哈和耶洗别必须为流上帝忠仆之血付出代价。

对亚哈家的报仇，第一部分

列王纪下第 9 章至少教导了五个关于报仇属于耶和華的功课。第一，上帝的报仇是彻底的。上帝的愤怒不会让任何罪人逃脱惩罚。因此上帝吩咐耶户杀尽国中亚哈所有的儿子：“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希雅的儿子巴沙的家”

（列王纪下 9:8-9）。这里运作的圣经原则是：父亲的罪会追讨到他的子孙，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 20:5）。亚哈的儿子们分担了亚哈的罪孽。为施行彻底的报仇，上帝定意要惩罚他的全家。

其次，上帝的报仇是针对个人的。上帝注意到特定之人的特定罪行，并据此惩罚他们。想想他是如何单独审判耶洗别的：“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列王纪下 9:10）。

以利亚多年前曾作过同样的预言：“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列王纪上 21:23）。

上帝注意到了耶洗别的罪。祂看见她祭拜巴力（列王纪上 16:31）。祂观察到她是如何杀害他的先知们的（18:4）。祂听见她对以利亚发出的死亡威胁（19:1-2）。祂目睹她密谋杀害拿伯并夺取他的葡萄园（21:5-16）。上帝不仅注意到这些罪行，还让耶洗别为此承担责任。上帝的报仇是针对个人的。

第三，神圣的报仇可能是致命的。上帝按照最严格的正义标准行事。在此案中，有多起谋杀需要报仇。亚哈和耶洗别的家族杀害了许多上帝忠实的仆人和众先知。因此，他们的王室生命被剥夺，他们的子女也因家族共犯的罪孽而丧命。

第一个死去的是亚哈的儿子约兰，他当时正作为君王统治着

以色列。耶户以冷酷的手段执行了对约兰的死刑判决。为保持突袭效果，他趁约兰在战场负伤疗养时发动攻击。第八章末尾记载，亚哈谢

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末去，与亚兰王哈薛争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列王纪下 8:28-29）

这一场景为理解耶户登基后的密谋提供了背景：

宁示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列王纪下 9:14-16）

因正值战时，耶户的逼近引发了耶斯列的警觉：“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列王纪下 9:17）。关键在于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战争还是和平。于是约兰尝试用外交手段应对，吩咐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第 17 节）。

随后发生的事严重违反外交礼仪，导致约兰阵营陷入混乱：“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吧！’”（列王纪下 9:18）。换种方式解读耶户的回答，就是“你们这些反和平之辈，与和平有何相干？”⁴

约兰的使者一见耶户，就改变主意，违抗命令不回约兰那里了。

4. 理查德·D·纳尔逊，《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第 201 页。

他决定加入耶户的军队，这令他自己的部队大为震惊。约兰营中的守望者报告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列王纪下9:18）。因此约兰仍无法判断逼近的军队是敌是友。

约兰决定再次采用同样的策略，结果依旧：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列王纪下 9:19-20）

但这次，耶户因他狂野的驾车方式，已近到能被认出来。守望者说：“车赶得甚猛，像宁示的孙子耶户的赶法。”（列王纪下 9:20）

此时，约兰已无法忍受悬而未决的煎熬，便决定亲自探明耶户的意图：

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地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回答：“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列王纪下 9:21-22）

约兰突然意识到身处险境，试图撤退却为时已晚：“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仆倒在车上。”（列王纪下 9:23-24）这并非背叛，而是公义。耶户射出了那箭，但击倒约兰的是上帝致命的报仇之箭，正如他父亲亚哈从前所遭遇的（列王纪上 22:34-35）。

接下来死去的是犹大王亚哈谢。他同样是个恶王，“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列王纪下 8:27）。如前所述，亚哈谢曾来到

约兰王养伤期间前去探望（参第 29 节）。但他只能惊恐地看着表兄被一箭穿心：

犹太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莲姑珥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亚哈谢登基作犹太王的时候，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列王纪下 9:27-29）

和约兰一样，亚哈谢也遭遇了上帝致命的报仇。

对亚哈家的报仇，第二部分

人们有时会抱怨上帝施行报复的方式，尤其是在旧约中。他们认为上帝在审判人时是武断或怀有报复心的。然而圣经坚称，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全然公义的，包括祂的报仇。除了致命之外，上帝的报仇始终是公正的——这是从耶户夺权故事中汲取的第四个教训。

故事结尾时，亚哈家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应得的报应。注意耶户对约兰谈及耶洗别在以色列影响力的那句话：“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列王纪下 9:22）。约兰和亚哈谢本身也是罪人；他们延续了母亲和姑妈最初引入以色列的异教习俗。所有属灵的淫乱——生育崇拜、巫术以及其他种种——都毫无收敛地持续着。因此当约兰和亚哈谢死在耶户手中时，他们正是从上帝手中承受了公义的审判。

耶洗别的遭遇同样如此，她也得到了应得的报应。虽然迟来已久，但上帝终为她所流的一切血施行了报复（参列王纪下 9:7）。用专业术语来说，耶洗别遭遇了“defenestrated”，即被人从窗户抛了出去！

事情经过如下：“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列王纪下 9:30）。有解经家认为，耶洗别梳妆打扮是

她在扮演淫妇的角色，试图引诱耶户接管王室后宫。⁵也有人认为她想要以女王之姿华丽地赴死。⁶无论如何，耶洗别盛装打扮准备赴死，“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利啊，平安吗？’”（第31节）。耶洗别将耶户比作心利，就像美国爱国者可能称叛徒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一样。这是聪明的嘲讽，因为尽管心利像耶户一样弑主，但他只统治了七天（列王纪上 16:8-20）。耶洗别用讥讽的语气暗示耶户的胜利将转瞬即逝。

耶洗别困扰以色列多年，但最终耶户只用片刻就除掉了她：

“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她扔下来。他们就把她扔下来。她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马也践踏她”（列王纪下 9:32-33）。

不难想象，耶洗别的仆人们从窗口俯视耶户和他的勇士们，然后面面相觑，耸耸肩，将耶洗别抛出窗外。她死亡的公义性显而易见。这位曾残酷铲除异己的王后，被她最亲近的仆人所背叛。这位曾傲慢不可一世的王后，从高塔上被抛下。这位曾痴迷于妆容——梳理头发、涂抹眼影等等——的王后，死状却丑陋不堪。这位曾使先知们流血的王后，自己的血溅在了宫墙上。这不仅是戏剧性的公义，更是神圣的公义。

耶洗别之死彰显了上帝对待恶人的方式。正如耶户所言，她是“被咒诅的妇人”（列王纪下 9:34），最终她因拜偶像的罪承受了应得的惩罚：被石头打死（申命记 13:6-11）。因此，上帝对她的报仇值得称颂。当耶洗别走向悲惨结局时，一切都归荣耀于上帝。义人听闻邪恶王后死讯的那日，心中欢欣。上帝彻底、致命、亲自施行且公义的报仇，实为赞美之由。某晚家庭灵修时，我的一个孩子读到这段经文，本能而正确地领悟了这一点。当耶洗别被推出窗外时，他欢呼道：‘好耶！’

第五，上帝的报仇如约而至。因此，

5. Ibid., 203.

6. House, *1, 2 Kings*, 290.

上帝的道是“历史的催化剂”。⁷请深思约兰王丧命之地的意义。在以色列全境的众多土地中，耶户与约兰偏偏相遇在那块曾属于耶斯列人拿伯的田产上。这块土地正是亚哈贪婪和耶洗别奸诈的纪念碑。这对王室夫妇通过诋毁拿伯的人格、诈取他的葡萄园，甚至不惜杀人越货才将其据为己有（列王纪上 21 章）。

上帝洞悉这整个邪恶阴谋。所以当亚哈兴高采烈去强占拿伯葡萄园的那天，上帝的仆人以利亚早已在那里等候。当先知宣告上帝对亚哈家族的诅咒时（列王纪上 21:17-24），耶户正在现场亲耳听闻。后来，当这位新受膏的君王看见约兰瘫软在战车中时，他猛然想起以利亚当年的预言：

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列王纪下 9:25-26）

约兰之死是神圣预言的惊人且具体的应验。这位君王在上帝曾预言他将付出生命代价的同一地点丧命。

耶洗别之死则应验了另一个预言。上帝曾两次预言她不会得到体面的安葬，反而要被野狗吞吃。事情果然如此：

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藉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

7.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第 149 页。

耶洗別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
(列王纪下 9:34-37)

当耶户在宴乐厅大摆筵席时，狗群正在享用它们的晚餐。待它们吃完，老耶洗别几乎尸骨无存。这使耶户想起他曾偶然听到的预言。王记起了上帝的话语，并认出上帝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圣经记载他对此的见证，为要教导我们：主的报仇必如所应许的那样来临。

终极报仇

这一切与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有何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耳朵而言，古代列王的故事可能显得过时甚至野蛮。人们极少思考上帝的震怒。他们忙于玩电子游戏、看新闻或享受长周末，无暇担忧神圣的审判。

然而上帝的报仇并非往事。祂的公义至今仍在世间运行。上帝使一些人升高，又将另一些人贬入尘埃。报仇仍属耶和華，直到审判之日，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彼得后书 3:10；参看第 12 节)。

审判之日将是报仇之日。事实上，那时上帝将施行与祂在先知以利沙时代藉仆人耶户所执行的同等公义。耶户受膏成为王室审判官，预表了耶稣基督作为终极审判官的受膏。我们救主的审判将是彻底的。正如无人能逃脱耶户的刀剑，也无人能逃脱主耶稣的刀剑。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哥林多后书 5:10；参看马太福音 25:31-32)。

上帝的最终报仇将是个人化的。每一个曾经存活过的个体，从最幼小的孩童到最年长的族长，都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哥林多后书 5:10)。

当每个人都各归其位后，上帝将派遣天使取出所有永久档案。全能者记录着每个人的每个念头、每句话语和每个行为。我们所有的罪恶与义行都被记载于天国。因此，圣经称审判为“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罗马书 2:16）。使徒约翰如此描述这一幕：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11-12）

约翰的异象虽未揭示所有细节，但足以让我们知晓，上帝为每个人都留存着一本账簿。每日的罪孽被记录成一行一行的、一页一页的、一卷一卷的、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的。

正是这些罪孽使得上帝的终极报仇如此致命。“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23）——圣经从首页至末页都明确宣告这一点。冒犯无限完美上帝的恰当刑罚就是死亡。因此，当约翰看到末日审判的异象时，他也见到火湖，那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 20:15）。

这公平吗？是的，主的报仇全然公义。上帝为何要与那些拒绝与祂有任何交集之人产生关联？圣经阐明：“神既是公义的……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 1:6-9）。

在最后的审判中，上帝将如同在耶洗别时代一样全然公义。每一个人都将得到他或她应得的，不多也不少。上帝的报仇将如此公正完美，以至于无人能在上帝的法庭上提出上诉。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或呼喊不公。相反，圣经说：“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罗马书 3:19）。

切勿怀疑这一切将如所应许的那样发生。这正是约兰和耶洗别所犯的錯誤。约兰从未料到自己会死在拿伯的葡萄园里，但他终究还是死在了那里。至于耶洗别——她可是堂堂王的女儿！——谁能想到她竟会成为野狗的食物？然而，上帝的报仇总是如期而至。

我们有上帝的圣言为证：审判之日将是报仇之日。圣经中很少有像最终审判的确定性这样被频繁且详尽阐释的主题。J·I·巴刻写道：“当基督再来、历史终结之时，历代所有人类都将复活受审，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这事件固然超乎想象，但人类的想象力岂能衡量至高上帝所能够且必将成就的事。”⁸

当知：最终的审判全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在启示录临近结尾处，约翰听见“群众在天上大声说”。他们呼喊著：

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启示录19:1-2）

十字架的报仇

在审判之日，我们有何盼望？若上帝的报仇如所应许的那般彻底、个人、致命且公正，人还能做什么？又能藏身何处？

唯有一处可去，那就是名为各各他的山丘；唯有一事可做，那就是信靠耶稣；唯有一处可藏，那就是祂十字架的荫庇。因为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耶稣为百姓的罪承受了上帝的忿怒。

十字架的忿怒本属耶和華所有。它是彻底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彼得前书 3:18）。祂一次性为所有选民的众罪付清了代价。这赎价是完整的，正如我们

⁸ J. I. 巴刻，《简明神学：历史基督教信仰指南》（伊利诺伊州惠顿：丁道尔出版社，1993年），259页。

从祂著名的临终之言便可知道：“成了”（约翰福音 19:30）。这十字架之刑也是一种致命的报仇，不仅是对耶稣自己，也是对与祂同钉十字架的罪（歌罗西书 2:13-15）。

十字架的报仇是公正的。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 3:25-26）。因此，十字架表明上帝在宇宙中持守完美的公义，祂要求对罪有精确的清算。罪不能被忽视；必须为之赎罪。所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满足上帝对罪的报仇。因此，甚至上帝的怜悯也建立在祂的公义根基之上。这一切都完全如所应许的发生了。上帝总是说祂会差遣一位救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以赛亚书 53:5）。

然而，十字架的报仇与最终的报仇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这区别不仅关乎整个世界，更涉及天堂与地狱的差异。既然主的报仇是个人性的，在最终审判时，那些名字未记在生命册上的罪人将独自承受神圣的报仇。但十字架的情形截然不同。在那里，罪人（实质上）可以请求上帝的儿子代他们承受上帝的报仇。耶稣的赎罪祭为一切信靠祂的人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托马斯·凯利曾创作一首感人圣诗，描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报仇，以及祂的牺牲为所有信靠之人带来的盼望：

轻看罪孽不觉其恶者，在此当明其本质与罪愆。细观那命定的牺牲，谁背负这可怕重担？乃是那道，主的受膏者，是神子亦为人子。

在此我们拥有坚固根基，此乃迷途者之避难所；基督乃我们救恩的磐石，祂的名为我们所夸耀。上帝的羔羊，为罪人受创，牺牲以除罪愆！凡将盼望建立在祂身上的，永不至羞愧惊惶。⁹

简而言之，凡欲逃脱上帝对罪恶施行彻底公义审判的人，皆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中找到庇护。

9. 托马斯·凯利，《被击打、受责罚、遭苦待》（1804 年）。

15

三心二意的努力

列王纪下 10:1-36

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坐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纪下10:30-31）



你的墓碑上会刻下怎样的墓志铭？

罗马人之所以看上去发明了墓志铭，或许是因为拉丁文在墓碑上显得格外庄重。

标准的罗马墓志铭如下所示：*Eram, non sum, non curo*——“我曾存在，今已不存，亦无所念。”

将这种斯多葛式的态度与萨里郡贝丁顿的弗朗西斯·阿普尔比墓上的文字对比：

我一无所存，
我一无所有，
我一无所念，

我一无所求，
唯愿得见我的耶稣，
愿祂成为我的一切。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墓志铭能深刻揭示一个人将在何处度过永恒。因此，试想有机会造访自己的墓地。想象穿行于墓园碑林间，在所有墓碑上搜寻自己的名字。接着想象找到了它。毫无疑问，你首先会查看死亡日期，因为很难抗拒知晓自己死期的冲动。

随后，你会寻找自己的墓志铭——那段概括你生命意义的简短文字。它会写些什么？若你的一生被浓缩成一句话，它将如何陈述？在你的名字与生卒年月之下，会镌刻怎样的文字？

以色列王耶户被赋予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墓志铭。由全能上帝亲笔书写的内容如下：“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列王纪下 10:31）。简而言之，耶户对上帝的侍奉三心二意。

对亚哈家的审判

令人惊讶的是，耶户的墓志铭与他表面极度热忱为上帝争光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耶户曾通过先知以利沙的事工被膏立为以色列王（列王纪下 9:1-6）。为应验以利亚早年的预言（7-10 节），耶户将亚哈的恶子（约兰和亚哈谢）从以色列与犹大的王位上铲除（14-29 节），并命令臣仆将邪恶的耶洗别王后从高塔抛下（30-37 节）。

耶户所做的这一切都遵循着上帝明确的命令：“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列王纪下 9:7-8）。因此，耶户成为了神圣报仇的工具。他受上帝指派的任务是“彻底消灭亚哈和亚玛谢的所有后裔和亲属，因为这些后裔

可能会在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中延续任意形式的邪恶来对抗上帝。”

1 他最初在第九章开始执行这一命令，但清洗并不彻底。因此第十章继续以血腥却平铺直叙的方式记载了耶户如何灭绝亚哈家剩余的人。

王的首要任务是铲除王位的任何竞争者，因此耶户提议进行一场较量。他向亚哈家的监护者们挑战，要求他们选立一位年轻的王子作为他们的战士代表出战：

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长老和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坐在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争战。”（列王纪下 10:1-3）

耶户的军事战绩早已传至撒玛利亚，无人愿与他开启血仇之争。因此当耶户的信函送达时，城中的领袖们“甚惧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列王纪下10:4）。意识到抵抗徒劳无功后，他们决定投降：“家宰、邑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作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第5节）。

当亚哈家的教养人同意臣服后，耶户获得了彻底铲除亚哈众孙的机会。这位君王抓住时机，“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见我。’”（列王纪下 10:6）。

耶户的话模棱两可。“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带来”这一表述未必意味着“砍下他们的头颅！”头（希伯来语 *rosh*）一词可理解为“首领”或“领袖”。然而，撒玛利亚的官员们按字面意思执行了耶户的命令，结果头颅落地：

1. 唐纳德·J·怀斯曼，《列王纪上、下》，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系列第9卷（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1993年），224页。

那时王的儿子七十人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在耶斯列的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告诉耶户说：“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列王纪下 10:6-8）

这些斩首行为象征着彻底的屈服。显然，官员们怯懦得不敢亲自去见耶户，只想保持距离。但为了证明忠诚，他们将王子们的首级装入筐中，寄送给新王。

亚哈众孙的首级在深夜送达。该如何处置？耶户效仿亚述诸王的做法，下令“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列王纪下 10:8）。这场景不仅是恐吓手段。新王要让民众亲眼见证神圣预言的应验。“次日早晨”，经上记着，百姓醒来就看见那些首级！但它们从何而来？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第 9 节）

耶户提问的意图并不完全明确。这听起来似乎君王想要免除耶斯列百姓在亚哈后裔之死中的任何罪责。然而，这节经文还有另一种译法：耶户关于屠杀的言论可能意在表达：“你们来评判：是我杀了我的主人，但这些人是谁杀的呢？”隐含的答案是上帝亲自向亚哈家施行了报复。按照这种解读，耶户接下来的陈述就完全合理了：“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藉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列王纪下 10:10；参列王纪上 19:16-17；21:21-22）。

这是上帝子民以色列历史上血腥的一章，复仇心切的耶户执行了上帝的审判。值得感恩的是，耶稣基督的国度由圣灵而非刀剑统治。同样值得感恩的是，上帝并未像赐予耶户那样，将生杀大权赋予教会。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亚哈得到了他应得的报应。他是上帝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以利亚和以利沙都预言他的家族必将灭亡。最终，亚哈承受了

三心二意的努力

神圣的正义。依照上帝的律法，“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 20:5）。恶王——以及所有侍奉他们的人——都将被毁灭。

耶户的越界之举

然而耶户并非无可指摘。这位新王在嗜血的狂热中失去控制，“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下 10:11）。上帝从未命令耶户处决大臣、密友或神圣祭司。因此何西阿预言耶户家必因耶斯列的大屠杀受罚时（何 1:4），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些暴行。作为机会主义者，耶户逾越了上帝明确的命令来推进自己的计划。

随着耶户北上巩固权力，暴力迅速升级：

耶户起身前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

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

“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耶户吩咐说：“活捉他们！”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四十二人，没有留下一个。（列王纪下 10:12-14）

这群不幸旅人的遭遇听来令人难以置信。² 亚哈谢的宗族成员竟会离家如此之远，显得蹊跷且可能暗藏玄机。霍华德·沃斯推测：“当时的情形可能是亚他利雅派遣一支由亲属和犹大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北上，为犹大和以色列诸王及其亲属之死报仇。在此情形下，耶户自然不会对这支突击队手下留情。”³

这种解释当然有可能成立，若属实，将为耶户洗脱不公正的指控。然而同样可能的是，这场大规模处决并无正当理由。亚哈谢的家族手无寸铁且

2. 伊恩·W·普罗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 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 年），215 页。

3. 霍华德·沃斯，《列王纪上、下》，圣经研究注释（大急流城：宗德凡出版社，1989 年），169 页。

似乎并未意识到新王已登基。由此可见，耶户更关注自身利益而非遵循上帝的旨意。一位更高尚的君王本应效法大卫的榜样，后者曾因士兵滥施暴力而斥责他们（参撒母耳记下 4:9-12）。但耶户的士兵不留俘虏、赶尽杀绝——这些暴行都需由耶户亲自承担罪责。领袖不仅要为自身暴行负责，也要为纵容的不义之举担责。

当耶户仍在横冲直撞，可能仍像疯子般驾车疾驰（参列王纪下 9:20），他在路上又遭遇一次偶遇：“耶户从那里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前来迎接他”（10:15）。约拿达是利甲族的族长，这个族群全心敬奉耶和华——堪称古巴勒斯坦的原教旨主义者。为抗议当时的物质主义，利甲族人像游牧民族般漂泊旷野，并禁戒饮酒（参耶利米书 35 章）。

耶户希望约拿达加入他的圣战。但他首先需要确认这位族长的内心是否摆正了位置。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想我诚心待你吗？’”（列王纪下 10:15）。更直白地说，耶户是在问：“你的内心是否正确，如同我的心对你的心那样？”⁴约拿达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正确的，便向耶户宣誓效忠。“是”，他答道。耶户随即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于是约拿达“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15-16 节）。

耶户与约拿达的对话拉响了多重属灵警报。必须承认，君王对约拿达的提问显示出他何等渴望拥有一颗向着上帝的心。然而他强烈宣称自己为上帝发热心时，也透露出几分自夸的意味。

作为对比，先知以利亚曾一度开始谈论自己何等热忱。然而那时他有些过于自满。他站在何烈山上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列王纪上 19:10, 14）。接着以利亚继续向上帝夸耀自己是多么伟大的先知（还补充说没怎么借助外力），以及上帝因此欠他多少。我们在基督教服事中越活跃，就越容易带着属灵优越感来到上帝面前。以利亚的案例中，耶和华需要在

4. 普罗文, *1 and 2 Kings*, 218 页。

地震、狂风与烈火中显现，又仍用微小的声音说话，为的是将先知的心引回正途。若你站在主面前，祂会如何纠正你（自以为义或抱怨）的态度？

对巴力神庙的审判

耶户王同样需要被纠正。有迹象表明，从属灵层面看，他开始出现心的问题。然而他仍执行了上帝的旨意：“[耶户] 到了撒马利亚，就把撒马利亚的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列王纪下 10:17）

毁灭亚哈家之后，耶户将报仇之刃指向巴力神庙。侍奉别神者——如同侍奉恶王之人——必须被铲除。当时巴力崇拜如此普遍，连伟大的以利亚都未能将其根除。但耶户是个狡猾的君王，他通过伪装成巴力崇拜者来发起对偶像崇拜的战争：

耶户召集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力献大祭。应当叫巴力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并巴力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列王纪下 10:18-19）

耶户的邀请带着双重讽刺。首先，他声称要举行一场“祭祀”。确实会有祭祀，但绝非巴力先知们所期待的那种！更深一层的讽刺在于：耶户“威胁要杀死任何不来的巴力信徒，实则他打算在他们真的出现时杀掉他们。”⁵

耶户精心设下圈套，召集巴力的门徒前往亚哈和耶洗别为尊崇巴力所建的神庙（列王纪上 16:31-32）。鉴于这位君王素以暴戾闻名，他的死亡威胁无疑被严肃对待：“耶户说：‘要为巴力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力庙，巴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列王纪下 10:20-21）。

5. 保罗·R·豪斯，《列王纪上、下》，新美国注释 8（田纳西州纳什维尔：Broadman & Holman 出版社，1995 年），第 294 页。

耶户王需要一种方法来识别哪些先知属于巴力。于是他“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力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列王纪下 10:22）。这些假先知一穿上这些不洁的礼服，耶户就开始执行他的计划：

耶户与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入巴力庙，对拜巴力的人说：“你们察看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力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派八十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给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列王纪下 10:23-24）

敌人一中计，王就发动埋伏：“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城去了”（列王纪下 10:25）。

在神庙内部，耶户的处决小队更施羞辱：“将巴力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列王纪下 10:26-27）。随着这最后的侮辱——将神庙变为厕所——“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力”（28 节）。

至此，耶户完成了以利亚仅开其端的工作。然而他的手段引发了一些严肃的道德质疑。王毁灭性的目的能否为其欺骗性的手段辩护？为何必须牺牲如此多人的性命？尽管存在这些疑问，圣经明确指出这位王履行了上帝赋予的职责，即不仅要铲除亚哈家，还要清除境内巴力的众先知（参列王纪上 19:16-17）。耶户竭尽所能捍卫了上帝的荣耀。

耶户的罪

作为对他极大热忱的奖赏，耶户得到了主对他王国的祝福。他享有长久的统治（二十八年；公元前 841-814 年），这在章节末尾有所总结：

在那些日子，耶和華才割裂以色列國，使哈薛攻擊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約旦河東、基列全地，從靠近亞嫩谷邊的亞羅珥起，就是基列和巴珊的迦得人、流便人、瑪拿西人之地。耶戶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耶戶與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瑪利亞。他兒子約哈斯接續他作王。耶戶在撒瑪利亞作以色列王共二十八年。（列王紀下 10:32-36）

耶戶並未獲得永恒的寶座。事實上，在他的統治期間，以色列王國開始走向某種衰落，這一點被聖經外文獻所證實。大英博物館著名的黑色方尖碑記載，耶戶被迫向亞述王撒縵以色三世臣服，亞述王宣稱：“我收到了暗利之子耶戶的貢物。”。在隨後的歲月里，以色列的領土逐漸被蚕食。然而，耶戶的王朝延續了四代，他的兒子約哈斯、約阿施、耶羅波安二世和撒迦利亞都相繼繼承了他的王位（參列王紀下 15:12）。

歷史表明，上帝兌現了所有對耶戶的承諾：“耶和華對耶戶說：‘因你办好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亞哈家，你的子孫必坐以色列的國位，直到四代’”（列王紀下 10:30）。希伯來原文直譯為耶戶完成了上帝“心中”所願的一切。在许多方面，耶戶如同大衛一樣，是合神心意的王（撒母耳記上 13:14）。

然而耶戶有一件事未能做到——這件事給大衛的統治投下了長久的陰影。雖然他剷除了以色列的巴力崇拜，“只是耶戶不離開尼八的儿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犢”（列王紀下 10:29）。

到耶戶的时代，金牛犢几乎已成为以色列的国家宗教。这些金制偶像最初由耶羅波安一世設立，既是为了让厌倦长途跋涉前往犹大的人们更方便，也是为了确保他的臣民对北国保持忠诚。作为耶路撒冷圣殿崇拜的替代，耶羅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設立了迎合寻求者心理的敬拜仪式：

6. 怀斯曼，《列王纪上、下》，229 页。

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列王纪上 12:28-30）

其本意是让百姓仍敬拜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只不过改用金牛犊作为媒介。但上帝不接纳人随己意敬拜，只接受按祂所喜悦的方式敬拜。在上帝眼中，金牛犊正是律法明令禁止的雕刻偶像（参出埃及记 20:4-5）。因此，祂拒绝在耶罗波安设立、与耶路撒冷分庭抗礼的祭坛上受敬拜。

可悲的是，尽管耶户对耶和华充满热忱，却始终未摧毁伯特利和但的祭坛。奇怪的是，圣经并未谴责耶户做得过火，反而责备他做得不够彻底！他虽铲除了亚哈的异教崇拜，却延续了耶罗波安的宗教混杂。⁷因此，上帝的灵为他写下这段不幸的墓志铭：“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列王纪下 10:31；参 23:3）。

这位君王未能给予上帝唯一索求之物：他的全心。每日清晨，以色列的男女老幼都会诵读这段信条：“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申命记 6:4-5）。无论耶户王是否每日诵念这信条，他都未能践行。他消灭了上帝的敌人，推翻了暴虐的统治者，击败了当时的异端神学。但他没有将全心献给上帝，因此最终虽被上帝使用，却也受到上帝的审判。

你的心在哪里？

耶户的生平为我们每个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世上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的问题：我是否已将全心献给了主？

上帝一贯要求的只有一件事：一颗专一的心。在旧约中，祂就这样要求祂的子民：“以色列啊，现在”

7.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164 页。

三心二意的努力

耶和華—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 ... 尽心尽性侍奉他”（申命記 10:12）。時至今日，祂仍如此要求，正如耶穌明確教導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愛主—你的神”（馬太福音 22:37）。

上帝向我們索要的那一件事，實則是全部！祂所求的乃是我們的一切，始於我們內心的摯愛。因此耶穌的話提出了與耶戶墓志銘相同的質問：我是否已將全心獻給主？是否已摒棄其他所有愛慕？是否已向耶穌基督敞開心扉？

這個問題必須被提出，因為許多教會里充斥著三心二意的基督徒。使徒保羅在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早已警告：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夸，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亲情，不解怨，好說謊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提摩太后書 3:1-4）

當保羅描述這些可怕的世代時，他並非專指或主要针对教會外的人。相反，就在接下來的經文中，這位使徒繼續指出這些人擁有“敬虔的外貌”（提後 3:5）。換言之，他們看似基督徒。他們懂一點神學，也學會了正確的屬靈詞匯。他們去教會並參與某種形式的服事。或許他們甚至每天讀經禱告。然而，他們並非徹頭徹尾愛上帝的人。

注意保羅指出他們轉而愛的是什麼。使徒提到了三種不聖潔的情感：在末後危險的日子里（本质上指從基督升天到祂再臨的整個時期），人們將愛自己、錢財和享樂。這正是二十一世紀盛行的罪：自戀，即愛自己；消費主義，即愛錢財；以及享樂主義，即愛享樂。很難找到比這三個詞更能準確描述這個後現代時代精神的詞匯了。

愛自己。自戀如今似乎已成為美國生活的基本前提：

照顾好自己，为自己着想，自我感觉良好。当代文化日益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势，可以从流行杂志的标题中窥见一斑。1950 年代的主流杂志之一名为《生活》。当《生活》逐渐失去吸引力时，人们开始订阅《人物》。随后转向《我们》。最终，有人为 1990 年代创办了一本名为《自我》的杂志。这几乎将爱自己推向了极致——除非报亭还能出售《我》杂志。

爱钱财。如此多的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教堂礼拜都在谈论金钱。美国文化本质上关乎赚钱、存钱，尤其是花钱。就连帮人理财也能赚钱！但要真正目睹对金钱的狂热，不妨观察彩票头奖累积到五千万美元时，人们疯狂购买更多彩票的景象。

爱享乐。其次是享乐主义。后现代西方文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将追求快乐视为头等大事。我们不仅自娱自乐，更将娱乐发展成了一项产业。

仅举一例，1998 年有数千万人收看《宋飞正传》的最终集。《宋飞正传》试图调侃日常生活中的怪癖与矛盾。该剧的核心观点似乎是：现代生活的无意义性本身具有某种幽默特质。美国已变成一个全民观看《宋飞正传》的国度，人们从生活的虚无中获得娱乐。正如媒体生态学家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已开始，娱乐至死。⁸

但真正的问题并非周遭自恋、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的文化。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三种爱——爱自己、爱钱财、爱享乐——已窃取了上帝子民心中至少半壁江山。

倘若教会爱自己、爱钱财、爱享乐如同爱上帝一般，那教会将呈现何等面貌？恐怕与现今的光景相差无几。爱自己的人去教会，主要动机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敬拜上帝；爱钱财的人相较于实际的收入，定然对十一奉献吝啬；爱享乐的人更在意从敬拜中获取什么，而非投入什么，并且他们

8. Neil Postman, 娱乐至死：演艺时代下的公共话语（纽约：企鹅出版社，1985）。

三心二意的努力

常常宁愿在周日去别处而非教会——或许是体育赛事现场，又或是在度假。

如果教会尚且如此，遑论更广泛的文化环境，那么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又如何？这让我们回到耶户墓志铭提出的问题：我是否将全心献给了主？如果我们爱自己、爱钱财或爱享乐胜过爱上帝，那么我们便不是真正爱上帝的人。充其量，我们只是付出三心二意的努力。

上帝创造我们，本是要我们炽烈地爱祂。维系一段真爱的关系，远非半心所能及的。试想一个男人只愿付出半个人进入婚姻：“我会有一半时间陪在你身边，亲爱的。我会满足你约 50% 的情感需求和性渴望。另外 50% 的时间如何支配是我的事，宝贝。但你看，我愿意把余生的一半分给你。”一个女人还能奢求什么呢？

这绝非建立婚姻关系的方式，也同样不是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方式。上帝要的是我们全部的爱，而非一半。在爱上帝这件事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清教徒曾如此说道：“侍奉上帝不可三心二意。”用更贴近现代校园生活的比喻来说，上帝不会给予部分学分。

主啊，这是我的全心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三心二意的爱悔改，然后将心中所能献上的尽数交给上帝。使徒彼得写道：“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彼得前书 3:15）。这正是约翰·加尔文在其著名祷词中所实践的：

Cor meum tibi offero, Domine, prompte et sincere——“我将我的心全然献给你，主啊，毫不犹豫且真诚无伪。”

将全心献给上帝，是罪人初次将生命交托基督时的举动。但这颗降服之心的谦卑祷告，不仅适用于基督徒生活的第一天，更适用于往后每一天。这是每位真心爱基督的人发自肺腑的祷告：“主啊，今日我将我的心再次全然献给你。毫无保留，我将全心连同所有渴慕与情感都交托于你。”

罪人心中不会自然涌出如此全然爱上帝的心。爱根本不出于人心；爱是从上帝而来的。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才能对上帝产生爱。

许多伟大的基督教赞美诗都是祈求上帝以祂的爱充满我们的祷告。在《万福源泉歌》的最后一节，敬拜者们如此祈求：

我心易变——主，我深知 —— 易离我所爱之神：今献我心，求主收纳，为那天庭永固印。⁹

或如威廉·考珀的这段祷词：

主啊，我常自怨自艾，因我爱心微弱衰败；仍要爱慕敬拜于你，愿得恩典更加爱你！¹⁰

同样，伊丽莎白·佩森·普伦蒂斯曾如此祷告：

更深爱祢，基督啊，更深爱祢！屈膝恳求垂听我祷祈；此乃我切慕所期，更深爱祢，基督啊，更深爱祢，更深爱祢！¹¹

若我们的生命要涌流更多爱，这爱必是从上帝而来。唯独祂是一切圣洁情感的真正源泉。正因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回到十字架前，那是全然彰显神圣之爱的地方。耶稣为赐予我们上帝的爱而死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若我们对上帝的爱日渐微弱，就当重返十字架，寻得更深更刚强的爱。

我曾希望以另一段墓志铭来结束这一章——一块刻有某位基督徒全心奉献于基督的感人碑文。然而细致的考证却连一个实例都未能寻得。

9. 罗伯特·罗宾逊，《来吧，万福之源》（1758年）。

10. 威廉·考珀，《你爱我吗？》，载于诗章入韵，罗伯特·阿特万与劳伦斯·维德尔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2:241。

11. 伊丽莎白·佩森·普伦蒂斯，《更爱我主基督》（1869年）。

三心二意的努力

这背后的原因必定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太过薄弱。如同耶户一般，我们最多只能献上三心二意的情感。有谁敢声称自己已全心爱上帝呢？

因此我提议另一种墓志铭——适合任何基督徒墓碑的铭文：“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 4:10）。无论我们的属灵情感多么不冷不热，我们的救赎恩典在于：上帝已在耶稣基督里将祂百分之百的爱赐给了我们。

16

愿王万岁

列王纪下 11:1-21

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膏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列王纪下 11:12）



接下来的故事是否似曾相识？一个男孩生来就是君王，但王位遭人篡夺，性命危在旦夕。忠诚的朋友们前来搭救

合法的君王并将他置于保护性监禁中。当时机成熟，他真实的身份被揭露。年轻的君王拿起本应属于他的王室武器，登上王位。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世界文学中已经讲述了它的几个变体。例如，亚瑟王的传说就遵循了这个故事情节。亚瑟是乌瑟·潘德拉贡的儿子，也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但这个男孩一直隐藏着，直到他能拔出石中神剑，成为英国的国王。C.S. 刘易斯在他的《纳尼亚传奇》中讲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凯斯宾王子；能言马与男孩）。类似的剧情也构成了迪士尼狮子王的基础。

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当然，它源自圣经。最初生而为王的男孩

愿王万岁！

是约阿施，他被忠于王权的友人从死亡边缘救出，秘密抚养长大。当时机成熟，约阿施的敌人被击败，他成为了犹太人的王。

然而，约阿施的叙事并非仅是一个关于生而为王的男孩的离奇故事。也不仅仅是关于以色列最年轻加冕者的圣经轶事。相反，旧约列王的故事旨在教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王权。贤明的君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君王的本质，他的作为、他应受的侍奉等等。最终，他们都指向即将到来的君王耶稣——尤其那些大卫子孙中的王。约阿施的故事也不例外，它以六幕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位君王真正进入自己国度的历史。

被保守的君王

首先，这位君王的性命被保守。保护是必要的，因为约阿施刚出生就面临致命威胁：“亚哈谢的母亲亚她利雅见她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列王纪下 11:1）。

有其母必有其女：亚她利雅就是犹大的耶洗别。这位王后——约沙法与亚哈不圣洁的政治联姻所结出的恶果——对权力有着无法餍足的渴望。当她听闻儿子亚哈谢王死讯时（参列王纪下 8:26；9:27-29），便不惜一切代价要成为犹大首位且唯一的女王。这嗜血的妇人甚至系统性地屠杀自己的孙辈，以确保王座无人可争。

最令人震惊的并非亚她利雅篡夺犹大王位，也不是她六年的恐怖统治，甚至不是她对骨肉至亲的残忍。真正骇人的是，亚她利雅的大屠杀几乎摧毁了大卫的家室与血脉传承。

应当记念上帝曾应许大卫永恒的国度：“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 7:16）。正如上帝在王室诗篇中所见证的：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决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诗篇 89:35-37；参 132:10-12）

列王纪下的作者在几章前就已重申这一应许，当时约兰成为犹大王（列王纪下 8:16）。在记述约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叙述者补充了一个重要说明：“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18-19 节）。圣经历史学家谨慎地指出，上帝对王室的应许始终未破。

然而列王纪下 11 章首节读来却仿佛大卫之约已然失效，似乎上帝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为倘若亚他利雅成功剿灭“王室所有的后裔”，那么大卫的国便无法永远长存。他的血脉将断绝。再不会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没有弥赛亚，也就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若果真如此，我们都将永远活在悲惨之中；故事终结。

但亚他利雅并未完全剿灭整个王室。赞美上帝！正如经文所述，合法的君王得以幸免：“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列王纪下 11:2）。用英国等长期实行君主制国家熟悉的说法就是：“君王已死，君王万岁！”

约示巴是亚他利雅同父异母的妹妹，本身是位公主，也是圣经中伟大的女英雄之一。她先将侄子约阿施藏于宫中存放寝具的房间里¹，后在乳母协助下，最终将他从亚麻衣橱转移到圣殿中，“约阿施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殿里六年；亚他利雅篡了国位”（列王纪下 11:3）。正如某位解经家所言：“真正的君王隐匿之时，僭位的女王却在掌权。”²

1. 理查德·D·帕特森与赫尔曼·J·奥斯特尔，《列王纪上、下》，释经者圣经注释第 4 卷（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1988 年），第 217 页。

2.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John Knox 出版社，1987 年），第 208 页。

愿王万岁！

要明白，大卫永恒的国度取决于那个小男孩的幸存。世界的救赎似乎悬于最纤细的丝线之上，然而那丝线却是上帝应许之绳中不可断裂的一部分。根据神圣计划，这两位勇敢机智的女子——一位是公主，另一位是侍女——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大卫家室。她们的榜样激励我们为万王之王甘冒个人风险。当我们为圣经真理挺身而出，或在可能牺牲声誉时坚持行正义之事，圣灵必帮助我们“敢于成为约示巴”。

大卫之子被保守的事迹也向我们确证了上帝对其国度应许的信实坚守。在前几章中，耶户通过铲除亚哈家的王室后裔来推进国度。在第11和12章中，当亚她利雅企图灭绝大卫子孙时，耶和华保护了约阿施。³

被显现的君王

这位少年君王被秘密抚养了六年；其王室身份始终未被识破。然而有一个人知晓约阿施的真实身份：祭司耶何耶大，他既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也是王忠诚的摄政者。耶何耶大是上帝的人，也是王的人，至死忠心不渝。

时机终于成熟，这位年轻君王的隐秘身份即将公之于众。历代志记载“第七年，耶何耶大奋勇自强”（代下 23:1）。更确切地说，他鼓起勇气将约阿施扶上合法王位：“第七年，耶何耶大打发人叫迦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王下 11:4）。

耶何耶大必须确保这些士兵效忠于大卫家室。于是他秘密召集会众，命他们向上帝和君王宣誓效忠：“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王下 11:4）。

耶何耶大之所以能担保约阿施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存在一个特殊原因。根据希伯来君王的历代志记载：

3. 彼得·J·莱特哈特在《列王纪上、下》中阐明了这一对比，见《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索斯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见她儿子已死，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她收藏约阿施，躲避亚他利雅，免得被杀。约阿施和她们一同藏在神殿里六年；亚他利雅篡了国位。（历代志下 22:10-12）

约示巴是谁？这位保护幼年约阿施的妇人正是耶何耶大的妻子！这对敬虔的夫妇共同担当了合法君王的养父母角色，直至预定之时到来。

受膏的君王

约阿施的身份一经揭露，耶何耶大便向士兵们宣布了他精心策划的立王计划：

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珥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各人手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治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列王纪下 11:5-8）

耶何耶大行事谨慎以避免引起怀疑。平日有两队士兵守卫王宫，一队守卫圣殿。但在安息日换防时，两队前往圣殿，一队镇守王宫。这为耶何耶大提供了绝佳掩护。待军队完成调防后，他将膏立约阿施为王，而正在换防的两队士兵可为他提供更多可调配的兵力。

一切按计划进行。在皇家卫队换防时，两队士兵向耶何耶大报到。这些本该照例回家的休班士兵并未离去，而是协助封锁圣殿：

愿王万岁！

众百夫长照着祭司耶何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何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四围。（列王纪下 11:9-11）

耶何耶大将圣殿中保存的王室兵器分发给士兵。这些武器原属大卫王，象征着君权（参撒母耳记下 8:7）。耶何耶大的士兵拿起这些兵器并非发动政变，而是要让合法的君王重归王位。

圣殿一旦稳固，约阿施便受膏为王。这位承载应许的男孩被引见给民众，公开确认为犹太人的正统君王。耶何耶大“将王子领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膏他作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列王纪下 11:12）。至此，耶何耶大的秘密计划终成公开盛典。

请注意这次加冕礼的两个重要细节。首先是交付约阿施的文件，圣经称之为“律法”。该术语在出埃及记中特指存放于会幕“法柜”内的约书（参出 25:22；38:21）。极可能这是申命记所载上帝对君王的训谕抄本：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申命记 17:14-17）

每位君王不仅被要求熟读这些训示，更需亲手誊抄作为登基后的首要王室行为之一，并在整个统治期间恪守不渝。申命记继续写道：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申命记 17:18-20；参撒母耳记上 10:25）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约阿施抄写经卷的事，但显然他从祭司那里得到了一份抄本。

关于约阿施加冕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这男孩一受膏为王，忠诚的臣民就以热烈的掌声、号角声和欢呼迎接他。“愿王万岁！”他们高喊。“愿王万岁！”

报仇的君王

民众的喧嚷声如此之大，甚至传到了王宫。这场骚动引起了一位妇人的特别注意：不敬神的亚他利雅。这位自封的女王立即赶往圣殿查看骚动缘由。在那里，她遭遇了毕生最大的震惊：“亚他利雅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乐吹号”（列王纪下 11:13-14）。

目睹新王加冕的场景，他被士兵环绕又得民众拥戴，这妇人再也无法承受。亚他利雅“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列王纪下 11:14；参 9:23）。但这绝非叛乱。膏立约阿施为合法君王，正是对上帝的忠诚与对祂国度的爱国之举。

真正的叛徒当然是亚他利雅。因此，约阿施需要通过她的死来报仇。既然王后公然对抗耶和华所膏立的君王，她的性命就当被剥夺。亚他利雅闯入圣殿的唯一作用，就是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祭司耶何耶大一看见她，就“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

愿王万岁！

‘将她赶出班外，凡跟随她的必用刀杀死’”（列王纪下 11:15）。

士兵们捉住亚他利雅，将她拖出圣殿范围。即便在这报仇行动中，耶何耶大仍显明自己是个正直之人。作为圣洁的祭司，他谨慎避免在圣地流血玷污上帝的名。“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她，”耶何耶大吩咐道。“众兵就闪开让她去；她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列王纪下 11:15-16）。提及马路令人想起她母亲耶洗别王后惨死的场景，那时她的尸体被马匹践踏，鲜血溅洒在耶斯列的宫墙上（9:33）。亚他利雅同样落得可耻下场，实属罪有应得。

立约的君王

一旦君王借亚他利雅之死得以报仇，他便立下圣约。换言之，约阿施通过神圣誓言与上帝及其子民紧密相连：“耶何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列王纪下 11:17）。

这是一个三方之约，上帝、君王与百姓各自向其他两方作出承诺。上帝承诺永远坚立君王的国位，并赐予祂的子民至高的福分：他们将成为祂的子民。约示巴的名字本身就在提醒我们上帝的立约信实，因这名字意为“上帝起誓”。百姓则承诺侍奉耶和华，并效忠于祂所膏立的君王（参撒母耳记下 5:3）。至于君王，他承诺尽心跟随耶和华（参列王纪下 23:3），并将忠心的臣民视为弟兄（参申命记 17:20）。如此，上帝、君王与百姓通过庄严的圣约彼此紧密联结。

犹太人此前已多次与上帝更新他们的圣约。他们在摩西带领下于以巴路山（申命记 27-30 章），又在约书亚带领下于示剑（约书亚记 24 章）立约。如今，他们正在耶何耶大主持下于耶路撒冷重新立约。他们宣誓效忠于他们的上帝和君王。

民众需要更新圣约，因为他们违背了它。为恢复大卫家室合法的王权统治，他们必须重新作出圣约的承诺。

在亚他利雅的错误领导下，民众背离上帝转去祭拜巴力。如今他们需要归向上帝——换言之，需要悔改。我们任何人归向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并重新将生命全然交托给祂。

上帝要求完全的委身。祂排外的圣约要求绝对的忠诚，绝不容许祂的子民将情感分给其他神明。这解释了为何民众在更新圣约后，“国民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列王纪下 11:18）。

需要澄清的是，这座巴力庙并非耶户在列王纪下 10:25-27 所毁的北国以色列那座（参列王纪上 16:32），而是位于南国犹大的新建庙宇。圣经其他地方未提及此庙，但约瑟夫明确记载它由亚他利雅所建。⁴关于这座巴力庙最关键的事实是：它被彻底摧毁了。当上帝通过立约的君王掌权时，秩序得以重建，敬拜得以革新。持守圣约需要施行圣约的审判——摧毁一切敌对上帝圣洁敬拜的事物。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言：“若不清除破坏圣约的隐患，就难以取得稳固的圣约胜利。”⁵

我们可将这一原则应用于顺服的每个领域，即每当面对基督承诺妥协的试探时。藉着信靠基督，我们已宣誓效忠于祂的王权。持守与伟大君王的盟约，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姿态对抗自私的野心、盲目的情欲与放纵的贪婪——一切与基督及其国度为敌的事物。

登基的君王

最终，君王登基。加冕仪式以从圣殿到王宫的皇家队列拉开序幕：“祭司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

4.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犹太古史》，载于约瑟夫著作集，威廉·惠斯顿译（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87 年），9.154。

5.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177 页。

愿王万岁！

又率领百夫长和迦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華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列王纪下11:18-19）。

众人到齐后，约阿施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王位：“他就坐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雅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列王纪下 11:19-21）。至此故事圆满落幕。这位男孩君王在襁褓中得蒙保守，经祭司显明身份，在圣殿受膏，向仇敌施行报仇，与百姓立约，最终登上犹大的王位。于是上帝的子民得享喜乐与平安。

君王基督

约阿施的历史同样是耶稣基督的历史，祂的王权在旧约列王的历史中通过榜样与反面教材被预言。上帝始终为祂子民所预备的君王正是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祂的故事早已在古老的经卷中被预示。

思考一下约阿施与耶稣在许多地方的对应：

耶稣基督是被保护的君王。如同约阿施，祂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王（太 2:2），但从出生起生命就面临致命威胁。嫉妒的希律王不惜一切手段要除掉耶稣，甚至屠杀伯利恒所有男婴（太 2:16-18）。但这位君王的生命被保守了。祂的父母智慧地带祂逃往埃及，藏匿直至安全归回（太 2:13-15,19-23）。上帝的仇敌总是对大卫王室的后裔发动最猛烈的攻击，但上帝的朋友始终守护着祂。

耶稣基督是被显现的君王。祂的君王身份一直是个奥秘，直到祂进入自己国度的时刻来临。那时祂来传讲神的国。祂教导越多，行的神迹越多，人们就越发明白祂不仅是拿撒勒的木匠：祂是从天而降的君王。最终，他们尊崇祂为他们的王，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 19:38）。

耶稣基督是受膏的君王。这一神圣仪式发生在祂公开事工之初，当施洗约翰将耶稣带入约旦河用水施洗时。耶稣受洗后，“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 3:16-17）。因此，耶稣被圣灵膏立为世界的救主。正如救主不久后所见证：“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路加福音 4:18）。

耶稣基督是施行报仇的君王。因着上帝的恩典，祂那大而可畏的报仇之日虽被延迟，但必将到来。在那可怖之日，凡抵挡上帝受膏君王的都必被倾覆。正如圣经所应许：“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哥林多前书 15:25）。

耶稣基督是立约的君王。耶稣通过庄严的爱的誓言与天父及我们紧密相连。父神应许赐予祂的儿子永恒的宝座和专属的国度。而子神则承诺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并甘愿承担我们违背律法所应受的一切刑罚。耶稣满足了恩典之约的所有要求。祂坚守与上帝的约，使我们得以成为祂的子民。但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奥秘：耶稣用自己的血立定了这约。在最后的晚餐上，他举起杯邀请门徒共饮，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马太福音 26:28）。耶稣所指的正是十字架，在那里祂承受了上帝对我们罪恶的全部审判。这位立约的君王被钉十字架，以成全圣约。

耶稣基督是登基的君王。然而耶稣并未停留在十字架上，也未长眠于死荫之地，第三日祂从死里复活。随后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圣经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 1:3；参 12:2）。耶稣此刻正坐在执掌统管天地万有的宝座上。万王之王已进入祂的国度。“神将他升为至高”（腓立比书 2:9），祂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愿王万岁！

君王的仆人

这是犹太人之王的真实历史，正如约阿施生平所预言，并在耶稣的生、死与复活中应验。自始至终，这国度都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亲自保护、显明、膏立、报仇、立约并为其君王加冕。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作为忠心的臣民服侍这位君王。我们被呼召要像约示巴那样勇敢，像耶何耶大那样忠心。我们被呼召通过宣扬基督为王来帮助建立上帝的国度。

这意味着我们被呼召来敬拜。我们被召聚在王的宝座周围歌唱、欢庆、吹号、高呼“愿王万岁！”这也意味着我们被呼召去行动。作为唯一真王的忠诚仆人，我们有责任采取果断行动推进基督及其国度的优先事项。即使我们永远不会像约示巴和耶何耶大那样被呼召去保护王的生命，我们仍被呼召在言语和行为上分享王的生命。

耶稣是那位真正永活的君王。世上一切伟大的国度终将消逝。巴比伦的诸王、罗马的凯撒、中国的皇帝、非洲的酋长、欧洲的君主、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它们都将倾覆。一切统治权柄终会消亡。就连美国也会瓦解消逝。但基督是永恒国度里永世的君王。因此，我们要为那日而活，到那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

17

如何开展建筑募捐活动

列王纪下 12:1-21

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列王纪下 12:9）



地方教会应在建筑上投入多少资金？或早或晚，每个基督徒会众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市中心教会需要维护其历史建筑；郊区教会需要决定是否增建教育侧厅；临街教会必须支付租金；就连家庭教会也不得不决定当屋顶漏水时该如何处理。因此，每个基督教会都需要明白圣经关于运用资金来完成上帝属灵工作中较为世俗部分的教导。

寻求指引的一个好去处是约阿施王修复耶路撒冷圣殿的故事。这个故事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

即便是会计师或受托人也会如此讲述。但它包含了关于上帝子民应如何收集、清点并投资上帝资源的实用教导。

三种类型的奉献

耶路撒冷的圣殿上一次被提及是在列王纪上 15 章。此时这座建筑已历经百余年，约阿施王希望履行君王职责，使其重现昔日荣光。毕竟，这座圣殿正是约阿施幼年时被藏匿之处（列王纪下 11:3），也是他加冕为王的地方（第17-19节）。于是他发起了一项募捐活动。

第一步是募集资金：“约阿施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各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列王纪下12:4）。这节经文提到三种不同的神圣奉献：十一奉献（“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许愿捐（“各人当纳的身价”）和甘心祭（“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圣殿使用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如 ESV 译本所称的“人头税”。这一征收制度可追溯至摩西时代。¹ 每个以色列人，无论贫富，都必须向耶和华献上半舍客勒作为生命的赎价（出埃及记 30:11-16；历代志下 24:6）。这笔钱有时被称为赎罪银，因它是为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而献。征收后，这些资金用于维护旷野中的会幕。

如今，“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可被视为一种十一奉献。它并非字面意义上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即十一奉献的本义），而是每个上帝儿女为回应救恩之礼必须履行的义务。十一奉献是人应当献给上帝的份额。

基督徒常问十一奉献在今日是否仍具强制性。新约教会虽偶有收集奉献的记载，却从未提及十一奉献。这或许解释了为何现今践行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如此稀少。多数调查显示，美国福音派信徒向基督教事工的奉献不足其总收入的 4%。坦率地说，这一数字低得令人震惊。

若真要论，对于基督徒而言，至少应该拿出十分之一的财物奉献给

1.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索斯，2006 年），229–31 页，将约阿施视为新摩西与新所罗门的双重预表。

教会以及其他的基督教事工。旧约时代的上帝子民有充分的理由缴纳十一奉献，但基督徒有更充分的理由：“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 8:9）。凡通过上帝独生子的受苦与死亡领受祂恩典礼物的人，都渴望向上帝有所回馈。既然如此，为何不奉献十一呢？一种敬虔的做法是将个人总收入至少 10% 存入专门用于支持基督教事工的独立账户，再根据特殊需求额外奉献。这种做法既保留了奉献作为神圣责任的空间，也能让奉献成为自发的喜乐。

十一奉献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喜乐，每位基督徒都应考虑践行，即便是经济拮据之人。陷入财务困境的基督徒首先该做的，就是无论金额多微薄都要向上帝回馈。因主应许要赐福忠心的奉献者：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拉基书 3:10）。虽然这是特定时空下的具体应许，但其原则至今依然有效：上帝必赐福慷慨奉献者，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的祝福。

然而，奉献的意义远不止于简单的十一奉献。约阿施王所颁布的指示中还提到了“各人当纳的身价”（列王纪下 12:4）。这部分钱财可能源自人们在困境中向上帝立下的誓言，另一些人则承诺为圣殿服务，并通过献上等值金钱来履行义务（参见利未记 27:1-8）。如今，这类奉献可视为认捐、信心承诺或奉献之约。所谓认捐，即一个人承诺将要献上的那份供物。

许愿是旧约时代敬拜的常规组成部分。诗篇作者曾言：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诗篇 116:17-18）

正如诗篇作者所示，有些誓约仅需通过向上帝献上赞美即可履行。但是利未记 27 章也详细规定了以财务形式许愿和还愿的条例。人们根据其羊群和田地的规模将银子带到圣殿。这些誓约的偿还更多关乎诚实而非慷慨：它表明某人的个人财产真正属于主。

认捐与信心承诺是当代教会用以许下并履行慷慨誓约、推进上帝国度事工的一种方式。有些教会使用认捐和承诺为特殊项目筹集资源，甚至用于制定年度预算，例如宣教事工。

作出认捐是支持基督教事工的一种美好且符合圣经的方式。它也能成为拓展某人信心的良机，正如费城第十长老会宣教委员会前任主席曾领悟的那样。他写道：

在我被按立为第十长老会的长老后不久，上帝就以戏剧性的方式向玛莎和我显明祂的供应。在我们向宣教和总预算作出信心承诺后的某个周六，博伊斯博士对认捐结果表示失望。教堂座无虚席，我完成招待工作后找不到玛莎旁边的座位；便与其他长老们一起坐在圣所后排的折叠椅上。圣灵使我知罪，促使我遵照博伊斯博士的指示填写了第二张信心承诺卡。开车回家途中，当我向玛莎讲述自己的举动时，突然意识到心算出错——承诺金额比原计划多了 50%！我顿时冷汗直冒。我们该如何兑现这份承诺？

我们为那个“错误”祷告了整整一周。到了下一个周日，我们已对自己的承诺感到平安，确信上帝会悦纳。几周后，老板通知我将于 1 月 1 日获得加薪，而加薪的金额恰好与我们“超额承诺”的数目一分不差。²

这个始于计算错误的插曲，通过祷告变成了一次拉伸信心的应许。最终，差传委员会主席发现：那位赐予人恩典以作出认捐的上帝，也必赐予人履行这一承诺的恩典。

最后一种要收取的奉献是“乐意奉到耶和華殿的银子”

2. 1997 年世界宣教大会宣传册，费城第十长老会。

（列王纪下12:4）。

这有时被称为甘心祭，但或许更贴切的术语是主权恩典的奉献。它既非十一奉献，也非许愿之礼；而是为回应某些迫切需求或为感激上帝所赐珍贵恩典而献上的金钱——这是基督徒可以给予的礼物。

这类奉献的一个好例子是摩西为建造会幕发起的募捐。圣经记载：“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出35:21,29）。人们带给摩西的礼物皆发自内心。另一个好例子是大卫王领导期间，民众为上帝的殿慷慨献上自愿之礼（历代志上 29章）。基督徒常说‘主感动我心献上这些’。这是美好的神学认知，因为奉献始终关乎内心。

自愿奉献的另一个好例子是圣殿中投入两个小钱的寡妇：“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 21:1-4）。寡妇所献的远超过十一奉献：她献上了全部所有。或许她的奉献是许愿之举，但更像是出于喜乐的自发感恩。

每位效法慷慨寡妇榜样的基督徒必蒙祝福。许多教会在感恩节、圣诞节或复活节进行特别募捐，有的在守圣餐后为执事工作收奉献，或为响应特殊事工的机会募捐，还有的为支持短期宣教旅程甚至植堂而募捐。这类甘心祭为拓展基督国度提供了无可估量的支持。

综合来看，这三种献祭确立了基督徒奉献的平衡模式。什一奉献是一个人应当给予的；认捐是一个人承诺他或她将会给予的；而自愿奉献则是

一个人可以奉献。³通过十一奉献，基督徒将慷慨的给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承认万物皆属耶和华。通过认捐，基督徒的信心被扩展以信靠上帝未来的供应。通过自愿奉献，基督徒的心被圣灵感动，为上帝在世上的工作贡献力量。这三种奉献形式相结合，倍增了信徒通过国度奉献荣耀上帝的机会，并培养成熟的基督徒管家职分。

谨慎计数

当十一奉献和捐款入库后，必须进行计数。约阿施吩咐祭司们收取“所有的银子”，而确保款项完整的唯一方法就是计数。这里的圣经原则是问责制。十一奉献和捐款属于耶和华，因此必须以适当的勤勉加以保管。

当君王启动他的建筑募捐活动时，祭司们负责管理资金：“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列王纪下12:5）。问题在于祭司们玩忽职守，逃避了他们的信托责任。结果，“无奈到了约阿施王二十三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第6节）。历代志进一步记载了他们的怠惰：“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历代志下 24:4-5）。

即便以许多教堂建造项目的低标准衡量，这样的进展也过于缓慢。圣经并未说明祭司们为何疏于照管圣殿。或许他们懒惰成性，始终未能着手修缮；或许他们自私自利，非但不拨款修缮圣殿，反而中饱私囊；或许他们缺乏管理才能，毕竟有多少牧师懂得妥善维护教堂建筑？又或许祭司们认为照管圣殿无关紧要，故而迟迟不曾行动。一位解经家推断他们

3. 这些分类源自 Ron Blue 的 *Generous Living: Finding Contentment through Giving*（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1997 年），第 99 页。

“不愿将钱财浪费在单纯的建筑上”。⁴ 另一些人则更为尖锐，他们指责祭司们的行为不仅是管理不善或无能，更是某种褻神的罪行。⁵

无论原因为何，这座已屹立逾一个世纪的圣殿正日渐倾颓。部分问题源于缺乏问责机制。无人知晓资金流向何方。约阿施王仅知圣殿从未得到修缮：“所以约阿施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列王纪下 12:7-8）。

当祭司疏于维护圣殿建筑时，约阿施王决定亲自介入。他首先设立了一个安全的公共募捐处来收纳十一奉献、认捐和自愿奉献：“祭司耶何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列王纪下 12:9）。这种设计颇具安全性：柜子显然没有可开启的盖子，仅设投币口；且募捐过程公开透明，总有三名祭司门卫在场监督（参 25:18）。

现今一些教会仍沿袭类似做法。至少在西方，多数教堂会在公开礼拜时传递奉献盘或篮子收取奉献款。但也有教会在入口处放置奉献箱来收取十一和自愿奉献——这种源自圣经的做法可追溯至约阿施王时代。

当时人们投入箱中的并非钱币，而是银块。当箱子快满时，银两会被称重、装袋并清点：“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列王纪下 12:10）。

值得注意的是，数点银两的工作由两人共同完成，即王的书记和大祭司。若由一人单独经手银钱，很可能会

4. 伊恩·W·普罗万，*1 and 2 Kings*，《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七》（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 年），223 页。

5. 参见莱特哈特，*1 and 2 Kings*，230 页。

易起贪念窃取。对于上帝的钱财，必须始终有财务问责制度。即便是大祭司也不该被信任到能完全不动用公款的程度。新约中对长老和执事的资格要求也秉持类似标准，他们不可“贪不义之财”（提摩太前书 3:8；提多书 1:7）。

财务问责的重要性在本章后续内容中再次凸显。用于修缮圣殿的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工人：“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列王纪下 12:15）。诚然，他们并未要求工程监理保留所有支出凭证。但即便如此，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问责机制：资金只托付给可信之人。

当代教会应汲取的教训是谨慎管理上帝的钱财。可悲的是，某些基督教机构的账目管理反不如世俗机构严谨。这给了魔鬼可乘之机（正如其惯常所为）来损害教会的声誉与事工。疏于账目管理无异于招致丑闻。

教会遵循既定的审计和会计准则是更为可取的做法。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许多教会及其他事工机构已公开郑重承诺加强财务透明度。它们明智地同意公开账目，并允许专业人员进行核查以确保一切井然有序。⁶ 忠心的管家总是乐于接受适当的监督。

制定预算

虽然教会偶尔在募集资金和账目管理上会遇到困难，但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分配资金。牧师是否该领薪？若该领薪，数额几何？建筑维护该投入多少？教会预算中又该划出多大比例用于宣教与福音事工？

这些问题都颇为棘手。我曾参加一次教会事务会议，会众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启动一项大型建筑募捐活动。

⁶ 福音派财务责任委员会（ECFA）为财务管理制定了健全的标准，并为教会、宣教机构、学校、外展机构及其他基督教事工提供了诸多有益资源。

教会中投票反对该提案的仅有七位成员，他们竟全是财务委员会的成员！我还记得许多其他场合，基督徒们——无论是否心平气和——对如何分配教会资源存在分歧。

圣经并未为这些问题提供具体答案。新约中没有早期教会的预算、财务报告或捐赠记录。除了给出一些奉献的普遍原则（如哥林多前书 9:3-12；提摩太前书 5:17-18），它并未说明青年事工主任该拿多少薪水，或植堂事工应占多少比例。上帝将这些事交由各教会在长老属灵指引下自行决定。

圣经提供的是帮助确立教会优先事项的基本原则。在约阿施王时代，上帝的子民将资金用于两件事：其一是维护上帝的殿。王室诏令如此宣告：“你们（祭司）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捐项）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列王纪下 12:5）。关于这项建筑募捐活动的详情，我们稍后再述。

另一项预算支出用于上帝话语的宣扬：“惟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列王纪下 12:16）。即便耶何耶大设立了圣殿募捐活动的奉献箱，祭司仍有权获得其应得份额。摩西律法中规定归祭司的祭物——赎罪祭（利未记 4:1-5:13）与赎愆祭（5:14-6:7）——在募捐期间依然有效。

此处重要的圣经原则是：上帝的子民必须支持圣言的传扬。这不仅适用于旧约时代，在耶稣基督时期亦然。当耶稣差遣门徒两两外出时，他嘱咐他们不要带钱囊，因为上帝的子民会供应他们日常的食宿所需（马太福音 10:9-13）。确保传福音者能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是上帝子民应尽的责任。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教会。使徒保罗常常自费传道，但他始终坚持每位福音事工者有权获得体面生活的权利。例如，以下是他就以弗所教会牧者身份对提摩太的教导：“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如何开展建筑募捐活动

因为经上说：‘牛在市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摩太前书 5:17-18；参哥林多前书 9:7-14）。

支持牧者的圣经原则在美国长老会的教会秩序手册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牧者按立仪式上，教会成员承诺为牧师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⁷这一表述意味着“当然不是奢侈的供养，但要足以满足牧者实际的日常需求”。宣教士理应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怀，教会应当慷慨供应他们的财务需求。支持福音在全球的推进，意味着要为宣教士提供符合当下实际需求的津贴，并为其未来生活保障未雨绸缪。应当定期与基督教工人沟通其财务状况细节，并在特殊需求出现时及时满足。

教会是上帝的子民

约阿施王将主的钱财用于两件事：一是宣扬上帝的话语，二是维护上帝的殿宇。这位君王深知，若重修圣殿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将这两项预算开支明确区分。

谈及教堂建筑，需警惕两大误区。其一便是过分执着于教堂的外在形象。教堂建筑并非纪念碑，而是事工的工具。再者，圣灵从无势利之心。无论是最简朴的小礼拜堂，还是最宏伟的大教堂，只要牧师宣讲合乎圣经的道，会众献上真诚的敬拜，祂都同样乐意临在。敬拜场所内发生的事，远比投入多少资金重要得多。永活的上帝所寻找的并非某种建筑，而是一类特定的敬拜者：那些“用心灵和诚实”（约翰福音 4:23）敬拜祂的人。

此外，一座美丽的教堂建筑并不能保证会众的虔诚。这一点的证明出现在列王纪下 12 章的结尾，那里突然降临在耶路撒冷上帝殿宇的不幸：

7. 《美国长老会教会秩序手册》，第五版（亚特兰大：基督教教育与出版委员会，1997 年），21-26 页。

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迦特，攻取了，就定意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和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列王纪下 12:17-18)

鉴于约阿施先前对上帝的热忱，这一转变令人惊讶。约阿施后来的失败部分源于缺乏祷告。所罗门曾祈祷，当上帝的子民遭受压迫时，他们会朝向圣殿祷告并得拯救（列王纪上 8章）。但约阿施非但没有朝向圣殿祷告，反而洗劫了它。⁸

为何上帝会允许一座为荣耀祂而建的圣殿遭受如此亵渎？若细读这段记载，我们会发现约阿施王在耶何耶大死后陷入了属灵困境：

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约阿施在祭司耶何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列王纪下 12:1-3；参历代志下 24:17-27）

最终，约阿施暴露出其信仰的虚伪，他唯有在祭司登门用饭时才会谈论属灵之事。一旦那位敬虔的大祭司耶何耶大离世，约阿施便失去了智慧的属灵引导。这彰显了拥有成熟信仰的属灵导师的珍贵价值。后来当亚兰人进攻时，约阿施并未信靠上帝的拯救，反而向哈薛王行贿。这种属灵勇气的懦弱溃败，究其根源，正是源于缺乏良善的训诲。

归根结底，王的建筑计划未能拯救他的灵魂。理查德·尼尔森评论道：“约阿施能够重修圣殿，但最终却不得不洗劫它。”，彼得·莱特哈特则以另一种方式描述了这种讽刺：

8. 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231 页。

9.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诠释丛书》（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214 页。

“约阿施掠夺了他毕生修缮的圣殿。”¹⁰ 耗费十余年修复的圣殿，仅数小时便遭亵渎。最终这位君王未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被两名刺客所杀：

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悉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押的儿子约撒甲和朔默的儿子约萨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2:19-21）

这个始于对大卫血脉神佑保守的王权，最终以失望与死亡告终。约阿施不幸的早逝呼唤着一位更伟大的君王。这也提醒我们：华美的建筑无法造就忠信的心灵。这个教训既适用于集体也适用于个人。从教堂外观永远无法预知内在光景，表里之间的差异往往令人震惊。当宏伟建筑不再是有生命的教会时，总带着几分悲剧色彩：比如欧洲那些沦为历史遗迹的大教堂，或是美国市中心变成婚礼礼堂、社区中心甚至清真寺的教堂。

教会并非一座建筑，过去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这是因为三一上帝并不需要住所。正如使徒保罗对雅典人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传 17:24）。

这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约阿施与当代教会之间的关键区别之一。在旧约中，上帝将祂的名与荣耀的同在安置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是上帝居住在祂子民中间的场所。但到了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住在人中间。圣经教导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 1:14）。上帝成为人，是为了让人能与上帝同住。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圣灵的差遣，上帝不再需要一座建筑。

10. 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231 页。

相反，祂活在祂子民的心里，他们就是永活基督之灵的殿。

若表述得当，一个著名的基督徒幼儿手部游戏能生动阐释这一原则。首先，双手合十，手指交叉并蜷入叠握的拳头中。随后配合手势动作念诵关于教堂的童谣：“这是教堂[握拳伸出]，这是尖塔[竖起食指成尖顶状]；打开大门[伸出拇指]，看见所有信徒[扭动手指]！”这个游戏与幼童玩耍十分有趣，但童谣的神学内涵尚有改进空间。更准确的说法应是：“这是建筑，这是尖塔；推开大门——教会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儿子已重返天堂，坐在天父右手边。祂既已返回天堂，便将圣灵差遣到祂子民的心中，使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即便教会聚会的建筑物被焚毁殆尽，教会本身仍会安然无恙：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 3:16）；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哥林多后书 6:16）。

建筑物的维护

如前所述，涉及教堂建筑时存在两种危险。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种是过分迷恋教堂建筑，以至于将建筑误认为教会本身。另一种危险则是认为将上帝的钱财用于实体财产是不属灵的。这种观点或许承认上帝的话语事工绝对必要，但在热忱追求上帝话语的同时，却忽视了上帝话语本身的明确教导，其中包含上帝子民投资于敬拜场所的有益范例。

教会所做的一切都具有属灵意义，包括维护其建筑的方式。照管敬拜场所使其能用于上帝的荣耀，是会众事奉上帝的一部分。约阿施王就是个好榜样，在他的领导下，上帝的子民认识到敬拜场所的属灵重要性：

把所平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華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

如何开展建筑募捐运动

转交修理耶和華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華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
各样使用。（列王纪下 12:11-12）

当民众终于着手修缮圣殿时，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只选用最优质的材料，招募了精通木工和石工技艺的工匠。这种分工是基于恩赐的分配，因为“祭司将银钱的管理权委托给专门为当前任务选派的平信徒”。¹¹

工人们随后确立了明确的优先级。首要任务是确保圣殿结构稳固。因此“那奉到耶和華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華殿的银杯、蜡剪、碗、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華殿”（列王纪下 12:13-14）。最紧急的修缮工作被优先处理，这合情合理。在更换地毯之前修补屋顶才是明智之举，而非之后。

这些工人的例子表明，维护教堂建筑是一种明智的管家之道。如同上帝赐予的其他礼物一样，建筑物应当以感恩之心领受、以谨慎态度管理，并为上帝的荣耀所用。

照管教堂建筑也是教会对邻舍应尽的责任。维护良好的房产是上帝之爱的体现，它传递出教会对所在社区的关切。整洁的场所也更富吸引力。有多少陌生人会愿意拜访一座破败的教堂？会众对建筑的维护方式，正是上帝品格的公开映照。

最后，照管教堂建筑也是教会对后代子孙的责任。列王纪下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原则：从约阿施时代起，重建的圣殿在救赎故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若主许可，你们自己的教堂建筑五十年后仍将屹立。未来在此敬拜的信徒，正是你们属灵的弟兄姐妹。因此，你们有责任通过确保他们拥有良好的敬拜场所，向他们彰显基督之爱。

11. T. R. 霍布斯，《列王纪下》，Word 圣经注释系列 13（德克萨斯州韦科：Word 出版社，1985 年），第 154 页。

不久前，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教堂需要更换部分铜制屋顶。当初建造时，这屋顶的设计寿命是一百年，而如今百年之期已至，几乎分毫不差。教堂的受托人面临几个选择：一是进行修补工作，但大约十年后就得再次更换；另一个选择是安装全新的铜制屋顶。虽然初期铜屋顶的成本要高得多，但从长远来看却更为经济。因此，受托人决定建造一个能再使用百年的屋顶。

“再撑一百年！”有人提出异议，“谁知道这教堂还能不能存在一百年？耶稣可能在那之前就再临了！”若主愿意，祂确实会再来。但当那日到来时，祂绝不会因漏雨的屋顶而蒙羞。相反，祂会欣慰地发现屋顶完好无损（毕竟祂曾经是木匠）。而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持续敬拜祂的会众，也必在那荣耀降临的伟大日子，使祂得着荣耀。

论及教堂建筑，需警惕两种极端。一是将建筑物误认为教会本身，二是忘却了即便是建筑也承载着属灵的神圣目的。

匈牙利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便成功规避了这两种误区。一本名为《匈牙利加尔文教堂》的精美画册，以全彩照片展现了改教时期匈牙利基督徒建造的教堂建筑。这些教堂建筑形态万千，令人叹为观止。书页间尽是奇特的钟楼、精致的雕刻、宏伟的管风琴与彩绘绚丽的内部空间。

匈牙利改革宗教堂虽美却不浮华。其美感源于质朴，恰印证了教堂建筑的首要功能乃是敬拜上帝。故该书开篇即言：

加尔文教堂是我们灵魂的堡垒。无论其墙垣是泥土夯筑还是石块垒砌，因着神圣应许，上帝之道临驻其中，以永恒之爱的秩序赋予力量 基督话语中上帝临在的应许——这正是加尔文教堂崇拜的本质：它呼召、保守、救赎、圣化信徒，终将在永恒中使他们得荣耀。由此衍生出

如何开展建筑募捐活动

加尔文教堂的宗旨：为宣讲福音提供场所，让会众聆听并回应上帝的话语。

12

这是每座基督教教堂建筑的崇高目标：成为宣讲福音的家园，让上帝的子民聆听并回应祂的话语。

12. 洛兰特·赫格杜斯，《匈牙利加尔文教堂》前言，埃尔斯贝特·德里编，费伦茨·凯莱门与安娜玛丽亚·萨博译（布达佩斯：赫吉，1992年），7页。

228

18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

列王纪下 13:1-25

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列王纪下 13:20-2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年轻的布道家葛培理被召见到时任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办公室。

葛培理抵达时，阿登纳起身说道：“葛培理先生，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

“作为一名年轻的布道家，”葛培理回忆道，“我当时震惊不已。站在一位世界政治家面前本就让我紧张不安，突然又被抛来这样的问题！我注视着他回答道：‘先生，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将无福音可传。’”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

阿登纳转身穿过房间走到窗前，伫立沉思，凝望着下方的街道。当这位总理最终转过身来时，他说：“葛培理先生，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不知道人类还有什么别的希望。”¹

阿登纳是对的。除了复活的基督，除了上帝使死人复活的大能，垂死的人类别无希望。

先知之死

当伟大的先知以利沙躺在临终的床榻上时，人类的处境想必显得毫无希望。五十多年来，他竭尽所能将上帝的子民从敌人手中救出，并使他们远离罪恶。那么，以利沙的努力换来了什么？

显然不多。以色列的领袖们无能。以约哈斯王为例，他在属灵上是失败的：“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七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列王纪下 13:1-2）。

十四年后继位的他儿子约阿施同样不成功：“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十六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列王纪下 13:10-11）。接着圣经记载了他可悲却必然的结局：“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争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耶罗波安坐了他的位。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12-13 节）。有其父必有其子：约哈斯和约阿施都是属灵上的失败者。

以色列诸王或许软弱，但他们的敌人却很强盛。在约哈斯年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

1. 引自拉维·撒迦利亚在《学生五大提问》中的讲述，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1997 年，录音带。

儿子便哈达的手里”（列王纪下 13:3）。在与敌人对抗时，约阿施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古代向亚述纳贡的君王名单上。²

在这些卑躬屈膝的君王治理不善之下，以色列军队可悲地丧失了战斗力。事实上，军队几乎已不复存在。亚哈王曾能召集两千辆战车自卫。³但等到亚兰人彻底击溃约哈斯时，“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十辆战车，一万步兵”（列王纪下 13:7）。用现代的话来说，圣经所描述的正是以色列人被彻底击溃的景象。

以色列人在那些不幸岁月里取得的任何胜利都转瞬即逝。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列王纪下 13:4）。因王的祷告，“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第 5 节）。这位拯救者的名字未被提及，可能是亚述王亚大得尼拉里三世，他曾围攻大马士革，从而让以色列人暂得喘息。又或许是以利沙本人，他总能先亚兰人一步保护上帝的子民（参列王纪下 6-7 章）。

无论这位“拯救者”是谁，他的解救带来短暂的和平。但以色列最根本的问题是属灵的，而属灵的争战无法用军事武器取胜。尽管以色列人赢得了短暂的战役，“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陷在罪中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列王纪下 13:6）。百姓某种程度上想敬拜上帝，却不愿放弃偶像。正如霍华德·沃斯所解释：“北方诸王的信仰是混合主义的，并未完全摒弃对耶和华的敬拜，而是将其与异教崇拜的元素混杂。”⁴结果，他们尘世的王很快被遗忘，仅留下这段简短的墓志铭：

2. 唐纳德·J·怀斯曼，《列王纪上、下》，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系列 9（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1993 年），240 页。

3. 詹姆斯·D·普里查德，《与旧约相关的古代近东文献》第三版（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 年），279 页。

4. 霍华德·沃斯，《列王纪上、下》，圣经研读注释（大急流城：桑德凡出版社，1989 年），176 页。

“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阿施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3:8-9）。

百姓道德败坏，领袖昏庸无能，军队不堪一击，如今他们的先知也病弱无力。在这近乎绝望的时期，“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列王纪下 13:14）。王的关切令人动容。约阿施显然对身为神人的以利沙怀有深切敬意。他甚至可能爱戴他，其泪水可作印证。

当王在以利沙的床边哭泣时，他将悲痛化为言语，“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列王纪下 13:14）。这些话听起来应当耳熟，因为约阿施重复的正是以利沙自己曾论及先知以利亚所说的最后之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2:11-12）

如同以利亚的升天，以利沙之死标志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约阿施看到了以利沙当年目睹旋风带走以利亚时的景象：上帝大能的天使军团前来接先知进入荣耀。又或许约阿施只是在自怜自艾。当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时，语气仿佛主要是在担忧自己的王国将何去何从。若失去以利沙，他的军队会怎样？毕竟这位先知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战车与马兵，尤其当时仅剩寥寥数辆战车。以利沙对国防至关重要，他曾多次凭上帝的大能独力击败战场上的敌军（参列王纪下 3、6、7 章）。

失去以利沙对约阿施而言难以承受。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当王发现先知濒临死亡时，

他在先知面前痛哭哀号，称他为父亲和军械，因为正是通过先知的预言，他从未动用兵器对抗敌人，却能不战而胜；如今先知即将离世，留下他面对已武装的亚兰人及其他受其控制的敌寇，王不但悲叹自己将无生存保障，

而且想速速了结此生，与他一同离开这世间。⁵

然而，老先知临终前发出了最后一道关于希望与胜利的预言，并辅
以视觉演示。以利沙对王说：“你取弓箭来。”约阿施便“取了弓
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
按手在王的手上”（列王纪下 13:15-16）。这不仅是简单动作：

“以利沙将手按在王的手上，象征先知的支持与上帝的助力。”
6. 他的触碰“代表着恩典与祝福、权能与权威的传递。”⁷

以利沙的肢体动作表明他将行之事充满先知性意义。先知说：
“你开朝东的窗户”，约阿施便打开了。先知又说：“射箭吧！”
王就射了箭。随后以利沙欣慰地宣告以色列古老仇敌的覆灭：“这
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
人，直到灭尽他们”（列王纪下 13:17）。理查德·纳尔逊阐释这一
场景“不仅是先知信息的‘视觉辅助’，更与权能之言结合，推动
未来进程。箭向东飞去，直指亚兰人进攻的方向。”⁸

胜利已然注定。约阿施只需持续全心信靠上帝并竭力遵行祂的旨意。
这位神圣战士必为以色列争战。因此以利沙又向王发出如下指示：

以利沙又说：“取几枝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
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列王纪下 13:18-19）

5.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犹太古史》，载于约瑟夫著作集，威廉·惠斯顿译（马萨诸
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87年），9.179。

6. 沃斯，《列王纪上、下》，178页。

7. 雷蒙德·B·迪拉德，背道中的信心：以利亚与以利沙所传的福音，《旧约中的福音》系列
（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 出版社，1999年），149页。

8.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诠释》丛书（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约翰诺克斯出版
社，1987年），218页。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

上帝正在试验约阿施，看他是否有勇气完成所托付的使命。王早已知道这些箭满载预言性的意义。因此，他本应持续击打地面，直到以利沙叫他停止。但约阿施却有所保留，将半数箭矢留在箭囊中。因着这种三心二意的顺服（这显然源于不够全然的信心）他最多只能期待一场局部的胜利。

在这颇为令人沮丧的基调中，以利沙的预言事工走向了终结：“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列王纪下 13:20）。上帝的子民还剩下什么盼望呢？

死去的先知赐予生命

接着发生了最非凡的事。这是旧约中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一。人们多年来对此津津乐道，尽管圣经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记载：“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来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列王纪下 13:20-21）

关于这段非凡的记载，首先要问的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完全如圣经所述。”一群以色列人外出埋葬一名死者。那人确实死了。当时人们查验脉搏的能力与今日无异。此人并非昏迷，而是确已死亡。突然间，送葬队伍遭遇敌军小队袭击，情急之下他们将尸体抛入最近的洞穴，恰巧是以利沙的坟墓。当尸体触碰到以利沙骸骨的瞬间，死者立刻复活。先知的骸骨以超自然方式使其瞬间重生。事实就是如此，无需置疑。若真有一位上帝，祂当然能使死人复活！

其次要探讨的是“这一切有何深意？”毫无疑问，整个以色列的茶馆和理发店都在热议此事。随着神迹故事的广泛传播，民众必然对上帝产生深刻而神圣的敬畏。按礼仪条例，尸体本是不洁之物。一具死尸仅因触碰另一具死尸就复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神迹无疑彰显了以利沙的特质。仿佛这位先知骨子里就流淌着上帝的恩典。据一位公元前二世纪的犹太拉比所言：“他死后，身体仍在预言。正如他生前行奇事，死后所成就的也同样奇妙。”⁹

以利沙在世时曾行过许多大能的神迹：他治愈耶利哥的苦水（列王纪下 2:19-22）；他咒诅敌人，使他们在伯特利被熊撕裂（23-25 节）；他为一位先知遗孀装满一罐又一罐油（4:1-7）；他使书念妇人之子复活（8-37 节）；他消除锅中致死的毒物（38-41 节）；他用二十个饼喂饱百人（42-44 节）；他治愈乃缦的麻风病（5:1-27）；他使斧头浮起（6:1-7）；他在多坍用隐形的天使军团围困亚兰人（8-23 节）。

以利沙在他那个时代也预言了许多惊人的事，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摩押人在以东谷遭屠杀，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列王纪下 3:1-27）。耶路撒冷的围困被解除，王的军长在城门口被践踏，正如以利沙所说的（6:24-7:20）。哈薛弑主篡位成为亚兰王，正如以利沙所预告的（8:7-15）。亚哈家被倾覆，耶洗别被狗吞噬，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9:1-10:17）。

以利沙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惊人的神迹，证明了他奉上帝之名所说所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最终，他关于约阿施的预言也实现了：“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作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争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便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列王纪下 13:24-25）

三箭三胜，正如以利沙所预言的。他那衰老的先知骸骨中仍有生命，再次证明他是上帝的人：“他生前是能力之人……如今他令人敬畏的能力仍在死后持续运作，印证这位先知并预示即将到来的胜利。”¹⁰

以利沙骸骨的神迹也揭示了上帝对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尚未完全消亡，但随着以利沙的离世，这个国家

9. 《便西拉智训》48:13-14。

10. 伯克·O·朗，《列王纪下》，旧约文学形式 10（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1991年），166页。

的惨状几乎不亚于人们扔进以利沙坟墓的那具尸体。下一节经文记载了“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列王纪下 13:22）。换言之，以色列国已半截入土。但“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怜恤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23 节）。上帝绝不会违背祂从亚伯拉罕时代就立下的应许。因此当以色列人如同那具被抛入以利沙坟墓的尸体般濒临灭亡时，永活的上帝将他们从死亡中救赎重生。

这个神迹对以色列是安慰，对每个上帝的儿女也始终是慰藉。即便失去生命中看似重要的一切，我们也不会被离弃。上帝是施恩的，祂眷顾，祂怜悯，祂不会毁灭我们，反要将我们永远保守在祂面前。上帝在基督里以祂永恒之约的爱来爱我们。

旧约与新约中的复活

以利沙枯骨中的生命不仅述说着以利沙与以色列的故事，更至关重要是，它印证了上帝复活的大能。

严格来说，被抛入以利沙坟墓之人的身体所经历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复活。此人并未如耶稣基督般被荣耀地转化为超自然的身体。那位以色列长者仍是凡躯，终将再度死亡入土。但此人确实经历了死里复活，他的生命被重新唤醒。因此，这一惊人的历史事件印证了上帝主宰生死的大能，预表了上帝藉耶稣基督复活对死亡取得的终极胜利。

学者们常认为旧约对死后生命只字未提。我在牛津的一位教授曾说希伯来圣经中根本没有复活教义。但旧约确实蕴含复活真理！几乎从创世之初，上帝的话语就应许属祂的儿女将在死后获得肉身的复活。

试想亚伯拉罕。这位伟大的族长在上帝吩咐他前往高山献祭独生子——以撒时，就彰显了对复活的信心。

亚伯拉罕顺从地带着儿子和仆人前去献祭。当他举目望见远处的摩利亚山时，“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创 22:5）。

亚伯拉罕已完全准备好献上自己的儿子。他预备筑坛、摆柴、举刀割断少年的喉咙。然而，亚伯拉罕却对仆人们说：“我们去拜一拜，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创 22:5 新国际版）。这位信心的先祖深信两人都将一同下山。他究竟在想什么？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阐释的，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来 11:19）。亚伯拉罕藉着从上帝的教义推演出复活的教义，以此信靠上帝的大能。

或想想约伯，他失去了一切，仅存性命。“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约伯记 19:20）。但紧接着，约伯宣告了他对上帝复活大能的绝对信心：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未了必站立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我自己要见他，并不像外人。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记 19:25-27）

约伯勇敢地直面自己必死的现实。他知道自己皮肤终将朽坏，肉体要在坟墓中腐烂，身体必归回尘土。但他同时也怀有复活的信念，相信在自己死后的身体里，必能亲眼见到永活的救赎主。

再看大卫王。他同样持守死里复活的教义。在诗篇二十三篇末尾，大卫如此作证：“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 23:6）大卫明白，上帝的恩惠既关乎今生也关乎来世。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

当大卫说他将与上帝同住直到永远时，他指的确实是永恒。但如同所有凡人一样，大卫也只是血肉之躯。因此，若要实现与上帝永远同住的誓言，他必须经历从死里复活，而这正是他深信不疑的应许：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 16:9-11）

与约伯一样，大卫也相信身体复活与永生。

显然，旧约中蕴含复活的神学。以利亚和以利沙不仅相信这赐生命的教义，更亲身经历了它。他们对上帝使死人复活之能力的认识，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性的。

以利亚在撒勒法成为复活权能的器皿，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列王纪上 17:17-24）。以利沙同样行了复活的神迹——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他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列王纪下 4:8-37）。第二次赐生命的奇迹比第一次更令人惊叹，因为那发生在以利沙自己死后！这唯有靠上帝的大能才能成就，唯有祂能藉死者使死人复活，从而击败我们终极的大敌：死亡。

因此，上帝以鲜活的生命实例向以利亚和以利沙彰显了祂的复活大能。旧约圣经教导死后仍有生命。复活的教义贯穿于亚伯拉罕的信心、约伯的盼望、大卫的诗歌，以及以利亚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中，这些不过是众多例证中的几个。

当然，最重要的复活是上帝的儿子、世界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新约圣经记载了祂的复活；然而，这一事件正建立在旧约圣经的例证与应许的根基之上。

当新约圣经为复活作见证时，它反复强调基督是“照圣经所说”复活的。约翰福音

描述了彼得和约翰如何前往（几乎）空置的坟墓，看见耶稣留下的未被动过的裹尸布，并明白基督已不在墓中：“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 20:9；参 2:22）。直到后来，门徒们才理解了旧约中关于复活的教义。

使徒保罗也得出了相同的理解，即“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 15:3-4）。“照圣经所说”这一表述是保罗用以说明弥赛亚的复活是上帝古老的应许。新约将死后生命的教义建立在旧约坚实的根基之上。

耶稣的身体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

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个人：你是否相信旧约和新约中关于复活的教义是真实的？除非你真的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确实死了，也确实复活了，否则你就不是基督徒，也没有永生的确据。但圣经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那么，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

马丁·加德纳在他的小说《彼得·弗洛姆的逃亡》中，讲述了一个年轻人放弃童年基督教信仰的故事。其中一个高潮场景是一场晚宴，晚宴上爆发了关于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激烈争论。彼得·弗洛姆一开始向诺曼·米德尔顿牧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很好奇你认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耶稣的身体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

……米德尔顿向前倾身，将雪茄的烟灰弹进身旁小桌上的烟灰缸里。“我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间和场合，彼得。”

“为何不能？”彼得说……“你肯定对发生的事有某些看法吧，诺曼。”

以利沙的枯骨仍有生命

“拜托了，彼得，”玛莎从房间另一头喊道，“我们聊点别的吧。”

……

诺曼·韦斯利·米德尔顿牧师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抽了几口雪茄。“当然……我确实有个观点。但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要阐明我的立场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解释的话，恐怕会被误解。”

“可这问题是简单的，”彼得坚持道，“没什么复杂的。耶稣要么真的从死里身体复活了，要么没有。你认为他真的以肉身向西门彼得、多马和其他门徒显现了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的，”米德尔顿擦拭着额头说，“门徒们确实坚信自己亲眼看见了耶稣。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本质，是暂时性象征背后永恒的实相。”……

彼得……转身面对米德尔顿。“这么说吧，诺曼。圣经上说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它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如福音书所述它复活了，要么没有。如果没有，它就留在了地球上。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那具身体究竟如何？是复活了还是没有？”

……“我不喜欢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

彼得逼近米德尔顿，手指几乎戳到这位牧师脸上……他用冰冷的声音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告诉我们你的信仰。”

米德尔顿依旧一动不动，双手背在身后。“我不想谈论这个。”¹¹

尽管米德尔顿闪烁其词，但这确实是个直指核心的问题：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你究竟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复活？所有真正重要之事都系于这个答案。“基督若没有复活，”圣经教导说，“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哥林多前书 15:17）。若基督未曾复活，你便看不见永恒生命之光，也寻不到罪孽的赦免。

因此，让我们审视这些事实。拿撒勒人耶稣生活于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祂在耶路撒冷城外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

11. 马丁·加德纳，彼得·弗洛姆的逃亡（纽约州阿默斯特：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73年），237-41页。

这些事实不仅被圣经内的历史记载所证实，也得到圣经外历史记录无可争议的确证。

事实：耶稣被安葬在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坟墓里，这个地方对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众所周知。此外，安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一事实的真实性甚至连基督教的敌人都承认。当犹太领袖试图否认耶稣复活时，他们说：“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见马太福音 28:11-15）。但通过这种说法，他们实际上承认了一个重要事实：安葬耶稣的坟墓确实是空的。

当最早的基督徒宣称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们提出的主张本应很容易被证伪，如果他们实际上是在撒谎或制造骗局的话。若有人想彻底揭穿使徒们的谎言，只需拿出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即可。所有人都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也都知道他被埋葬的地点。那么尸体在哪里？没有尸体。坟墓是空的。

事实：许多一世纪的犹太人声称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后见过祂。这一事实不仅被四部圣经福音书记载，也使徒保罗也证实，他宣称耶稣“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 15:5-8）。

耶稣的显现并非仅有一次，而是多次；不仅限于一处，而是在多地；不仅向个人显现，也向群体显现。因此，德国学者格德·吕德曼得出结论：“从历史角度可以确定，彼得和其他门徒在耶稣死后经历了耶稣以复活基督形象向他们显现的事件。”¹² 毕竟，当使徒们宣称见到复活的主耶稣时，仍有大量目击者健在。若使徒所言不实，当时有足够多人能驳斥他们。但事实上，他们的见证是真实的。

此外，极具深意的是，最先见到复活基督的是女性。根据犹太习俗，妇人的证词在法庭上是无效的。如果福音书的作者试图

12. 引自威廉·莱恩·克雷格在《学生最常问的五个问题》中的论述，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1997 年，录音带。

虚构故事，他们最不可能做的就是将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寄托于一位妇人的证词。然而福音书明确记载抹大拉的马利亚向门徒如此作证：“我已经看见了主”（约翰福音 20:18）。这正是福音书作者所记录的，因为他们书写的是历史而非幻想。

事实：许多一世纪的犹太人在耶稣死后仍继续敬拜这位拿撒勒人。这非常引人注目。尽管耶稣常谈及受难与死亡，祂的门徒似乎始终未能理解其含义。这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根本不期待一位会死的弥赛亚，更遑论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这种观念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相悖，因上帝的律法明言“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申命记 21:23），弥赛亚怎可能受咒诅？然而首批基督徒却敬拜耶稣这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与复活的主。他们相信耶稣已不再受咒诅，因上帝已接纳祂的死作为他们罪孽的赎价（加拉太书 3:13），并通过使祂复活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此信念如此坚定，甚至甘愿为之赴死：耶稣没有死，祂活着。

这些事实该如何解释？最合理的解释——也是真实的解释——是“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传 2:24）。耶稣基督的复活解释了空坟墓的缘由。它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人声称在祂死后见过祂。它解释了祂为何被尊奉为被钉十字架又复活的救主，也解释了祂的追随者为何甘愿冒生命危险传播祂的福音。

若上帝没有让耶稣的身体从死里复活，那么基督教的其他教义便大多无关紧要。坦白说，倘若旧约与新约中关于复活的教义是虚假的，我实在不明白人们为何还要成为基督徒！但若上帝是复活的上帝，那么凡信靠祂的人都有盼望——那永恒生命的坚实盼望。

这种盼望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刘易斯·F·鲍威尔的葬礼上得到了有力表达。当鲍威尔九十岁离世时，他的葬礼布道由一位长老会牧师——詹姆斯·C·古德洛四世牧师宣讲。牧师的话语为以利沙枯骨的神奇故事（在福音书的语境中考量）画上了恰切的句点。古德洛说道：

我们因基督的复活而欢欣，因这是我们自身复活的应许，是我们所爱之人复活的应许，也是鲍威尔大法官复活的应许。死亡妄图主宰我们，但它并非主宰。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死亡试图对我们是谁下最终定论，但它做不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连死亡也无法摧毁。死亡炫耀着它看似强大的力量，但这力量已被击碎。胜利属于基督。尽管死亡会索要我们所有人，但它无法永远囚禁我们，因为我们不属于死亡。我们生时属于上帝，死时也属于上帝，在跨越死亡后的新生命中，我们仍将属于上帝。¹³

13. 詹姆斯·C·古德洛四世，引自提摩太·乔治，《斯卡利亚大法官论葬礼布道》，首要之事，2016年2月22日，<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6/02/justice-scalia-on-funeral-sermons>。

PART 2



仓促审判：两个王国的
悲剧

19

以利沙死后

列王纪下 14:1-22

亚玛谢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列王纪下 14:3-4)



以利沙之死——以及其后离奇的遗骨复活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至此之前，列王纪下的叙事始终围绕着两位神迹施行者：以利亚和以利沙。

但此刻焦点转向两个王国的灵性衰败。

以利亚的传奇故事在第二章落幕，这位大先知横渡约旦河后乘烈火战车升天。就在同一天，以利沙继承以利亚之神力，踏干地重渡约旦河，开始了他作为以色列首席先知的使命。此后在摩押、书念、吉甲、大马士革、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等地的重大事件中，以利沙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但随着他的离世，上帝的子民要再见到这般先知，尚需漫长岁月。

从此刻起，分裂的以色列与犹大王国将不得不在失去以利亚、以利沙或其他任何英雄先知的帮助与影响下独自前行。接下来的故事延续自所罗门王死后形成的南北两国：北方的以色列与南方的犹大。两国屡屡因缺乏贤明君主而陷入困境。除少数值得铭记的例外，列王带领百姓在灵性堕落之路上越走越远，伴随诸多神圣审判的征兆，直至两国最终被强敌吞没。以利亚和以利沙曾短暂力挽狂澜，却终究无法阻挡终极审判的降临。因此，圣经叙事的整体轨迹始终指向衰亡与倾覆。

历史教训

以利沙的逝世恰是审视列王纪下的契机，让我们退后一步，思考这卷书带给我们的属灵功课。

我们首先明白：上帝永不废弃应许。祂曾应许大卫永恒国度的产业（撒母耳记下7:10-17），这应许在所罗门王的黄金时代达至辉煌巅峰。然而所罗门的愚妄——连同耶罗波安、罗波安及其多数继任者更甚的愚行——常使上帝的应许看似岌岌可危。我们不禁诘问：这般昏聩的统治下，王国何以存续？

然而上帝从未放弃祂的应许，因此祂的信实是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的线索。许多国王的事迹难以理清头绪。故事不断在以色列与犹大、北方与南方之间来回切换。这些君王的名字对现代人听起来很相似，且大多以 A 和 J 这两个字母开头。事实上，有些名字完全相同，偶尔同一个国王会有多个称呼，或其名字存在多种拼写。时间线也难以追踪，尤其是因为诸王的统治期常常重叠——不仅存在于两国之间，有时甚至在同一王国内部！

在这片混乱中，叙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愈发引人注目：每位君王之后必有继任者，正如上帝所应许的那样。大卫王朝没有断绝。当然个别君王会逝去，

但王国本身依然延续。即使是最糟糕的君王，也会有大卫血脉的另一位君王继位。因此，百姓因他们上帝的应许得以存活。

这些应许对我们依然重要，因为我们的故事也依赖于大卫的故事。我们通过大卫的家系找到救赎，在他最伟大的后裔和终极统治者（出生于大卫王城的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得救。若在以利沙之后的岁月里，上帝关于国度的应许落空，那么救主就永远不会到来，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也将同样失效。但大卫王朝的应许并未落空，因此我们得以从罪中得救。

上帝信守承诺是件好事，因为若任凭我们自行其是，我们也会陷入与以色列和犹大诸王同样的困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个王国的君王都容易陷入偶像崇拜、暴力、欺骗和许多其他形式的罪恶。但上帝没有抛弃他们，正如祂不会抛弃我们一样。即使我们失信，祂依然信实（见提摩太后书 2:13）。

上帝对耶户王所作的应许，是彰显祂信实特别值得注意的例证。当耶户铲除以色列的巴力崇拜后，上帝对他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列王纪下 10:30）。由于这个应许是对以色列王（而非犹大王）作出的，它并不属于上帝对大卫的应许（那是特别赐给犹大而非以色列的）。但上帝依然信守了这个承诺。耶户的儿子们（约哈斯、约阿施和耶罗波安二世）并非以敬虔著称，然而直到第四代，上帝始终持守祂的应许，耶户王朝得以延续。

在以利沙时代之后，上帝对祂子民信守承诺的事迹提醒我们：祂也必信守对我们的一切承诺。祂会赦免我们的罪孽，供应我们每日所需，救我们脱离凶恶，与我们步步同行。祂必完成在我们心里开始的善工，成全祂所开启的。祂将赐我们死后的生命——永不止息的生命。上帝如此行，不是因我们的行为，反而是不顾我们的行为；不是因我们的本相，乃因祂的本相：一位信守自己话语的上帝。

部分顺服的部分祝福

在列王纪下的宏大叙事中，以色列与犹大诸王的善恶交织，共同讲述了一个远超他们自身的故事——那是上帝信实的故事。但这些君王各自的人生篇章同样值得细读，我们也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从而帮助我们为基督及其国度而活。

圣经总能把焦点对准最核心的议题。当它讲述古代君王的事迹时，最关注的始终是他们是否行义，而非其他世俗成就。上帝的衡量标准属乎灵性，无关疆土或财富。因此当我们研究古以色列诸王时，首要目的是了解他们与永生上帝的关系。

以亚玛谢为例，他的故事始于时间、地点与家谱的常规记载：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约耶但，是耶路撒冷人”（列王纪下 14:1-2）。作者提及约阿施是为了将年轻的亚玛谢置于两国更宏大的年代表中。我们还得知亚玛谢承袭犹大王统，在耶路撒冷执政。此时其父约阿施已遭叛变的臣仆刺杀身亡（12:20-21）。

在提及亚玛谢的背景后，圣经简短评价了这位新王对犹大属灵层面的影响：“亚玛谢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列王纪下 14:3-4）

如同惯例，大卫王被视作黄金标准，是主要的比较基准。尽管远非完美，大卫仍是基督降临前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 13:14）。因此，后世君王属灵生命的衡量始终以大卫的属灵追求为标尺。说亚玛谢“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即表明他远未达到上帝的荣耀标准。

亚玛谢也被拿来与其父约阿施比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评价。约阿施正是那位从邪恶亚他利雅的血腥清洗中幸存的幼年君王，他七岁登基，

统治犹大四十年。虽然约阿施的结局不如开端（见历代志下 24 章），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至少在祭司耶何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如此（列王纪下 12:2）。显然，亚玛谢延续了其父约阿施许多明智的属灵政策。

遗憾的是，亚玛谢的顺服并不完全。圣经怅然记载他未拆除民众献祭烧香的邱坛。这是列王纪上下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邱坛是迦南人祭拜木石神像的异教场所，以色列人常受诱惑参与其中。有时他们直接祭拜外邦神祇，有时虽以真神之名敬拜，却因未按命令在耶路撒冷圣殿进行敬拜，仍是虚妄的敬拜。即便试图敬拜真神，错误的方式与地点仍使敬拜变质。当我们为得着而非奉献来敬拜时，便同样陷入了这种陷阱。

如同许多其他君王一样，亚玛谢未能解决犹大邱坛的属灵绊脚石。他诚然是敬拜上帝的人，大体上行正直之事，却未在摩西律法关于邱坛的要求上完全顺服（参民 33:51-52）。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言：“平庸的正统并非盟约的顺服。”¹ 亚玛谢表现尚可，但本可做得更好，因此圣经对他的称赞始终有所保留。这种部分的顺服只配得混杂的祝福。

部分顺服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试探。我们向教会缴纳十一奉献，却对穷人吝于施舍；我们虽未犯明目张胆的奸淫，却禁不住以情欲的目光注视异性；我们将周日早晨献给上帝，却不愿安息日下午分别为圣；我们在祷告结束时说在“阿们”，却从未真正用心进入上帝的同在。对某些人而言，这种属灵的懈怠已不仅是试探，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列王纪下的叙事进展至此，我们一直在寻觅一位能与大卫比肩的君王——一位对圣殿有公义热忱，从而荣耀上帝的君王。

1.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2 Kings: The Power and the Fury*（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205 页。

实质上，这正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时所行的，那时祂将兑换银钱之人赶出：祂重建了耶路撒冷的真敬拜（参路加福音19:45-48）。这也是耶稣向井边妇人显明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时所作的（约翰福音 4:21-24）。我们需要大卫的子孙在我们的生命行同样的属灵工作，祂将藉着十字架的大能，透过使人成圣的圣灵来完成。首先，耶稣会赦免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亏欠。然后，祂会帮助我们在管家职分上更加自律，在顺服上更加忠心，在敬拜上更加虔诚。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此生就能达到完全。我们始终会有不足之处。我们最好的动机也掺杂着不纯，即便竭尽全力，我们在国度事工上的表现仍远未达标。但恩典依然为我们存留。《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 55 条对此有精妙阐述，论及耶稣基督持续代求的工作。因耶稣为我们祷告，《要理问答》说，我们的“位格”与“事工”都被父神悦纳。是的，尽管每日都有过失，我们的国度事工仍蒙悦纳，因大卫的子孙不断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代求。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我们不完全、不完美的顺服仍得着上帝全然的祝福。

治死罪

亚玛谢至少在领袖位分的一个领域中履行了他的王室职责，那就是对他父亲遇刺事件的回应。

如前所述，约阿施王被他的臣仆所杀。我们并不完全确定这起弑君行为的原因。列王纪下的作者将针对他的阴谋描述为“背叛”（列王纪下 12:20）。一些学者推测，这场阴谋可能是对约阿施违背耶何耶大之子撒迦利亚的预言并下令用石头处死他的背叛行为的回应。当那位忠心的祭司在圣殿的院内垂死时，他呼求报复约阿施（历代志下 24:22），或许他的恳求促使约阿施的臣仆采取了报仇行动。

无论动机如何，杀害约阿施的人都犯下了谋杀罪；他们未经合法授权，就击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因此

亚玛谢的回应是正当的：“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列王纪下 14:5）。圣经非但没有批评亚玛谢残忍，反而称赞他的克制：“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第 6 节）。

这种克制之举在当时实属罕见。通常情况下，君王若遇王位竞争者，往往会赶尽杀绝——不仅除掉对手，还要灭其全族。例如，耶户向亚哈报仇时，“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列王纪下 10:11）。亚玛谢没有沿袭这种惯例，而是谨守上帝的律法（参见申命记 24:16）：处死叛徒，却赦免了他们的儿子。

我们从亚玛谢身上学到的一课是摒弃报仇之心。当他人伤害我们时，报仇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以牙还牙地回击对方。但亚玛谢谨慎地控制怒火，没有任其失控。他对恶行的回应始终保持在正义的合理界限内。若我们明智，就当克制清算旧账的冲动，甚至避免幻想各种报复手段。报仇是危险而复杂的课题，最好始终交在上帝手里（参见申命记 32:35）。

效法亚玛谢的另一途径是治死罪。当代基督徒对旧约中上帝子民执行杀戮难免感到不安。上帝并未赋予我们像亚玛谢作为神权君王时那样的刀剑权柄。但在我们对罪恶的回应中，应当存有和旧约公义相对应的属灵实践。保罗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 8:13）。因此治死罪——神学家称之为 *mortification of sin*——是我们最重要的属灵责任之一。

关于治死罪这一主题，已有多部专著论述——最著名的当属清教徒约翰·欧文所著，他写道：“你们要治死罪；要将其作为每日功课；活着就当为此持之以恒；不可一日懈怠这门功课；

以利沙死后

要么杀死罪，要么它就会杀死你。”²当欧文说“你们要治死”时，他不是询问，而是在命令。他劝诫读者要将憎恶罪恶、抵挡诱惑、反对悖逆作为每日的职责。亚玛谢通过处死叛徒来维护自己王权的稳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威胁要颠覆我们圣洁的私欲：要么杀死它，要么被它杀死。

亚玛谢骄傲之后的衰败

亚玛谢王是一位有所成就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做了许多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包括对那些背叛他父亲王国的人施行了公正的审判。

亚玛谢还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西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列王纪下 14:7）。像他的父大卫一样，亚玛谢成功地进行了军事行动，击败了犹大的敌人。如果他止步于此，或许他会平安地度过一生。然而，他却挑起了一场内战，并因骄傲而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圣经更关注亚玛谢败落的属灵根源，而非他可能取得的任何世俗成就。当这位犹大王轻率地向以色列王约阿施发出挑战时，祸端便已埋下：“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列王纪下 14:8）。当亚玛谢提出要与约阿施当面对峙时，实则是宣战之辞。这绝非家族聚会的友好邀约，更像是决斗的邀战书，甚至是宣战檄文。亚玛谢掷下了象征挑战的手套，正式发起军事对抗的召唤。

圣经并未明确揭示亚玛谢的真实动机。或许他提议决斗是试图统一分裂的以色列与犹大两国。若真如此，这位君王便是妄图凭己力成就大事，这注定徒劳无功。亚玛谢本该听从主的天使后来给予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的智慧劝诫：“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 4:6）。

2. John Owen,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Fearn, Ross-shire,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1996), 28.

历代志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背景故事。在亚玛谢成功攻打以东之前，他从以色列的以法莲支派雇佣了十万雇佣兵。一位神人来告诉亚玛谢，这是不必要的；即使没有以色列人的帮助，上帝也会将以东人交在犹大人手中。于是亚玛谢遣散了这些雇佣兵。不幸的是，他们因错失参战机会而愤怒，在返回途中“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仑，杀了三千人，抢了许多财物”（代下 25:13）。亚玛谢轻率地向约阿施挑战，是否出于对以法莲人掠夺犹大的报仇欲望？

无论亚玛谢的动机如何，他的好战行为都是个重大错误。约阿施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让亚玛谢醒悟，他用一个寓言回应了这位君王的挑战，在这个拟人化的道德故事中：“黎巴嫩的蒺藜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只野兽经过，把蒺藜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 and 犹大国一同败亡呢？”（王下 14:9-10）

这并非以色列政治领袖首次通过寓言传达属灵教训。当亚比米勒企图篡位时，约坦王曾将他比作荆棘丛（见士师记 9:7-15）。约阿施使用了类似的意象。显然，在他的寓言中，以色列是高大的香柏树，而犹大则是微小的蒺藜或荆棘。当蒺藜妄求与香柏树的女儿联姻时，实属不自量力。因此在寓言中，他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即被野兽践踏。用更现代的比喻来说，若亚玛谢招惹公牛，必将自食其角！

约阿施给亚玛谢的劝诫充满智慧。这位犹大王既已战胜以东，便该安居家中享受胜利果实，而非贪图征服新王国。否则，骄傲必致败亡。

可悲的是，亚玛谢过于自负，未能听从这一明智的劝诫，反而贸然卷入一场必败的战役：

以利沙死后

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示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於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示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官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列王纪下 14:11-14；参历代志下 25:20-24）

这对亚玛谢而言固然是屈辱的败绩，但对上帝的子民更是场悲剧。南北国之间的内战标志着列王纪下叙事中灵性堕落到新低点。此事无人得荣耀，尤其是攻击上帝子民的约阿施更当羞愧。可悲的是，约阿施及其军队洗劫圣城耶路撒冷，掠夺上帝的圣殿，还将自己的同胞掳去为囚³。这预示了未来的灾祸。亚玛谢的溃败实为犹大日后倾覆的预演：当尼布甲尼撒拆毁耶路撒冷城墙、挟持约雅斤王为人质、将上帝的子民掳至巴比伦为囚时，历史将重演。

亚玛谢的故事遵循了一个熟悉的模式。人们因自己的成就而骄傲自满。为了追求更大的荣耀，他们试图打压他人。但这种愚蠢的野心使他们看不到自身的潜在弱点，最终导致失败。这种情况会发生在那些蔑视对手却在下一届选举中落败的政客身上；会发生在过度杠杆化最终破产的商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沉迷于自身权威而与所照管群体脱节的牧师身上。任何获得某物后仍贪求更多的人（无论那是否为上帝所愿赐予的）都可能遭遇这种结局。与其追求更多赞誉，我们应当满足于微小的胜利与平凡的成就。更要时刻确保我们所奋力实现的目标真正属于上帝的旨意，而非一己私欲。

3. 这并非圣殿首次遭劫：列王纪下 12:17-18 记载，耶路撒冷的部分珍宝曾被送往叙利亚王哈薛那里。这也并非最后一次。据戴维斯在列王纪下 205 页所述，此类事件总共会发生七次。

圣经对骄傲之愚昧的阐述，与对其他罪恶诱惑的揭示同样清晰。若我们试图抬高自己，上帝必使我们降卑。耶稣用一句简明易记的话道明此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马太福音 23:12）。但他也指出其反论同样真实：“自卑的，必升为高”（第 12 节）。随后耶稣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谦卑牺牲印证了这一点，这牺牲通过祂从坟墓复活并升天的荣耀高升得着报偿。十字架与空坟墓终极地证明：我们的上升之路正是下降之路。

两位敌手，两段墓志

以色列内战的故事以两段墓志铭作结。约阿施的第一段墓志铭已见于列王纪下 13 章（10-13 节），但他在 14 章又获得了第二段。这种复现手法让我们清晰看到约阿施与亚玛谢之间的鲜明对比。

关于约阿施，经上记着说：“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争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4:15-16）这位曾劝阻战争的君王在安详中离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位执意发动战争的君王却死于非命：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又名乌西雅）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雅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建。（列王纪下 14:17-22）

王国延续，与上帝的应许相符。但这归因于上帝的怜悯，而非君王的公义。列王纪下 14:17 的精确措辞暗示了亚玛谢的屈辱。圣经说亚玛谢在约阿施死后“存活”了十五年，而非“统治”了十五年。

以利沙死后

这可能表明他并未独自统治犹大，而是与他的儿子亚撒利雅（又名乌西雅）共同执政，处于某种形式的共治状态。在此共治期间，犹大沦为以色列的附庸——这是进一步的屈辱。

鉴于犹大在战役中遭受惨败，亚玛谢在耶路撒冷不得人心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他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民众像当年密谋反抗其父约阿施一样策划叛乱。他们一路追击他到拉吉，在那里将他处死，以“流亡与处决”终结了他灾难性的统治。⁴

这对一个起初在上帝眼中行事正直的人来说，是个不体面的结局。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如此描述亚玛谢：“起步尚可，继而刚愎傲慢，终至惨败受辱，喋血于阴谋。”⁵ 这位君王最终死于自招的祸患。因骄傲的野心（以及虚妄的偶像崇拜；见历代志下 25:20），他倒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凡自高的，都必遭遇同样的命运。骄傲者终将降卑，归荣耀于上帝。

4. 奥古斯特·H·康克尔，《列王纪上下》，NIV 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2006 年），528 页。

5. 戴维斯，《列王纪下》，203 页。

权力的游戏

列王纪下 14:23–15:31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列王纪下 15:1–2）



犹大王亚撒利雅通常以另一个名字为人所知，或许他去世的事件比他一生中的任何事迹更为人们熟知。

大多数常读圣经的人都知晓关乎以赛亚生命转折的天堂宝座异象——先知目睹圣哉、圣哉、圣哉的“万军之耶和华”并勇敢说出“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戏剧性场景（赛 6:1-8）。圣经记载这一事件的开头写道：“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第 1 节）。由于乌西雅又名亚撒利雅，以赛亚这一著名异象正发生在亚撒利雅去世的同一年。

对现代读者而言，提及亚撒利雅（如列王纪下对他的称呼）可能看似微小偶然的细节。但对古犹太民众而言，这位君王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最贴切的当代类比是伊丽莎白二世，她去世时将成为英格兰

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与伊丽莎白相似，亚撒利雅为国效力逾半个世纪。他的去世因此标志着一个长期稳定时期的终结，并成为上帝的子民——犹大——故事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点。

亚撒利雅，麻风王

由于亚撒利雅统治时期的异常漫长，他的故事成为以色列一连串（且令人失望的）君王更迭的漫长背景。但在我们聚焦那些不幸的统治者以及从他们悲惨生活中汲取属灵教训之前，我们应简要思考一下列王纪下希望我们了解关于亚撒利雅的哪些信息。

首先，圣经提供了常规信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雅，是耶路撒冷人”（列王纪下 15:1-2）。可见这位亚玛谢与耶可利雅的儿子在少年时期便继承了王位。

亚撒利雅的总体评价报告听起来与任何了解其先祖事迹的人都耳熟能详：“亚撒利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列王纪下 15:3-4）。亚撒利雅表现尚可，但显然不如大卫，虽然提及了“他父亲亚玛谢”，却未提及大卫的忠诚。不过亚撒利雅的表现已足够获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总体赞誉。

亚撒利雅灵性记录上的唯一污点已令人见怪不怪：又是邱坛问题。这些邱坛真是够了！如同他父亲及祖父辈一样，亚撒利雅容许犹大百姓在不该献祭的地方，以错误的方式敬拜上帝。

需要提醒的是，“邱坛”是以色列和犹大境内进行虚假崇拜的属灵堡垒。它们起源于迦南人，后者“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为异教神祇筑坛（列王纪上 14:23）。圣经提及这些邱坛逾百次，这让我们了解到它们常常成为人们属灵障碍的严重程度。

旧约时代的上帝子民似乎始终无法摆脱对亚舍拉的崇拜、向巴力的屈膝、对基抹的珍视、向摩洛的献祭，以及敬拜迦南众神体系中其他本土神明的欲望。

上帝对于处理偶像崇拜的命令极其明确。早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就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邱坛”（民数记33:51-52）。显然，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直到亚撒利雅时代，以色列人仍未彻底清除他们的偶像。

若这种反复的失败让我们感到诧异，不妨想想有多少罪至今仍是我們挣扎的根源。是否存在你难以克制的私欲？摆脱不了的成瘾行为？或是频繁到几乎不再视为需忏悔的过犯？我们各自都有足够多的属灵争战领域，因此能理解犹太百姓屡次未能废弃邱坛以致向上帝献上纯粹无杂质的敬拜。但即便能共情，我们仍当竭力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上帝不愿我们持续陷在相同的罪中，祂要我们倚靠内住圣灵的大能，离弃旧罪，在顺服中与祂同行新生之路。

关于亚撒利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了解：这位君王是位麻风病人。列王纪下仅记载：“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列王纪下 15:5）。

历代志下提供了更多背景：年轻的亚撒利雅在“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定意寻求神（撒迦利亚教导他敬畏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代下 26:5）。亚撒利雅兴盛的征兆包括庞大的牲畜群、装备精良的军队、战胜非利士人及其他仇敌，以及对耶路撒冷城的大规模加固工程。然而，即便像这样忠心侍奉上帝五十载的显赫人物，仍可能堕入罪中——若果真如此，他必承担罪责。

可悲的是，当亚撒利雅强盛之时，“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具体而言，这位君王竟僭越祭司的职分，进入圣殿在香坛上烧香。当大祭司为此斥责他时，亚撒利雅勃然大怒，当场额头上就长了麻风病（16-21节）。这疾病的突发显然是神圣审判的作为。亚撒利雅从此具有传染性，被隔离在单独的宫室中¹，犹大的统治权则移交给他的儿子约坦。

或许可以期望亚撒利雅深刻吸取教训，在悔改顺服中度过余生。至少，他仍获得了与君王身份相称的葬礼，安葬在大卫城。但亚撒利雅终究要为自己的罪承受后果。这提醒我们：基督徒生命不仅要有美好的开端，更要有完美的收官。当生活和事工顺遂时，我们很容易为表面成就骄傲自满。也容易像亚撒利雅那样，对阻碍我们的人大发雷霆，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了发号施令之后。

我们应当谨记，自己并无任何可夸之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皆源于上帝，所成就的一切都是祂恩典的馈赠。铭记这一真理的人会谦卑地与上帝同行，耐心聆听劝诫之言，并且善始善终（甚至结局比开端更美）。即便如世人皆会跌倒那样失足，他们仍能经验到这样的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 1:6）。

亚撒利雅的墓志铭提醒我们，上帝在旧约时代已向祂的子民成就了类似的应许。墓志铭如此记载：“亚撒利雅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雅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5:6-7）。上帝对犹大百姓的工作尚未止息，正如祂对我们的计划也未曾完结。即便亚撒利雅与其他君王屡屡跌倒犯罪，上帝仍坚守对大卫的承诺。这实质上与祂为我们持守的应许同出一辙：那永恒国度的应许。

1. 据约瑟夫（*Antiquities*, 9.227）记载，亚撒利雅的住宅位于耶路撒冷城外，这对任何被视为礼仪上不洁之人而言是合宜的安排。

历史重演

与此同时，在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局势正从糟糕恶化到更糟。当亚撒利雅首次在犹大掌权时，以色列的君王是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出自一连串恶君世系，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历经十几代后又回到了另一个耶罗波安。这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及至玄玄玄玄玄孙”，因为耶罗波安二世与耶罗波安一世同样恶劣。用尤吉·贝拉那句不朽的名言来说，对北国而言，这简直是“历史重演”。

从没有人谈论“以色列的好王”，因为……嗯，压根就不存在。他们全都以各种方式败坏了道德。其中一些——如暗利和亚哈——尤为可憎。整体而言，这个王国正处于灵性衰退中，长期的下坡路最终将以亚述人的入侵告终。彼得·莱特哈特指出：“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开启了以色列灭亡的倒计时。”²

圣经在记载耶罗波安二世的事迹时，开篇便告知我们他在位的时长以及他恶劣的统治：“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列王纪下 14:23-24）。当大卫王成为犹大（南国）诸王公义的标准时，耶罗波安一世却成了以色列（北国）诸王不义的标杆。与他同名的耶罗波安二世在道德标准上“达标”（或该说“堕标”？）几乎毫无困难。

要了解耶罗波安二世时期局势的败坏程度，可通过回顾其王国中服事的先知及其预言内容窥见一斑。例如，作为以色列猖獗偶像崇拜与属灵奸淫的标志，何西阿被命令娶妓女为妻（何西阿书 1:2-3），而后再再次迎娶她（3:1-2）。正是何西阿如此宣告：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華的话。
耶和華与这地的居民爭辯，

2.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系列（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奸淫，
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何西阿书 4:1-2）

先知阿摩司对以色列的评述同样令人痛心。耶和華藉他的口说：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
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
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
亵渎我的圣名。
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
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阿摩司书 2:6-8）

面对这一切——耶罗波安未加制止的——淫乱与不公，阿摩司邀请以色列人参加自己的葬礼。先知宣告，当上帝降临审判以色列时，城中街道将充满哀号，乡间葡萄园将响起悲歌（阿摩司书 5:16-17）。

鉴于这些严峻预言，耶罗波安二世凭借上帝赐予王国的恩典所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叹。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藉他仆人迦特希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列王纪下 14:25）。

约拿更为人所知的当然是他对尼尼微的预言，以及他为抵达那里所经历的奇妙旅程。但显然约拿也曾预言耶罗波安二世将迎来繁荣，因为上帝恢复了他王国的运势，使以色列重振声威。事实上，耶罗波安二世收复的领土如此之多，以至于以色列的疆界几乎恢复到所罗门王统治时期以色列黄金时代的版图（参列王纪上 8:65）。

如何解释这一出人意料的转折？根据何西阿与阿摩司的预言，

我们本应看到耶罗波安二世遭受审判，而非其王国的戏剧性扩张。那么，他为何能享有和平与繁荣的祝福呢？

必须承认，耶罗波安二世确是一位军事才能卓越、政治手腕高超的君王。关于其王国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争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迦利雅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4:28-29）其中“犹大归以色列”的表述尤为惊人，可能暗示耶罗波安以某种方式统一了分裂的以色列与犹大王国，或为犹大争取到了更优的叙利亚贸易通道。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国势日盛。

从属灵的角度看，耶罗波安二世根本不配得到他所成就的一切——无论是长久的统治、扩张的疆土，还是继承王位的儿子。这些都非君王之功，全然出于上帝的怜悯：“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藉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列王纪下 14:26-27）

这并非上帝首次怜悯祂的子民，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上帝深知除祂以外无人能拯救以色列。事实上，祂早已藉先知阿摩司与何西阿宣告审判将至，但上帝从未说过要彻底毁灭北国。此外，祂曾向耶户王应许其子孙将连续四代统治以色列（见列王纪下 10:30）——这个应许随着耶罗波安继位再次兑现。因此，上帝的作为始终与祂的誓言相符，与祂性情毫无矛盾。

然而，上帝对耶罗波安二世的祝福只能被描述为“上帝怜悯的奥秘”。³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也经历过同样神秘的怜悯，并在他人生命中也见证过它。有时在我们最不期待、最不配得的时候，上帝依然赐福予我们。这无疑是

3. 奥古斯特·H·康克尔，《列王纪上下》，NIV 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2006 年），532 页。

福音书的故事，即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犯罪所应受的惩罚而受苦，如今将这救恩的礼物白白赐给我们。有时它也讲述那些根本不配得上帝的怜悯或公义的非信徒故事。然而，上帝仍怜悯他们的苦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赐福予他们。

当无人能帮助我们时，上帝依然能施行拯救。祂神圣的援助可能来自出人意料的源头，甚至可能来自耶罗波安二世这样的恶人。我们不应像以色列人在耶罗波安时代那样妄求上帝的怜悯，而应以感恩的颂赞和虔诚的爱来回应那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也不该像约拿那样怨恨上帝赐予怜悯给那些看似不配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约拿拒绝参与上帝向尼尼微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应当赞美主，因祂赐予他们的恩典也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分崩离析

接下来的几年对以色列来说是灾难性的。耶罗波安的继任者非但没有以悔改和信心回应上帝的怜悯，反而都是卑劣的君王，继续将北国引向错误的属灵方向。

首先登场的是撒迦利雅，他的统治短暂却不美好：“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八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迦利雅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六个月。他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纪下 15:8-9）

时至今日，这一切已令人见怪不怪。与以色列诸王如出一辙，撒迦利雅是个行恶的昏君。具体而言，他重蹈了那位恶名昭彰的祖先——初代耶罗波安——的覆辙。耶罗波安一世是分裂王国后北半部（即定都撒玛利亚的以色列国）的首任君王。亚希雅先知对他的预言精准概括了其罪行：“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列王纪上14:9）耶罗波安的大罪在于偶像崇拜。因此，说撒迦利亚未离开耶罗波安的罪，等于指控他同样是个拜偶像者。

耶罗波安的罪孽影响延续了许多世代。当撒迦利雅登上王位时，已是数世纪之后，以色列民仍在敬拜与耶罗波安一世时代相同的假神。这个反面教材给了我们充分理由不要去崇拜金钱、情欲、权力等当代假神：我们所崇拜的，几乎必然成为子孙后代延续崇拜的对象。

撒迦利亚并未如耶罗波安二世般获得不配得的恩典，反而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

雅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撒迦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坐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话果然应验了。（列王纪下 15:10-12）

关于沙龙及其阴谋，我们稍后会有更多论述。但首先应当注意圣经认为值得明确提及的一点：上帝在列王纪下 10:30 中应许耶户的子孙将四代统治以色列的预言已然应验。显然，这比起上帝对大卫关于犹大王朝的应许要次要得多。但上帝对耶户的承诺同样兑现了，正如祂始终信守承诺。于是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约哈斯、约阿施、耶罗波安二世，以及现在的撒迦利雅都曾统治以色列，正如上帝所言。

但我们能感觉到，一旦上帝对第四代的应许实现，祂的审判将迅速而严厉。伊恩·普罗万写道：“我们感受到积压的怒火已蓄势待发，只待阻碍事件正常发展的障碍消除，便会倾泻在耶户身上。”⁴

上帝那迅疾可怖之剑的代理人是沙龙，他并非耶户的儿子，而是出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如我们所见，沙龙密谋反对撒迦利雅并将其置于死地。但他的统治甚至更为短暂，仅存活了一个月，这段时间显然短到连重蹈耶罗波安一世那恶名昭彰的罪孽都来不及：

4. 伊恩·W·普罗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241页。

犹太王乌西雅（就是亚撒利雅）三十九年，雅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月。迦底的儿子米拿现从得撒上撒玛利亚，杀了雅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迹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纪下15:13-15）

这就是列王纪下关于沙龙的全部记载，这般结局也算罪有应得。弑君者终遭刺杀。政局动荡失控，以色列正加速滑向最终审判的深渊，却不见救赎的曙光。

末日临近

谋杀沙龙的是米拿现。弑君只是这个暴君血腥报仇的开端，他还犯下弑母与杀婴的罪行：“那时米拿现从得撒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列王纪下15:16）。

提斐萨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显然米拿现正孤注一掷地试图扩张王国疆界。但他的残暴行径明确表明其行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剖开孕妇肚腹夺取婴儿的野蛮行径，旨在确保敌人无法孕育新一代仇敌。这种暴行在古代世界屡见不鲜，甚至当今某些地区仍将其作为恐吓敌人的手段。当然，每当医疗从业者实施堕胎时，同样是在将鲜活的生命拽入死亡深渊。圣经始终将此类行径视为道德暴行，我们亦当如此看待。

鉴于米拿现制造的种种暴行，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料到圣经对他作出的典型总结：

犹太王亚撒利雅三十九年，迦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十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

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米拿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现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5:17-18, 21-22）

为了强调米拿现的邪恶程度，圣经称他“终身”都在犯耶罗波安的“一切罪”。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拜偶像和暴力之外，他还犯有政府支持的掠夺之罪。这些罪行往往相伴而生：偶像崇拜、权力滥用和金钱腐败。以下是事件经过：“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列王纪下 15:19-20）

毫无疑问，米拿现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这位以色列王付出巨额费用，成功收买了崛起的亚述人。⁵这笔钱确实庞大：一千他连得银子相当于当今经济体系中近 2000 万美元。但对米拿现而言又算什么？进贡的款项来自以色列最富有的阶层。但这仍是错误之举。米拿现是个操纵者，利用权力获取维持统治所需的资金。与其花钱消灭讨好畏惧的敌人，他本应祈求以色列上帝的庇护。他的计谋暂时奏效了。但不久后亚述人将卷土重来，势力更甚从前，而下次他们到来时，目的不再是收取贿赂，而是要彻底毁灭以色列王国。

米拿现的卑劣行径表明：即便人们为脱困而策划的不义之计可能暂时见效，最终总会自食恶果——上帝必施行公义。那些用权位巩固权位之人，终将失去所有权位！但信靠上帝的人深知，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必保护他们免受一切仇敌之害。

米拿现的儿子名叫比加辖，但圣经对他的记载极少：

5. 康克尔，《列王纪上、下》第 551 页，根据亚述记录——特别是提革拉毗列色的卡拉赫年鉴——记载了米拿现的进贡。

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年，米拿现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珥歌伯和亚利耶并基列的五十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纪下 15:23-26）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于是比加辖被自己的元帅比加所杀。除此之外，圣经对这个恶人不得善终的下场再无其他评述。

以色列的最后岁月

这最终将我们引至比加，他是在亚撒利雅长期统治犹大期间以色列六位国王中的最后一位：“犹大王亚撒利雅五十二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二十年”（列王纪下 15:27）。换言之，比加篡夺以色列王位的那年，正是先知以赛亚得见至高上帝坐在宝座上的异象那年——“乌西雅王崩的那年”（以赛亚书 6:1）。

当南国犹大享受了五十余年的相对稳定时，北国以色列却不得不忍受“频繁的王朝更迭、暗杀、野蛮行径与苛捐杂税”。⁶比加显然也不例外——同样残暴且十足邪恶。历史不断重演：比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纪下 15:28）。

正是在北国倒数第二位君王比加年间，亚述人开始入侵以色列：“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迦、亚挪、基低斯、夏琐、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列王纪下 15:29）。

6. 特伦斯·E·弗雷泰姆，*First and Second Kings*，《威斯敏斯特圣经指南》（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威斯敏斯特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99年），186页。

这些北方城镇的吞并及其居民的流放是以色列故事中令人震惊的发展。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以色列看似处于上升势头。但五位王之后，王国迅速溃退——不仅从所罗门帝国的广阔疆域撤退，更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上节节败退。上帝为子民规划的产业正被异教势力夺走。历经数世纪自我毁灭后，以色列开始彻底消亡。从政治视角看，失去基列意义重大，因为那正是比加获得支持推翻比加辖的地区（见列王纪下 15:25）。但真正引人注目的地名是加利利。

亚撒利雅年间统治以色列的诸王故事以可预见的方式终结——不仅是领土丧失，还伴随着又一次弑君事件：“乌西雅的儿子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细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列王纪下 15:30-31）

我们将在列王纪下的后文中再次回到以色列，看看北国末代君王何细亚的命运。但此刻，我们可以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色列最后的日子那样怀抱同样的盼望。以赛亚目睹了上帝降在北方城镇的苦难与羞辱，即那些被亚述人攻陷之地。然而藉着上帝之灵的启示，他亦能预见“在末后的日子”，上帝必使“外邦人的加利利”重获荣耀（参以赛亚书 9:1-2）。那曾被亚述铁蹄践踏的土地，终将成为救赎历史新篇章的舞台。在那伟大的日子，“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并因上帝的得胜再次欢欣（以赛亚书 9:2；参马太福音 4:15-16）。因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他们（以赛亚书 9:6）。一位君王将要来临——他们一直以来需要的君王，这位救主拥有世人渴望的一切完美特质。

当我们了解以色列在接连暴君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又遇见那位来自加利利的弥赛亚时，就能明白为何以赛亚如此激动。以色列的国势日渐衰微而非强盛，那片土地战火不断而非平安宁。但一位新王即将来临：

权力的游戏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以赛亚书9:6-7)

极限改造：圣殿篇

列王纪下 15:32–16:20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列王纪下 16:10–11）



美国人热爱电视真人秀节目，这些节目展现真实人物身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尽管经过精心编排）。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美国广播公司播出超过两百集的——便是极限改造：家居篇。

每期节目聚焦一个乐于助人却面临医疗困境、财务危机或自然灾害的家庭，他们急需一个新家。电视台会安排这家人外出度假一周。当他们归来时，当地承包商与社区的

志愿者们彻底翻新了他们破旧的房屋。改造结果令人惊叹，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大多数家庭第一次看到新家的外观时都喜极而泣。随后他们走进屋内，对着全新的家电、惊艳的设计和个性化细节发出阵阵赞叹，这些改变让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变得更便利、更愉悦。

极限改造：家居篇触动了人性深处的诸多渴望：对美的热爱、在社群中服务的喜悦，以及每颗心灵对家的向往。节目还利用了人们改善家居的自然本能。

列王纪下接下来的章节记载了两位君王（约坦和亚哈斯）按照自己的心意改造所罗门所建圣殿的事迹。耶路撒冷的黄金圣殿是敬拜上帝的居所，其建造依据大卫传给所罗门的设计（代上 28 章），而该设计本身又仿照了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的会幕蓝图（出埃及记 25-31 章）。由于圣殿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建，约坦和亚哈斯对圣殿改造的个人看法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上帝的态度，就亚哈斯而言，上帝对他的改造毫不喜悦。

好王约坦

当场景从以色列转回犹大时，圣经对约坦统治的记载这样开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雅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列王纪下 15:32-33）。

需要提醒的是，乌西雅是亚撒利雅的别名，他统治犹大（南国）超过半个世纪。在乌西雅统治的后半期，以色列（北国）迅速更替了一连串恶王，其中大多被政敌暗杀。与此同时，在乌西雅的领导下，犹大的局势相对稳定。但在他统治末期，当他犯罪得罪上帝并患上麻风病后，他儿子约坦开始与他共同掌权（见列王纪下 15:5）——史学家称之为共治时期。乌西雅死后，约坦正式成为独掌王权的君主。

关于约坦王的大部分记载都是正面的。我们知道“他母亲名叫耶路沙，是撒督的女儿”（列王纪下 15:33）。提到撒督意味着约坦出自以色列大祭司的尊贵世系（见历代志上 6:8）——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此外，约坦“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的”（列王纪下 15:34）。有其父必有其子：约坦延续了大卫王的传统，是犹大的一位好王。这种关联在圣经对约坦的总结性评价中得到强化，明确将他与大卫联系起来：“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36,38 节）

诚然，约坦与大多数先王一样，犯下了疏忽之罪的过失：“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列王纪下 15:35）。又是邱坛——这些屡禁不止的邱坛！犹大百姓没有按照上帝的诫命，专一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反而持续在各处山顶的露天祭坛供奉祭物。有些罪孽深植于文化肌理中，既难以根除，甚至可能习焉不察。

当今世界有哪些难以遏制的罪？全社会对受造界的漠视便难以遏制，伴随着人类制造的种种污染。每年影响超过六百万美国儿童的虐童现象亦是如此¹。暴力与淫秽影像在电视和互联网上无孔不入，种族主义事件正呈上升趋势。事实上，列举这些看似无法阻挡的罪例，远比找到应对之道容易得多。更可悲的是，主流文化中的罪孽如此司空见惯且令人舒适，以致教会也轻易沾染这些罪。

在列王纪下中反复读到邱坛的记载，应当教导我们忏悔而非自满。上帝对犹大的罪孽忍耐了数个世纪，这完全符合祂的性情。使徒彼得——他曾亲身经历过上帝等待他认罪的忍耐——曾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

1. 该数据引自 Childhelp 网站，<https://www.childhelp.org/child-abuse-statistics/>，访问于 2017 年 6 月 3 日。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 3:9）。

尽管上帝有忍耐，但审判终将到来。事实上，约坦的历史中已隐现审判的征兆：“在那些日子，耶和華才使亞蘭王利汛和利瑪利的兒子比加去攻擊猶大”（列王紀下 15:37；參以賽亞書 7:1）。雖然這些軍事襲擊規模較小，却是更大災禍的預兆。將來有一天，耶路撒冷和整個猶大都將面臨上帝的審判。

那日子尚遠。在此期間，約坦竭力建造上帝的國度。他敘事中的最後一個細節彰顯了他的奉獻精神，這或許是聖經關於他最關鍵的記載。這句話極為簡短易被忽略，但列王紀下的作者認為我們必須知道：約坦“建立耶和華殿的上门”（列王紀下 15:35）。

就家居裝修而言，這個項目遠非極限。約坦並未觸及聖殿本身，但他確實建造（或重建）了上门，那是通往聖殿的主要入口之一。在以後的時代，上门位於聖殿北側，是進入內院的通道（參見以西結書 8:3；9:2）。修繕這一入口清晰地表明，這位君王的心志端正。如同詩篇作者那樣，約坦希望幫助人們“當稱謝進入他[神]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詩篇 100:4）。

在接受期刊《**圖片**》採訪時，藝術收藏家兼評論家羅伯塔·阿曼森通過討論舊約故事中保存美的重要性，為約坦對聖殿的維護提供了背景解讀：

我提到自己一直在閱讀聖經中的歷史書卷，並追問“這與美有何關聯？”令我震撼的是，每當以色列人在神學上持守正道時，他們就會創造美物。而當信仰崩塌時，這些美物便遭劫掠奪。像約西亞這樣虔誠的君王會修復聖殿——這座彰顯上帝榮耀的三維聖像。他們替換破損之物，悉心照料……上帝對人類是了解的，雖然人類本身按祂形象被造就是為彰顯祂的榮耀，但祂也知道他們需要（馮·希爾德布蘭德所稱的）“上帝榮耀的有形證據”。美為希望打開一扇門。它告訴你存在更崇高、更超越的事物。它將你從自我中解放出來。

圣殿是上帝在宣告：“是的，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你可以与之互动——因为你创造了这些荣耀我的美物。这些美物见证了你的恩赐与才能，意味着你是按我的形象所造。我们同在这殿中。”²

约坦王通过创造美并支持对上帝的圣洁敬拜，为所有热爱耶稣基督教会的人树立了榜样。在我们对本地教会的奉献、参与公共敬拜、为上帝话语的事工祷告、忠实地履行事工职责，以及对本地和全球宣教慷慨奉献时，我们蒙召要竭尽所能推进教会的工作与敬拜。我们蒙召要为上帝行美事。

即便今日为耶稣所做的小事也可能产生长远影响。亨利·卢云在著作《写给马克的关于耶稣的信》中描述了德国的弗莱堡及其大教堂，这是1944年盟军轰炸中唯一幸存的建筑。当卢云沉思这座宏伟教堂历经数世纪的建造过程时，他评论道：“只需想想这座教堂从1200年始建直至1513年才完工，就足以让人平静下来，不再表现得仿佛所有事都必须在今天下午前完成。”³

并非应有的方式

犹大最好的王如约坦一般：即便未能完全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例如拆毁邱坛），他们大体上仍践行了大部分诫命。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犹大的某些君王却全然悖逆上帝的命令，更像亚哈斯，他是史上最恶劣的君王之一：“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⁴（列王纪下 16:1-2）。

2. 罗伯塔·格林·阿曼森接受格雷戈里·沃尔夫访谈，《与罗伯塔·阿曼森的对话》，*Image* 83（2014年冬季刊）：57页。

3. 卢云，《写给马克的关于耶稣的信》，收录于《灵命成长：八部核心著作》（纽约：哈珀柯林斯，2016年），468页。

4. 亚哈斯王权的确证源于其王室印玺的出土，参见罗伯特多伊奇，

这是一项严厉的谴责。简而言之，亚哈斯没有履行他应尽的职责，反而“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列王纪下16:3）。在列王纪上下的叙事脉络中，我们已深知这一隐喻的意味。自从王国分裂、耶罗波安一世统辖北方十支派以来，以色列便接连遭遇恶王统治。因此，若亚哈斯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便是将犹大引向了错误的属灵方向。

一个简单的类比或有助于从当代属灵视角理解这些古代君王。将犹大比作持守神学正统与属灵活力的福音派教会，而另一个宗派则已在神学、敬拜或传福音的热忱上背离初衷。这个自由化的宗派或多或少类似以色列：那里仍有忠信的信徒和若干有影响力的领袖，但整体方向已无法荣耀上帝。在此背景下，更忠信的教会群体（此处指犹大）易对自身的属灵成就产生骄傲。但犹大面临着巨大诱惑，想要效仿其北方更庞大、时而更强大且在政治地缘上更耀眼的邻国以色列。持守神学正统的教会同样面临此类试探：自以为完备无缺，实则与其他宗派一样，易受诸多属灵与神学层面的诱惑侵蚀。列王纪下呈现的正是这一动态：以色列虽比犹大更快地妥协于世俗文化，但犹大面临的危险丝毫不减。

圣经仅用寥寥数笔就揭示了犹大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亚哈斯如同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一般败坏（参列王纪上 12:31；14:23）。他不仅容忍古老的邱坛存在，更“在邱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列王纪下 16:4）。有一次，亚哈斯甚至犯下最亵渎的祭祀行为。“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经火”（第 3 节）。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种习俗的普遍程度，但清楚的是，部分迦南人曾将儿女献给摩洛等异教神明（参利未记 18:21；耶利米书 32:35）。在迦南文化侵蚀下，如此可憎之事竟也在犹大上演（参耶利米书 7:31；以西结书 20:27-31）。

《第一印象：从亚哈斯王印玺所学到的》，*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24, 3 (1998): 54-55.

我们不应将儿童献祭视为仅存在于遥远过去的异教行为。恰恰相反，按需堕胎使得儿童献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据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统计，美国平均每分钟就有两名胎儿被堕掉⁵。实际上，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堕胎诊所已成为后现代世界的“邱坛”。当今的逻辑与古代世界如出一辙：我希望生活尽可能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他人以确保获得自认为应得的幸福。

错置的信任

不难预见，在亚哈斯这样的君王统治下，犹大必将面临上帝的审判。若上帝曾因儿童献祭等罪命令其子民将迦南人逐出应许之地，而如今祂的子民正在犯同样的罪，他们还能期待什么结局呢？他们也必被逐出这片土地！

在亚哈斯时代，犹大所面临的困境已明确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审判：“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那时亚兰王利汛收回以拉他归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以东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列王纪下 16:5-6）

在那段时期，以色列、犹大与周边远近列邦之间持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如我们在列王纪下中反复看到的，这种情形与当今世界如出一辙。此次犹大面临以色列、亚兰和以东三国政治军事同盟的威胁。尽管王城耶路撒冷坚守未破，但以东人攻占了以色列最南端的以拉他城。以拉他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来自埃及和印度的商货经此运往亚兰首都大马士革。该城建于亚撒利雅王时期（参见列王纪下 14:22），其沦陷对犹大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创。但这可能只是灾难的开端，若根据历代志下 28:3-15 的记载，亚哈斯在此次以色列和亚兰联军进攻中遭受了惨重损失。

5. 杰伊·塞库洛，美国法律与司法中心群发邮件，2017 年 6 月 5 日。

他的许多子民被杀，还有许多被掳为囚。

这一绝望处境是对亚哈斯王的考验，也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镜鉴。当我们身处压力之下会如何选择？是对上帝的信心屹立不倒，还是将信任寄托于他处，并用自己的“创意策略”解决问题而无视这些计划是否合上帝心意？我们是否记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抑或开始像属灵的孤儿般思考行事？

当亚哈斯感到威胁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寻求政治军事同盟。他没有去圣殿祷告求上帝庇护，反而与人类历史上最亵渎上帝的国度之一结盟：“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列王纪下 16:7）。

亚哈斯求援的言辞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犹大历来是上帝的儿子，犹大王也始终是上帝的仆人。追溯至摩西与法老时代，上帝曾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出埃及记 4:22）。后来，当耶西最小的儿子首次受膏为王时，上帝常称他为“我的仆人大卫”（如诗篇 89:20；列王纪上 11:32 及以下）。大卫家室继续享有嗣子的特权，因上帝向大卫的王位继承者应许时宣告：“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撒母耳记下 7:14）。因此，亚哈斯自称亚述的“儿子”和亚述王的“仆人”，实则是挥霍了他作为上帝子民与生俱来的权利！更甚者，他竟向尘世霸权寻求救赎。本质上，他是在请求提革拉·毗列色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每当我们试图为生活的压力寻找即时解脱、为问题寻求权宜之计，而非等候唯有上帝能带来的帮助时，我们便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安息在天父怀抱中的安稳与保障。这正是盟约子女背弃信仰之家最令人心碎之处：他们自行剥夺了宇宙间最伟大的特权，即作为上帝真正的儿女被认识与爱。

你有哪些替代的救赎者？哪些情境会诱使你自行寻求解决方案，而非等待上帝来成就？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问道：“我是选择确信可行的方法，还是等待上帝所赐的？”接着他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假设一个男人身处紧张或令人失望的婚姻中。他是该坦诚而善意地与妻子沟通自己的忧虑，以便双方能通过祷告，或许在（牧师和 / 或专业人士）协助下，尝试修复已然衰退的关系？还是坚持在工作场合结识的婚外女性身上寻求慰藉，只因‘她懂我’？”。在错误的地方寻求安慰，最终只会导致心碎。

牛津大学档案中一则奇闻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亚哈斯否认自己身为上帝儿子与仆人的双重身份时所面临的危险。十九世纪中叶，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在牛津就读期间，获准在学院宿舍饲养包括一头活熊（信不信由你）在内的珍奇动物。某次著名事件中，这头熊闯进基督大教堂，当时一名学生正在诵读列王纪下 16:7。该学生逃离诵经台前最后念出的正是亚述王的名字。此后，这头熊便被亲切地称为‘提革拉·毗列色’。⁷

诚然，亚哈斯也曾将一头熊引入他的圣所，而熊做了熊的本性之事：肆意夺取它想要的一切。据列王纪下 16:8 记载，“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官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你尽可称其为礼物，或若你更倾向称其为，贡品，但这实则是一种贿赂。圣殿再次遭到上帝敌人的洗劫，他们总会攫取上帝子民所给予的一切。那些放弃天国珍宝的人，往往也需以高昂的世俗代价偿付。

从政治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亚哈斯的策略奏效了。提革拉·毗列色“应允了他”，“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汛，把居民掳到吉珥”（列王纪下 16:9）。问题解决了：此后亚兰人不再侵扰犹大。然而无论这一政策在当时显得多么精明，它并不符合犹大的长远利益。犹大本不该与以色列民为敌，即便是通过代理人，因以色列人原是她们的弟兄姊妹。犹大王也从未注定要成为亚述的附庸。不久之后，亚述

6.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第 230-31 页。

7. 简·莫里斯在《牛津牛津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年）第 277 页中讲述了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

霸主们会卷土重来，意图永久占据犹大。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亚哈斯未能信靠上帝应许的救赎，反而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

误入歧途的敬拜

与此同时，亚哈斯越来越受亚述的影响。当我们开始表现得像孤儿而非儿女时，另一件事就会发生：我们开始像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就亚哈斯而言，这一点或许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上帝敬拜方式的改变上，这些改变并非基于摩西律法，而是源自他在异教邻邦目睹的不虔不敬之举。

事情是这样的：为巩固与亚述人那份不洁同盟的共同防御条约，亚哈斯前往大马士革与提革拉·毗列色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在那里，他看到了想带回撒玛利亚的东西：“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列王纪下 16:10）作为永生上帝的祭司，乌利亚本应明白不该关注当时亚兰敬拜的创新之举。然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先，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11-12 节）

尽管亚哈斯在此事上负主要责任，但我们需注意到经文同样谴责了乌利亚，即这位频繁出现、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上帝不仅审判那些谋划恶事的人，也追究助纣为虐者。亚哈斯王不可能独自扭曲圣殿敬拜，事实上，设立先知与祭司与君王并存的制度，正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这原本是属灵制衡体系：当君王偏离正轨时，先知或祭司应引导国家回归正道。作为受膏祭司，乌利亚本应宁死捍卫上帝祭坛，而非按亚兰风格重建。他本当向上帝而非君王负责，却未能坚守正义。

当亚哈斯看见乌利亚所筑的坛时，他极为喜爱，甚至立刻效仿起来：“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浇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列王纪下 16:12-13）。这显然是“有样学样”的典型。亚哈斯去过大马士革后，目睹亚兰人的祭拜方式，想必觉得耶路撒冷的敬拜过于狭隘。他对亚兰人的宗教仪式如此着迷，竟想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于是，如同从巴黎带回最新时尚，亚哈斯将大马士革的敬拜模式搬回了耶路撒冷。

我们同样面临妥协的诱惑。相较于最新的文化潮流，圣经所启示的敬拜模式在今日可能显得如同亚哈斯时代那般过时。我们使用的信经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参与的圣礼则更为古老。事实上，基督教敬拜的基本范式可追溯至上帝与摩西时代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是否甘心追随摩西、大卫、耶稣和保罗的脚踪？当教堂建筑更像商业街而非大教堂，当敬拜音乐更似格莱美颁奖礼而非会众齐声颂赞，当讲道者更像深夜脱口秀演员而非忠心的牧者，我们该如何持守圣经的平衡？敬拜中确有创意的空间，但必须限于圣经真理的界限之内。

亚哈斯如此迷恋在亚兰祭坛上崇拜的时髦体验，以至于他开始对圣殿进行全面改造，无论是物理结构还是属灵工作。以下是圣经对他极限改造的描述：

又将耶和華面前的銅壇從耶和華的殿和新壇的中间搬到新壇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与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華。”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心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把铜海从驮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转，围绕耶和华的殿。（列王纪下 16:14-18）

短短一句“因亚述王的缘故”道尽一切。亚哈斯已受到提革拉·毗列色不洁的灵性影响。亚兰人所筑的祭坛极可能是仿效亚述人的崇拜模式。这进而影响了亚哈斯，而身为一国之君，他这种“属世”而非仅仅“在世”的生活方式，终将对犹大国产生深远影响。

亚哈斯对伟大祭坛的滥用同样发人深省。实际上，他正在成为另一个耶罗波安，因为那位恶王也曾用标新立异的礼仪制度来取代他所认为的过时灵性。他这样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讨好政治势力。在亚哈斯的领导下，以色列发生的悲剧正在犹大重演。耶罗波安一世的特定罪行就是擅自用异教祭坛进行祭司献祭（参见列王纪上12:32-33）。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指出，随着亚哈斯步耶罗波安的后尘，“偏离正统崇拜的先驱现已出现在犹大”。⁸

要记得耶路撒冷的圣殿——如同之前的会幕——都是根据神圣蓝图精心设计的（出埃及记 25:9,40；参希伯来书 9:23-24）。这个蓝图展示了上帝期望的敬拜方式。此外，圣殿结构的每个微小细节都是为了讲述救赎故事：洗濯盆被祝圣用于洁净，巨大的铜祭坛被指定用于赎罪，诸如此类。以色列的敬拜从始至终都是神圣命定的。因此当亚哈斯轻率地弃置这一切并开始拆毁圣殿时，他直接站在了上帝诫命的对立面。这里改动一处，那里调整一番——很快亚哈斯就对这座人类历史上唯一神圣设计的建筑进行了全面改造。

更糟糕的是，亚哈斯试图改进上帝的杰作，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神圣权威的位置。为了强调这一对比，列王纪下使用了与上帝当初让摩西设立会幕时相同的命令一词

8. 戴维斯，列王纪下，231。

（如出埃及记 40:16；列王纪下 16:15）。亚哈斯的极限改造既是对摩西的拙劣模仿，也是对上帝敬拜的扭曲。

当代基督教同样面临着来自伊斯兰教和其他世界宗教的威胁。一些教会信徒试图将非基督教思想融入他们的观念中，并将其他宗教实践引入他们的崇拜。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传教士和其他生活在非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身上。宗教多元化的现实可能让一些人产生“异教崇拜中存在某些有效甚至宝贵之处”的印象。很快，圣经中的敬拜开始显得不足，人们便创造出类似“基督斯兰”（Chrislam）的混合体，使圣经真理向虚假宗教妥协。最初对其他宗教的兴趣，最终演变成对耶稣所启示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背离。属灵的混合主义从来不是进步；它永远是一个死亡陷阱。

建造不会持久

圣经对亚哈斯的最后评价遵循了熟悉的格式：“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希西家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6:19-20）。值得庆幸的是，大卫的血脉得以延续。一位崭新且更卓越的君王即将到来。那君王不仅在近期（希西家），更指向永恒（当然是耶稣）。这正是列王纪下的核心主题：寻找并期盼那位正确的君王，那将从耶西的本发出的枝条（以赛亚书 11:1）。

亚哈斯的故事揭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君王：一位即使在最凶险的敌人面前也全然信靠上帝的统治者，一位能引导子民正确敬拜上帝的领袖。耶稣在这两方面完全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他并未通过与魔鬼政客的不洁联盟来自保，而是“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 2:23-24）。此外，耶稣是带领我们进入敬拜的完美向导。在尘世生活与事工中，祂忠实地参与本地会堂的公共敬拜，并定期上耶路撒冷在圣殿守节。

祂对天上的父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希伯来书 2:12）。如今，藉着从死里复活，耶稣将我们带入至圣所中，使我们藉着圣灵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

列王纪下讲述的是寻找合上帝心意的君王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在等待过程中承受对君王失败容忍的后果。历代志下对亚哈斯因迷恋亚兰灵性而推行的礼仪升级作出尖锐评价：“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華。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历代志下 28:22-23）

亚哈斯自以为比上帝更明智——不仅在建筑上，更在属灵层面。这给王和他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关于人若亵渎上帝的殿将遭何报应，J·克里斯蒂·威尔逊在阿富汗的传道工作所遭受的迫害便是鲜明例证。经过近二十年忠实的见证，喀布尔的社区基督教会终获准建造该国唯一一座基督教教堂。但在圣所献堂仅三年后的某个周日早晨，士兵们突然闯入并开始拆除教堂的一面墙。

一位教会成员前往喀布尔市长处警告道：“若贵政府敢动上帝的殿，上帝必倾覆你们的政权！”市长却下令要求教会成员将建筑移交政府，随后将其彻底摧毁。作为教会领袖，J·克里斯蒂·威尔逊被驱逐出境。仅仅四个月后——1973年7月17日，就在阿富汗士兵完成拆除喀布尔教堂建筑的当晚——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遭遇政变被推翻，延续227年的君主制就此永远终结。⁹这位王与以色列人一样领受了教训，我们也当明白：凡与上帝的殿为敌的帝国，迟早都要承受神圣审判。

9. 肯·威尔逊，《无人听闻之地：小J·克里斯蒂·威尔逊及其对世界福音传播的影响》，基督教联盟：杂志，2017年冬季刊，第6-8页。

22

审判来临之时

列王纪下 17:1-23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条规。

（列王纪下 17:7-8）



历史学家史蒂文·凯勒（Steven Keillor）在其著作《上帝的审判》开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 9·11 事件是一个讯息，那么它意味着什么？”¹ 更具体地说，凯勒质疑道，9·11 事件中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是否是对美国贪婪、偶像崇拜、暴力及其他恶名昭彰罪行的神圣审判。

史蒂夫·凯勒并非 9·11 事件后唯一提出此类疑问的人。政治左派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是对美国海外霸权以及美国不公正地支持以色列制裁巴勒斯坦的报复。

1. 史蒂文·J·凯勒，《上帝的审判：解读历史与基督教信仰》（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2007 年），第 19 页。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一些保守派基督教评论家认为，这些袭击是上帝对堕胎等不道德行为的报复。

史蒂文·凯勒希望深入探究。他在著作中对美国历史上的其他关键事件提出尖锐质疑，例如 1814 年英军焚毁华盛顿特区，以及造成六十多万美国人丧生的悲惨内战。作为基督徒，凯勒思考这些灾难是否彰显了上帝对一个国家罪孽的审判；作为历史学者，他试图探寻确凿的认知方法。

当公元前 722 至 720 年亚述人摧毁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往异邦时，这个骄傲的民族面对灾祸，必定也对上帝的作为产生过类似疑问。但圣经没有让我们猜测。根据其见证，我们得以知晓当时以色列人或许未能领悟的真相：上帝正在因他们的罪施行惩罚。

以色列的末代君王

北国以色列的最终篇章以熟悉的方式展开，简短记载了又一位不敬虔的君王：“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细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纪下 17:1-2）。何细亚与以色列历代君王一样败坏，他们全都行恶。

但随后故事出现了惊人转折。圣经史家在记述何细亚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补充道：“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列王纪下 17:2）。何细亚有何不同？因他的外交背叛，他的王国完全落入亚述人的掌控。

在亚哈斯王年间，以色列已开始向亚述进贡（见列王纪下 16:8-9）。起初，亚哈斯的后裔何细亚延续了这种政治上权宜但对信仰有害的做法。圣经告诉我们，当亚述王撒幔以色列上来攻击时，“何细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17:3）。但随着何细亚

权衡政治与经济上的替代方案后，他决定向埃及求援。或许能找到减少进贡金额的方法，即便这意味着要投靠以色列昔日在尼罗河畔的压迫者。在横向维度——即人际关系层面——何细亚犯了欺骗亚述人的罪。但更严重的是，在纵向维度上，这位君王因不信上帝而获罪。

若诚实自省，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内心都住着何细亚的影子。陷入困境时，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绞尽脑汁自救，而非全然信靠上帝的拯救。人际关系中，我们试图操控他人满足私欲，而非祈求上帝介入并静候祂动工；职场打拼时，我们倚赖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祈求上帝供应；健康出问题时，我们四处寻医问药却未曾先将困境交托给上帝。

曾担任惠顿学院第二任校长的查尔斯·布兰查德在妻子患病时，坦承自己犯下了疏于祷告的罪。尽管布兰查德相信医学的潜在功效，但他更热切地相信上帝的力量。他也意识到，这种对神圣依赖的缺失同样影响了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布兰查德校长写道：

当我凭己力四处奔波后，才猛然发现自己没有祷告：也就是说，我未曾将那件特定的事交托给上帝。有时是金钱的需要，有时是战胜试探的需要，有时是他人的得救或基督徒朋友恩典的增长，只要我发现未能获得，都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求。²

何细亚王始终未能领悟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课。他没有选择祷告与信靠，而是忙于密谋与谈判。当亚述人发现此事时，结果可想而知是灾难性的：

何细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

2. 查尔斯·布兰查德，《从神得物：祷告生活研究》（1915年初版；重印版，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主之剑出版社，1953年），第45页。

审判来临之时

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列王纪下 17:4-6）

由于这段历史叙述简略，我们只能想象一下以色列在其最后岁月里承受了何等可怕的苦难。北国子民长期活在亚述入侵的威胁之下。当进攻最终来临时，何细亚王被投入监狱。这发生在撒缦以色五世统治期间。随后撒玛利亚城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围困，饱受物资匮乏与尊严践踏之苦。最终，在萨尔贡二世的率领下，这座城走向毁灭，以色列北部的支派被掳至流放之地，永未归返。这就是著名的以色列十个失落的支派。

通常，我们期待列王纪下会对离位的君王作一总结性评价。然而，对于这位既非出自大卫家室、亦非犹大支系的后裔，圣经却未再赘述。何细亚作为以色列的末代君王，其统治戛然而止，从此销声匿迹。

忘恩负义之罪

尽管圣经对以色列被流放至亚述的事实有所关注，但其更着重探讨的是原因。这一历史悲剧因何而起？答案极为简明：撒玛利亚的陷落是上帝对北国罪恶的审判。我们无需猜测，因为圣经已说得再清楚不过：“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他们的神”（列王纪下 17:7）。以色列的灭亡不单是何细亚的过失（尽管他确实恶贯满盈）更是北国长期作恶累积的后果，最终导致其湮没于历史。

尽管这一解释如此简明，但它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剖析，并更具体地思考圣经关于审判降临缘由的论述。当我们对以色列进行属灵层面的尸检时，会发现民众的罪孽包括忘恩负义、偶像崇拜和不信。这份清单着实触目惊心！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之所以遭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不感恩。撰写列王纪下的历史家提醒我们，以色列所悖逆的那位上帝曾“领他们从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列王纪下 17:7）。这番描述不仅是一堂历史课。以色列从埃及得蒙神迹般的拯救——十灾、第一个逾越节、过红海，以及出埃及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白白恩典的永恒见证。简言之，以色列是因恩典得救。然而，北方支派却背叛了拯救他们的上帝。因此，除了诸多罪行外，他们还犯下了忘恩负义之罪。

我们常为自己的忘恩负义开脱。抱怨的灵是如此普遍的罪，以至于它更像过失而非可咒诅的过犯。但临到以色列身上的审判能帮助我们看清忘恩负义的本质：对上帝恩典的直接亵渎。北国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补救之道。通过默想救恩的恩赐——正如以色列本该做的那样——我们能持续对生命中上帝的恩典保持敬畏之心。

在克里斯汀·波尔（Christine Pohl）的著作《融入共同体生活》中，她提出了维系真基督徒共同体的四项实践。³ 根据波尔对教会及其他基督教组织的广泛研究——感恩的态度对于蓬勃发展的关系和有效的事工至关重要。

感恩紧随恩典。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曾写道：“恩典唤起感恩，如同声源唤起回声。感恩紧随恩典，犹如雷声[追随]闪电。”⁴ 若感恩确由恩典而生，那么它必从十字架这一恩典的泉源流淌而出。在先由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所创作、后由十七世纪德国杰出赞美诗作者保罗·格哈特

（Paul Gerhardt）所翻译的圣诗《受创圣首》中，这一真理得到了优美诠释。当诗中描绘耶稣基督受难——特别是祂受伤的头颅与血染的眉额——后，一个自发渴望的提问油然而生：

因着你临终的哀伤，你那无尽的怜悯；我当借何种语言来感谢你，最亲爱的朋友？

3. 克里斯汀·J·波尔，《融入共同体：维系我们的实践培育》（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2011年）。

4.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G·W·布罗米利译（爱丁堡：T&T 克拉克出版社，1956年），4/1.57.2。

审判来临之时

这意味着仅凭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耶稣在死亡中为我们所承受的哀伤的感恩。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作为回应，那就是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救主，以感恩和爱的侍奉来奉献：

哦，让我永远属于你；让我昏厥，

主啊，让我永不，永不消逝对你的爱。⁵

偶像崇拜之罪

不幸的是，以色列民对上帝的爱已消磨殆尽。若他们曾感恩于祂的恩典，这本可使其免于陷入偶像崇拜——这是他们第二个根本性的罪。

列王纪下 17:7 以完全不合逻辑的结论收尾——即与前文陈述毫无因果关联的论断。经文在描述上帝如何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后，结尾却说以色列人“敬畏别神”。这毫无道理可言。既然拯救他们的是上帝，他们就理当以敬畏之心侍奉祂。然而以色列人却去祭拜别神，这直接违反了十诫中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2-3）。

以色列民将别神置于真神之前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敬拜偶像来实现：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了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邱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邱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列王纪下 17:9-12）

5. 明谷的伯尔纳，《受创圣首》（1656 年保罗·格哈特译，1830 年詹姆斯·瓦德尔·亚历山大重译）。

列王纪下的叙事进展至此，以色列人拜偶像早已不是新闻。自耶罗波安一世时代起，北国在邱坛的崇拜活动就未曾停歇。以色列民建造这些神坛，用木石雕刻神像，并世代在此献祭。

以色列人罪孽的几项特征，可助我们理解当今生活中偶像崇拜的形态。列王纪下 17:9 指出，起初以色列人的不义是“暗中”进行的。但当他们在各城建造邱坛、在每棵绿树下设立亚舍拉像时，已是在公然犯罪。罪性总会随时间愈发显露。始于暗处的小罪，很快便会暴露无遗。因此，我们若明智，就当力求私下与公开场合同样敬虔。真正的属灵品格，正是由无人注视时的抉择锻造而成的。我们亦当警惕小罪如同防范大罪。多数人并非蓄意道德沦丧，但最终堕落皆因一路累积的小恶念所致。

我们还应注意到偶像崇拜的模仿性有多强。短短一句“像列国所行的”便道尽一切。以色列的偶像崇拜直接受到迦南人及其他族群所崇拜的男女神祇的影响。我们同样无法免疫于这类外部影响。因此，若我们明智，就当以批判性（而非论断性）思维审视世俗社会中朋友和熟人的目标与野心。他们的贪婪于我们无益，他们的情欲不能赐我们生命，他们所追逐的享乐不会为灵魂带来平安。这些罪孽带来的，唯有上帝的审判。

但以色列偶像崇拜最显著的特征，或许是其泛滥程度。民众四处敬拜偶像，无论高处低处——城市乡村皆然。他们尽可能多地崇拜各类偶像，不满足于一两位神祇，而是向整座万神殿俯伏跪拜。

当我们拒绝敬拜独一真神时，往往不会以单一神祇取而代之，而是会崇拜众多男女神祇。人类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天赋直接转向

偶像崇拜，我们的偶像不断激增。约翰·加尔文曾将人性描述为“一座永不停歇的偶像制造厂”。换言之，人们总在忙于发明新的崇拜对象。心灵的研发部门不断炮制新的爱慕之物，继而将其批量生产为敬拜对象。加尔文进一步阐释道：“人心充满傲慢与狂妄，竟敢按自己的尺度臆造神明；当它怠惰蹒跚，甚至被愚昧彻底淹没时，便将虚妄幻影奉为神明。”⁶

这正是以色列人与他们古代邻邦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断发明新的崇拜对象。我们也面临同样的诱惑。总有新事物可供追逐——值得效仿的新星、应当追随的新潮、或是向朋友炫耀的新奇玩物。心灵的偶像工厂只要一日不倒闭，就一日不会停产。而所有这些虚妄空洞的崇拜，终将导向同一个结局：上帝公义的审判。

不信之悖逆

以色列人本应明白，向迦南诸神祇俯伏跪拜是愚不可及的。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正是上帝屡次三番严令禁止他们事奉的。若说上帝曾一次告诫他们，那便是千次万次地重申：“你们不可这样行”（列王纪下 17:12）。早在摩西时代，上帝就警告祂的子民：若不将迦南人灭绝净尽，他们的子孙必转去侍奉别神。为防止此事发生，上帝明确指示以色列人如何对待异教邻邦：“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申命记 7:5）。

这一警告曾被反复重申。事实上，“耶和華藉众先知、先见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列王纪下 17:13）。此处列王纪所指的正是以色列著名先知——如以利亚和以利沙等人。这些忠心的仆人奉上帝之名传递了一以贯之的信息：“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藉我仆人众先知传给你们的律法”（第 13 节）。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是

6.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约翰·T·麦克尼尔编，福特·路易斯·巴特尔斯译，2 卷，基督教经典文库 20-21（费城：威斯敏斯特，1960 年），1.11.8。

再清楚不过了。通过已颁布的律法和已宣告的预言，百姓们明明地知道当唯独事奉真神。

他们可曾听从？不，丝毫没有。尽管收到种种警告，他们仍违背了上帝所赐的一切律法。列王纪下历数他们的罪孽——与周围异教民族所犯的罪孽如出一辙——其中触犯了十诫中的多数诫命：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戒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華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華——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力，又使他们的儿女经火，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列王纪下 17:15-17）

侍奉别神？勾选。崇拜金牛犊与其他偶像？勾选。背弃家庭责任，甚至犯下谋杀？反复勾选。贪恋他人钱财并行淫乱？是的，他们也犯了这些罪，因为他们“行法术卖了自己”（列王纪下 17:17；参列王纪上 21:20,25）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异教神庙进行庙妓仪式。正如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言，这份“背道清单”涵盖了所有罪状。⁷

如此全面违背诫命的行为在以色列由来已久，可追溯至亚伦与金牛犊事件（见申命记 9:13-21）。上帝刚将律法赐予摩西，以色列人就开始违犯。因此第 17 章不仅是列王纪下的概要，更是整部旧约故事的缩影。

这一切背约的根源何在？以色列人忘恩负义与偶像崇拜的根源在于不信之罪：“他们却不听从，竟硬着颈项，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華——他们的神”（列王纪下 17:14）。以色列人存在严重的属灵听觉障碍。用戴维斯的话说：“惊人的恩典遭遇了大规模的背道。”⁸

7.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第 244 页。

8. 同上，第 240 页。

顽固是一个关键词，其渊源可追溯至出埃及时期。当时摩西抱怨以色列人是“硬着颈项的百姓”，而上帝也认同此说法（见出埃及记 32:9；33:3）。这一意象描绘的是一头我行我素的壮硕公牛——这头负重的牲畜脖颈粗壮得难以驾驭。以色列民不愿前往上帝指引的方向，反而执意自行其道。从西奈到撒玛利亚，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灵性上的顽固。他们最顽固抵制的，正是对上帝的信靠。他们根本不相信祂值得信靠的，也不认为祂配得他们的虔诚。

不信也是我们自身悖逆的核心所在。当我们真正相信上帝会满足我们的灵魂并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时，我们便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在错误之处寻求快乐，也不再索取上帝未曾赐予之物。当我们信靠，我们也就顺服。

毫无疑问，信靠与顺服之间的联系解释了为何耶稣如此强调聆听与相信。祂深知，那些留心祂的警告并相信祂福音的人，将得救以过一种敬拜和顺服上帝的生活。耶稣常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马可福音 4:9）。我们的救主所追求的不仅是听觉上的听见，更是内心的信靠与行为的顺服。

应汲取的教训

以色列人令人震惊的忘恩负义、泛滥的偶像崇拜以及悖逆不信的长期后果是毁灭性的。在详细解释了上帝公义审判的原因后，圣经的记载再次回到以色列被流放至亚述的事实，并回顾了那位将北国引向数百年罪恶之路的宗教领袖（耶罗波安一世王）：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列王纪下 17:20-23）

至此，以色列的故事告一段落，至少列王纪下的记载到此为止。以色列失落的支派再未被寻回。虽然这故事的主角是以色列，其真正的警示对象却是犹大（以及我们）。圣经史家在本叙事临近结尾时提及犹大，暗示了这一意图：“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列王纪下17:18-19）。

这段总结看似插叙，实为全书主旨。犹大与以色列同样深陷偶像崇拜的罪中。因此，上帝对北国最终审判的方式与缘由，正是为南国的兄弟姐妹敲响警钟。犹大人若想预知自己的命运，只需看看以色列的遭遇即可。亚述的流放预示了数世纪后的毁灭，那时犹大将被巴比伦掳去。可惜犹大并未从以色列的过错中汲取教训，反而持续犯罪，招致同样的审判。

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机会避免重蹈犹大的覆辙。昔日以色列（和犹大）常见的罪孽，今日同样普遍。人们得不到所欲之物便怨声载道，他们崇拜金钱、性与权力的祭坛。许多人不信上帝，即便自称信上帝的人也未以圣经的方式真正信靠上帝。正如一位大学教授所写，他们实际信奉的是“你应当体验所有渴望之事，占有所有想要之物，与任何心仪之人亲密交往”。⁹多数人还坚信自己永远不会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承担责任。他们与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如出一辙，后者曾说“等我到了天堂，可没打算接受审问——我要直接进门！”¹⁰ 这般狂妄终将引向何方？

审判终将降临。我们或许已在美国及世界多地目睹战争、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等初期征兆。可以确定的是，最终上帝对待每个行恶之人的方式，必如祂昔日

9. 詹姆斯·W·福勒，埃默里大学，引自2008年11月致今日基督教编辑的信函，第8页。

10. 迈克尔·布隆伯格，在60分钟节目中的发言，2017年4月23日播出。

对以色列所做的：祂将施行终极惩罚，即将他们驱逐出祂的视线之外。正如祂将北国从应许之地上除灭，在末日审判时祂也必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路加福音 13:27）。

这一警告不仅针对周边文化，也针对教会中的基督徒。当我们阅读旧约以色列的故事时，必须时刻谨记：若这些事临到他们，同样可能临到我们。我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使徒保罗所称“神的以色列民”（加拉太书 6:16）。当年诱惑以色列中神学自由派的那些心态，今日对保守派基督徒同样充满诱惑：忘恩负义、偶像崇拜、不信。我们是否在聆听上帝想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会听从列王纪下 17 章迫切的警告吗？

我们听从上帝警告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我们认识那位应许给大卫家、出自犹大支派的救主。历史学家史蒂文·凯勒在其关于神圣审判的著作中提醒我们弥赛亚带来的救恩：“人子降卑至十字架，为我们承担神圣审判；又升入高天，从此将我们从历史的灾难与转瞬即逝的生命湮灭中拯救出来。他所赐的救恩，正是对审判的拯救。”¹¹ 上帝对我们背约的咒诅已落在基督身上，因此我们不至被弃绝。

若以这番安慰作结固然美好。但本章主旨在于警示，或许以告诫收尾更适宜。

第 23 节是救赎历史上一个悲剧性的高潮。历经数世纪的忍耐后，上帝最终按以色列人所当得的，使他们永久流亡。故此要警醒！审判将临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切莫让上帝的忍耐成为你悖逆的借口。正如圣经劝诫：“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希伯来书 12:25）当为罪悔改，信靠耶稣，并劝家人朋友在十字架与空坟墓中寻得庇护。速速逃离那将来的忿怒！

11. Keillor, *God's Judgments*, 17.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列王纪下 17:24-41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列王纪下17:24）



克里斯·格兰伯里（Chris Granberry）是华盛顿州亚基马印第安保留地希望团契的牧师。他初次造访这片被当地人称为“Rez”的保留地时，正带领一支来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高中青年宣教团队，旨在改善当地原住民长者的居住条件。

格兰伯里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几乎无法动弹。无论是城市贫民窟还是发展中国家，任何先前的经历都未曾让他准备好面对社区中这种无望的贫困与破碎的绝望。

格兰伯里的服侍团队为一位美洲原住民妇女的房屋进行了屋顶修缮和粉刷工作。这位女士起初对他们的帮助显得局促不安，几乎不与任何人交谈。一周结束时，她的小屋焕然一新、坚固整洁，但团队成员仍不确定她的真实感受。当牧师最后一次绕屋检查是否有物品遗漏时，那位女士突然眼含泪水朝他奔来，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问道：“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大老远从阿拉巴马州赶来，自掏腰包买机票、买屋顶板和钉子、买油漆，免费为我修缮房子！为什么？我自己的家人都不会为我这么做。你们甚至不认识我！”¹

格兰伯里牧师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但那一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与事工轨迹。他意识到，虽然原住民应被当作家人对待，但他们却是大多数福音派教会遗忘的邻舍。事实上，他现在将原住民描述为美国教会的“第一邻舍”——他们是早于任何移民来到北美大陆的人，因此有权获得教会的怜悯事工与福音关怀。如今若有人问“谁是我的邻舍？”，我们能给出的首要答案之一便是“美洲原住民是我的邻舍”。

美洲原住民在美国文化中所占据的空间，与基督时代撒玛利亚人所处的地位并无太大差异。大多数美国人避开美洲原住民社区；他们不常去保留地，即便去了也不会久留。许多人还将美洲原住民的宗教习俗视为异教。生活在公元一世纪以色列的犹太人对邻近的撒玛利亚人同样抱有这种态度；他们只是避而远之。然而，上帝为撒玛利亚人制定了计划，正如祂为美洲原住民、为每个部落和每个民族都制定了计划。

上帝对撒玛利亚人的救赎计划始于列王纪下17章末尾的经文，那里讲述了他们部落的起源。当我们沿着他们的故事线索进入新约时代，便能领悟到如何成为美洲原住民以及其他所有需要这同样好消息——福音拯救凡信耶稣的人——之人的好邻居。

撒玛利亚人的起源

亚述人将北方支派流放后，对撒玛利亚采取了与大多数被征服王国相同的策略。他们并未让土地荒废，而是分批安置了从其他征服地驱逐而来的难民群体，

1. 克里斯·格兰伯里，《善待我们的第一邻舍》，载于 *Heal Us, Emmanuel: A Call for Racial Reconcili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Unity in the Church*，道格·瑟文编（俄克拉荷马城：White Blackbird Books 出版社，2016 年），136 页。

无论远近。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政策分散了来自亚述帝国不断扩张过程中所吞并的众民族可能带来的军事叛乱威胁，同时也让亚述能够获得从埃及到大马士革乃至更远地区繁荣贸易伙伴带来的经济利益。于是“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列王纪下 17:24）。虽然其中一些地名的具体位置如今已难以考证，但整体结果显而易见。亚述人从外族之地引入外族人占据撒玛利亚，并与留存的以色列人通婚。

不久后，这些被称为撒玛利亚人的群体遭遇了如此离奇的灾祸，以致他们的不幸消息传遍四方：

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于是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列王纪下 17:25-26）

如今以色列境内已无狮子踪迹；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被猎杀至灭绝。但尽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亚洲狮在古代以色列其实很常见，因此它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旧约书页中。试想少年大卫，就曾为保护父亲的羊群击杀狮子（撒母耳记上 17:36）。那些侵扰撒玛利亚人的狮子，是神圣审判的执行者。上帝掌控着万国，他们都要因他们对上帝的回应而承担责任。当上帝看见那些居住在撒玛利亚的难民不尊崇祂时，便派遣群狮去袭击并杀死其中一些人。² 这是公义的审判同时也是让他们远离罪恶的严厉警告。

甚至连亚述王也看出撒玛利亚人违背了以色列上帝的律法。于是他启动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明智的教育计划：“亚述王就吩咐说，

2. 狮灾记录于亚述巴尼拔的编年史中；参见 D. D. 卢肯比尔，*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2 卷本（1927 年；重印版，伦敦：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出版社，1989 年），2:363（第 935 节）。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列王纪下 17:27-28）。

任何仔细研读列王纪下的人都应对亚述王计划的成效性产生严重怀疑，因为该计划似乎假设以色列的上帝只是个地方性神明。而北国的祭司们也素来不以神学正统著称！事实上，这个王国遭流放的根本原因，正是其祭司长期引导民众陷入偶像崇拜。提及伯特利也非吉兆，尽管该城由雅各所建（创世记 28:10-22），却已成为异教崇拜的主要“邱坛”之一（见阿摩司书 4:4）。来自伯特利的祭司教导撒玛利亚人上帝的律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

事实证明这并无益处，因为“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邱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疏割·比讷像，古他人造匿甲像，哈马人造亚示玛像，亚瓦人造匿哈和他珥他像”（列王纪下 17:29-31）。这些神祇中有些为历史学者所熟知，有些则较为陌生。例如匿甲是巴比伦的阴间之神。圣经记载的重点在于：各国都供奉自己的神明。经文反复出现制造一词，表明这些是“自助式”神祇。今日美国亦可见相同现象，多元移民的涌入与新宗教的激增，形成了持续性的灵性多元主义格局。

最为骇人听闻的罪行当属西法瓦音人所犯的，他们“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音的神亚得米勒和亚拿米勒”（列王纪下 17:31）。可悲的是，孩童献祭这一恐怖罪行也曾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邪恶至今仍未从世上绝迹。非洲部落仍保留着仪式性献祭的习俗。儿童性交易在亚洲尤为猖獗，已形成庞大产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堕胎已成常态；婴儿仅因妊娠不便或存在先天缺陷风险就被扼杀于母腹。孩童献祭绝非某个被遗忘的古老罪行，

而是当今全球范围内必将面临上帝审判的现实问题。

西法瓦音人、巴比伦人和其他撒玛利亚人没有听从教导上帝真理的祭司，反而自行挑选了一批杂牌的宗教领袖：“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邱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邱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列王纪下 17:32-33）。

学者们一直难以解释为何这两节经文既声称撒玛利亚人“惧怕耶和华”，又指责他们崇拜外邦神祇。有人认为这是反讽——仿佛加了引号，暗示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敬畏上帝。³或许作者的意图是说明他们将以色列的上帝与其他神明并列，视为众神之一。⁴也可能“他们惧怕耶和华”仅表示撒玛利亚人有宗教信仰。诚然，他们并未按圣经方式敬拜神，而是遵循自己的宗教习俗。事实上，紧接着的经文明确指出撒玛利亚人“不专心敬畏耶和华”（列王纪下 17:34）。但他们确实在有限意义上算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一位对其生命有权柄的神明。

从撒玛利亚人所任命的祭司身上，既能看出他们的虔诚，也显露出他们的混乱。真正的祭司是上帝所设立的中保——一位被呼召在人与上帝之间作中介的义仆。但撒玛利亚人却挑选“各式各样的人”为他们献祭。这让人想起使徒保罗论到教会将在世界末日前的“末世日子”（提后 3:1）所选立的教师和传道者。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4:3-4）。撒玛利亚人想必是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3. 参见彼得·J·莱特哈特所著《列王纪上、下》（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系列，大急流城：布拉索斯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以及伊恩·W·普罗万所著《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第250-251页。

4. 奥古斯特·H·康克尔所著《列王纪上、下》（NIV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宗德万出版社，2006年），第578页。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选择了他们想要的祭司，而非他们实际需要的祭司。

世纪长河中的撒玛利亚人

我们对撒玛利亚宗教背景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看清这群人的迷失。撒玛利亚曾是众多民族崇拜众神的交汇之地，用 *syncretism*（宗教融合）一词描述这种状况再恰当不过，即不同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大杂烩。最终，撒玛利亚人从多种信仰中汲取元素，将所有内容混合烹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什锦饭”。

即便以色列的上帝偶然被纳入这个混合体，圣经信仰与实践的独特风味也早已迷失在精神炖汤之中。撒玛利亚人对独一真神并不忠诚，这令列王纪下的历史家如此评述：“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雅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列王纪下17:34）。

无论撒玛利亚人多么虔诚，他们并未遵守上帝的律法，因此不属于上帝的子民。在圣灵的启示下，圣经通过重述另一个背景故事——以色列作为上帝选民的背景故事——来强调这一点：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嘱咐他们说：“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侍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他给你们写的律例、典章、律法、诫命，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不可敬畏别神。我—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也不可敬畏别神。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救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列王纪下 17:35-40）

这些话语谴责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行尽了上帝所禁止的事：违背了祂的一切律法，并跪拜异教

诸神。这些话也提醒犹大支派的余民不要效法撒玛利亚人所树立的恶劣属灵榜样。作为上帝拣选的子民——以及通过大卫王室血脉来实现上帝国度的希望——犹大的余民为圣洁的目的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因此，出于对上帝恩典的感恩，他们被召去过一种忠信顺服、公义献祭和专心敬拜的生活。简言之，他们被召持守圣约。当犹大支派追求这个独一呼召时，撒玛利亚人就成了上帝反对之事的永恒警戒。

如同圣经中的一切教导，这些话也是为我们而写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约，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救赎出来，把我们从罪恶的埃及解救出来。如今，对上帝恩典的感恩驱使我们以专一的心志委身于耶稣基督。我们蒙召唯独侍奉上帝，遵守祂的诫命并献上赞美的祭。虽然我们尊重其他信仰背景者的人格尊严，但上帝不愿我们接纳他们的信仰或习俗，正如祂不愿犹大百姓像撒玛利亚人那样敬拜，或效法他们的罪行。

本章以总结撒玛利亚宗教在随后几个世纪的演变作为结尾。

“直到今日”这一短语——在列王纪下 17 章的 34 节和 41 节形成首尾呼应——暗示经文描述的境况持续了数代人之久。过往历史成为解释当下问题的序章：“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華，又侍奉他們的偶像。他們子子孫孫也都照樣行，效法他們的祖宗，直到今日”

（列王纪下 17:41）。撒玛利亚人有着分裂的宗教忠诚：一方面惧怕上帝，另一方面又延续自己的宗教习俗。这意味着撒玛利亚人与他们取代的以色列人极为相似：虽惧怕上帝，却同时祭拜其他神祇。几乎毫无改变。事实上，自迦南时代以来几乎毫无变化的是，当今世界仍可见类似的宗教融合现象。

此处摩门教或耶和華见证人可作为当代的对比参照。如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惧怕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努力以讨祂喜悦的方式生活。但因他们不尊耶稣基督为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为上帝的儿子，他们并未以圣经的方式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这些信奉福音的基督徒承认摩门教徒和耶和华见证人具有宗教性，但也相信他们尚未得救。因此，他们需要的与所有人一样：遇见作为救主和主的耶稣。

撒玛利亚人如何获得福音

在基督时代，当人们阅读或聆听列王纪下时，作者“直到今日”的评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几个世纪后，撒玛利亚人仍是惧怕上帝的人，他们将圣经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偶像崇拜习俗混合在一起。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撒玛利亚人与在以色列和犹太地的真以色列人之间的敌意程度。南北之间、耶路撒冷与撒玛利亚之间长期存在对立。在所罗门时代显现的支派间的紧张关系在他去世时导致了永久性的政治分裂，耶罗波安和他的十个支派反抗耶罗波安。正如我们在列王纪下中看到的，犹太和以色列之间时有战争。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被流放到亚述后，撒玛利亚地区的外族移民进一步加深了疏离感。

当尼希米试图重建耶路撒冷城时，外交关系急剧恶化。此事发生在犹太王国于公元前六世纪初经历巴比伦流亡之后。尼希米因耶路撒冷城墙倾圮而深感悲痛，遂获得波斯皇帝许可进行重建。他作为省长重返耶路撒冷的举动激起了当时由参巴拉统治的撒玛利亚人的敌意。据尼希米记载：“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

（尼 2:10）。起初撒玛利亚人只是嘲笑筑墙的工人（2:19；4:1-2），但在多次武力威胁后，最终密谋陷害尼希米（6:1-13）。虽然参巴拉屡次阻挠耶路撒冷重建未果，却成功加深了敌对界限。自此以后，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希腊人及后来的罗马人皆以撒玛利亚作为占领犹太领土的据点。

犹太人则以摧毁基利心山上的圣殿作为报复，此事发生于公元前 128 年。⁵

撒玛利亚人坚信他们所追随的是唯一的真宗教。他们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而是在撒玛利亚首都示剑附近的基利心山上建造了自己的圣所。撒玛利亚宗教部分基于《摩西五经》——即上帝启示给摩西的五卷书。因此，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庆祝部分相同的节期。但他们也融入了其他宗教传统；例如，在罗马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在基利心山上崇拜宙斯。撒玛利亚人还发展了自己的信条，每日诵念：“我的信仰在于祢，耶和華；在于祢的仆人亚伦之子摩西；在于神圣律法；在于基利心山、伯特利；在于报应与赏罚之日。”⁶他们对摩西的虔诚如此之深，视其为第一位且最崇高的先知，以至于常以他的名义祈祷。

关于撒玛利亚的宗教最后且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他们诵读摩西律法，他们完全期待上帝会派遣一位弥赛亚给他们。这一信念基于申命记 18:18 的经文，上帝在那里应许摩西：“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因此，撒玛利亚人一直在等候一位救世主。

所有这些历史背景为我们理解福音书中的场景做了铺垫。经过数个世纪的疏离，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敌意仍在暗流涌动。当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称耶稣为“撒玛利亚人”并说他“是被鬼附着的”（约翰福音 8:48）时，很难说哪种侮辱更伤人。就撒玛利亚人而言，他们也因耶稣的犹太身份而侮辱他。例如，他曾被拒绝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只因“他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 9:51）。所以当耶稣差遣门徒外出传道，嘱咐他们“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而要留在以色列境内时，十二门徒毫无异议（马太福音 10:5）。另一方面，当耶稣讲述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时（路加福音 10:30-37），大多数人很可能认为这是个矛盾修辞。

一个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日子，耶稣坐在叙加的一口井旁，一切就此改变。出于圣经未具体说明的原因，耶稣

5. 肯尼斯·E·贝利，透过中东视角看耶稣：福音书中的文化研究（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际出版社，2008 年），203 页。

6. R·T·安德森，“撒玛利亚人”，载于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杰弗里·W·布罗米利编，修订版（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1988 年），第 4 卷 307 页。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约翰福音 4:4）。这至少有些令人惊讶，因为犹太人通常会尽量避免途经撒玛利亚。若直达路线需穿越撒玛利亚境内，他们宁可横渡约旦河绕远路也要避开该地。但不知何故，那日耶稣却选择穿过撒玛利亚。他来到一座名为叙加的城，坐在雅各井旁，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第 7 节）。

当耶稣向她讨水喝时，那妇人至少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她问道：“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约翰福音 4:9）。这疑问源自长达数个世纪的政治冲突与属灵争战，可追溯至列王纪下 17 章。福音书作者约翰在此插入评注，将妇人的问题置于历史、文化及宗教语境中：“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约翰福音 4:9）。事实上，两族甚至不会共用饮器⁷。鉴于双方历史上的冲突及宗教分歧，这种隔阂情有可原。但耶稣与众不同。他此行不仅为与撒玛利亚人“来往”，更要赐予他们“涌到永生的泉水”（第 14 节）。

随着谈话的继续，撒玛利亚妇人看出耶稣是一位先知，具有深刻的属灵洞察力。所以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当时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冲突的核心。“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她说，也许指着基利心山，“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 4:20）。像撒玛利亚的其他人一样，井旁的女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宗教差异。

耶稣在回答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撒玛利亚人完全误解了。但祂也超越了当前的冲突，看到了上帝为祂的国度所预备的未来——一个充满恩典的未来，凡凭真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包括撒玛利亚人在内，都能得着。祂对她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7. Bailey, 透过中东视角看耶稣, 205.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 4:21-24）

耶稣并未回避圣经中关于真理的宣告。当时这些真理宣告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独一上帝所指定的、人们能获得赦罪的场所。但上帝最渴望居住的地方是人的内心。因此耶稣宣告，时候将到，上帝要所有人在各处都以心灵敬拜祂。

随着谈话深入，耶稣的话对井边的妇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使她敢于表达内心终极的盼望——这是虔诚的撒玛利亚人从摩西五经中读到的应许。她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约翰福音 4:25）此刻发生的正是这事：井边的这位男子正在向她揭示永生所需知晓的一切。这意味着弥赛亚已经到来，或许她已隐约感知。但耶稣要她确知无疑。于是祂说出了人类耳中最震撼的话语：“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6 节）

那妇人立刻跑去向城里众人讲述她刚刚遇见的那人。很快，“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约翰福音 4:39）。城里的人请求耶稣与他们同住几日，之后他们便有了自己的见证可以分享。他们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42 节）。撒玛利亚人有了新的信条可诵——一个宣告耶稣是他们救主的信条。

这就是耶稣开始实现上帝对撒玛利亚人救赎计划的方式。以色列人被掳至亚述（列王纪下 17 章）并非终点。撒玛利亚的重建，实则是上帝长远的救赎战略的一部分。出于恩典，祂允许撒玛利亚人保留足够的真信仰传统，为基督的到来预备人心。因此当耶稣来到叙加时，井边那可悲的妇人就如同许多撒玛利亚人一样，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她已准备好接受永生的免费恩赐。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我的邻舍，撒玛利亚人

这次传福音的相遇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的救主对撒玛利亚人——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的心意，从祂升天前对使徒说的最后一句话中清晰可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上帝的计划是让使徒们的传福音工作——当然始于耶路撒冷、犹太地——扩展到撒玛利亚，再走向世界其他地方。藉着圣灵的大能，撒玛利亚人明确是上帝拯救计划的一部分。

使徒行传印证了这一策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成为教会最早宣教的禾场之一。司提反在耶路撒冷被石头打死的那天，教会遭受猛烈逼迫，首批基督徒被驱散到撒玛利亚等地（使徒行传 8:1）。因他们牢记大使命，“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 4 节）。执事腓利被特别提及，他前往示剑传扬基督、赶鬼并行医治神迹，给撒玛利亚人带来喜乐（第 5-7 节）。

不久，一些使徒也前往撒玛利亚。他们听闻连撒玛利亚人都接受了福音，于是差派彼得和约翰去为他们施洗、按手祷告，使他们领受圣灵的恩赐（使徒行传 8:14-17）。“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第 25 节）。此卷书特别提及了当时聆听福音的撒玛利亚城镇名称。在吕大，彼得奉耶稣基督之名医治了瘫痪者以尼雅，众人看见后“就归服主”（9:35）；在约帕，彼得使尊贵的女信徒多加复活，“就有许多人信了主”（第 42 节）。这一切都是在遵行大使命，也是上帝对撒玛利亚人长远计划的应验。

从撒玛利亚的故事一直追溯到新约，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放弃希望。藉着圣灵的大能，即使是那些看似灵性混乱或深陷邪教偶像崇拜的人，也可能听见并信服福音。上帝同样能施恩在他人身上，

正如祂施恩在我们身上一样。祂可以为那些根本不认识耶稣的人，或完全笃信其他宗教的人施行这恩典的工作。祂既能对撒玛利亚人如此行，就能对任何人如此行！

传扬福音需要耐心，因为上帝逐步实施祂招聚万民归向自己的计划。一个显著的例子来自 J·克里斯蒂·威尔逊的生平，他曾将福音传入阿富汗。威尔逊追随了一长串宣教士的足迹，其中有些人从未见到自己劳苦的果效，却始终忠心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次，

当一支巡回乐团在阿富汗完成凯旋之旅后，克里斯蒂驾车带着这群年轻音乐人去了一个非传统的参观点：阿富汗境内唯一允许埋葬“异教徒”的墓地。停在一块因岁月侵蚀而斑驳的墓碑前，克里斯蒂解释道：“这个人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将圣经翻译成阿富汗语。没有一个归信者。而旁边墓穴里安葬的是接替他工作的人，以及在此地离世的孩子。”漫步在墓碑间，克里斯蒂讲述着一个个关于阿富汗早期基督徒工人的故事。乐团领队后来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震撼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美国青少年突然领悟到，他们所见证的那场惊人灵性复兴，不过是跨越数十载忠心服事长链中的最后一环。”⁸

我们被圣灵赋予力量的见证同样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向地极作见证，这地极始于我们自己的邻舍。上帝通过普通基督徒日常的福音传播实现了对撒玛利亚人的计划。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即通过分享我们的信仰，无论是为他们的祷告、向他们解释福音，还是简单地邀请他们来教会。这是我们的使命，要向众多我们所遇到的、尚未加入我们信仰团体的人们传福音：穆斯林、犹太人，以及自称无宗教信仰的人。我们被呼召与他们分享耶稣。

分享福音也是我们对美洲原住民的呼召，他们是最早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人。本章以克里斯·格兰伯里的故事

8. Ken Wilson, “Where No One Has Heard: J. Christy Wilson, Jr. and His Impact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Christian Union: The Magazine*, Winter 2017, 8.

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和他在亚基马保留地的传道工作开篇。当社区里一位妇女问他为何帮忙重建她的房屋时，他起初不知如何作答。但最终他知道怎么回答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说来话长，但很值得一听。我想让你知道，在阿拉巴马州乃至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渴望来做我们所做的这件事。但我们真正想与你分享的更美好的故事是关于耶稣的。祂离开天上的家（那里可比阿拉巴马好得多），来到人间度过一生（而不仅是一周）。祂来是为了重塑心灵与生命，而不仅是修补屋顶和粉刷房屋。而且，祂不只是支付了机票和屋顶板的费用，更是用自己宝血为所有爱祂、信靠祂的人付上了代价！祂为我们付出了终极代价！如今祂赐给我们天上的家庭和永不需换屋顶、重新粉刷的永恒之家。每当你看到你家修缮一新的房屋，想起这一周的经历时，我们希望你的目光能越过我们，铭记耶稣和祂所做的一切。这才是我们真正想与你分享的故事。⁹

我们要讲述关于耶稣及其恩典的同一个美好的故事。上帝希望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不仅分享给已经知晓的人，更要分享给那些在我们群体之外、圣灵欲通过其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而引入上帝大家庭的人们。

9. Granberry, "Loving Our First Neighbors Well," 137.

24

信念与妥协

列王纪下 18:1-37

希西家就把耶和華殿里和王官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華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

（列王纪下 18:15-16）



以色列已迷失——永远地迷失了。历经数个世纪的偶像崇拜与背信弃义后，上帝最终因这些罪孽审判了北方十个支派。可怕的亚述人成功围困了

撒玛利亚城，城破之时，他们将以色列人掳往外邦。尽管这片土地后来被来自其他地区的流亡者重新占据——这些人最终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但以色列消失的十个支派已湮没于历史迷雾之中。

至此以前，列王纪下讲述的一直是南北两国的故事。但从此刻起，圣经将只关注上帝为犹大余剩支派所定的旨意。

撒玛利亚陷落后，我们遇见的首位人物是犹大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希西家王。众所周知，马丁·路德将被称义的罪人叫作

simul justus et peccator——这一短语完美描述了希西家。这个源自宗教改革时期的拉丁短语翻译过来，意指一个人

“同时是义人又是罪人”。这正是我们在基督里直到祂第二次降临时时的状态：被上帝称义，因此在上帝眼中为义，却仍陷堕落，故持续以多种方式犯罪。我们在希西家王身上也看到同样的属灵分裂。他认识永活的上帝，因此做出许多明智决策，引领国家走上正确的属灵道路。但随着故事展开，我们也将看到他与人人都会面临的罪性挣扎，这使他如同圣经中的其他人物一样易让人引起共鸣。

独一无二的希西家

希西家的故事始于时间、地点和家族历史的常规细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迦利雅的女儿。”（列王纪下 18:1-2）

提及亚哈斯总带着不祥的预兆；我们记得他是一位愚蠢地试图对永生上帝的圣殿进行改建的君王。鉴于这样的家族背景，人们对希西家很难抱有太高期望。但事实证明，犹大百姓得到的正是他们所需的君王，而非他们预期或配得的那类统治者。因为希西家

行耶和华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中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中，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中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列王纪下 18:3-6）

希西家的属灵履历令人印象深刻。首先，他做了一件几乎所有前任都因未能做到而受指责的事：他

彻底清除了数百年来误导其子民的种种偶像。希西家是敬拜独一上帝的捍卫者。我们不仅从列王纪下18章，还能从历代志下29-31章中得知这一点，这些经文记载了希西家如何洁净圣殿、恢复逾越节并重整祭司体系。这位君王甚至睿智地意识到，某些在以色列历史特定阶段曾有益于上帝子民的敬拜传统，如今已沦为腐朽。摩西时代，当百姓在旷野漂流时，他们曾仰望铜蛇以逃脱死亡（民数记 21:4-9）。这原是全然遵照上帝的命令而行。但最终铜蛇却沦为迷信的对象，正如某些教会传统有时会变质一样。当希西家发现民众向铜蛇献上亵渎的祭品时，便将其砸得粉碎，使之永远不能再受膜拜。作为圣经最古老的救赎应许的某种实现（参见创世记 3:15），希西家王击碎了蛇的头颅。

希西家对上帝的信靠超过犹大国任何前任或后继的君王。他始终与上帝亲近，凭信心紧紧倚靠。这种虔诚的信仰又结出公义的果子。希西家从未停止追随上帝，始终持守十诫。这位君王是一位改革者，他激进的破除偶像运动源于一颗罕见的、具有彻底信靠的心。上帝赐予希西家如此多的成就，以至于现代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及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关于他王国的证据。文献、铭文和泥印上刻有他的名字；城墙乃至耶路撒冷著名的西罗亚隧道（参历代志下 32:2-4）至今仍在见证他的遗产。

当圣经历史学家审视希西家的诸多美德时，只找到一个恰当的参照标准。犹大终于迎来了一位像大卫那样的君王。犹大某些君王与大卫截然不同——如亚哈斯（列王纪下 16:2-3）。少数几位君王虽做过正确的事，却未能废除邱坛，因而未能达到大卫王的王室标准（如亚玛谢，参 14:3-4）。希西家获得了更高赞誉：“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18:3）。

这节经文跃然纸上，提醒我们上帝的子民一直以来所追寻的：一位出自犹大支派的完美君王。如果希西家是唯一一位被毫无保留地与大卫相提并论的君王，

他是否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永恒救主，将引领上帝的国降临呢？

当希西家与上帝同行时，他如同他所服侍的百姓一样，经历了上帝的赐福。圣经记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迦萨，并迦萨的四境，从了望楼到坚固城”（列王纪下 18:7-8）。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以军事成就闻名的大卫王，尤其是他击败非利士人的事迹。事实上，圣经用来描述希西家的某些短语——例如“耶和华与他同在”，以及他“无论出征何处尽都亨通”或“得胜”——在旧约其他经卷中仅用于描述大卫王（如撒母耳记上 18:5,12）。希西家对亚述的态度同样令人惊叹。他不像其父亚哈斯和许多其他君王那样向那个亵渎上帝的帝国进贡称臣，而是公然反抗。

简而言之，希西家似乎集所有明君特质于一身。决策果断、抗敌坚定、战无不胜、敬拜虔诚、公义无双。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是上帝赐予犹大的礼物。

当我们审视希西家王时，便能窥见一种君王典范，这种典范在其直系后裔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而忠实的体现（参太 1:10）。藉着圣灵的大能与同在，耶稣“无论往何处去”天父都与祂同行。耶稣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日日遵守上帝的诫命。祂对上帝的敬拜充满热忱，正如祂将兑换银钱之人赶出耶路撒冷圣殿时所彰显的（21:12）。祂信靠上帝，尤其在十字架上临终时仍忠心地祷告，求父使祂从死里复活（路 23:46）。通过顺服至死，祂赢得了胜过撒旦和地狱一切权势的永恒胜利。古今往来，再无君王能与之比肩。

看到希西家与耶稣的相似之处，呼唤我们在信心和善行上效法他的榜样。我们不必出身王室，也能活出君王般的生命！事实上，希西家活出了人人都当效法的样式——凭信心紧紧抓住上帝、唯独敬拜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正是上帝也呼召我们去活出的生命之道。

信心与善行之间鲜活的关联被临刑前夜的简·格雷夫人完美地

表达出来。这位贵族女性是虔诚的新教徒，当英国议会拒绝她继任女王而选择血腥玛丽——一位天主教徒——时，简夫人因其神学信仰被判处死刑。在伦敦塔因叛国罪被斩首的前夜，她获得最后一次机会放弃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并宣称善功对救赎是必要的。“我否认这一点，”她回答道，“我坚称唯有信心能拯救人；但基督徒行善是合宜的，以此表明他追随其主基督的足迹，然而我们不可说善功有助于我们的救赎；因为当我们尽了一切本分，我们仍是无用的仆人，唯有信靠基督宝血才能拯救我们。”¹这番话语彰显了真正女王的风范：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简·格雷夫人已属于大卫的王室。

希西家的首次试探

无论是希西家的信心还是善行，都未能使他免于试炼与诱惑。若开篇对其王室功绩的概述让我们误以为他的一生完美无瑕，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圣经对希西家的记载远不止于百科全书式的条目；它呈现的是一部“不加掩饰”的真实传记。我们将看到，这位君王既无法豁免苦难，也未能免疫罪孽。他与常人一样历经磨难：致命的属灵攻击、因信靠上帝而遭受的讥讽、以及危及生命的疾病。

追溯希西家的属灵历程，能帮助我们走好自己的天路历程。越是细察这位君王的一生，就越能看清他的挣扎与缺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怜悯与恩典。这让我们相信：若能坚忍不拔，我们也能像希西家王那样，为上帝的国成就美事。

毫不意外，希西家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来自强大的亚述人。圣经通过提醒我们一个背景故事来作铺垫，我们可能从之前读过的经文中记得这个背景：

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第七年，亚述王撒幔以色列上来

1. 简·格雷夫人，引自保罗·F·M·扎尔，《英格兰宗教改革中的五位女性》（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出版社，2001年），110页。

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细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所当守的。（列王纪下 18:9-12）

我们稍后会再回到希西家的故事。但圣经叙述者首先想提醒我们亚述人有多么强大，以及上帝因以色列的诸多罪孽对其施加了多少严厉的惩罚。这些我们从列王纪下 17 章都已了解，但值得重申。在历经数世纪不思悔改的偶像崇拜后，公元前 722 年，北国十个叛逆的支派遭到亚述人围困。经过三年难以想象的苦难，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陷落，人民被流放至波斯及亚述帝国其他地区，永无归期。这正是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不倾听、不相信、不服从永活的神，反而祭拜别神。迟早，这就是背弃与上帝之约者的结局：他们必被逐出上帝的同在。

希西家在执政初期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这必然让他充满可怕的预感。他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如果亚述人强大到足以入侵以色列，那么他们也完全有能力吞并犹大（连同便雅悯）。用现代语境类比，希西家的王国长期面临的威胁，就如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慑，或蒙古对中国怀有的戒心。亚述是那个时代所有人不得不时刻警惕的超级大国。以二十世纪历史为例，古代近东的弱小国家对亚述的忧虑，正如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欧洲各国对德国的恐惧。

亚述侵略的威胁尤为严峻，因为犹大与以色列犯下了同样背弃圣约的罪孽。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希西家坚决拆毁异教邱坛：这位君王有充分理由担忧，耶路撒冷终将如撒玛利亚般沦陷，且沦陷缘由如出一辙。为避免犹大因亚述围城而遭受上帝的审判，他竭力整顿国民的属灵秩序。

十年后，担忧已久的事终于发生。自亚述攻打撒玛利亚以来，希西家所惧怕的入侵已兵临城下：“希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列王纪下 18:13）；以赛亚书 36 章也记载了同一事件。亚述大军——如今由西拿基立统领——正势如破竹地攻陷城池。耶路撒冷危在旦夕，王国面临生死存亡。

那么希西家如何应对？当我们突然遭遇罪恶的试探，或面对敌视上帝的傲慢文化的强压时，又当如何回应？我们能否在他人跌倒之处站稳脚跟？

历代志记载，希西家起初拒绝向亚述屈服，并劝百姓信靠上帝。他对民众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争战”（历代志下 32:7-8）。然而不久后，这位君王便妥协了信念，应允了亚述人的要求：

犹大王希西家差人往拉吉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希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官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列王纪下 18:14-16）

拉吉距耶路撒冷约四十英里，是犹大境内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大城。若亚述人能攻下拉吉，夺取耶路撒冷便只是时间问题。希西家一直竭力带领犹太人敬拜上帝。作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君王，他原本做得相当出色。如今他站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王权生涯的首次重大考验。他当然不愿像何细亚那样沦为阶下囚，也不想目睹子民被掳往波斯。于是他向亚述支付了巨额贿赂。

我们很容易对希西家的困境产生同情，也能理解他所作的决定。同时，观察一位身处其位者如何迅速遭遇属灵的攻击也颇具启发性。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提出一个深刻见解：“你或许是一位信靠并顺服耶和华的君王，曾改革国家的敬拜体系，但你的敌人仍可能来袭、摧毁你的国土、流放你的百姓，并等待时机将你的尸首钉在城墙外的木桩上。”²这正是上帝主权的诸多奥秘之一：即便是竭力行正事的领袖，也必经历人生的严峻考验。有些苦难或许源于自作自受，但有些试炼则因他人对我们的罪而来，正如亚述对犹大所行的恶。

这个视角极具现实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类似的小规模威胁，深知妥协的诱惑何等强烈。我们往往对种族主义言论一笑置之，而非直面朋友的偏见；或是在明知商业计划有违诚信时仍选择参与，却不敢提出可能引发职场冲突的关键伦理问题。多数妥协行为背后是恐惧在驱动——害怕错失机会、担忧财务损失、顾忌邻里眼光。我们未能转身坚守立场，反而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

希西家所做的事虽可理解，却仍是错误的——如同我们因软弱而做出的所有小小妥协一样错误。圣经从不赞许向外国势力纳贡的犹太君王。圣经评价犹太和以色列诸王时，通常“既看他们如何回应耶和華兴起的异族统治者，也看他们如何回应耶和華。”³即便希西家缴纳的贡品未违反摩西律法的具体条文，这行为仍反映出对上帝权能缺乏信心。这也是糟糕的管家行为。剥夺上帝殿中的财宝去填满异教君主的金库，终将被证明是糟糕的投资。但属灵的妥协总要付出代价。行错事或许看似能占得先机，实则总会让我们倒退。

在继续看希西家后续遭遇前，值得暂停片刻，来反思我们自己在道德与属灵妥协上的经历。若诚实面对，我们必须承认：一旦开始做出小小让步，便很难悬崖勒马。

2.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264页。

3.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索斯出版社，2006年），242页。

当人们知道我们愿意在工作上退让一步时，他们就会要求我们再退让一步。如果我们参与了一次低俗或冒犯性的谈话，朋友们就会期待我们加入下一次。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每当周遭文化要求基督徒放松道德信念或放弃更多宗教自由时，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原则在起作用。有时妥协似乎更容易，寄希望于做出一个小小的让步就能解决问题。但妥协从来不是诱惑的终点，而只是开端。这是因为虚假的神明永不满足，它们总是索求更多。

相反，当人们看到我们拒绝做出微小妥协时，他们往往会认为无法要求我们违背良知行事。我仍记得一位朋友让我做不诚实之事时脸上的表情。当我告诉他这是错误的时候，他开始解释他为何认为我们可以侥幸逃脱。但当他注视我时，基于对我品格的了解，他意识到试图说服我做不道德之事完全是浪费时间。拒绝妥协往往能终结诱惑，而做出一次妥协通常会导致下一次妥协。

西拿基立的狂妄之辞

我们在希西家与西拿基立的故事中见证了诸多属灵动态的展现。若希西家以为缴纳少量贡赋就能让亚述人放过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当西拿基立仍驻扎在拉吉时，他派遣了一支军事代表团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露天外交：

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珥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那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列王纪下 18:17-18）

拉伯沙基是负责传话的人，以下是他希望以利亚敬、舍伯那和约亚带回给希西家的信息：

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杖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们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邱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列王纪下 18:19-25；参历代志下 32:9-14）

拉伯沙基的开场演说堪称外交史上的绝唱，其威慑力无与伦比。亚述人的间谍网络显然高效至极，对犹大国内动态了如指掌。这位亚述统帅利用这些内幕情报恫吓敌人。“反抗徒劳无益”——是他的核心信息。即便效法以色列和犹大列王向埃及求援，此刻对希西家也毫无裨益。法老这个盟友缺陷明显，根本不堪倚靠。犹大在军事上亦无胜算，围城的亚述大军势不可挡。拉伯沙基甚至狂妄宣称：即便借来两千战马也于事无补，因为希西家根本凑不齐足够多的熟练骑手来驾驭。

这些狂妄的军事恫吓伴随着精妙的属灵攻击。彼得·莱特哈特将拉伯沙基描述为不仅是“帝国宣传家”，更是“宗教比较学者”⁴。他狡猾地预见到希西家及其臣仆会声称倚靠上帝的庇护，就犀利指出：这位犹大王曾拆毁遍布全国的邱坛祭祀场所。并询问此举真的明智吗？通过质疑改革正当性，亚述统帅动摇了希西家宗教改革的根基。他更宣称上帝站在亚述阵营：若上帝真有主权，那么亚述王西拿基立的战功正是神意的体现。实质上，

4. 同上，第256页。

拉伯沙基宣称：“上帝吩咐我们这样做。”若亚述人是神圣审判的工具，犹大百姓又如何能指望抵抗他们呢？

拉伯沙基就像个不受欢迎的宴会宾客，迟迟不走还高声喧哗。因此，希西家的臣仆很快便希望他闭嘴：“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那，并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列王纪下 18:26）。这紧急请求进一步印证了亚述在国际关系上的手段：西拿基立的使者精通希伯来语。这意味着耶路撒冷城墙上旁听的民众能听懂拉伯沙基的每一句话。希西家的官员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亚述的恐吓言论在全城散布恐慌。于是他们要求亚述的代表遵循外交礼仪，改用亚兰语——当时的国际通用语。

拉伯沙基对此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耶路撒冷的百姓有权知道当亚述人围攻他们的城时，他们将遭受何等可怕的苦难：“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列王纪下18:27；参历代志下 32:18）。现代国家会从飞机上投撒传单、通过无线电波发送信息或发动网络战来传播他们的宣传。而西拿基立的大使只需提高嗓门，继续使用当地民众确能听懂的话语：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语言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希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与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 ”（列王纪下 18:28-32；参历代志下 32:15）

拉伯沙基的言论旨在抹黑希西家，同时赋予西拿基立如神一般的权威。本章关键词 **信靠**（出现八次）直指核心：犹大百姓会坚守对上帝的信心，还是转而信靠亚述人？西拿基立所承诺的——存活不死、流奶与蜜之地——正是上帝反复应许赐予犹大的福分。上帝愿让祂的子民在应许之地长久喜乐地生活（如出埃及记 3:8）。事实上，“葡萄树与无花果树”是旧约中上帝赐祂百姓祝福的经典象征（参见列王纪上 4:25；弥迦书 4:4；撒迦利亚书 3:10）。

尽管亚述人的威胁是军事性的，但他们的战争同样具有属灵的。拉伯沙基试图瓦解犹太的神学体系。他在临别之言中尤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声称亚述的力量凌驾于所有其他神祇之上：

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華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手中呢？哈马、亚珥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音、希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列王纪下 18:32-35；参历代志下 32:17）

如果说拉伯沙基第一次演讲的关键词是信靠，那么这次演讲的关键词就是拯救。通过一连串反问，他质问谁才真正拥有拯救犹太的力量。但若他期待得到某种能带回给西拿基立的回应，他必定大失所望，因为“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列王纪下 18:36）。希西家的臣仆们被严令保持沉默。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当拉伯沙基完成他那充满暴力威胁和亵渎自夸的演讲时，这些臣仆自然被怀疑是否还有勇气反驳。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希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

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列王纪下 18:37）。

当人们说上帝是失败者时

拉伯沙基的言论至今仍需回应，这并非出于历史考据的兴趣，而是属灵层面的必要。因为他用来攻击上帝的论调，与当今人们（甚至我们内心的怀疑之声）所用的如出一辙。让我们再次审视亚述人的主张，并思考当今类似论调的几种表现形式。

拉伯沙基轻蔑地告诉犹大百姓，上帝不会拯救他们脱离险境。这固然是谬论，但有时我们也会心生疑虑。当我们面临困境且用尽方法都失败时，内心的“拉伯沙基”会让我们觉得上帝也将弃我们而去。此时最应紧握的应许莫过于诗篇 46 篇的开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 46:1）。另一个坚固的应许来自诗篇 27 篇，尤其当我们感到如耶路撒冷般被围困时：“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27:3）。

对基督教的批评者还告诉我们，圣经原则对社会有害。这实质上就是拉伯沙基对希西家拆毁邱坛的评价——认为那是错误之举。如今，我们在堕胎、同性婚姻以及耶稣是通往上帝唯一道路的排他性主张上听到类似的评论。反对者声称基督教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们说我们不是解放者，而是加害者。有些反对者甚至可能像西拿基立那样宣称上帝站在他们那边，正如西拿基立曾说是耶和華命令他入侵以色列的。例如，一些学者改变立场，最终认定圣经并不反对同性行为，反而支持同性关系。即便这类论点缺乏圣经或历史依据，它们仍可能使最虔诚的基督徒在宣讲上帝真道时变得更加胆怯。

随着世俗议题逐个推进，有时感觉上帝似乎站在失败的一方。拉伯沙基想让希西家也有这种感觉，

因此他提醒犹大王说亚述人早已摧毁了世界各地的人民与国家（列王纪下 18:33-35）。他想让耶路撒冷的百姓以为抵抗是徒劳的。他还试图告诉他们，亚述能提供的比上帝更多，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另一种诱惑。类似地，政客们或许承诺会保护并供养我们；广告商则不断许诺让我们快乐，或让我们相信存在某种不以上帝为生命始终的依靠、却能出人头地的途径。内心深处，我们明白这些都是假神虚妄的承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不被诱惑，或不需要时常被提醒：耶稣才是我们所需的一切。

列王纪下 18 章的故事看似来自遥远的世界，但其属灵争战的本质却让我们感到熟悉。我们或许希望那些针对我们神学与信仰的攻击能够戛然而止，就像以利亚敬等人希望亚述将军停止用希伯来语喊话一样。但世俗文化的拥趸不会沉默，因此我们需要调动全部智识与属灵勇气，来抵御当代社会对圣经的上帝所发动的持续攻击。

上帝终究不是失败的一方，正如希西家和他的百姓即将发现的那样。上帝能够拯救祂的子民脱离危险，从死亡中带来生命，就像祂在以利沙时代所做的，也像祂将要通过十字架和空坟墓所再次成就的。这正是我们在属灵争战中感到万念俱灰时的盼望，即当我们恐惧到不知所措、只能撕裂衣服时。列王纪下 18 章的结局并非故事的终点。我们此刻所处的困境同样不是终点——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使用的一面旗帜上，铭刻着圣经式盼望的表达。这面旗帜以白色为底，绘有青翠的松树，并刻着格言“呼求上主”。该旗帜由约瑟夫·里德上校设计，曾飘扬在乔治·华盛顿海军舰队的上空。⁵ 其格言几乎可以肯定源自约翰·洛克广为流传的《论政府》第二篇，这位著名政治哲学家在文中写道：“当人民集体或个人被剥夺了权利时，

5. 这些历史细节来自维基百科条目“松树旗”（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ne_Tree_Flag）。

或当人们处于不公的权力之下且在地上无处申诉时，他们有权呼求上主”。⁶

我们可以将洛克的这一原则应用于所面临的任何绝境。当走投无路时，我们仍可呼求上主，向希西家的上帝——祂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祈求怜悯。

6. 约翰·洛克与 C.B. 麦克弗森，政府论第二篇（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80 年），87 页。

25

坏消息中的祈祷

列王纪下 19:1-37

希西家从使者手中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
(列王纪下 19:14-15, 19)



坏消息突然临我们家——这消息危及我们的安康，让未来骤然充满焦虑。我们做了敬虔之人遭遇重大困境时该做的事：我们立刻在一起祷告。

祈祷时，父母环抱着我。母亲不时停下来擦拭眼角的泪水。父亲说道：“主啊，我们实际上是将这封信展现在您面前。您知晓当前境况，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与庇护。”

父亲提及“这封信”时并非字面意义，而是隐喻。他暗指希西家王面对亚述王送来的灭国威胁信时的做法。那时希西家将信陈列于耶和华面前，为拯救耶路撒冷而祷告。

上帝垂听并回应了祷告，将死亡与毁灭的坏消息转化为神圣救赎的好消息。

希西家将困境交托给耶和華，为我们树立了效法的榜样。从他面对坏消息时的祷告方式与其他抉择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最初反应

请回顾当时局势。亚述人通过成功围攻拉吉，夺取了犹大第二重要城市的控制权。西拿基立王派遣军事统帅拉伯沙基前往首都耶路撒冷威胁希西家。亚述大军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当拉伯沙基传达完他那可怕的信息——不仅是向犹大的外交代表们传达，还包括任何从城墙上偷听的人——希西家的家宰和其他主要官员就立刻跑去向王禀报这个残忍者所说的话。

希西家听到亚述的最后通牒时，撕裂衣裳作为内心痛苦的外在表征，或许也象征着悔改。随后他径直前往圣殿，在那里向上帝倾诉所有困境：“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華的殿”（列王纪下 19:1）。这位君王没有沉溺于绝望，也没有试图凭己力解决远超他能力范围的难题。根据历代志下 32:1-8 的记载，他早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耶路撒冷免受入侵，比如保障城市供水、加固城墙。此刻，他立即前往能与上帝对话的地方。彼得·莱特哈特写道：“这次他没有劫掠圣殿宝库，而是按照圣殿的设计初衷——作为祷告的殿来使用。”¹希西家前往圣殿祷告的举动，正是遵循了所罗门王的智慧箴言：“耶和華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箴言 18:10）。他也效法了所罗门在献殿时的榜样，即当时所罗门祈求这殿在患难时成为祷告的殿（参见列王纪上 8:37-40）。

1.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 年），第 258 页。

希西家所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寻求耶和华关乎他处境的话语，同时请求他人代祷：

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列王纪下 19:2-4）

上帝的子民正陷于危难，或许正承受上帝的审判。他们已竭尽全力，如同一位临产多日却无力分娩的妇人。希西家深知这一点。但他仍相信上帝有可能拯救他们。坦白说，这位君王并无十足把握。因为他说“或者”。但他确信至少存在一种可能，即上帝知晓拉伯沙基的狂妄之言——就是那亚述人如何威胁耶路撒冷、嘲弄永生上帝的行径。于是希西家派遣犹大祭司中的几位**长老**与官员去寻求上帝先知以赛亚的帮助（这些事件亦记载于以赛亚书 37 章）。

我们已看到希西家王做出明智抉择。他没有像许多人在困境中那样自我封闭，而是本能地选择在属灵共同体中应对困难。他差遣“祭司中的**长老**”去拜访以赛亚的记载，使这个场景成为旧约中先知、祭司与君王三重属灵权柄同心合意的罕见时刻。这些属灵领袖并非仅凭有限的智慧彼此商议，希西家渴望聆听上帝的话语，因此他求问以赛亚，即一位他确定是真先知的人。他怀着超越绝望的希望，那就是上帝已听见拉伯沙基的狂言，且必会作出回应。

希西家凭着属灵洞察力，看透这场对峙的真正本质。这是属灵争战。亚述人嘲弄独一上帝的行为，必将自食其果。

这些敌人理当遭受上帝的斥责。因此，希西家期盼上帝能为自己伸张正义。大卫王听到歌利亚嘲弄以色列军队及他们的上帝时，也曾怀有类似的期望。大卫宣告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撒母耳记上 17:26）。两位君王都会认同使徒保罗的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 6:7）。这节经文警告那些故意犯罪对抗上帝、并幻想上帝不会察觉的人。上帝在此情形下绝不会沉默，必对亚述人作出回应。

当希西家与民众等待上帝有所作为时，在此期间最要紧的事就是祷告。王本人自然在祷告；这正是他去圣殿的原因。但他也希望所有人，尤其是以赛亚，能与他一同为当前局势祷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为绝望的境况祷告并不重要，因为上帝聆听我们每个人的心声。但希西家深知，作为先知，以赛亚拥有属灵权柄的特殊职分，因此他期望这位上帝所设立的代表者能带来格外有效的祷告。我们可以将此比作牧师为他属灵上所照管之人代求的独特特权。牧师的祷告或许并不比会众中其他人的祷告更雄辩，但我们不应犹豫是否要请牧师为我们代祷，无论需求大小。牧师是上帝所设立的牧者，这一呼召当赋予他们在信徒身处绝境时代求的特殊勇气。

“主啊，你呼召我成为这个家庭的牧者，”牧师或许会如此祷告，“作为你慈爱照管的有形体现，我恳求你垂听我此刻为他们献上的代求。”这样的祷告源自几乎无可动摇的力量所在，这正是希西家王请求先知为他代祷的原因。

救赎的应许

以赛亚并未耽搁太久。这位先知确实从主那里得到了话语，并欣然分享：

希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

坏消息中的祷告

我必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列王纪下19:5-7）

以赛亚开始他的预言时，向希西家传达了圣经中最常重复的命令之一。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常常面临让人恐惧的境况。但上帝比我们所有的恐惧都要强大。因此，祂用这句反复出现的叠句对我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的敌人，不要惧怕可能出错的事，不要惧怕未来，不要惧怕任何事物。

先知还向希西家保证，上帝已听见亚述人那些可怕的话语，并视之为对祂荣耀的直接攻击。上帝洞悉这一切，正如祂始终如此。无论我们正经历什么，祂都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祂听见每一句攻击祂和祂所爱之刃的话语；祂已准备好回应，尤其要捍卫祂名的荣耀。

大多数时候，上帝行事并不给予任何解释，但在此情况下，祂的先知提供了更多细节。以赛亚几乎精确地告诉希西家将要发生的事。首先，亚述王西拿基立会听到一则谣言，促使他匆忙返回亚述。接着，一旦他归国，便会被刀剑击杀。事实证明，这两件事（王的返回与王的遇刺）相隔多年发生，但它们同属上帝对亚述的严厉审判和对耶路撒冷的奇妙拯救。上帝要让希西家知道救赎即将来临。这是耶和華的话语——感谢上帝！

我们应当留意并铭记，上帝拯救祂的子民是何等轻易。我们的难题看似毫无解决希望。健康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有时我们甚至怀疑上帝是否无能为力。但上帝能随祂所喜悦的行事。正如“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无论敌人显得多么强大，与上帝为敌者所处的危险远超其想象。上帝不站在他们那边，而是与他们为敌。那位曾转变西拿基立心思、使其回家的全能上帝，同样能引导我们的困境转向最能荣耀祂、也有益于我们的结局。

希西家亲眼见证了这场胜利。王刚收到以赛亚的预言，上帝就开始实施祂的计划。拉伯沙基发出威胁和嘲弄后，便从耶路撒冷返回，“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列王纪下 19:8）。亚述人想必认为“一切顺利”。攻克拉吉后，他们继续进军攻打立拿。但随后“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第 9 节）。这正是以赛亚预言的传闻：埃塞俄比亚人正进军攻打尼尼微。虽仅是传闻，却令西拿基立忧心忡忡，以致他离开战场返回故土。耶路撒冷得以幸免，正如上帝所应许的那样。

你有新邮件！

只有一个问题：尽管上帝已启动祂的救赎计划，希西家却尚未知晓。在圣灵的启示下，这位全知的历史家向我们揭示了仍对希西家隐藏的真相。这位王当时还不知道亚述人听到的传言，也不知晓他们军事计划的突然变更。

这使得王在亚述王西拿基立最后的猛攻前显得脆弱不堪——这是他试图恐吓希西家并迫使其投降的最后一次尝试。以下是西拿基立送往耶路撒冷的讯息：

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毁灭。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列王纪下 19:10-13）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能挑战希西家信心、调动他最深层恐惧的信息了。如同伊甸园中的蛇，西拿基立直接质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这位亚述王似乎知晓犹太的上帝曾承诺拯救耶路撒冷，却公然否认这一承诺的真实性，实质上是在指控上帝说谎。

西拿基立还用具体证据来支持他的主张。他只需列举出所有被他征服的城市和国家即可。这并不难做到；西拿基立就是那种会记下被他打伤流血者名字的恶霸：哈马、亚珥拔，以及其他所有城邦。他说，现在同样的事即将发生在希西家身上。犹大王凭什么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凭什么认为他的上帝能在众多神明失败之处取得成功？

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而在我们自己的属灵争战中，我们也容易受到西拿基立用来攻击希西家的那种论调影响。短期内，撒旦似乎赢得了许多胜利。我们的文化充斥着贪婪、欲望、种族主义、药物滥用和谋杀。看看新闻，每天似乎都有触犯上帝十诫全部条目的例子。还有我们在教会中目睹的种种失败，如虚假福音、琐碎冲突、道德盲点。逐一检视这些，很容易得出结论：上帝正在失利而非得胜，继而因身处属灵争战的败方而感到沮丧。我们该从哪里找到坚持的希望呢？

这个问题对希西家王尤为尖锐，因为他此刻唯一能仰仗的只有上帝的应许。亚述王西拿基立刚收到一则谣言，这谣言将促使他永远离开犹大，但希西家尚不知情。就他所知，处境毫无改变：世上最强大的军队仍计划进攻他的城池。当西拿基立列举他已征服的列国时，并非虚张声势。亚述帝国确实未尝败绩！

希西家陷入绝境，开始祷告并请他人代祷。从人的角度看，他毫无获救的理由，反倒有许多迹象预示他将失败。即便祷告后，形势依然如故。在他眼中，危险丝毫未减。但希西家蒙召要依靠上帝。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同样蒙此呼召。纵使锁链未见松动、难题未得解决、创伤未获医治，我们也不可放弃，绝不可放弃。我们不应认为事情终无转机，而是要坚信耶稣永不撇弃我们的应许，深知祂必在合宜之时，将一切拨乱反正。

希西家凭着信心，继续将他绝望的境况交托给主。

他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最实用的榜样，我们在圣经中任何地方读到的榜样都无法与之相比：“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列王纪下 19:14）。这位君王在接到坏消息时做了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他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开始祷告。这样做时，他是在效法他的父大卫王的榜样，大卫曾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诗篇 55:22）。希西家用一种简单而具体的方式遵循了这一劝勉，将那封书信展开在上帝所能看见的地方。

我曾听过著名的圣经走私贩安德烈弟兄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关于他的同胞柯丽·邓·波姆。后者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帮助拯救了许多犹太人，并且她后来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据安德烈弟兄所说，柯丽有时在祷告时会举起她的圣经，将书页上的内容展示给天上的父看。“这是你写的，”她会指着上帝的某个应许说，“现在我求你来成就它。”

希西家王同样以无畏的心祷告。当他把书信在圣殿中展开后，便开始祈祷。他的祷告遵循了一个简单的结构，这结构适用于我们收到任何坏消息时的祷告：他以敬拜的呼求开始，赞美上帝的本性：“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列王纪下 19:15）。接着希西家陈述了自己的处境：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它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它。（列王纪下 19:16-18）

希西家以代求的恳祷结束了他的祷告，即他最终切入正题，请求上帝为祂的子民行事，并为祂自己的荣耀行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华是神”（列王纪下 19:19）。

这篇结构严谨的祷告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堪称典范。

希西家通过颂扬上帝的诸多神性来尊崇祂。这位君王深信犹太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统御万有的主宰与全能的创造者。他赞美上帝是全视、全听、全知的——简言之，是无所不知的。此外，他深知过去、现在乃至永恒，唯有这样一位独一上帝。在祈求上帝的怜悯之前，希西家先敬拜于上帝永恒的威严。

君王对自身困境的描述极为现实。他没有逃避现实，因此既未轻描淡写也未夸大所面临的难题。西拿基立所言确有其事，希西家心知肚明：亚述人已摧毁列国，在此过程中击败了众多神明。但希西家同样清楚，西拿基立从未遭遇过像犹太上帝这样的对手，祂是那位真实永活的独一上帝，祂超越万有。希西家以对上帝的本质认识开启祷告，从而得以正确看待自身处境；又以求助的呼求结束祷告，全然仰赖上帝来彻底扭转局势。

O·哈列斯比对祷告的描述将这一功课应用到了基督徒的生活中：“当你来到耶稣面前，坦诚而自信地向祂诉说你的需要时，无助就变成了祷告。”² 每当我们陷入某种危机时，最好记住这个祷告模式：首先，忠实地复述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帝的真理；然后将我们所有的问题告诉祂；最后，向祂请求我们所需的任何帮助。

根据希西家祷告的措辞，几乎可以确定他一直在仔细聆听以赛亚的预言。当这位君王提到亚述人所击败的众神时，他也指出了它们被毁灭的原因：“它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列王纪下 19:18）。这听起来非常像以赛亚对偶像崇拜的著名贬斥：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以赛亚书 44:18-19）

2. O·哈列斯比，*Prayer*，引自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所著《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 年），第 279 页。

聆听以赛亚等先知出色的讲道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于任何认真聆听上帝话语的人来说同样如此。当这位君王面临一生中最大危机时，他清楚地知道该如何祈祷。关于上帝的好消息，使他准备好以充满信心的代祷来面对坏消息。

当希西家在列王纪下 19:19 向上帝陈明他的请求时，他所献上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拯救代祷（“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随后是为上帝更大的荣耀呼求（“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独你—耶和华是神”）。希西家对上帝荣耀的热忱激励着他，使得他的祈求免于陷入自我中心。当我们向真上帝祈祷，且出于正确的动机时，就无需把事情复杂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向上帝求助，祂必应允。使徒保罗写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 4:6）。

O·哈列斯比以马丁·路德的生平为例阐释了这一原则。当路德的朋友迈科尼乌斯身患重病、自认将不久于人世时，他给这位德国宗教改革家寄去了一封深情的诀别信。但路德拒绝接受这个结局，立即回信写道：

我奉上帝之名命令你活下去，因为在改革教会的事业中我仍需要你……只要我还活着，主就不会让我听闻你的死讯，反而会让你比我活得长久。为此我正祷告着，这是我的意愿，愿我的意愿得以实现，因我所求只为荣耀上帝之名。

事实证明，路德的意愿确实实现了，上帝的旨意亦然。当迈科尼乌斯收到路德的信时，他已无法言语。但令人惊叹的是，他竟康复了，重新投入卓有成效的侍奉工作，最终比他的导师多活了三个月。³当我们怀着清晰彰显上帝荣耀的心祷告时，祂必喜悦应允，正如祂回应马丁·路德为其朋友迈科尼乌斯的祷告那样。

救赎之歌

我们知道上帝看见了希西家的处境并垂听了他的祷告，因为“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3. O. 哈列斯比, *Prayer* (伦敦: 国际学生出版社, 1948 年), 103 页。

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见了’”（列王纪下 19:20）。很难不羡慕希西家能得到如此明确的保证，即他那些关于坏消息的祈祷必蒙应允。若上帝也能就我们的祈祷给我们具体的回应该多好！然而这故事被记载在圣经中，正是作为我们的榜样和激励。当我们向希西家的上帝祷告时，无论上帝是否差遣先知给我们个人确认，我们的祷告都同样有效。

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是一首救赎之歌，其中包含着亚述必遭毁灭的应许。这首歌的部分意图必是为了希西家的益处，但它也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对于那些嘲弄祂、与祂为敌之人的审判有多么严肃。

以赛亚之歌的开篇是对西拿基立说的话，告诉他局势已然逆转。亚述人曾胆敢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嘲弄上帝的子民，但如今他们的王自己却成了犹大蔑视的对象：

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列王纪下 19:21）

西拿基立此刻遭受如此嘲弄，因为他招惹了不该招惹的民族，更遑论冒犯了至高上帝。他自以为是在讥讽耶路撒冷，实则通过嘲弄耶路撒冷亵渎了独一上帝，即那位有能力毁灭他的主宰：

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列王纪下 19:22）

随后，以赛亚用诗意的语言重述了列王纪下 18 章的戏剧性场景，即亚述的拉伯沙基羞辱犹大王室官员的场景。先知的话语让我们更深刻地看透骄傲的亚述人那虚妄的夸耀：

你藉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

我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
(列王纪下 19:23-24)

亚述人有许多可夸耀之处：他们军队的力量、国际贸易的价值、帝国的疆域。换言之，他们夸耀的正是大多数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事物。他们忘记的是，他们所拥有和成就的一切，都注定是上帝主权之手所赐予的。因此，他们自诩如神一般的能力实为亵渎。于是上帝对他们说：

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藉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列王纪下19:25-26)

强大的国家如亚述（或美国）实在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们只能行上帝早已命定之事。这意味着西拿基立是上帝的工具——祂用来审判其他同样背弃上帝之国的公义工具。然而，西拿基立以为自己的军事胜利是凭借其卓越力量所得，这使他自招全知上帝的审判，上帝向他宣告：

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坏消息中的祷告

因你向我发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嘴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列王纪下 19:27-28；参：以赛亚书 14:24-27）

上帝清楚知晓一切。祂看见亚述人的所有行径，听见他们口中的每一句话。作为公义的报应，祂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他们掳为囚虏。众所周知，西拿基立曾将部分奴隶当作马匹、鱼群甚至犬只对待。至今，大英博物馆及其他收藏的浮雕仍描绘着亚述人用穿过下颌的铁链或鼻钩牵引俘虏的场景⁴。但当上帝审判之日来临时，这些掳掠者自己也将沦为俘虏，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

更好的消息

关于西拿基立的预言就此告一段落。以赛亚同样为希西家和他的王国带来了祝福的话。不久后，他将亲眼见证上帝供应与保护的明确征兆。以赛亚宣告：“以色列人哪，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列王纪下 19:29-30）

可以想见，亚述入侵的恐惧使希西家的子民那年无法正常耕作。许多人无疑忧心忡忡，不知何处觅得足够口粮。但根据耶和華的话语，他们将能依靠土地的自然出产和余粮度过一两年光景，到第三年更将迎来丰饶的新收成。正如圣经中常见的模式，第三段时期总会伴随生命的新气象。因此，犹大百姓未来三年的农耕经历将成为活生生的寓言，其中，庄稼的收成象征他们自身的存续：“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華的

4. 戴维斯在《列王纪下》第 286-87 页中援引了亚述文献中的数个残酷例证。

热心必成就这事”（列王纪下 19:31）。希西家的王国将得以重建，因为即使义人仅存余民，上帝也始终保护祂的子民——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而是为了祂自己的名。

以赛亚以一项预言作为结语，承诺上帝的圣城将坚不可摧。以下是上帝对亚述王西拿基立及其所有威胁耶路撒冷言论的回应：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列王纪下 19:32-34）。

先前，以赛亚曾预言亚述王西拿基立必归回本国，在那里被刀剑所杀（列王纪下 19:7）。在本章末尾，他更具体地宣告西拿基立根本不会攻打耶路撒冷——甚至连一支箭都不会射出。相反，他将径直返回亚述老家。以赛亚还解释了这事的缘由：因为上帝坚定持守祂向大卫王所作的应许。事实上，这个应许至今仍然有效。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始终以那个在大卫子孙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实现的君王应许为动力。这位基督的国度永不动摇，因此上帝的荣耀永不褪色。

以赛亚关于西拿基立的预言在亚述编年史中得到了微妙印证。除了大量自夸公元前 701 年残暴攻陷拉吉的胜利记载外，亚述人还吹嘘他们将希西家王困在宫殿里“如笼中之鸟”⁵。然而历史记录从未提及亚述人真正征服耶路撒冷或俘虏其居民。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能做到！在亚述史册中，耶路撒冷就像福尔摩斯侦破的《银色马》谜案里那只“没有吠叫的狗”⁶一般引人深思。

亚述记录所未言明的信息，几乎与它记载的内容同样重要。圣经历史家对实际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以下简要报告，其中列王纪下 19 章以远比开头更好的消息作结：

5. 参见莱斯特·L·格拉贝所著《如笼中之鸟：公元前 701 年西拿基立的入侵》（伦敦：布鲁姆斯伯里 T&T Clark 出版社，2003 年）。

6. 阿瑟·柯南·道尔《银色马》，收录于《牛津英国侦探故事集》，帕特里夏·克雷格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坏消息中的祈祷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19:35-37；参历代志下 32:20-21）

于是亚述大军被上帝的使者歼灭。这位曾在第一个逾越节击杀埃及长子（出 12 章）、并将在末日施行审判的大能统帅，以严正的公义处决了无数亚述人。此事或许源于鼠疫爆发；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犹太史家约瑟夫在记载亚述人大量死亡时，都提及鼠患。⁷无论如何，西拿基立带着残存的少数士兵，抛下遍地尸骸撤回尼尼微。二十年后（公元前 681 年），这位王最终死于亲生骨肉的刀下。上帝的公义有时迟延，却永不落空。可以确信，西拿基立终究自食恶果，连毙命的刀也出自命定。

对希西家而言，这些出人意料的神圣拯救之举，不仅是上帝应许的兑现，更是对他祷告的回应——他在坏消息传来时所献上的祷告。当他被仇敌围困并忠心地祈求保护时，上帝拯救了他。

我们得救的故事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因着上帝对大卫家的热忱和对祂自己名的荣耀，祂接纳了受膏的圣子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这同样是对祷告的回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祷告。对祂而言的坏消息，正是我们罪而言的好消息，为此祂甘愿承受上帝的忿怒与咒诅。耶稣以祷告回应这坏消息，祈求上帝施行拯救。实际上，祂摊开那封宣告我们罪债的信，祷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 23:46）。如同希西家，耶稣祷告时所唯一持守的也是上帝的应许：具体而言，就是祂灵魂受难之后，必将再次

7. 参见《锚点圣经词典》（纽约：双日出版社，1992 年）中的“希西家”条目。

得见生命之光（以赛亚书 53:10-11）。这复活生命的神圣应许在祂从坟墓中复活的日子得到印证。祂的祷告蒙应允了！正因祂的祷告蒙应允，我们所有关乎坏消息的祷告也必奉耶稣的名得蒙应允。

26

疾病和健康之时

列王纪下 20:1-21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列王纪下 20:1-2）



任何参加过教会活动的人都知道，基督徒为健康问题祷告是多么普遍——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器官独奏会。高

比例的代祷发生在大多数查经班、祷告会和崇拜仪式中，内容涵盖从鼻窦炎到动脉问题，从普通感冒到化疗。基督徒不仅为教会成员的身体病痛祷告，也为众多亲友代求。为何我们如此频繁地为健康祷告？

人们很容易辩称，我们中许多人花了过多时间为自己身体健康祈祷，却未投入足够时间通过代祷来打属灵战争，如为公义治国、全球福音传播以及上帝子民的成圣而祈祷。我们为疾病所做的部分祷告流于表面。

然而，为健康祈祷仍有诸多充分理由。我们每遭遇一次病痛，

都是死亡的先兆。疾病、灾祸和改变人生的意外，无不揭示着我们脆弱的凡躯，因而让我们看清自己对上帝的需要——这种需要呼唤我们祈祷。身体的需要往往比潜藏的属灵需要更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自然会注意到它们并为之祷告。此外，某些健康问题关乎生死，为身处此境者代祷是体现慈悲的实际行动，尤其当我们对所爱之人的苦难无能为力时。

为健康祈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上帝是伟大的医治者，因此我们为疾病的祷告常蒙应允。2006 年，当知名牧师约翰·派博罹患癌症时，正是对上帝大能的认知促使他祈求医治。派博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不要浪费你的癌症》中记述了自己的祷告，文章开篇如是写道：

我在前列腺手术前夕写下这些话。我深信上帝有医治的大能——无论是通过神迹还是医药。我认为，为这两种医治方式祷告都是正确且美好的。当癌症被上帝治愈时，它并未被浪费。祂得着荣耀，而这正是癌症存在的意义。因此，不为医治祷告反而可能浪费你的癌症。我正为自己也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白白承受这份痛苦。¹

约翰·派博深知上帝并未承诺一定会医治他。在为医治祷告时，他并非妄自揣测上帝的旨意或试图左右上帝至高无上的计划。有时上帝选择不医治我们，而这同样能以奇妙的方式归荣耀于祂。但事实上，派博的祷告得到了应允。上帝治愈了他的癌症，使他生命得以延续，事工得以延长。

圣经记载了关于好王希西家的类似故事——这个故事既鼓励我们祈求上帝的医治，也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在救恩的延续故事中为每个人所设定的不同位置。

不祥的预言

希西家的故事始于任何人都能收到的最糟糕的预言：“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列王纪下 20:1）。

1. 约翰·派博，《不要浪费你的癌症》，2006 年 2 月 15 日，<http://www.desiringgod.org/articles/dont-waste-your-cancer>。另见约翰·派博，《Don't Waste Your Cancer》（伊利诺伊州惠顿：Crossway 出版社，2011 年）。

就这样，希西家王再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先前亚述人曾威胁要毁灭他的王国，而这次灾难却更迫近家门：希西家注定要死去。虽然我们或许会指责先知以赛亚不够体贴，但至少他的预言足够明确！

希西家的病榻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是已故费城著名传道人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的妻子琳达·博伊斯曾告诉我的。博伊斯夫人当时在医院接受常规治疗，教会的一位牧师前去探望。这位牧师恰好受过护士培训，因此常去临终者身边进行牧养。当博伊斯夫人看见这位牧师站在门口时，突然怀疑自己的病情是否比医生告知的更严重。她在病床上直起身子问道：“情况没那么糟，对吧？”

可悲的是，对希西家而言，情况确实糟糕至此。他的病榻将成为临终之床。于是他的朋友以赛亚如同死神般前来告知他死期已至。与亚哈谢、亚撒、乌西雅等先王一样，希西家没有得到任何康复的机会。

除了这个不幸的预后诊断，以赛亚还给予希西家一些宝贵的个人建议。先知告诫君王要处理好家事。这对任何罹患重病或年事已高者来说都是金玉良言。一旦离世，我们就再无机处理未竟的私人事务。因此应当趁尚有机会时厘清各项事宜。

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妥善安排？应当清偿所有未付债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应当通过悔改或宽恕来修复破裂的关系。根据自身能力，需为家庭做好财务规划：从配偶（如有）开始，涵盖子女、孙辈（视具体情况而定）及其他有能力帮扶的家庭成员。这显然包括订立遗嘱，而太多人忽视此事，给身后至亲带来困扰。甚至可以说，留下遗产——无论数额大小——都是基督徒慈善责任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有益措施来整顿内务。若我们明智且能力所及，就应趁我们还活着时，通过捐赠大部分财产来简化我们的生活方式。

否则，其他人就会承受处置我们财产的担子。在离世前，我们应当把握机会为所爱之人祈祷，给予他们祝福与鼓励的话语。这或许包括记录下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见证，作为属灵遗产的一部分。每位基督徒都能做的另一件实际事务，就是为葬礼或追思仪式留下指示。阐明我们在生死中最看重的事物，既有助于我们自己，也能帮助身后留下的至亲。这正是料理后事的意义所在，也是善终的重要环节。

一个可以理解的回应

希西家听闻了自己的预后诊断，以及以赛亚关于料理后事的指示，但他尚未准备好迎接死亡。首先，他渴望祈求痊愈，同时也为即将失去的一切哀伤。因此当先知宣告后，“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希西家就痛哭哭了”（列王纪下20:2-3）。

从人性角度而言，希西家对坏消息的反应与常人无异。他深陷绝望之境，为求得一线生机而呼求上帝拯救，随后蜷缩成团，为自己即将告别所爱的生活痛哭一场。

若要以批判眼光看待，我们可以指出，从属灵层面看，希西家的反应存在诸多问题。他转身朝墙的行为是自我封闭，而非寻求群体的帮助和支持。他的祷告并非完全基于上帝的怜悯，反而试图以自身公义为筹码与全能者讨价还价，作为延续生命的理由。或许这种解释了为何历代志会因希西家的骄傲而责备他（参见历代志下32:25）。还需指出的是，希西家并未如以赛亚所建议的那样处理后事，他所做的仅仅是自怨自艾。

我们通过以赛亚书 38 章进一步洞察希西家的心境，其中记载了“犹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赛 38:9）。

即事后，王以诗篇的形式写下了自己的祷告：

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
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不得见耶
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
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
我，好像牧人的帐棚一样；我将性命卷起，
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
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
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
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
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
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
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
悄而行。（赛 38:10-15）

正如我们所料，希西家为他将失去所爱之人而哀伤，同时也为他在尘世生活中与上帝建立的美好关系即将终结而悲痛。在他哀叹生命将被截短的挽歌中，我们可以听出他的自怜。尽管他的言辞或许优美，但思想却充满苦涩。若上帝已判定他寿数将尽，那么他便无能为力。当这位君王对生命感到绝望时，他怀疑自己的祈祷是否会产生作用。

然而，与其批评希西家，或许我们应当更具同理心。既然圣经没有因王的眼泪而责备他，我们也不应该责备他。

即便是信仰坚定的人，死亡也令人畏惧。这让人想起喜剧演员伍迪·艾伦那句名言：“我不怕死，只是不想在场见证那一刻！”希西家王同样不愿死去，与常人无异。当人们接到生死攸关的诊断或遭遇其他重大人生挫折时，我们应允许他们哀伤，包括给予独处时间以消化所经历的苦难。

希西家的祷告内容亦有辩护空间。虽然其言辞在我们听来或显傲慢，但这位君王未必是在标榜自己毫无瑕疵的一生。他的祷告更像是诗篇中大卫的求告，即以相对的公义为由来祈求上帝拯救。诗篇 7 篇即为佳例：大卫一面求上帝搭救，一面申明“我若行了这事”（诗 7:3）。诗篇 18 篇亦是如此，大卫宣称因自己“遵守耶和華的道”，上帝就按他的公义报答他（18:20-24；参 26:1-7）。若我们的行为显明了盟约性的顺服，上帝必鉴察，并可能因此施行拯救。

希西家相信他生命的整体轨迹彰显了他对上帝的忠诚。圣经对希西家属灵领导力的评价也印证了他的观点，称他“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正的事”且“专靠耶和華，总不离开”（列王纪下 18:3,6）。因此，这位君王在祷告时提醒上帝，记念他的公义是合宜的。

但为希西家辩护的最关键点在于：祈求上帝的帮助始终是正确的选择，这次亦然。这位君王的病情是又一次属灵考验：当走投无路时他会如何抉择？这类考验希西家曾有过失败记录，比如他曾向亚述人进贡而非信靠上帝保护国家（参见列王纪下 18:14）。其他君王也曾在此类考验中跌倒，例如以色列王亚哈谢从楼台栏杆摔落濒死时，竟求问魔鬼而非向永生上帝祷告（列王纪下 1:2）。

这一次，希西家通过了考验。事实上，他是列王纪上下中唯一一位为病愈而祈祷的君王。尽管他的祷告或许并不完美，但这毕竟是向那位倾听并应允的上帝发出的真诚祈求。先知以赛亚记录了他的祷词如下：“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

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赛 38:16）。祷告成为这个叙事的转折点，正如圣经中许多其他叙事一样，而这也常是我们与上帝同行历程中的关键。

希西家的祷告启动了神圣大能运作的新链条，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患病时，我们当祈求医治；无路可走时，我们当祈求拯救；被判死刑时，我们当祈求救赎。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义，我们应当转向上帝，放胆求告所需的一切。因我们祷告，上帝必应允。

法国哲学家兼基督教护教士布莱兹·帕斯卡尔提供了一个重病垂死之人向上帝献上尊荣祷告的著名范例。帕斯卡尔常年饱受病痛折磨，从苦难中学顺服。一次病中他如此祷告：

因此，请恩准……让我这病弱之躯能在苦难中荣耀你。若非这些苦难，我无法抵达荣耀之境；而你，我的救主，也唯有通过苦难方能得着它……请承认我是你的门徒，因我正承受着身心的双重煎熬……将我与你联合，将你自身和圣灵充满我。进入我的心灵深处，承担我的痛苦，并在我里面继续承受你受难所余留的苦楚，好叫你在众肢体中完全成就你身体的完美终极，使我被你所充满，不再是我活着受苦，而是你在我里面活着并受苦，啊，我的救主！如此让我些许有份于你的苦难，你便将这苦难为你所赢得的荣耀全然充满我，使你与父以及圣灵都住在我里面，直到永永远远。阿门。²

奇迹般的治愈

上帝常会像回应希西家那样回应我们：赐下远超我们预期、超越我们祈求的祝福。祂会忽略我们代求中的任何不足，仅凭祂的怜悯与恩典来应允我们。

2. 布莱兹·帕斯卡尔，《向上帝祈求疾病的正确用途》，载于哈佛经典，查尔斯·W·艾略特编，O·W·怀特译（纽约：P·F·科利尔父子公司，1910年），373–74页。

上帝对希西家祷告的回应既迅速又出人意料。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还未离开王宫，“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

（列王纪下 20:4）。这位先知刚向王如实传达了病危的坏消息。听起来已成定局：希西家必死无疑。因此当上帝再次开口时，先知必定倍感惊讶，而这次要他传达的预言更令人震惊：“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5-6 节）

上帝垂听了希西家的祷告。出于祂的恩典，祂将施行一切必要的拯救。祂怜恤希西家的眼泪，正如祂怜恤我们的眼泪，因此应许医治王致命的疾病。祂还承诺拯救他的王国脱离当时亚述人所带来的威胁。

以赛亚的第二个预言引发了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中之一关乎时间顺序：如果耶和华的使者在前一章已击杀 185,000 亚述人

（见列王纪下 19:35），且西拿基立次日就离开犹大返回尼尼微（第 36 节），为何上帝还要承诺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人之手？

答案在于第 20 章是倒叙手法。圣经并未按时间顺序叙述希西家的故事，而是在叙事结尾回溯了更早发生的事件。³这是常见的文学技巧。许多优秀书籍和流行电影会打乱时间线以制造悬念、增强戏剧性或深化理解。此处圣经向我们展现了希西家在民族危机化解前所经历的个人危机。

根据列王纪下 20:6 中的时间记载，上帝说他会给希西家王增添十五年寿命，由此推断出，希西家在大约公元前 702 年时患上了致命的疾病，这比他于公元前 687 年去世早了 15 年。而就在这一年，亚述帝国还对犹大进行了围攻。

3. 我们在以赛亚书 36-39 章看到相同的叙事顺序：以赛亚先讲述希西家与亚述的冲突，这构成了其书卷前半部的结尾；随后描述希西家与巴比伦的往来，由此引出后半部的内容。

稍后我们将看到，第 20 章余下部分通过描述巴比伦人来访时圣殿仍有财宝，印证了这一年代顺序，此事必定发生在公元前 701 年希西家不明智地向亚述进贡之前（如第 18 章所述）。

除年代顺序的疑问外，还需思考上帝主权之谜。若以赛亚明确告知希西家其病不得痊愈，后又改口说他将存活，这是否意味着先知妄言？这是否也表明上帝会改变心意？若真如此，这与祂神圣的预知如何协调？又与玛拉基书 3:6 “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等宣告如何相容？

要完全解开这些问题的谜团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就是上帝，祂拥有绝对的自由去做任何祂喜悦的事，并医治祂所拣选的人。尽管祂内在的性情永不改变，但在祂的怜悯中，祂确实垂听了我们求助的呼声。当上帝出人意料地应允祷告时（就像祂对希西家所做的那样）境况的改变可能会给人留下上帝改变了主意的印象。但上帝绝不会自相矛盾！祂始终按照自己隐秘的旨意成就万事——正如使徒保罗所描述的“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弗1:11）。祂先知所说的话语，以及人们对这些话语的回应，都是祂终极计划的一部分。当上帝告诉希西家他将死去时，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无望通过祷告得救。事实上，这个预言正是为了促使君王祷告，从而拯救他的性命。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无论处境多么绝望，都不可停止祷告。若上帝能医治希西家，祂就能医治任何人。若上帝能拯救耶路撒冷的百姓，祂就能拯救任何面临严重威胁的群体。即便我们自以为已知道结局，仍当持续祷告。危急时刻更需要热切的祈祷。谁知道呢？凭着祂至高无上的怜悯，上帝或许会以突如其来的恩典回应我们，而这终将证明，这原本就是祂的计划。

当我们祷告时——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所对话的正是那位拯救希西家的上帝。从这个故事中我们深知祂是

一位倾听的上帝——一位满有怜悯和恩慈的上帝。祂也是那位铭记永恒誓约的上帝，这誓约是祂向大卫王所立的。当上帝在列王纪下 20:5 中称自己是“你祖大卫的神”时，祂是在向希西家保证，祂依然记得要使大卫家室为永恒国度的应许——这应许最终拯救了世界。

同样令人振奋的是，在同一节经文中，上帝说祂必“第三日”使希西家痊愈。严格来说，这并非对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但“第三日”是旧约的重要主题，最终在空坟墓中得着应验（参何 6:2；路 24:46）。拯救何时来临？不在今日，不在明日，乃在第三日。希西家王如此经历，复活主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日——亦是如此成就。这是我们祷告时当铭记的：那位垂听我们的上帝，不单是大卫与希西家的上帝，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掌握永生之权能。祂正是伊丽莎·休伊特在 1891 年圣诗《我心灵得安宁》中所歌颂的救主：

我伟大的医生医治病人，为拯救失丧者而来；为我倾宝血，为我舍性命。

希西家在第三日得医治时，那确是一个真实的奇迹。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王便痊愈了。”

（列王纪下 20:7；参以赛亚书 38:21）先知的这剂膏药

并非魔法药水或单纯医疗手段（尽管上帝常借医药施行医治），而是神圣医治的有形载体。希西家将不会死去，而是得到拯救。

颇为奇怪的是，这位君王向以赛亚寻求额外的确据，以证实自己真的会痊愈：“耶和華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華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列王纪下 20:8；参以赛亚书 38:22）。这个问题之所以显得奇怪，有几个原因。首先，以赛亚刚刚向希西家传达了一个直接来自上帝的医治预言。既然已经领受了上帝的话语，他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兆头呢？他所需要的只是对上帝第三日应许的信心。

当我们想到希西家不久前才接到那可怖的预后诊断，而他的祷告又如此突然地得到应允，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疑虑，

并为他的信仰成长留出空间。然而，求取兆头的请求依然令人费解。按理说，痊愈本身——即他在第三日能从病榻起身前往圣殿——就是最佳的治愈兆头。若以赛亚所言属实，希西家的康复必将如期而至！

出于怜悯，无论希西家是否需要兆头，上帝都赐予他一个奇妙的兆头。祂甚至按照这位君王的具体要求量身定制了这个兆头。以赛亚对他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就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还是要往后退十度呢？”（列王纪下 20:9）。为使兆头尽可能确凿无疑，希西家答道：“日影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第 10 节）。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列王纪下 20:11）。我们从以赛亚书中还得知这一奇异兆头的一两个细节，耶和华宣告说：“就是叫亚哈斯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以赛亚书 38:8）。无论是通过逆转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还是通过某种更局部的神迹，上帝再次回应了祷告。祂用一个宇宙级的兆头坚固了希西家的信心，预示他将得着医治。

最近的一项发现可能为希西家的康复提供了更多佐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团队在所罗门圣殿遗址发掘出一枚 2700 年前的 *bulla*（粘土文件封印），其铭文刻着“犹大王亚哈斯之子希西家所有”。封印上还有一个非传统的图案：太阳向下展开双翼，仿佛在提供庇护。发现这枚古老 *bulla* 的研究者认为，希西家在日晷的兆头预示其神奇痊愈后设计了这枚封印⁴。这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无论是言语、见证，还是艺术创作，我们都应当传扬我们所经历的上帝医治的恩典。

自满之罪

在上帝为希西家王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们或许会期望他在余生都行走在顺服之中。然而希西家同样有着

4. 朱莉·博格，“封印的证据：圣殿山发现支持圣经记载”，*WORLD*，2016 年 2 月 6 日，56 页。

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一种挣扎，即如何对那位始终信实的上帝保持忠诚。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在基督徒生活中已经走得够远，无需继续成长或警惕新的诱惑。或许描述这种罪恶态度的最佳词汇是自满，《韦氏大学词典》将其定义为“自我满足，尤其指缺乏对实际危险或缺陷的认知状态”。

对希西家王而言，危险以强大的巴比伦使团来访的形式出现：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但的儿子米罗达·巴拉但，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列王纪下 20:12；参以赛亚书 39:1）。这绝非寻常社交的拜访或探病。巴比伦人与犹太人一样，正承受亚述人的压力，急于寻找尽可能多的盟友。希西家面临的诱惑是：通过与巴比伦人结盟参与叛乱，来对冲“上帝会从亚述手中拯救他”这个赌注。

为了给巴比伦的使节留下深刻印象，或许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富足到值得结盟，“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列王纪下 20:13）。

从这番财富展示中很难不让人感觉，希西家对自己积累的财富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们在历代志下读到，当上帝应允了这位君王临终的祷告后，“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历代志下 32:25）。希西家本不该试图从巴比伦人那里购买战争保险，也不该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宝。更不该将犹太的神圣宝库称为“我财宝”（列王纪下 20:15）。在上帝为他做了这一切之后，他本应断然拒绝与巴比伦人讨论结盟之事。相反，他本应继续倚靠主和他大能的力量。当我们祷告并看到上帝回应时，我们应当比以往更亲近上帝，而不是远离他。

上帝对希西家在来访者面前炫耀的行为感到不悦。于是他派遣一名仆人去质问希西家，而希西家值得称赞的是，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是先知以赛亚前来见希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希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列王纪下 20:14-15）

不言而喻，当巴比伦人目睹希西家的财宝后，便起了觊觎之心，不久便卷土重来攻打耶路撒冷夺取这些财宝！他们最终的进攻将成为一种先知预言审判的实现，因为先知以赛亚曾对希西家王宣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列王纪下 20:16-17）。这段经文预示了列王纪下卷末的结局。审判即将来临。以赛亚预言了巴比伦之囚，这是旧约中两大灾难之一（另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正如亚述人掳走以色列北方支派，巴比伦人也必将夺走犹大的财宝。

至此，情况已足够糟糕，但预言随后转向更为毁灭性的发展，即以赛亚预告了必要降临的个人灾祸。希西家想与巴比伦人亲近？好吧，既然如此，“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中，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列王纪下 20:18）。犹大王子与孙辈遭阉割，无异于宣告希西家王朝的覆灭与王族血脉的终结。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也意味着上帝对大卫家室和血脉的应许将落空？

面对这审判的预言，希西家似乎并未以悔改的祷告或求救的恳请回应，反而流露出一私的认命。他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这是君王公开的言辞。但圣经同时揭示了他内心的盘算：“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列王纪下 20:19）

此处一些学者试图将疑点利益归于希西家。他们将审判的延后视为上帝仁慈的兆头，并认为希西家通过承认上帝的至高主权而顺服地

说，上帝的话甚好。这让我想起已故的詹姆斯·蒙哥马利·博伊斯时常发表的评论。当年我在费城第十长老会担任他的副手时，他预计我可能会接替他成为主任牧师。当我们讨论一些我们所热爱的教会生活的议题时，他会说：“我不会为此担心；那将是你需要处理的问题！”博伊斯博士并非漠不关心；他只是承认自己的局限，并认识到没有人能永远领导。约翰·卫斯理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观点，他说：“在我出生之前统治世界的那一位，在我死后同样会照管世界。我的责任是善用当下。”⁵

当然，上帝希望我们为着所带领群体的未来而信靠祂。我们无法思考自己的遗产而不直面自身的有限。这都是降服于耶稣基督主权的一部分。但在希西家的例子中，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自己不必面对，这个人并不太关心他人将面临什么问题。他心想，只要我在世时不见灾祸，以后发生什么谁在乎呢？亚历克·莫蒂默称他对以赛亚预言的这种态度是“可悲的回应”。⁶希西家非但没有对未来的紧迫感，也没有为未来做好准备的责任感，反而犯了自满之罪。

希西家必定察觉到自己心术不正：他之所以将想法深藏心底，很可能是不愿让以赛亚知晓他的心思！简而言之，他对后代缺乏应有的关切——甚至对自己的骨肉至亲也是如此——这让他感到些许羞愧。

圣经教导年长的信徒要在上帝的家中承担起照管年轻弟兄姊妹的责任。“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诗篇 145:4）——这是圣经的模式，更是圣经的诫命。对于教会生命的延续而言，基督教教育至关重要；对父母和祖父母而言，没有什么比为子孙祷告、向他们传福音、教导他们神圣教义更重要的事了。

5. 约翰·卫斯理，《致约翰·史密斯书信（1747年3月25日）》，载于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John Wesley, A.M.*（纽约：Emory & Waugh 出版社，1831年），第6卷第644页。

6. 亚力克·莫蒂默，《以赛亚书预言：导论与注释》（伊利诺伊州唐纳斯科夫：校园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对经历严峻患难的基督徒而言，向世界展现其为基督而活乃至受苦的意义尤为重要。2016 年长老会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土耳其被监禁时，他决心为（永恒的）未来而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布伦森写道：

约翰·阿诺特关于为永恒而活的提醒正逢其时 他提到，已先行进入荣耀的众多见证人的云彩——但更触动我的是，还有无数人正紧随我之后——这让我意识到树立榜样的必要性。并非因我自觉有力量或决心能做到——但我祈求以忍耐坚固我的内心，好能完成摆在我面前的使命。

当我们思考善始善终的重要性时，只能得出结论，即希西家本该更好守护王国的未来。至少，他本应祈求上帝使子孙免受将临的审判。列王纪下对其生平的记载以这段话作结：“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希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玛拿西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20:20-21；参 历代志下 32:27-33）。

希西家的统治远非毫无过错。与许多人一样，他在病痛中的属灵表现似乎比健康时更为出色。亚历克·莫蒂尔总结道：“希西家是最具真实人性的君王之一……他是一个内心真诚归向耶和华，却在生活压力与诱惑下意志摇摆的人。”⁷上帝以对待我们同样的耐心宽容希西家，最终这位君王从过错中汲取教训，学会了祈求帮助并见证上帝的恩典。他的榜样给予我们盼望，即上帝也必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属灵旅程的起伏中经历祂的信实。

从病榻康复后，希西家写下感恩之歌颂赞上帝的医治之恩，诗中他同时欢庆罪得赦免，并表达对永生的盼望。这首他期盼与亲友同唱的诗歌，既为希西家的信心生涯作了合宜总结，也为我们基督徒的门徒训练提供了永恒的激励：

7. 同上。

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
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原来，阴
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
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
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
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
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书 38:17-20）

从糟糕到最糟糕

列王纪下 21:1-26

因犹大王玛拿西行了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列王纪下 21:11-12）



喜剧演员艾伦·谢尔曼以改写古典及当代知名歌曲的为生。他在 1963 年热门歌曲《老国王路易，你走错方向了》的歌词中，将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部王室衰败史。

歌曲开头陈述了一个简单史实：“1789 年，路易十六是法国国王。”接着谢尔曼开始进行历史评判：“他比路易十五更糟 / 他比路易十四更糟 / 他比路易十三更糟。”随后抛出歌曲第一个笑点：“他是自路易一世以来最糟糕的国王。”

倘若艾伦·谢尔曼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他很可能也会创作类似的作品来嘲弄玛拿西，他被圣经以多种方式描述为犹大诸王中最糟糕的君王。

在希西家王统治期间发生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之后，我们或许期待他的儿子能为犹大王国做出一些积极贡献。但玛拿西却成了王室的一大失望。一位解经家指出，希西家的继承人“以一种前所未有且特别严重的方式堕入邪恶深渊，并持续了很长时间。”¹另一位解经家直截了当地称玛拿西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君王”。²

玛拿西的罪恶

玛拿西是如此邪恶的一位君王，以至于在描述他漫长统治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时毫无喜悦可言，他的统治时间可比基督降临前任何大卫的后裔都要长久。圣经开篇便告诉我们：“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他母亲名叫协西巴。”（列王纪下 21:1）显然，玛拿西是个箴言规律的例外。箴言 10:27 说“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但这位恶王却统治了半个多世纪（包括与他的好父亲希西家共同执政的十年）。³倘若当时的犹大是民主政体而非独裁统治，无疑会有人提出任期限制的立法！在玛拿西漫长而艰难的几十年里，王国正承受着上帝的审判。希西家对下一代的漠然（见列王纪下 20:19）导致了以赛亚所预言的悲剧后果（见列王纪下 20:16-18）。上帝没有赐给他们所需的领袖，而是给了他们应得的领袖，作为对犹大公义审判的一部分。

玛拿西的许多罪行在列王纪下的其他故事中并不陌生，但他往往比任何前任都更深地陷入堕落。这一切始于玛拿西重蹈迦南人的邪恶罪行，而以色列人本应将这些异教习俗连同迦南人一起逐出应许之地。这位君王“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列王纪下 21:2）。

1. 罗杰·埃尔斯沃思，《背道、毁灭与希望》（英国达灵顿：福音出版社，2002 年），233-34 页。

2. 理查德·D·尼尔森，《列王纪上、下》，Interpretation 系列（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7 年），247 页。

3. 关于共同摄政及其他王室年表问题，最权威的参考资料当属埃德温·R·蒂利，《希伯来列王的神秘数字》（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1 年）。

除非我们积极并有意识地抵制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罪，否则就会陷入与周围人同样的悖逆模式。

玛拿西还重蹈了他祖先所犯的罪。他的父亲希西家曾通过拆毁偶像和摧毁山顶邱坛（这些地方诱惑百姓祭拜外邦神明）为犹大带来属灵复兴。但玛拿西却刻意重建并恢复了他父亲曾明智拆除或移除的一切：

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毁坏的邱坛，又为巴力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列王纪下 21:3-5）

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崇拜巴力和亚舍拉的诱惑。对亚哈王的不祥提及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可怕的时代，那时耶洗别猖獗、巴力的先知们得势——至少在以利亚于迦密山上击败他们之前。圣经历史学家在此提到亚哈，是为了表明南国犹大正在变得与曾经的北国以色列一样邪恶。事实上，玛拿西的所作所为甚至更为恶劣，因为他将巴力及其配偶亚舍拉直接带入了上帝圣洁的殿中！他还向月亮和星辰俯伏下拜，敬拜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主。

将这些月神和星宿女神引入圣殿是尤为邪恶之举。玛拿西及其不敬虔的追随者在上帝的殿中进行虚假崇拜，这等于是将他们的罪直接推到上帝面前。这是一种极其亵渎的罪恶，必然招致公义而可怕的审判。偶像崇拜和亵渎是上帝最憎恶的两种罪。上帝是圣洁的，祂的名是圣洁的，祂的殿是用于神圣敬拜的圣所。因此，玛拿西在耶路撒冷圣殿所犯的罪，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圣洁的。

玛拿西在圣殿外所犯的罪也是如此，因为“使他的儿子经火，又观兆，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列王纪下 21:6）。儿童献祭曾是

犹大偶尔犯下的骇人罪行，是迦南人邪恶习俗的延续（参见申命记 18:9-12）。巫术亦然，它曾是大卫之前的扫罗王在位时的诱惑（参见撒母耳记上 28:3-25）。玛拿西将这些恶行变本加厉。只要是罪孽，玛拿西无不涉足——从占卜到孩童献祭。因此，伊恩·普罗文形容他“沉溺并增添了以色列宗教中最应受谴责的一切”。⁴同样，戴尔·拉尔夫·戴维斯总结道，玛拿西“抹去了希西家的改革，使邪恶呈指数级增长，耗尽了上帝的耐心。”⁵

玛拿西的堕落罪行是他为通过取悦神明来控制王国而进行的绝望尝试的一部分。他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杀害亲生子女或与魔鬼交易。若寻找现代类比，阿道夫·希特勒立刻浮现在脑海。纳粹视人命如草芥，而希特勒对神秘学的痴迷众所周知。这位元首越是绝望，就越深陷黑魔法。⁶但类似的倾向近在咫尺：普遍地对可能先天缺陷胎儿的堕胎、虐待儿童与性交易，以及几乎每个美国社区都存在的算命先生。这些都是文化处于灵性衰败末期的明确征兆。审判还会远吗？

随着圣经继续其阴郁的叙述，它明确地将玛拿西的罪行与犹大最终遭流放的原因联系起来。若上帝的子民顺服，便可安居故土；但若追随玛拿西的邪恶行径，他们将再度成为漂泊者：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设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列王纪下 21:7-9）

4. 伊恩·W·普罗文，*1 and 2 Kings*，《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266页。

5.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2 Kings: The Power and the Fury*（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年），302页。

6. 埃里克·库兰德，*Hitler's Monsters: A Supernatur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

这些经文为耶路撒冷的陷落埋下伏笔。将女神像置于圣殿中是一种尤为可憎的背信行为。特伦斯·弗雷泰姆将其比作“把情妇带进家里与妻子同住”。⁷后来的先知会称这样的偶像崇拜为“那行毁坏可憎的”

（但以理书 11:31 新钦定本；参马太福音 24:15）。换言之，女神像严重亵渎了上帝的圣殿，几乎招致神圣审判。根据上帝律法的明确规定（如申命记 4:25-28），拜偶像的正当惩罚就是被强行逐出应许之地——即流放。因此从此刻起，我们便知道犹大支派将面临与北国以色列支派相同的命运，后者早已被外邦势力掳走。

当上帝的子民犯下这些亵渎之罪时，他们实质上是在辜负上帝的恩典。上帝曾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即便他们在灵性上屡次迷失，仍引领他们安然穿越旷野。祂藉大卫建立王国，在耶路撒冷设立圣殿，为要与人同住。在那圣所中，百姓本可得蒙赦罪之恩，领受祷告的应允，与永生上帝相遇。然而他们竟用这一切恩典换取异教女神的虚妄欢愉。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忘却了上帝一切作为。讽刺且或许恰如其分的是，玛拿西这个名字的本意正是“遗忘者”。他俨然成了遗忘之君。这名字成为耶路撒冷遭受审判的永恒警示。正如彼得·莱特哈特所言：“每当圣经宣告犹大被掳是‘因玛拿西的缘故’，当时的读者便明白：他们被定罪，根源在于遗忘。”⁸

犹大的衰亡让我们得知铭记的重要性——尤其是要铭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被呼召去铭记福音中上帝向我们说过的美善之言，去铭记上帝如何藉着基督释放我们，将我们从属灵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我们被呼召去铭记十字架上我们被赦免的无数罪孽，去铭记当我们迷失时上帝与我们同在并引领我们

7. 特伦斯·E·弗雷泰姆, *First and Second Kings*, 威斯敏斯特圣经指南 (路易斯维尔, 肯塔基州: 威斯敏斯特约翰诺克斯出版社, 1999 年), 209 页。

8. 彼得·J·莱特哈特, *1 and 2 Kings*, 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 (大急流城: 布拉索斯出版社, 2006 年), 261 页。

回到教会之家。我们被呼召要铭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使徒说道：“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提摩太后书 2:8）。

毫不意外，鉴于玛拿西对上帝恩典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与致命罪孽，他最终还犯下了谋杀罪。圣经记载道：“玛拿西行耶和華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太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列王纪下 21:16）。这位君王的受害者虽未具名，但根据其他犹太文献记载⁹，玛拿西屠杀了上帝的先知仆人，可能包括以赛亚——据传他被锯死（参希伯来书 11:37）。无论玛拿西杀害了谁，众多无辜受害者的血都从地里呼求着伸冤。

当列王纪下的作者完成对玛拿西诸多罪行的描述时，我们只能认同他最终的比较结论：“玛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列王纪下 21:9）。他确实是犹太诸王中最糟糕的一位。

预言厄运的先知

尽管玛拿西恶行的邪恶看似不言自明，但他的罪责在接下来的经文中通过神圣的谴责之言得到强调——“耶和華藉他仆众先知说”（列王纪下 21:10）。虽未提及具体姓名，但无论这些先知是谁，他们都如实传达了真相。他们说：“犹太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太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第 11 节）。

圣经再次强调玛拿西是最糟糕的！他比迦南异族亚摩利人更败坏——这些部落在上帝应许之地成为以色列领土前就居住于巴勒斯坦。更糟糕的是，第 11 节末尾的措辞更具审判性：玛拿西“使犹太人陷在罪里”。圣经偶尔会用类似表述来形容北国最糟糕的君王，

9. 参见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犹太古史》，转引自奥古斯特·H·康克尔《列王纪上下》，NIV 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2006 年），第 620 页。

如耶罗波安和亚哈（参列王纪上 14:16；21:22）。但在犹大诸王中，唯有玛拿西被记载使民众陷在罪里，这使他悖逆上帝的罪孽倍增。他在各方面都是最糟糕的君王。

上帝不会永远容忍罪不受惩罚。因此我们知道，玛拿西的罪行终将招致严重后果。以下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藉众先知向玛拿西宣告的审判之言：“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砵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列王纪下 21:12-13；参阿摩司书 7:7-8）。

这些经文中的意象尤为生动。字面上说就是，当灾难降临时，它会让人们不寒而栗。当他们听到关于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大地遭遇不幸的消息时，他们的耳朵会刺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些坏消息会令人毛骨悚然。

列王纪下 21:13 中提到的“准绳”或“铅垂线”是严格公正的象征。通常，这样的线会被用作建筑工具，但在此处，上帝将用它来进行拆除。祂将如同建筑检查员造访废弃房产并宣告破败房屋为危房一般降临犹大。作为公正之神，祂将采用与对待被掳至亚述的北方支派、邪恶的亚哈王及其倾覆的王室时所采用的相同的严苛标准。

若犹大民众将与以色列面临同样高的标准，那么他们也将遭遇同样可怕的命运。这是我们根据贯穿列王纪上下里诸多暗示的猜测。如今，通过上帝“洗碗”的象征，出现了更明确的预言。擦净碗碟象征着彻底的毁灭。对于任何用手洗过碗的人来说，这个意象很容易想象：首先碗被彻底擦净，然后翻转晾干。同样，当上帝完成对犹大的清除时，将一无所留。土地将荒芜，人民将流亡。

随着这些厄运预言的宣告，犹大已抵达属灵不归路的临界点。作为历代最糟糕的君王，玛拿西要为将临的灾祸承担首要责任。后文当作者试图解释审判临到犹大的缘由时，

他会说这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耶和华发怒（列王纪下 23:26），或“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24:3-4；参耶利米书 15:4）。

犹太百姓曾多次获得悔改的机会。亚述人的掳掠本应成为他们的警世故事，告诫他们不要重蹈撒玛利亚同胞的覆辙。先知们的话语同样旨在帮助他们远离罪恶。然而，南方支派非但没有听从这些充满恩典的多次警告，反而执迷于罪中。或许他们妄自揣测，因犹太是大卫的支派，或能免受上帝公义的愤怒。但上帝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列王纪下 21:14-15）

从这些审判预言中可汲取一个简单教训：任何国家，无论曾受何等恩宠，都不可能指望永远逃脱对其不义的惩罚。上帝是忍耐的，但绝非盲目。祂对罪恶有着严格的记录。就犹太而言，祂甚至追溯到这个支派在埃及时期的恶行。由于他们的偶像崇拜与背道，敌人将掠夺他们。

上帝对犹太的预言让我们不得不忧虑我们自身这个崇拜偶像的国度，尤其是我们并无任何可依靠的圣约应许。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轻易找到导致犹太衰亡的相同罪例。在多数国家——此处美国仅是众多例证之一——都存在着可追溯至建国初的普遍罪恶。诚然，上帝在祂的怜悯中恒久忍耐。但任何悖逆祂的民族或国家都难逃覆灭，并且会达到厄运无可避免的临界点。

亚们的报仇者

第 21 章以亚们短暂统治犹太的记载作为玛拿西的篇末注脚。讲述这部分故事同样令人心情沉重：

亚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们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中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中的道。（列王纪下 21:19-22）

除非上帝的恩典介入，否则大多数孩子最终会变得和父母一样坏，甚至更糟。因此，得知玛拿西的儿子几乎和他父亲一样邪恶并不令人惊讶。两位君王之间的联系通过经文中反复出现的父亲一词得到强调。圣经历史家显然希望我们知道亚们是玛拿西的儿子，因此这位年轻君王的罪行是他父亲不洁遗产的一部分。这又是一个“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案例。无论玛拿西做了什么，亚们也都照做了。

这两位君王的主要差异不在道德层面，而在统治时长。玛拿西在位逾五十年，而亚们仅执政两年。我们虽不知缘由，但宫中确实发生了一场政变，即“亚们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列王纪下 21:23）。这位离弃上帝的君王最终丧命。然而，弑君者未能长久欢庆。他们残暴的弑君行为迅速遭到报应，即“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们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24 节）。

值得庆幸的是，国民比他们的领袖更明白上帝的旨意。尽管亚们如此悖逆，但仆人杀害上帝膏立的君王仍是罪过。国民处决这些犯下大罪的刺客，成为执行神圣公义的器皿。同样重要的是（甚至更为关键），他们明智地拥立约西亚为王——这位出自大卫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最终成为犹太史上最好的王之一。显然，为亚们报仇的人们依然相信上帝对王国的应许。尽管他们对玛拿西和亚们未能引领犹太行公义之路深感失望，但他们深知上帝曾向大卫立下无条件的应许（参撒母耳记下 7:12-17）。因此他们竭尽所能，基于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全力支持下一位受膏君王。

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当一个国家看似注定要沦陷于上帝的愤怒之下、毫无希望时，义人仍能为基督及其将临的国度行善。如同亚们的报仇者，我们是合法君王的忠实仆人。今日，我们有机会宣扬祂国度的福音，为处于永恒危险中的灵魂祷告，包扎心碎者的创伤，对抗不公，并以耶稣之名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我们虽无所有答案，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仍有美好的国度之工待我们去完成。

逆势而行

提到年轻的约西亚王，便开启了列王纪下22章的篇章，为这个行将灭亡的国度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带来了一丝恩典的曙光。

然而，经文并未流露出对玛拿西和亚们的丝毫希望。两位王均以列王纪的传统笔法被记载结局。亚们程式化的墓志铭写道：“亚们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们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21:25-26）。圣经对玛拿西的最终评述几乎如出一辙，但有个关键转折：“玛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中；他儿子亚们接续他作王”（17-18节）。

历代志记载了两位君王的事迹，稍后会详述。两人均葬于家族园林，这似乎超出了他们应得的待遇。唯一区别在于，玛拿西的墓志铭中有一句在列王纪上下里绝无仅有的描述：“和他所犯的罪”（列王纪下 21:17）。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中，唯有邪恶的玛拿西因其过犯被圣经明文谴责，并带着他的罪孽入土！

这一切看起来相当绝望（当然，除了提及约西亚的部分，考虑到如今一些教会里跑来跑去、名叫约西亚的小男孩数量，这个名字或许能唤起积极共鸣）。在列王纪下 21 章中似乎鲜有福音——可能是整本圣经中福音信息最稀薄的章节之一。玛拿西犯罪，而后死去，这正是人类的宿命，

若没有上帝恩典的话。但玛拿西的故事还有下文。信不信由你，他在临终前悔改了罪行。尽管列王纪下对此只字未提，历代志下却补充了这位君王生命末期的关键细节——无论如何，这些细节对玛拿西至关重要。

历代志下 33:10 告诉我们：“耶和华警戒玛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这正是我们从列王纪下 21 章所认识并厌恶的那个玛拿西：一个对神谕充耳不闻的君王。看过列王纪下 21 章的记载后，我们毫不惊讶历代志会写道：“玛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代下 33:9）。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进一步得知亚述王“用烧钩钩住玛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第 11 节）。

然而接下来读到的内容仍令我们大为震惊：“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玛拿西这才知道惟独耶和华是神。”（历代志下 33:12-13）

玛拿西在巴比伦被掳的经历使他彻底谦卑，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若他能更早、更及时地悔改，本可为后世留下更丰厚的属灵遗产。戴维斯评论道：“健康的属灵遗产很少源于迟来的突然转变，而是来自一生践行并散发魅力的敬虔生活。”¹⁰ 玛拿西在罪中虚度了五十多年的王位生涯。但俗话说“迟做总比不做好”，至少他在临终前悔改，避免了原本注定坠入地狱的结局。

没有人会堕落至无法触及上帝的恩典。玛拿西堪称旧约中邪恶的化身，若连他都能悔改，任何人都有希望！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诚心悔改、凭信心转向祂的，祂必藉基督的十字架赦免其罪。知晓玛拿西出人意料的悔改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放弃任何人，当持续为每个人的救恩祷告，无论希望看上去多么渺茫，

¹⁰ 戴维斯，《列王纪下》，310 页。

他或她终或归向基督。这也提醒我们，即便当一个国家经历最黑暗的时期，上帝仍在作工。有时我们眼中所见的尽是罪恶，所预见的唯有审判。但上帝正在作工；祂始终在作工。所以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当一切看似黑暗沉闷时，记住，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

失而复得

列王纪下 22:1-20

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列王纪下 22:13）



有时，彻底改变一个人生命轨迹所需的，仅仅是直接接触上帝的话语，尤其是当圣灵藉着那话语带来使人得生命的悔改时。

这一生命转变发生在 16 世纪 20 年代某个时刻的托马斯·比尔尼身上。比尔尼当时是英格兰剑桥大学城的一名牧师。当他开始研读由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出版的希腊语与拉丁语对照版新约时，翻开这本崭新的圣经成为了比尔尼人生的转折点。“初读时，”他写道，“我偶然看到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 章中的这句话（对我灵魂而言最为甘甜安慰的话语）：‘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仅凭诵读这节经文，“藉着上帝的教导与内在运作，”比尔尼见证道，“[我] 因自己的罪孽而深感愧疚”，同时获得了“奇妙的安慰与宁静，以至我枯槁的骸骨欢然跳跃”。¹ 阅读上帝的话语带来了转变。比尔尼认罪悔改，将盼望寄托于耶稣，并成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先驱之一。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犹大的少年君王约西亚的时代。一份遗失已久的上帝话语的抄本在圣殿中被重新发现。当约西亚亲自诵读时，这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立即为自己的罪悔改，并开启了耶路撒冷的宗教改革。

少年君王长大成人

约西亚八岁稚龄登基。此前邪恶的玛拿西王已引领犹大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偶像崇拜，其子亚扪短暂统治期间遭暗杀。南国犹大正在步入北国以色列的后尘。在列王纪下的这一节点，我们已知审判将至；只是不知确切时辰。

年轻的约西亚最终证明他更像曾祖父希西家，而非父亲亚们或祖父玛拿西。简而言之，他是犹大国最后一位好王。我们在列王纪下21章末尾初见其未来成就的端倪，当时笃信上帝应许的忠诚“国民”力保他登基，成为大卫真正的继承者。这位少年君王必定受过良师益友的熏陶，因为圣经对其统治的开篇便不吝赞美：“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加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列王纪下22:1-2）

此处关于约西亚的叙述皆为正面评价。提及他的母亲耶底大是个好兆头；通常这表明一位母亲拥有值得骄傲的儿子。耶底大来自犹大山地的一个城镇，

1. 托马斯·比尔尼，引自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转引自马克·A·诺尔《混乱中的一致性：唯独圣经与二十世纪基督教的传播》，载《宗教改革五百年后的新教》，托马斯·阿尔伯特·霍华德与马克·A·诺尔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

这又是一个好兆头。更重要的是，约西亚被比作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像大卫一样遵循上帝的正道，不偏左右，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正如摩西传给以色列诸王的律法所记载（参见《申命记》17:20）。事实上，在犹大所有君王中，只有希西家和他的曾孙约西亚被描述为像大卫一样行得“正”。彼得·莱特哈特甚至认为这位少年君王的年龄具有吉兆意义。²约西亚即位时年仅八岁。这个数字在古以色列具有特殊意义，即割礼在第八日施行，第八日也标志着新一周的开始。一位八岁君王登基，意味着犹大民众迎来了新的开端。

圣经略过了约西亚的童年，直接讲述这位君王二十六岁时发生的重要事件。事件始于一道王室诏令——这是本章记载的两道君王谕令中的第一道：“约西亚王十八年，王差遣米书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聚的银子，数算数算。’”（列王纪下 22:3-4）

为圣殿维护而筹集资金的传统可追溯至约阿施王时期，他曾指示祭司耶何耶大在耶和华殿的入口处放置一个奉献箱（见列王纪下 12:9）。箱盖上钻有小孔，便于民众前往敬拜时投入礼物与奉献。

与约阿施王一样，约西亚也想妥善管理犹大的财政，并精心维护上帝的殿。于是他向书记沙番及其他官员下达如下指令：

（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与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列王纪下22:5-7；参 12:10-12）

2.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年），第269页。

这些简单而实用的指示展现了约西亚作为领袖的特质。他与耶路撒冷其他好王一样，全心致力于对上帝的真敬拜。若非如此，他何必费心修缮圣殿（玛拿西允许在圣殿的神圣领域内进行亵渎仪式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必然已经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建筑）？约西亚没有将监管的金钱用于私利，而是奉献给上帝的荣耀。他对圣殿及其财产的虔诚守护，正是他灵性健康的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约西亚王将重要职责委派给有才能的人，并充分信任他们所做的工作。他甚至没有要求那些重建圣殿的诚实祭司与勤勉工匠提交财务报告。而这一传统也可追溯至约阿施王时期（列王纪下12:15）。这并非否定财务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与适用性：当地方教会或其他基督教机构采用健全的商业活动时，上帝同样得荣耀。但当人们被委以重任时，往往能激发其最好的一面，而像约西亚这样的领袖，对于可信任之人有着敏锐的直觉。

信任优秀员工的一个典范来自诺德斯特龙服装店。多年来，该公司的员工手册仅由一张 5 × 8 的索引卡构成，部分内容写道：“诺德斯特龙规则：第一条：在所有情况下运用最佳判断。没有其他规则。”³ 当时，诺德斯特龙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在零售业位居榜首。

另一个关于托付给人重要任务的惊人案例，源自大卫·威尔克森 1950 年代在纽约市的传道工作，其畅销书《十字架与弹簧刀》对此有戏剧性记载。在一次布道会上，威尔克森出人意料地邀请帮派头目尼基·克鲁兹及他的五名毛茂斯帮派成员负责募捐。克鲁兹难以置信威尔克森会如此“愚蠢”，他本打算卷走所有募得款项。当这群帮派成员走向通往后台的出口时，现场观众公开嘲笑威尔克森，认为他们必定一去不返。但被信任的体验改变了克鲁兹的想法，他带着全额捐款归来震惊了所有人。“牧师，你的钱。”他说道。

3. 马特·林德曼，《诺德斯特龙员工手册——简洁明了》，*Signal v. Noise*，2010 年 10 月 27 日，<https://signalvnoise.com/posts/2632-nordstroms-employee-handbook-mdash-short-and-sweet>。

失而复得

威尔克森的信任促使这位帮派首领变得值得信赖，当晚几乎他整个帮派的人都上前接受了耶稣基督。⁴

约西亚王也激发了人们最好的一面。据历代志记载，他在十六岁少年时期就开始热切寻求上帝。四年后，即他统治的第十二年，他开始“洁净犹太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历代志下 34:3）。在第十六年，约西亚通过修缮圣殿继续推进犹太的改革。他并非独自完成这一切，而是有一群忠心的支持者团队。

当敬虔的领袖赋予人们能力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时，美好的事就会发生。约西亚王时代发生的事，也会出现在拥有美好的属灵领袖的地方教会中。主任牧师不会试图包揽一切，而是让其他人参与进来。长老、执事和其他教会成员将运用圣灵赐予他们的特定恩赐。如行政者管理、数算者计数、建造者建造，以此类推。结果，教会的实体财产（无论是自有还是借用）都将得到良好地维护。这本身就让上帝喜悦。但更重要的是，当每位会友找到喜乐的服侍岗位时，整个教会将在灵性上得到建造。

这些原则当然远不止于对教堂设施的关心。邀请人们参与服侍，赋予他们运用恩赐的能力，并将重要职责托付给他们，这些都是使各样事工得以蓬勃发展的基本领导实践。像约西亚王那样忠心的教会领袖，必能看到会众“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并“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0-22）。

律法书

通过妥善照管上帝的殿，约西亚已引领犹太走上改革之路。但随后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他的轨迹。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为未来规划新方向的重大变革时刻。最重要的**转折点**都是上帝所引导的，正如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前往、

4. 大卫·威尔克森，与约翰·舍瑞尔、伊丽莎白·舍瑞尔合著，十字架与弹簧刀（纽约：兰登书屋，1963年），93-94页。

并据此采取行动的方向。约西亚的经历正是如此。他与上帝话语的崭新相遇，扩展并加速了他的王国的属灵转变进程。

这一意外发现发生在王的官员们忙于修缮圣殿之时。“大祭司希勒家”前来“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列王纪下 22:8）。这句简单的陈述引发了诸多疑问：究竟什么是律法书？希勒家从何处寻获这卷遗失的经卷？它最初又是如何失落的？

几乎可以确定，律法书就是申命记——摩西五经（亦称 *Pentateuch* 或 *Torah*）的最后一卷。如此论断的理由之一是“律法书”这一表述正是申命记用以自称的惯用语（如申命记 30:10）。此外，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约西亚因诵读律法书而推行的改革聚焦于将犹大的敬拜集中于耶路撒冷，而这正是申命记的核心主题之一。⁵

此时，一些自由派的圣经学者任由想象力天马行空。根据 19 世纪兴起的一种理论，申命记根本未被重新发现，而是在约西亚时代由祭司首次发布，这些祭司希望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为犹太敬拜的中心。若这些学者所言非虚，那么律法书就是一场政治动机驱动的骗局，由改革派祭司撰写，即将他们将话语塞入摩西口中，以使自己的论点更具说服力！。但这与申命记的正典经文（自称源自摩西，参见申 4:44-45）以及列王纪下的发现记载相矛盾。此举还将圣经从圣灵手中夺走，将其变成人类议程的工具。

与其自行揣测律法书的成书方式和时间，更明智稳妥的做法是接受圣经关于失而复得的记载。但这个真实故事仍让我们困惑：圣殿祭司怎可能遗失像申命记圣典这般重要的文本？

这并不难猜测。根据摩西律法，申命记的卷轴理应紧邻约柜存放，

5. 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267 页。

6.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316 页。

失而复得

这约柜是作为对上帝子民永久的见证（申命记 31:26）。每逢第七年，祭司应在住棚节诵读申命记，那时，上帝的子民会纪念他们从埃及得救后在旷野长期寄居的日子。每年，当全体会众听到律法中公义的完美标准时，他们会被再次呼召顺服与悔改（9-13 节）。

邪恶的玛拿西王是否曾庆祝住棚节或诵读律法书极为可疑。更可能的情况是，在玛拿西背道的半个世纪里，律法书被完全搁置：这或是因王的命令；或是那些不忠的祭司所为，即他们不愿质疑玛拿西悖逆圣言的诸多恶事；又或是虔诚祭司将其藏匿，为要保护上帝圣言直到犹大重获敬虔的领袖。于是申命记消失了。它并非早就失传，而是相对近期地、或暂时地被搁置，直到希勒家在某处未开启的柜橱或圣殿被遗忘的角落重新发现它的那个欢庆之日。

希勒家迅速将书卷交给沙番，沙番随即呈递给约西亚王：

希勒家将书卷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華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列王纪下 22:8-10）

值得称道的是，希勒家和沙番都立刻意识到这卷书在灵性和国家层面的重大意义。沙番首先报告自己已遵照王命处理圣殿修缮款项。但当他向约西亚转述大祭司的发现时，书卷一词以强调句式出现在句首：“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这书卷之所以至关重要，正因它是上帝的话语。

希勒家与沙番分享律法书的行为，为我们见证福音树立了榜样。我们能给予他人的最宝贵礼物，莫过于上帝珍贵的圣言。每当我们分享喜爱的经文、诵读圣经段落、或是赠送一本圣经，

我们的微小善举都极有可能成为改变他人属灵生命轨迹的**转折点**。

当教皇利奥十世忙于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时，一个重大转折出现了。利奥推行的赎罪券制度（即，向教会捐款者可得赦免）促使马丁·路德重新发现了罗马书 1:17 等关键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并将其传遍欧洲。路德对圣经的重新发现不仅引领许多人归信基督，更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犹大王国发生的转折同样震撼。希勒家将律法书交给沙番，沙番呈报约西亚王，上帝的话语深深触动了这位君王的心：“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列王纪下 22:11）。在圣经时代，撕裂衣裳是内心悲恸的外在表现，此处更象征着真切的悔改。约西亚越是明白上帝的要求，就越清楚看到他的王国与上帝荣耀的差距，尤其在敬拜实践上。修缮圣殿固然重要，但上帝真正渴望的是子民忠心的敬拜。当王目睹上帝的话语与现实生活的巨大鸿沟时，这刺痛了他的灵魂。简而言之，他悔改了。

相比之下，如今大多数所谓的悔改都相当敷衍。我们漫不经心地承认自己犯了些罪过，念几句忏悔祷词，至少在教会里如此。但我们的罪愆有多少次能像约西亚那样引发深切痛悔，或促使我们做出那般戏剧性的悔改表现？真正在基督里成长的基督徒不会对悔改掉以轻心，而是真切地为任何亵渎上帝的行为哀恸，显明对罪的忧伤。他们的心因自己生活方式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期望之间的巨大鸿沟而撕裂，从而产生引向生命的悔改。

一个改变生命的、由圣经引发的悔改典范，可见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案之后。波士顿清教徒塞缪尔·休厄尔是几位法官之一，他们受所谓幽灵证据影响，将二十名新英格兰人定罪为巫术，并在

失而复得

1690 年至 1692 年间判处他们死刑。此后数年，休厄尔因自己在这些悲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备受良心谴责。某日，当他的儿子诵读马太福音 12 章时，第 7 节经文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休厄尔没有对自己的罪麻木不仁，而是决心公开忏悔。当波士顿教會的牧师宣读休厄尔的认罪书时，这位悔罪者表明自己“愿承担此事的责难与羞辱，祈求众人的宽恕，尤其恳请会众祷告，求那位拥有至高权柄的上帝赦免这罪和一切过犯”。⁷

满有怜悯的上帝向可怜的塞缪尔·休厄尔施恩，正如祂赦免约西亚王的罪一样，祂也赦免了休厄尔的罪。只要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以同样痛悔的心归向祂，祂也必赦免我们的罪。

预言厄运的女先知

当这位君王的心因百姓的罪孽，或许也因自己在领导上的一些过失，而破碎时，他想知道接下来该采取什么行动。于是约西亚王颁布了另一道命令，这次他委派使团去更深入地了解上帝对犹大的旨意：

（王）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希甘、米该亚的儿子亚革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列王纪下 22:12-13）

与以色列和犹大多数君王不同，约西亚完全按字面意义领受上帝的话语。有学者评价他可能是唯一真正持守妥拉的君王。⁸约西亚诵读上帝的话语、信服上帝的话语并遵行上帝的话语。他还想明白上帝的话语对

7. 马克·诺尔，《谦卑的礼物》，今日基督教，1999 年 12 月 6 日，57 页。

8. 加里·N·诺珀斯，同蒙神恩的两国：所罗门与双王朝的申命记历史：罗波安统治、以色列灭亡与约西亚统治，哈佛闪族研究专著 53（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4 年），134 页。

未来的预言。根据圣经讲到的上帝子民犯罪后所面临的惩罚，约西亚王怀疑自己的王国能否存续。那些将申命记指认为“律法书”的经文（如申 28:61；29:21）同时也宣告了对违背圣约者的神圣诅咒。这使约西亚预感到最坏的结果，因而寻求上帝旨意的确认。

沙番和他的同僚无需远行就能获得君王所求的印证。一位知晓上帝旨意的妇人近在咫尺，就在耶路撒冷：“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希甘、亚革波、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珥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她”（列王纪下 22:14）。

约西亚的臣仆没有去求见当时正处于先知职事初期的耶利米，也没有去找那些年间同样说预言的西番雅，反而去拜访了户勒大。⁹在圣经记载中遇见女先知虽非寻常，但也绝非罕见。毕竟，上帝的长期计划是将祂的灵倾注在所有子民身上，使祂的儿女都能传讲上帝的话语。祂曾说，在将来的时代，“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使徒行传 2:17-18；参约珥书 2:28-29）。五旬节那天，上帝应验了这个应许，那时祂差遣圣灵如火降临教会，赋予各地信徒能力，为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作见证。

考虑到女性终将在传福音和讲道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在旧约篇章中遇见户勒大这样的女性便不足为奇。她的存在是将来之事的一个征兆，同时也提醒我们：敬虔的女性有智慧可教导众人。当女性传讲上帝的真理时，智者必侧耳倾听。关于女性按立圣职的问题，固然应以提摩太前书 2:12 等明确的圣经经文来指导实践，¹⁰但列王纪下 22 章这样的经文同样具有其地位。它们教导我们，当未受按立的女性为见证福音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为应用圣经真理而发声时，我们应当仔细聆听。

9. 若《列王纪下》22:14 中被称为户勒大丈夫的沙龙，与《耶利米书》32:7 中提及的耶利米叔父沙龙为同一人，则户勒大实为耶利米的姑母。

10. 《提摩太前书》2:12 如此写道：“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失而复得

户勒大所说的话毫无鼓舞之意，但却是绝对的真理。以下是让她让沙番和宫廷其他成员转达给约西亚王的信息：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華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忿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列王纪下 22:15-17；参 17:17-20）

听到户勒大的预言，就像从医生那里得到第二意见，却发现病情比最初告知的更为严重！这位女先知直接援引申命记律法，将其中所有的咒诅都宣告在犹大身上。百姓违背了第一条诫命；他们犯下拜别神的大罪，正如我们在列王纪下反复看到的。上帝将此视为对祂个人的冒犯，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注意这些人称代词的重复：“离弃我”、“惹我发怒”、“我的忿怒”。

由于犹大的偶像崇拜，审判虽迟但终会降临。然而户勒大的预言首次明确预示了犹大最终的厄运。南国犹大已如约西亚王所恐惧的那样，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早在希西家王时代就已显明：审判虽可延迟，却无法避免。如今，在玛拿西王漫长而灾难性的统治之后，灵性复苏已无可能。无论约西亚王多么虔诚都无济于事；再无转圜余地。犹大已触发了那位圣洁大能的上帝无可逃避、不可撤销、无法平息的忿怒。

太少太迟？

户勒大的信息对约西亚而言难以接受，但她的话对今天的我们却大有裨益。在二十一世纪，当我们也必须直面上帝忿怒的现实时，关于厄运的预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正处在灵性衰微的悲哀、艰难的时期。如今人们崇拜的假神数量至少与古犹大时期相当。因此，我们似乎很难长久逃避上帝的审判。

我们的文化是否已到达无法挽回的临界点？若是如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己所能为上帝而活，寻求教会的灵性复兴与社会的福音转变。本质上，这正是约西亚王所做的，我们将在列王纪下 23 章看到。约西亚是黑暗中的光。他竭尽全力恢复对上帝的正统敬拜，无论面临多少阻碍。

上帝因约西亚的作为赐福于他，但这些努力仍不足以拯救犹大国。这位虔诚的君王虽尽善尽美，却无法使子民免于毁灭。当我们效法他追求现代（或后现代）的宗教改革时，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单凭行义永远不足以拯救我们。这是列王纪下 22 章给出的深刻教训。彼得·莱特哈特尖锐指出：“律法与圣殿同样无力拯救耶和华的子民。”¹¹ 约西亚是基督降临前耶路撒冷最公义的王，他竭尽所能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许比任何先祖都更虔诚。但律法终究无力拯救任何与生俱来的罪人，包括约西亚本人。

约西亚的故事因而阐明了圣经一贯的教导：我们无法通过遵守律法得救。先知哈巴谷曾说：“律法放松”（哈 1:4）。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尽可能直白地解释这一原则：“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 3:20）。律法非但未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律法不能拯救；它只能定罪。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将我们从律法及律法所定的罪中拯救出来的救主。我们需要约西亚和犹太所有其他不完美的君王指示我们去寻找并渴慕的那位公义君王：耶稣基督。再次引用罗马书的话：“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3-4）。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完美的一生和牺牲的死，上帝做了律法所不能做的事，并拯救了我们。

11. 莱特哈特, *1 and 2 Kings*, 第 270 页。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马丁·路德在海德堡神学辩论中捍卫福音时说得好：据路德所言，律法说“做这个”，却永远无法完成；恩典说“信这个”，而一切已成。¹²一切已成，因为耶稣已经成就！祂以无罪的生活、十字架上赎罪的死亡以及从空坟墓中的复活完成了这一切。凡信这事的必得救。律法或许不能救我们，但对耶稣的信心能救我们，并且确实如此。

我们从约西亚对上帝话语的回应中看到了得救的信心和真实悔改的典范，正是这回应使这位君王走上了正轨。如我们所见，约西亚相信他在上帝话语中读到的一切。他真心为自己的罪懊悔——懊悔到撕裂衣服。因此，他如每个悔改的罪人一样寻得了上帝的怜悯。户勒大用充满希望的话结束她的预言，让使者带回王宫给约西亚：

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華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列王纪下 22:18-20）

审判仍在临近。犹大的罪孽如此深重，以致上帝的忿怒无法避免。但灾祸的日子将被推迟，直到约西亚先安然离世，在那伟大可畏的耶和華日子来临之前。于是他的使者们“回复王去了”（列王纪下 22:20）——这信息宣告他的性命将暂时得蒙保全。

户勒大的预言给每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痛悔的柔软心灵带来希望。我们忏悔的祷告已被垂听，祈求怜悯的呼求将被接纳。最终的审判仍会来临，但当万物毁灭之时，我们的生命将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的恩典而得蒙保守。

1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蒂莫西·F·卢尔编（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 出版社，1989 年），47 页。

约西亚的改革

列王纪下 23:1-30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要尽心盡性地順從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法度、律例，成就這書上所記的約言。眾民都服從這約。（列王紀下 23:3）



當真正的、符合聖經的改革臨到一個群體時，它幾乎改變了一切。我們在加爾文的日內瓦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那里對上帝話語的恢復最終幾乎改變了市民生活的每個方面。

日內瓦的靈性轉變始於敬拜，正如所有改革一樣。約翰·加爾文越是傳講福音，這座城市的敬拜儀式就越以聖經為中心、以基督為核心。但這僅僅是開始。改革還改變了教育。不久，女孩和男孩都开始進入日內瓦學院就讀，以便更好地裝備自己來建造教會並造福社會。加爾文和他的同工們不僅關心靈魂，也關心身體，因此他們建立了一家醫院並開發了排水系統以促進公共衛生。在他們對

穷人的关心中，他们以耶稣之名接纳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还派遣了近千名传教士前往法国等地建立教会。他们的改革愿景是全球性的，而非狭隘的地方主义。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考察日内瓦的变革时所描述的，它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由此产生的传教能量辐射到更广阔的世界”。¹

我们期盼并祈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也能迎来类似的改革。我们希望看到上帝的话语得到尊崇，圣经性的崇拜得以复兴。然后，我们希望圣灵能借助上帝的话语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祈祷孩子们能接受良好的基督教教育，病人得到医治，穷人获得怜悯，陌生人受到欢迎，世界上迷失的国度能听闻并相信福音。真正的改革几乎会触及一切。

民众的书

或许最完整的圣经改革典范发生在约西亚王时代。在这位高贵君王仁慈统治的第十八年，一本古老的“律法书”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某个神圣角落被重新发现（列王纪下 22:8）。当时，约西亚已开始认真关注上帝的殿（参见 22:3-7；历代志下 34:3-7）。耶路撒冷的改革已在进行中。但上帝部分话语的重新发现——很可能是申命记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为约西亚的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圣洁之火。

宗教改革似乎总是始于阅读和聆听上帝的话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苏黎世城，1519 年元旦那天，乌尔里希·慈运理开始逐节宣讲马太福音。由此开启的改革运动彻底改变了慈运理的苏黎世，正如福音改变了加尔文的日内瓦。多年后，当市民们回顾上帝的作为时，他们意识到这一切都始于对上帝话语的朴实无华、直截了当的宣讲。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约西亚时代的耶路撒冷。当大祭司希勒家找到失落的律法书时，他自然阅读了其中的内容。他

1. 菲利普·E·休斯，《约翰·加尔文：宣教事业的引领者》，载于约翰·加尔文的遗产：1960-1970 年遗产大厅讲座，约翰·H·布拉特编（大急流城：厄尔德曼斯出版社，1973 年），第 45 页。

将书卷交给约西亚王的书记沙番，沙番也读了这卷书（列王纪下 22:8）。随后沙番向约西亚王诵读上帝的话语（第 10 节）。改革运动就这样通过分享上帝的话语蔓延开来。当约西亚王向全国民众宣读这段圣经时，其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在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列王纪下 23:1-2）

众人齐聚聆听上帝的话语。约西亚王与朝臣在场，祭司们——犹大的神职人员——也列席其中。但平信徒同样在场，因为圣经是给所有人的，不仅限于全职事奉者。大人——父母与祖父母——在场，小孩亦不缺席。此处圣经所说的“小”正是指孩童。上帝的话语与耶路撒冷城中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上帝的话语永远属于所有人。当教会历史学家詹妮弗·麦克纳特与神学家大卫·劳伯编纂关于“圣经在宗教改革中影响力”的论文集时，他们恰如其分地将其命名为**民众的书**。² 改教家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用母语聆听圣经，并尽可能让更多人能亲自阅读。

圣经普世可及的原则，生动体现在英国宗教改革前夕的圣经翻译家威廉·丁道尔与一位天主教教士的激烈对话中。教士越是援引教皇谕令，丁道尔就越坚持他真正需要的是更深入理解圣经。最终，愤怒的丁道尔宣称：“我藐视教皇及其一切法律！若上帝赐我寿命，不出数年，我定让扶犁耕田的孩童比阁下更通晓圣经！”³ 这位英国改革者所指的，正是他将圣经译成英文的神圣抱负，好叫贫苦青年也能用母语阅读。

2. 詹妮弗·鲍威尔·麦克纳特与大卫·劳伯合编，《人民的书：宗教改革与圣经》（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2017 年）。

3. 威廉·廷代尔，引自大卫·丹尼尔所著《威廉·廷代尔传》（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 页。

意大利也曾有过宗教改革，那里的改教家们用优美的意大利语译出了一部圣经。译者安东尼奥·布鲁乔利最终被软禁家中，在极度贫困中离世。布鲁乔利坚信，当年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聆听耶稣布道的普通民众，应当能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听到上帝的话语。他诘问道：“难道基督曾渴望祂被倾听的那些人，如今就要被剥夺阅读圣经的权利吗？为何他们（乞丐、铁匠、农夫、泥瓦匠、渔夫、税吏，以及所有曾配得亲耳聆听基督教诲的男女）不能亲近我们伟大的耶稣基督那丰盛的恩典呢？”⁴

我们愿人人都能聆听上帝的话语，因此竭力让圣经在一切可得之处占据核心地位。显然，我们期盼诵读、宣讲和聆听上帝的话语能成为公开敬拜的中心。人们聆听圣经被高声诵读，继而理解其意义并应用于日常生活，这固然美好。但公开敬拜的每个环节都应浸透经文，不单是讲道部分。我们应在敬拜的召唤中、在赞美唱诗中、在崇拜与忏悔的祷告中、在洗礼与圣餐礼的圣事中——直至最后的祝福时刻——处处听闻上帝的话语。我们还需在小组查经班与主日学课堂中聆听它，更需在家中——尤其是家庭晚餐桌上——聆听它。当如约西亚从申命记 6 章所学到的，我们要抓住一切机会为各年龄段孩童诵读圣经。更当将读经作为个人敬拜与灵修体验的恒常功课。

这一切圣经阅读的效应将会是个人的转变与群体的革新。约西亚王堪称典范。当他向民众宣读“约书”后，“王站在柱旁，在耶和華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華，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列王纪下23:2-3）。

当1521年马丁·路德的信念在沃尔姆斯国会会议上受到考验时，

4. 安东尼奥·布鲁乔利，引自克里斯托弗·卡斯塔尔多《圣经与意大利宗教改革》，载于 *The People's Boo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ible*，詹妮弗·鲍威尔·麦克纳特与大卫·劳伯合编（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校园出版社，2017 年），第 180 页。

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助我。”⁵当约西亚王为上帝的话语挺身而出时，他站在耶路撒冷圣殿中央的立柱旁。此举有着美好的先例，因为当年约阿施王受膏为王时，同样也是站立在圣殿的立柱旁（列王纪下 11:14）。

约西亚为上帝话语所持的立场是全心投入、毫无保留的。这位君王全然委身于遵行上帝的一切吩咐。他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尊崇上帝的见证，持守上帝的律例。他要竭尽所能履行上帝话语中所立的约。这是他庄严而神圣的誓言。

君王对圣经顺服的心志也成为了他子民的心志。他们与约西亚立下同样的约誓，实质上重复了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初次聆听约书时的宣言：“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 24:7）。

当一位领袖心怀对上帝的虔诚并对祂的话语充满热忱时，几乎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民众会追随。我们在地方教会中可见，传道人上帝话语的热忱会迅速感染会众，并对信徒群体产生巨大的属灵影响力。同样，在基督徒家庭中也是如此。当父母真心热爱福音时，他们的属灵情感会对子女的人生塑造产生深远影响。我们越热爱上帝的话语，周围的人也越会爱上它。

激进的改革者

王既立约，便竭力持守这约。列王纪下23章余下部分详述了约西亚为使王国重归圣经原则而采取的具体措施。简而言之，这是以色列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约西亚的某些改革举措在他重新发现申命记之前就已展开。但当圣经总结这位国王的成就时，说他的目标是“成就了祭司席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列王纪下 23:24）。这场改革是依照上帝的话语进行的。

5. 马丁·路德，引自罗兰·H·班顿《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纽约：Abingdon，1950年），第185页。

约西亚激进的改革在全面性上也令人印象深刻。彼得·莱特哈特统计了他为着恢复对上帝的正确敬拜所采取的不少于十二项具体行动——对应以色列的十二支派。⁶无论这是否是计算约西亚成就的正确方式，我们得到的整体印象是：他在根除偶像崇拜以及终止以色列宗教中一切虚假敬拜的实践上表现得极为彻底。到他完成改革时，约西亚已成功废除了所有前任做的错事。他的榜样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个人生活、教会和社区中清除罪孽所需要的条件。

约西亚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粉碎犹大的偶像：“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力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汲沦溪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列王纪下 23:4）。面对异教习俗，约西亚表现出完全（且明智的）不宽容。他还“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 6 节）。接着他登上圣殿的屋顶，在那里

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玛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汲沦溪中。（列王纪下 23:11-12）

希勒家与其他祭司所行之事的专业术语称为 *icono-clasm*（圣像破坏运动），其核心含义是清除违背上帝旨意的宗教图像。在最早的圣像破坏行动中，摩西将亚伦铸造的金牛犊磨成粉末（申命记 9:21）。摧毁偶像的行为在宗教改革时期成为普遍的活动，

6. 彼得·J·莱特哈特，《列王纪上、下》，布拉斯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布拉斯斯出版社，2006 年），第 269 页。

那时，欧洲曾有过类似场景：许多散落于中世纪教堂的雕像与圣物被拆除，有些甚至遭销毁。约西亚与希勒家在耶路撒冷也发起了针对偶像崇拜的类似行动，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显然已成为迦南主神巴力和亚舍拉的崇拜中心。改革者视这种偶像崇拜活动为公然违背十诫中的第二诫。他们不仅将异教神祇从上帝的殿中清除，更将木石偶像彻底捣碎，以根除一切虚假崇拜的痕迹。若我们真心效法此例，就不该只是将私藏的偶像暂时收纳（否则难免有朝一日重拾旧念），而应如上帝所愿地将其彻底毁灭。唯有如此，才能终结虚假崇拜。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约西亚还清除了所有将上帝子民引入异教的人。他深知若不铲除这些祸首，问题必将卷土重来。因此“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邱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力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列王纪下 23:5）。后文更记载这些被革职的祭司甚至被禁止接近圣殿：“但是邱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第 9 节）。约西亚虽保全其性命并允许他们领取祭食，但严禁他们踏足耶路撒冷圣殿周边。

约西亚王对巫术的态度同样坚决：“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列王纪下 23:24）。通过禁止与亡者通灵等秘术活动，并终止对星宿神灵的崇拜，约西亚试图消除其祖父玛拿西推行这些恶习所造成的影响（见 21:5-6）。上帝的子民应当与撒旦崇拜、异教信仰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秘术毫无瓜葛。

我们也不应沾染淫乱之罪，这正是约西亚“拆毁耶和华的殿里变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的原因

（列王纪下 23:7）。耶路撒冷的堕落已到了如此地步，妓女们——很可能包括男性同性恋娼妓——竟在上帝的殿中公然以金钱交易性行为，美其名曰宗教体验。这些性工作者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圣殿里还设有她们的宿舍。这类生殖崇拜仪式本是迦南宗教的固有部分。尽管有明确的禁令（参见申命记 23:17-18），以色列人仍屡受诱惑卷入这些恶行。当今世界最接近的类比，或许是撼动罗马天主教神职体系以及（同样多）新教教会的性侵丑闻。难道还需要强调吗？任何形式的淫乱都完全违背上帝对其子民（包括牧师、长老和事工领袖）的旨意。

约西亚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他的革新直指那些长久以来误导以色列的邱坛。邱坛在列王纪下出现的频率高得刺眼。但这一次，我们不必再说“又是邱坛——没完没了邱坛”，而是能宣告：“邱坛闹剧该结束了！”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约西亚王终于摧毁了它们：“（他）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邱坛，从迦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邱坛，这邱坛在邑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列王纪下 23:8）。经文中的地名——迦巴与别是巴——表明约西亚的改革贯穿南北，覆盖全国。这位君王深知犯罪地点的重要性：有些恶习唯有通过摧毁其滋生的污秽之地才能断绝。因此他决心确保改革完成后，每一处邱坛都被夷为平地。

约西亚的改革甚至追溯至王国建立之初的历史深处。因“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邪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她录、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亚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邱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列王纪下 23:13-14）。通过彻底清除所罗门王最初敬拜的异教神祇，约西亚直指以色列灵性问题的根源。

约西亚王处理邱坛的策略旨在彻底根除这些场所。他通过玷污行为达成目标——具体而言，就是用死人的骨头（此处指导教祭司的骸骨）触碰这些虚假崇拜的场所，使其污秽不洁。这种玷污至关重要，因为“圣所或邱坛不会因崇拜器具和建筑被毁而失去神圣性，必须采取更极端的行动才能使该地变为‘世俗’或普通的场所。若不如此，这些圣所就会在人们下一次背离信仰时重建。”⁷ 约西亚的极端手段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其民众对接触死者有着强烈的禁忌。这是摩西律法的重要部分：触碰死物会使人不洁（参见民数记19:11-19）。因此，约西亚确保邱坛永不再被使用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将它们变为坟场。

王玷污的另一处地方是所有墓地中最令人哀伤的：“（他）又污秽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列王纪下23:10；参耶利米书 7:31；19:2-6）。约西亚的改革若不终止儿童献祭，就不可能彻底完成。为铲除这一可憎行径，他象征性地深入了地狱，因为欣嫩子谷是耶路撒冷焚烧垃圾之地。耶稣称其为 *Gehenna*（希腊文“欣嫩子谷”），并以此谷作为永恒审判的意象（如马太福音 5:22）。约西亚亲赴该地，为要摧毁王国内最邪恶的罪行之一：对摩洛的崇拜。除非将所有敌对永生上帝的偶像尽数玷污，否则他的改革绝不停止。

联合王国

迄今为止我们所见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约西亚一步步精心拆毁了先祖为引导犹太百姓陷入偶像崇拜而建立的一切。随后他将注意力转向北国，即以以色列遗民居住的撒玛利亚地区。约西亚渴望统一自所罗门王去世后分裂的王国，于是将宗教改革推行至便雅悯与以法莲交界处的伯特利。

7. H. L. 埃里森，《列王纪上、下》，载于新圣经注释，弗朗西斯·戴维森编，第二版（大急流城：埃尔德曼斯，1954年），331页。

伯特利是古老而神圣的城邑，雅各曾在此目睹通往天堂之上帝的阶梯（创 28:10-22），但自耶罗波安一世时代起，此地便与偶像崇拜划上等号。约西亚玷污了它的祭坛，摧毁了其神圣所在：“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于罪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列王纪下 23:15）。伯特利仅是开端：“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邱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19 节）。他甚至“又将邱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20 节）。

约西亚在伯特利和整个撒玛利亚的活动，是他全面改革的缩影。通过摧毁不洁的偶像、褻渎邱坛、处决邪恶祭司，他竭力彻底铲除虚假崇拜。他的改革工作清除了从耶罗波安到玛拿西历代恶王遗留的异教习俗，同时也让分裂的王国因敬拜独一上帝而重新团结。自所罗门王去世后长期分裂的以色列国，在这位虔诚君王的领导下再度统一。

引导约西亚改革的是上帝的话语。这一点在伯特利应验的具体预言中尤为明显：“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列王纪下 23:16）。此处圣经提到的无名“神人”，曾当面斥责耶罗波安王最初在伯特利献上未经授权之祭的恶行。神人用预言谴责这褻渎之举：“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邱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列王纪上 13:2）。神人又宣告：“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第 3 节）。

倘若这位犹太国的神仆与大多数事工中的人相似，他或许也曾怀疑自己的话语是否真能产生影响。然而

三百年后，他的预言应验了。作为大卫家族真正的子孙，约西亚将假祭司献祭在耶罗波安的祭坛上，随后拆毁祭坛并用火焚烧。不出所料，多数自由派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杜撰的伪预言。毫无疑问，约西亚会反对这种观点。他知晓曾经的预言，并为此尊崇上帝。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约西亚在伯特利用死人骨头玷污耶罗波安的祭坛时，他问道：“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言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于是约西亚为纪念这位神人说道：“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众人照办了：“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列王纪下 23:17-18；参17:28）。

从始至终，约西亚的改革都严格遵循上帝的话语，连最细微的预言细节都一一应验。我们只能想象，若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地方进行类似的改革会是什么景象。若有一位像约西亚那样的领袖，决心铲除金钱与权力等社会偶像、消除性交易、禁止色情内容、终止堕胎、取缔巫术活动并限制其他宗教活动，将会发生什么？全面改革面临的重重阻碍令人难以想象其实现的可能（因此也容易理解为何约西亚的改革未能持久，后文将详述）。

我们或许能够设想的是，在我们个人生命和教会中改革的样貌。若我们真正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这正是改革的本质）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停止崇拜成功的偶像、不再观看色情图像、不听信广告祭司的蛊惑、不将个人对子女的期望凌驾于上帝的旨意之上、不再做上千件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事，我们的生命会变成怎样？即使改革在其他地方从未发生，它也可以从我们开始。约西亚的榜样教导我们：当改革来临，罪必须被治死。圣灵会焚尽我们不洁的欲望，再将灰烬远远撒散。

逾越节回归

当改革来临，仅仅摒弃旧罪是不够的。要实现真正的转变，虚假崇拜的旧有形式和不当行为的习惯模式

必须被新的顺服行动和与上帝重建的关系所取代。否则，旧的罪孽会卷土重来，比以往更甚。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们个人的成圣：停止作恶固然重要，但圣灵赋予我们能力去填补空缺同样关键。

这些属灵更新的基本原则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约西亚重新确立可追溯至摩西时代立约仪式的正确庆祝方式是如此的重要。似乎每次君王颁布法令时，他都在做正确的事。这一次约西亚命令他的子民：“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列王纪下 23:21）。⁸

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以色列人于埃及为奴的最后一夜庆祝的（见出埃及记 12 章）。那夜，死亡天使降临埃及全地，击杀所有长子。但以色列人因公义的祭牲得蒙保守。他们每家献上一只羔羊，将血涂在门框上，并按摩西律法的规定匆忙共进晚餐。当死亡天使那夜临到他们的房屋时，便越过了他们。因此，埃及人在审判中遭灾，以色列人却因上帝的怜悯得救。

逾越节本应是一年一度的庆典——持续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拯救的仪式。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四十年后当上帝的子民首次进入迦南地时，他们忠实地庆祝了逾越节（书 5:10）。可悲的是，这一圣礼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忽视了。希西家王试图恢复逾越节，但仅取得部分成功（见代下 30 章）。因此，当约西亚王全面恢复这一神圣筵席时，它已睽违多时：“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王下 23:22-23）

我们再次看到，阅读、聆听并遵行上帝的话语是何等重要。犹大国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百姓没有食用上帝为滋养他们灵命而设立的神圣筵席。使约西亚王得以恢复逾越节的契机，正是那本失而复得的约书（参申 16:1-8）。实质上，对上帝话语的这一恢复

8. 约西亚守逾越节的故事在历代志下 35:1-19 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使得失落已久的圣礼得到复兴，进而带来灵性的更新。约西亚召集民众聆听上帝的话语（列王纪下 23:1-3），随后共同守逾越节（21-23 节）。

当我们参与圣餐礼时，同样经历着类似的更新。实质上，我们每周的崇拜仪式就是重新立约的典礼。基督徒群体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随后共享立约之餐，即我们称之为主的晚餐。当我们以圣礼的方式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时，便获得了属灵的粮食，这粮食坚固我们与罪持续争战的力量，并推动教会持续的改革。主的晚餐与逾越节扮演着相似的角色：当我们与永活的上帝相交，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架时，祂的灵便带来积极的更新，驱除旧有的罪性习惯。因此，我们的灵性转变遵循着与约西亚改革相似的模式：不仅要除去旧的，更要迎来新的！

两篇墓志铭

约西亚的故事有个美好的开端和充满希望的中间部分，却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尽管约西亚为犹大的改革付出了一切努力，尽管圣经对他的统治赞誉有加，我们也期待看到他安详离世，然后见证他的王国日益强盛。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这位君王进行了一次鲁莽的冒险，并在此过程中遭遇早逝。以下是圣经对他最后日子的记载：

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膏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列王纪下 23:28-30）

此处有几处积极因素。约西亚的臣仆以体面的葬礼尊荣他。大卫的王室血脉得以延续，因为虔诚的国民

膏立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作为他的王位继承人。然而，约西亚卷入巴比伦、亚述和埃及之间著名的迦基米施战役实属不智。虽然列王纪下未提及他此举的原因，但历代志告诉我们，约西亚不顾劝阻，执意出兵拦截正前往迦基米施的法老尼哥（代下35:20-22）。一支流箭击中约西亚，导致他不久后身亡。

部分学者难以解释约西亚的惨死如何与户勒大在列王纪下22:20的预言相符，即因为王悔改，他必“平安”归入坟墓。伊安·普罗文给出了最简洁的解释：“此处关注的并非约西亚的死亡方式，而是其时机。他将在 21:12-14 和 22:15-17 所预言的可怕事件发生前离世。”⁹ 户勒大预言的核心在于约西亚将在耶路撒冷陷落和犹大被掳至巴比伦之前去世，事实正是如此：这位君王未亲眼目睹这些灾难便离世了。

约西亚之死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他或许是以色列诸王中最杰出的一位，尤其在遵行上帝律法方面。因此，圣经对他的悼词充满了至高赞誉：“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列王纪下 23:25）。约西亚是唯一获此盛赞的君王。在他的统治中，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大卫、约阿施和希西家最优秀品质的融合。我们也见证了“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一伟大诫命的实现（参申命记 6:5）。出于对上帝炽热的爱，约西亚为犹大带来了在圣经意义上的改革。如同所有改革者那样，他亲力亲为。列王纪下 22 章和 23 章记载的几乎每件事，不是他亲手施行，就是他命令别人执行。由此，他与犹大改革的关系，正如后来约翰·诺克斯与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

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意外：约西亚所做的一切都未能产生长远影响。他的死亡标志着犹大改革的终结。尽管这位君王采取了所有正确的举措，却依然无法阻止王国的覆灭和民众最终的流亡。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约西亚的墓志铭与犹大的墓志铭相连，后者堪称圣经中最悲怆的篇章之一：

9. 伊恩·W·普罗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 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 年），275 页。

然而，耶和華向猶大所發猛烈的怒氣仍不止息，是因瑪拿西諸事惹動他。耶和華說：“我必將猶大人从我面前趕出，如同趕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棄掉我从前所選擇的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說立我名的殿。”（列王紀下 23:26-27）

這些經文將我們帶回到邪惡的瑪拿西王災難性的統治時期，他引領猶大陷入偶像崇拜和其他諸多罪孽長達半个多世紀，從而激起了上帝的忿怒。這些經文也將我們帶回到戶勒大所作的預言，當時她說上帝向猶大發怒，這怒火已被點燃且無法熄滅（列王紀下 22:17）。她的判決是最終的：上帝的詛咒不會被撤銷。猶大的審判如今就如我們所等候的審判一樣確定——那將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即耶穌再臨之時（參見帖撒羅尼迦前書 5:1-3）。

目睹約西亞與猶大的遭遇，我們應當重塑對自身事工的期待。約西亞竭一人之力改革了屬靈群體：他拆毀偶像、終止殺嬰惡習、重新發現上帝的话语、恢復聖禮制度、重建真敬拜。即便如此，這一切仍是太少太遲。約西亞的這番作為就其本身而言固然美好，卻不足以拯救他的社會。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時會誤以為蒙召是要拯救文化。但若我們的社會已病入膏肓呢？即便我們成功推動後現代改革——達成終止墮胎、實現種族和解、讓福音重歸教會生活的核心等重要目標——若國家仍逃不過上帝的審判，這些努力是否仍有價值？抑或只是徒勞無功呢？

約西亞的榜樣教導我們在最黑暗的时代仍要竭盡全力。儘管他的悔改與改革未能挽救他的國家，但他的一生與事工依然為上帝帶來了榮耀與尊崇。在其救贖歷史指南中，S·G·德格拉夫寫道：

約西亞明知對猶大的審判必要降臨，卻仍堅持推進改革。在這件事上，他展現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熱忱。他從未因改革無法拯救猶大就宣稱其毫無意義。

约西亚的改革

他决意推进改革，纯粹是为了主的荣耀与公义。主有权要求我们事奉，即便这种侍奉不能为我们带来救赎。¹⁰

忠心事奉上帝始终是正确的选择，无论眼前结果如何。我们为福音所做的某些事工终将产生永恒的果效。通过对上帝话语的持守，我们也能帮助其他基督徒在黑暗绝望的日子里持守信仰。结果可以交托给上帝，我们的呼召是要像约西亚那样持续进行改革的工作。或许我们也会得到耶稣对伯大尼的马利亚的极高赞誉，即当她用香膏抹耶稣的头时，主说：“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马可福音 14:8），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做到的极致。

10. S. G. De Graaf, 应许与实现, 4 卷本（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 Paideia 出版社, 1978 年）, 第 2 卷 390 页。

终结的开端

列王纪下 23:31–24:20

巴比伦王便拿住他 [约雅斤王]。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中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列王纪下24:12–13)



根据大多数相关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最终审判会来临。以生命之路研究机构 (LifeWay Research) 发布的报告为例，

在 2016 年发布的《美国人爱上帝与圣经，但对细节认知模糊》报告中，询问人们是否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审判之地，即上帝会将所有未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送往该处”。超过半数受访者不相信地狱的存在，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天堂是所有人终将重聚的地方”。¹

1. 鲍勃·斯米塔纳，《美国人热爱上帝与圣经，但对细节模糊不清》，LifeWay 新闻室（博客），2016 年 9 月 27 日，<https://blog.lifeway.com/newsroom/2016/09/27/americans-love-god-and-the-bible-are-fuzzy-on-the-details/>（2017 年 9 月 12 日访问）。

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令人意外。大多数人更愿意想象美好的事物，而不是思考诸如上帝震怒之类令人不安的现实。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那些真正相信天堂与地狱存在的基督徒，却过于专注现世生活，以至于极少思考这些永恒的真相，或考量它们对日常生活和基督教见证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警惕当代神圣审判的征兆，并时刻铭记那将要来临的审判！

或许我们可以效仿米开朗基罗为罗马西斯廷教堂绘制祭坛画时的做法。他的主题是最后的审判。当其他艺术家描绘最后审判时，通常将其置于教堂后方，让信徒在离开时看见。这能起到有益的提醒作用：当他们重返世俗为基督而活时，不忘生死大事。但米开朗基罗却将这幅著名壁画绘制在教堂正前方，使人们在整个礼拜过程中都能看见并默想。当最后的审判直逼眼前时，他们不得不思索自己的归宿，或许由此看见自己对福音的需要：他们究竟会与蒙福的圣徒一同站在上帝的右边复活，还是随恶魔堕入永恒的黑暗？

圣经始终将最终审判的警示置于我们眼前。人们常会遗忘生死攸关的重大命题，但圣经却详尽预言了世界末日与耶稣基督的审判台——那个被中世纪人们称为**厄运日**的可畏之日。你可知道其中某些预言？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马太福音 25:31-3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

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加福音 12:4-5）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 20:11-12）

当然，这些只是例子。圣经中还有许多关于审判的预言。这类预言的显著应验也不胜枚举，比如我们研读列王纪下时一直预期的耶路撒冷陷落。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认真对待圣经的教导。审判的预言及其应验在圣经中首要目的并非教导我们过去的事，而是警示未来并指引我们当下当如何生活。那么，列王纪下最后几章关于将临的审判的记载能给我们什么教训？在此期间我们又当如何生活？

仓促审判

我们早已目睹预警信号多时——这些信号预示着犹大将在上帝的审判下倾覆。户勒大的预言尤为引人注目，因其传递了无可挽回的终局感：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照着猶大王所讀那書上的一切話，降禍與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為他們離棄我，向別神燒香，用他們手所做的惹我發怒，所以我的忿怒必向這地發作，總不止息。（列王紀下 22:16-17）

户勒大继续预言说，因约西亚的缘故，审判将被延迟。但当这位好王离世后，犹大便开始急速滑向灾祸。约西亚将成为犹大最后一位好王。此后所有的统治者都将行恶，且在耶路撒冷遭审判前统治短暂。在犹大的最后四位君王身上，我们看到许多祝福的逆转以及曾经赐予上帝子民的恩赐如今永远消失不见。

约西亚王之后的首位继任者是他的四子约哈斯（又名沙龙），其统治——如同先前的撒迦利雅——短暂而不光彩：“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列王纪下 23:31-32）

虽然圣经未详述约哈斯的恶行，但记载了他如何被埃及人掳去。法老尼哥在米吉多击杀约西亚王之后（列王纪下 23:29），将大本营北移至叙利亚的利比拉。约哈斯受膏为王不久，“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得，金子一他连得。”（第 33 节）

埃及人已成为犹大的宗主——这意味着自由的丧失。除了征收重税外，他们还指定掌权者：“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替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列王纪下 23:34）。古代帝王展示其至高权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敌国君王掳去游街示众。实际上，约哈斯成了犹大第一位被流放的君主；他在埃及的囚禁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审判。这也象征着国家命运的逆转与救赎历史的瓦解。以色列再次回到了埃及地，回到了为奴之家（见出埃及记 20:2）。

埃及人废黜了约哈斯，将大卫的另一个子孙以利亚敬立为王位继承人。他们对新任命的国王施行暴政，先是将他的名字改为约雅敬，接着还继续索要保护费——这导致了财政资源的大量流失。自然地，新国王将这一沉重的负担加到了臣民的身上：“约雅敬把金银给法老，按着各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列王纪下 23:35）这种没有代表权的征税方式正是人们所厌恶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国王的臣民对他的评价，远不及圣经中对其精神表现的评价那样令人信服：

“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玛人毗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36-37节）。

当时巴比伦人正处于崛起之势，不久便取代埃及成为犹大困境的主要根源和上帝手中审判的工具。正是在这期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迦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扪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列王纪下 24:1-2）。

命运在此再度逆转。约书亚曾征服、所罗门使之安息的各族各国，如今带着报仇之势卷土重来。无论他们是与尼布甲尼撒结盟，还是单纯因犹大的衰败而壮胆，以色列的古老敌人们都已重临：他们是亚兰、摩押和亚扪。

除此之外，圣经对年轻的约雅敬及其短暂十一年的失败统治着墨不多。他以一句简短的退场词离开了犹大历史舞台：“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斤接续他作王”（列王纪下 24:5-6）。

于是约雅斤继位约雅敬——两位君王名字几乎相同的。此时圣经对约雅斤同样记述寥寥，他当时年仅十八岁，但将在列王纪下卷末以极其重要的方式重回故事。目前我们仅知：“约雅斤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约雅斤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列王纪下 24:8-9）。

犹大末代诸王皆蹈覆辙：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戴尔·拉尔夫·戴维斯认为，列王纪下叙事至此，作者正试图全力加速来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

终结的开端

2 我们何时才能结束这一切？既然约西亚已死，我们无需等待太久。审判即将来临。事实上，在这些恶王的统治下，审判早已开始。

流亡与毁灭

如前所述，公元前七世纪末巴比伦已成为古代世界的霸主。著名的迦基米施战役（公元前 605 年）是重要转折点，巴比伦人在此击溃了亚述和埃及联军（参耶 46:2）。此后“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列王纪下 24:7）。

当巴比伦击败其他超级大国后，便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弱小国家，肆意掠夺。“那时”，尼布甲尼撒王的臣仆“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列王纪下 24:10）。

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第一次围攻，成为犹大国走向灭亡的开端，这个国家接连蒙受屈辱。约雅斤的抵抗在尼布甲尼撒王亲临后彻底溃败。“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列王纪下 24:11-12）。

古代战争如同棋局：擒获敌方的王便意味着胜负已定。面对巴比伦的绝对武力，约雅斤别无选择，只能向尼布甲尼撒投降。于是他和王室成员、宫廷侍从及朝中重臣一同流亡。第 15 节再次提及这些人，可能是为了强调尼布甲尼撒“将约雅斤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列王纪下 24:15）。

2.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基督教焦点出版社，2005 年），第 327 页。

流亡的不仅是贵族阶层。巴比伦人“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工匠、铁匠都掳了去”

（列王纪下 24:14）。尼布甲尼撒想要消除耶路撒冷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因此他将城中的士兵作为战俘带走。他还想充实自己的帝国，于是掳走了所有掌握熟练技艺的人。于是又强调，巴比伦王“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工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第 16 节）。当尼布甲尼撒筛选完犹大人力资源中最精锐的部分后，“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第 14 节）。

犹太流亡巴比伦的序幕就此拉开。拉开一词恰如其分，因为这仅是十年间一系列大规模流放的第一波。从公元前 597 年到 586 年，巴比伦人屡次攻打耶路撒冷，直至城中几乎空无一人。这是旧约中最为重大的灾难（当然，除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外）。流亡与出埃及并列，成为基督降临前以色列历史上两大核心事件。曾从为奴之家得释放的子民，再度沦为囚徒。忠信的余民失去了应许之地的所有权（参列王纪下 19:30），如今成了异国他乡的难民。

然而流亡并不意味着上帝对其子民计划的终结，亦非救赎的中断。即使在流亡中，上帝仍一如既往地为其子民成就旨意。罗马书 8:28 虽尚未写成，但其真理已为犹太显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流亡者中仍有但以理、以西结等信德之人，他们即便在巴比伦的堡垒中仍坚守与以色列上帝的圣约。与此同时，耶路撒冷残存的少数人如耶利米，仍传递着未来盼望的讯息。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失去财富、自由与尊严时——仍有途径可荣耀上帝。

但这次的流亡仍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并从此成为人们心中痛苦的参照点。正如我们在以西结书所见到的（如：结 1:2），上帝的子民将以流亡的日期作为纪年的方式。

自从那灾难性的日子（他们进入流亡之地）以来，已经过去了多久？

巴比伦王对耶路撒冷的贪图不仅限于它的人民。他还垂涎这座城市的黄金宝藏，因此他洗劫了约雅斤的王宫和耶和华的圣殿。尼布甲尼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又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列王纪下24:13）。这是救赎历史的又一次逆转。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被巴比伦人一块块拆毁，他著名的黄金流入异国的国库。这个曾经接受贡品的王国，如今被迫向他人纳贡：“所罗门的荣耀逐渐被拆解，随着帝国权力转移到巴比伦，圣殿和王宫被毁，耶路撒冷的珍宝被带到异国他乡。”³

自希西家时代起，巴比伦人便觊觎犹大的黄金。当时米罗达·巴拉旦从巴比伦派遣使者到耶路撒冷，犹大王竟愚昧地将王国所有珍宝展示给他们看（列王纪下 20:12-13）。犹大为这傲慢炫耀所付出的代价主要不在财务层面，而是属灵层面。因为荣耀已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西结在其著名的预言书中写道：“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以西结书 10:18）。这耻辱的离开引发了信仰危机：为何上帝离弃祂的子民？何时才会重返与他们同住？

当所罗巴伯、哈该和撒迦利亚时代重建圣殿时（以斯拉记 3-6 章），这些问题仅得到部分解答。随着上帝殿宇的重建，人们再次有了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中心场所。然而上帝的荣耀并未如所罗门王初次奉献圣殿时那般降临，即那时“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列王纪上8:10-11）。先知以西结仍预见了一座崭新、完美且荣耀的圣殿（以西结书40-48章），但并未预言其属灵复兴的具体日期。

几个世纪以来，上帝的子民一直渴望看到圣殿得以重建。

3. 伊恩·W·普罗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277页。

这个难题直到新约时代才得到彻底解决。然而，上帝子民真正等待的（尽管他们几乎未曾意识到）是儿子耶稣基督的肉身，即上帝儿子的道成肉身。他们称耶稣为“以马内利”（马太福音 1:23），意为“神与我们同在”。若圣殿是上帝的居所，那么耶稣本人就是圣殿——正是上帝应许为其子民建立荣耀圣殿的终极实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 2:9）。耶稣向门徒确认这一身份时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约翰福音 2:19）。耶稣此言所指的并非犹太人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而是他自己的身体之殿，正如当祂以永恒大能从死里复活后，门徒所想起的（21-22 节）。复活的基督是我们遇见的永生上帝的殿。

可借鉴的教训

对于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下受苦的犹太人而言，基督的降临只是一个遥远的盼望。我们从他们亲身经历中所汲取的教训，主要不在于上帝的恩典，而在于上帝本性中其他完美的属性——这些属性通过祂审判的大能作为而彰显出来。奥古斯特·康克尔指出：“被掳时期的意义，正是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们的上帝，正如在救赎与应验时期一样。”

那么，我们能从犹大王国那终结的开端中学到什么？

我们无疑认识到上帝是公义的。约西亚王死后发生在上帝子民身上的事，完全是他们罪有应得。列王纪下的作者在本章开头就阐明了这一点。为什么约雅敬王会遭受攻击？“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列王纪下 24:3-4）。

此处圣经将犹大的罪归咎于玛拿西王。他并非犹大唯一的恶王，但其漫长且史无前例的背道行为堪称邪恶的巅峰。玛拿西统治犹大长达五十余年，带领犹大

4. 奥古斯特·H·康克尔，《1 & 2 Kings》，NIV 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宗德万出版社，2006 年），657 页。

陷入偶像崇拜、通灵术、卖淫、杀婴等诸多严重罪孽中。随着他邪恶的统治，上帝达到了无法回头的境地。诚然，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诚然，祂“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正如祂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所启示的那样。但上帝也告诉摩西，祂“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 34:6-7）。这正是上帝对玛拿西之后世代施加的审判，后者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他们因罪受罚——并非出于任意，而是公义的报应。

犹太百姓受审判不仅因玛拿西的罪，也因他们自身诸多罪恶。西底家的遭遇便是明证：约雅斤王被掳至巴比伦后，巴比伦人需要有人统治耶路撒冷，即便只是傀儡。于是“巴比伦王立约雅斤的叔叔玛探雅代替他作王，给玛探雅改名叫西底家”（列王纪下 24:17）。西底家或许本非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但至少他是约雅斤的家族成员，即约西亚王的第三子。

西底家是基督降临前以色列最后一位执政的君王。列王纪下的作者在提及他改名一事，简要记载了他的其他细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一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一年。他母亲名叫哈慕他，是立拿人耶利米的女儿。”（列王纪下 24:18）关于西底家的家世背景就交代到这里；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圣经如何描述他与上帝的关系。遗憾的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约雅敬一切所行的。”（第 19 节）

叙事至此，我们已对听闻恶君的事迹感到极度厌倦。*邪恶*一词在本段经文中至少出现四次，分别关连于约哈斯（列王纪下 23:32）、约雅敬（第 37 节）、约雅斤（24:9）和西底家（第 19 节）。难怪上帝的审判会临到圣城耶路撒冷！“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第 20 节）比这更沉痛的哀叹实属罕见。历经数世纪的灵性衰败后，上帝的同在最终离开了耶路撒冷，直到这呼喊再次响彻街头才算完全回归：“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 19:38）

列王纪下记载：“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列王纪下25:1）。关于此人的更多细节见于耶利米书，其中对他的描述毫无褒扬之处。当先知耶利米宣告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特别是针对西底家的审判时（如耶利米书 34:2-3），西底家勃然大怒。他拒绝相信上帝会因他的罪孽施行审判。为迫使耶利米缄默，他竟将先知囚禁，后又投入深井（参见 37:21-38:6）。约雅敬王也曾试图烧毁耶利米的卷轴来压制其声音（参见 36:20-26）。但这些恶王越是勒令耶利米静默，他越加预言上帝的审判，直至所有预言都应验（正如我们将在列王纪下 25 章所见）。

当我们思考约雅敬和西底家的遭遇时，不应以为我们可以肆意犯罪而不受惩罚。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祂审判的话语必将全部应验。祂知晓人所犯的罪，并依公义施行报应。因此，我们若妄想上帝会对我们的一切恶行视而不见，就必寻不见怜悯。唯有当我们悔改己罪，奉耶稣之名求告怜悯时，才能得着恩典。耶稣曾对门徒发出类似警告，那时他们自以为比那些因虚假敬拜而遭击杀的人更公义，或比死于可怕事故的人更圣洁。耶稣告诫他们不可自视高人一等，因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 13:5）。

上帝是公义的。祂也是信实的——尤其忠于祂自己的话语。这正是我们从犹大国覆灭之初所领受的另一课。务必明白：降灾于选民的是上帝自己。攻击约雅敬王的尼布甲尼撒与其他掠夺者，不过是上帝公义审判的工具——“耶和華使 ... 来攻击他”的仇敌（列王纪下 24:2）。诚然，这些审判部分地源于约雅敬背叛尼布甲尼撒（参看第 1 节），但更是直接应验了神圣预言。巴比伦人、摩押人及其他入侵者“...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華藉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第 2 节）。上帝正是在信守自己的话语。这些事发生，只因祂说过它们必将发生。

要确认预言与审判之间的联系，我们只需

回顾列王纪下中早先读到的一些预言。例如，在第20章，先知以赛亚对希西家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件”（列王纪下20:17）。这预言后来确实应验了。为确保我们不忽略这一关联，作者在列王纪下24:13提醒我们，所罗门圣殿遭劫掠正是“正如耶和華所说的”。在第21章，众先知宣告：因玛拿西的诸多可憎之事，上帝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21:12）。祂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第13节）。女先知户勒大同样发出严厉的预言，她传达耶和華的话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以我的忿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22:16-17）。

所有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因为真预言总是如此。甚至在尼布甲尼撒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耶路撒冷就注定要在上帝的审判中倾覆。一切都要按照上帝所说的方式发生。列王纪下终章的序幕，就这样成为上帝信守话语的显著例证。

因此，耶路撒冷所遭受的审判，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们的激励。上帝不会永远容忍亵渎。祂信实地施行公义。所以，邪恶的统治者终将倒在最后的审判中，承受上帝可畏的烈怒。这让我们在面对不公时仍存盼望。虽然有时我们会在世间诸多罪恶面前感到无力，但我们知道公义终将彰显。

我们也当明白自己需要为罪悔改。审判必将临到我们，就像它曾临到耶路撒冷一样确定。即便现在还不是终结的开端，那日终必来到。人子将带着荣耀降临，坐在祂的白色大宝座上，展开生命册，把绵羊与山羊分别开来。我们若有智慧，就当相信这位公义信实上帝的真实可靠的话语。我们要悔改归正，信靠耶稣，在末后的审判中得蒙怜悯，永远与祂在天上的圣殿里同住。

31

巴比伦之囚

列王纪下 25:1-30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第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列王纪下25:27-28）



战争带来了失败与毁灭。然而当黑暗降临之际，新的希望正在升起。这希望如此微小而不起眼，极易被我们忽视。但它的力量之强大，足以引向最终的胜利。

这是 2005 年乔治·卢卡斯执导的电影《星球大战前传 3：西斯的复仇》的核心剧情。影片结尾时，银河共和国的局势已极度恶化。最高议长帕尔帕廷被揭露为黑暗尊主达斯·西迪厄斯，其门生安纳金·天行者背叛绝地委员会成员堕入黑暗面，成为达斯·维达。他们建立的邪恶新帝国将为银河系带来死亡与毁灭。

但仍有一线希望——或许可说是双重的希望。安纳金的妻子帕德梅诞下双胞胎，这两个孩子注定将成为绝地大师。影片以莱娅公主和卢克·天行者分别被秘密托付给两颗不同星球上的养父母作结。最后一个场景中，两颗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预示着未来的胜利。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犹太和以色列诸王记描绘了相似的叙事弧线，最终以更持久胜利的应许盼望收尾。巴比伦人给圣城耶路撒冷带来了死亡与毁灭。上帝的子民被掳入黑暗，注定要在巴比伦经受七十年漫长的囚禁。但在终章之前，我们瞥见大卫的后裔约雅斤王不仅幸存于帝国宫廷，更在那里昌盛繁荣。在他身影的光芒中，我们看见救赎的希望正冉冉升起。

当巴比伦人卷土重来

列王纪下25章记载了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人对耶路撒冷发动的一系列残酷进攻中的最后一场。尼布甲尼撒王先前已围攻并攻陷该城（列王纪下 24:10-13），还将耶路撒冷的一些显要公民掳往巴比伦（14-16节）。

近十年后，这位狂妄的巴比伦王再度来袭：“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列王纪下 25:1-2；参耶利米书 39:1-2）。

这场致命的围城战持续了两年多，从公元前 589 年初直至公元前 587 年（或可能是 586 年）仲夏。正如撒玛利亚曾沦陷于亚述人之手（列王纪下 17:5），耶路撒冷也将向巴比伦人投降，原因相似：两座城都背弃了永活的上帝，都因累累罪行而面临审判。

耶路撒冷的陷落因此成为神圣正义的彰显。这座城得到了它应得的报应。巴比伦的成功围城同样是

上帝对其话语信实的印证。通过他的仆人众先知，上帝曾多次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和那里居民的被掳（如列王纪下21:10-15；参利未记26:14-39；耶利米哀歌2:17）。最终，祂的话语应验。当然，这对犹太神子民而言绝非好消息。然而，这场悲惨的灾祸确实见证了上帝的圣洁、公义与信实。

本章余下部分描述了耶路撒冷可怕的倾覆。历代志下36:11-17记载了同一事件，但细节简略得多。列王纪的作者以新闻纪实般的笔法叙述，事实详尽而情感克制。但切勿误解：无论叙述如何平实，耶路撒冷的百姓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承受了巨大苦难。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将巴比伦的侵袭比作飓风：明知其将至，但唯有亲眼目睹才能确信毁灭的彻底。¹人力无法阻挡，当风暴过后，只剩下满目疮痍。

出来吧，恶心的眼球！

既然圣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遭遇，我们也应当花时间认真倾听并汲取教训。巴比伦围城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发生？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如同大多数长期围城战的情况，以色列人面临最严峻的剥夺是饥荒。随着时间推移，食物日益匮乏，直到“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列王纪下25:3）。

先知耶利米在其著作耶利米哀歌中生动描绘了这座城市的苦难：“她的民都叹息，寻找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耶利米哀歌1:11）。耶利米写下围城初期的这些话语，当时尚可在开放市场换取食物。不久先知便会宣告：“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

1. 戴尔·拉尔夫·戴维斯，《列王纪下：权力与怒火》（苏格兰罗斯郡费恩：Christian Focus 出版社，2005年），333页。

（2:12）。最终，人们以生命为代价换取食物。“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他们说，“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5:9-10）。事实上，有些人死于至亲之手：“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4:9-10）。

最终耶路撒冷衰弱到尼布甲尼撒王能攻破城墙的地步。当这一刻来临时，城中的战士不出所料地做了最后一次逃亡尝试：“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列王纪下 25:4；参耶利米书 39:4）。

危急时刻需要非常之举。那些战士要么逃往沙漠，要么在尝试中丧生。然而由于迦勒底人（即巴比伦人）已围困城池，军队的逃亡注定失败：“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列王纪下 25:5）。如同大多数噩梦场景一样，王和他的部下终究未能摆脱致命的追兵（参见耶利米哀歌 4:18-19）。

西底家这场厄运缠身的叛乱就此终结。巴比伦人废黜约雅斤后，曾立此人为犹大王并将他带到巴比伦。但正如我们在第 25 章开头所读到的，西底家愚蠢地“背叛巴比伦王”（列王纪下 24:20）。他此举全然违背了所领受的明确指令。先知耶利米早已传达上帝的旨意，命他臣服于巴比伦人（耶利米书 34:1-3）。投降或走向屠戮（27:12-15），这就是上帝为他定下的命运。

然而西底家并未听从。他一心想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光，竟停止向巴比伦人进贡，公然违抗神的旨意。据列王纪下 24:20 记载，西底家的反叛直接导致了耶路撒冷的覆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这场灾难波及所有人，但

对西底家而言尤为悲惨。巴比伦军队俘虏了这位君王，将他押解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面前，并宣判了他的罪行。“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他到巴比伦去”

（25:7；参耶 52:9-11）。

这骇人的场景令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李尔王》中葛罗斯特伯爵的遭遇。一心毁灭的恶棍里根和康华尔对无辜的伯爵下手，挖出了他的一只眼睛。一位正直的农夫试图阻止他们继续施暴，却被击倒在地，随后他们转向葛罗斯特完成血腥暴行。“出来吧，恶心的眼球！”康华尔高喊着，使这位不幸的伯爵双目失明。²

巴比伦人同样残暴，仅在宣判西底家罪行时稍作停顿。他们先屠戮了王的儿子们，接着剜出他的双眼。其残忍之处在于，他们要让西底家永远被最后所见之物折磨：自己骨肉至亲的死亡。

我们不应忽视上帝在这整件事中所彰显的公义。西底家所遭受的，正是他背叛上帝——以及犹大国背叛上帝——所应得的报应。巴比伦人在此事件中充当了神圣审判的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底家及其随从是在耶利哥城被擒获的（见列王纪下 25:5）。这标志着整个国家完成了一个循环。约六百年前，当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之地时，耶利哥是他们征服的第一座城（见约书亚记 6 章）。如今他们面临终极惩罚：被逐出曾应许的土地，远离上帝的同在。

耶路撒冷的陷落

回到耶路撒冷，局势每况愈下。在约一个月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最终攻破外墙，他的将领来到城中实施全面彻底的占领：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

2. 威廉·莎士比亚，李尔王，第3幕，第7场。

巴比伦之囚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列王纪下25:8-9；参耶利米书52:12-13）

毁灭是彻底的。耶路撒冷几乎所有重要建筑都化为焦土——不仅是王宫，还包括所有贵族宅邸。随后巴比伦人摧毁了城防体系：“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列王纪下25:10；参耶利米书52:14；耶利米哀歌2:2）。若这座城日后要重建——正如尼希米时代最终实现的那样——它的城墙与宫殿都需要彻底重修。

巴比伦人使其雪上加霜，将耶路撒冷圣殿中仅存的珍宝洗劫一空：

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迦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铜运到巴比伦，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列王纪下25:13-15；参历代志下36:18；耶利米书52:17-19）

在耶利米先知事工的早期，犹太百姓曾错误地将信心寄托于圣殿，仿佛一座物质建筑能拯救他们。“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如此宣称（耶利米书7:4）。但拥有一座神圣建筑并不能抵挡罪恶或其致命后果。当我们幻想只要参加一间好教会就能遮盖罪行（无论是否在悔改与信心中转向耶稣基督）我们便陷入了同样的错误思维。当神圣审判临到耶路撒冷的那日，圣殿无法保护百姓，百姓也无法保护圣殿。每一件圣物都被掳往巴比伦。

这并非圣殿首次遭劫掠。早先就有过数次，最珍贵的物品——尤其是黄金制品——曾被掳走（参见列王纪上14:25-26；列王纪下14:13-14；18:13-16）。圣殿如同一罐糖果，人们翻拣寻找自己钟爱的口味：当他们稍后再来索取更多时，他们就甘愿退而求其次。

此时圣殿中的物品，巴比伦人主要掠走了青铜器。虽非上选但聊胜于无，尼布甲尼撒的士兵尽其所能地搜刮——不仅带走便携的小件物品如火鼎、蜡剪，还拆走了巨型铜柱和铜海等大型圣器：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上有铜顶，高三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与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列王纪下 25:16-17；参耶利米书 52:20-23）

这些圣物中有一部分自所罗门王时代起就属于犹大。它们都是按照上帝详尽的指示，以充满爱意且精美绝伦的方式打造而成。但如今，这座著名的圣殿与其珍宝的最后遗迹正在消逝。

耶路撒冷圣殿遭劫掠，正是神圣预言的明确应验。当所罗门初次为圣殿举行奉献礼时，耶和华曾对他说：

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列王纪上 9:6-8；参耶利米书 27:16-22）

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当百姓转去敬拜别神时，他们的圣殿就成了废墟。这个警戒故事呼唤人们反思与悔改。出于某种原因，多数人总以为能逍遥法外地犯罪，幻想自己的过犯永远不会被追究。但上帝总会清算我们的罪孽。因此，耶稣的话值得我们所有人聆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 13:3）。

流亡者的哀歌

耶路撒冷的陷落催生了一曲悲怆的哀歌。上帝的子民曾长久颂赞这座美丽的城。在大卫王的上行之诗中，他如此赞美“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并邀请百姓为它的平安祈求：“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诗篇 122:3,7）。然而当尼布撒拉旦将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城楼尽数摧毁后，这里再无值得赞颂之物，也几乎无可祈求。人们所能做的，唯有为逝去的一切哀哭。

耶路撒冷百姓的遭遇更令人哀叹。他们大多被掳走：“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列王纪下 25:11；参耶利米书 52:15）

这是三次流放中的最后一次（参见耶利米书 52:28-30），可追溯至但以理和耶路撒冷统治阶层的许多其他人被掳之时（列王纪下 24:14-16；但以理书 1:1-6）。当巴比伦人完成这一切后，几乎无人幸存——只剩下最贫苦的穷人。但尼布撒拉旦确实在耶路撒冷的罐底留下了一点东西：“但护卫长留下些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列王纪下 25:12；参耶利米书 52:16）。至此，耶路撒冷的经济已沦为仅能维持生存的农耕。

犹大一些主要祭司和军官的遭遇则更为悲惨。这些可怜人甚至未能抵达巴比伦，而是遭受了即时处决：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列王纪下 25:18-21）

圣经并未说明这些人为何被杀，因此我们无法确知原因。或许是巴比伦人企图通过处决耶路撒冷最显赫的公民来震慑其他俘虏。又或者这些人曾参与西底家的叛乱，或牵涉到王试图逃离耶路撒冷的绝望行动，因而作为同谋被处决。无论原因为何，结果犹大祭司们与耶路撒冷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被冷酷地处决了。

这段悲痛的叙述以一句简短的总结收尾：“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列王纪下 25:21；参历代志下 36:20-21）。作者以（与本章其他部分相同的）平实笔调陈述这一事实——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但寥寥数语中隐含的苦难是巨大的。列王纪下 25 章记载的事件，是旧约中降临在以色列头上的两大灾难之一。其一是民族在埃及为奴之家的寄居史，其二便是巴比伦之囚时期，那时上帝的子民被硬生生扯离应许之地，掳往异邦。

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在围城期间死去的人反而是幸运的。大多数幸存者再也未能重返家园，而是死于囚禁之中。他们的余生都将承受上帝对耶路撒冷审判的后果。他们会困惑，上帝对犹大的应许（即祂的子民将居住在这应许之地）究竟如何了结。

若要通过寻找情感与礼仪上的线索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回应这些悲惨事件，我们可在耶利米哀歌中找到答案。先知耶利米为所爱的城倾心吐意：“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众民哪，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耶利米哀歌 1:16,18）或是转向诗篇 137 篇，那是被掳者在漫长流亡岁月中吟唱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诗篇 137:1）

先知与诗篇作者都为我们树立了效法的榜样。当患难临到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失丧需要哀悼，这是基督徒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却常被忽视的本分。当我们看到人们被谋杀或被军事暴力击倒时，应当在为他们亲人祷告的同时，也为他们的

丧失哀悼。当我们目睹人们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在地上漂泊流浪时，我们应当为他们的苦难而哭泣。当更小的悲剧在近处发生时，我们应成为最先洒下同情泪水的人。而当我们思想那仍在等待的审判（即对这深陷罪中的世界的审判）时，我们更该呼求上帝怜悯那些尚未在悔改与信心中归向基督的人。

耶路撒冷的遭遇如此悲惨，以致耶利米写下整卷书卷，只为抒发他亲眼所见的哀恸。圣灵可藉此范例教导我们关乎灵命与情感成长的重要功课。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列王纪下25章里陈述世间的败坏，更需转向耶利米哀歌，与哀哭的人同哭。

你想回到埃及吗？

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后，用刀剑处决部分败敌，并将以色列的精英尽数掳往异乡。在班师回朝前，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处置留下的余民——那些将生活在耶路撒冷废墟上的贫苦农夫。这片土地需要管理者。于是“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儿子基大利作省长”（列王纪下 25:22；参耶利米书40:4-6）。在大卫王朝统治数世纪后，犹大再无君王，取而代之的是基大利临时政府监管这座城。

基大利是个好人，也是担任省长的合适人选。他是沙番的孙子，沙番曾在约西亚王和约雅敬王时期担任犹大的家宰。沙番多次力挽狂澜，先是把律法书带给约西亚王（见列王纪下 22 章），后来又拯救耶利米免于死亡和危险（见耶利米书 26 章）。沙番完全忠于上帝的话语。他的孙子基大利也是个好人——在艰难危险的时期，当一切似乎都与上帝的子民作对时，他为我们树立了为上帝而活的伟大榜样。

基大利给留在耶路撒冷的正义余民提出的建议出人意料，但很合理：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作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法人单户篋的儿子西莱雅、玛迦人的儿子雅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迦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列王纪下 25:23-24；参耶利米书 40:7-12）

基大利之所以劝这些军人不要惧怕，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正陷于恐惧之中。毕竟尼布甲尼撒刚刚摧毁了他们的城池，将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掳往异乡。如今巴比伦人完全掌控局势，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强迫这位省长做出更可怕的事呢？

基大利告诫他的部下要接受当前的处境。与其再次反叛（那可能导致彻底毁灭）不如顺服尼布甲尼撒的轭。上帝呼召他们不要反抗，而要降服。因此，他们经历上帝祝福的方式就是简单地接受“新常态”，并尽己所能侍奉尼布甲尼撒。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效法但以理、尼希米等敬虔之人在巴比伦的作为，他们必得亨通。他们不仅能在巴比伦帝国生存，更将在此繁荣兴盛。

基大利的劝诫对生活在世俗文化中的基督徒同样是金玉良言，因为我们有时就仿佛置身敌占区。只要我们愿意聆听，上帝就对我们有信息传达。有些人总想发动文化战争，争夺政府控制权。当然，我们蒙召是要捍卫真理并参与政治进程。但我们也当如保罗教导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徒那样，过安静平和的生活（提摩太前书 2:2）。即便不在掌权之位，只要我们信靠上帝，按祂的方式、在祂的时间推进祂的国度，我们必得亨通。

基大利向他的子民传达了善言，但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人拒绝了这些话。他们非但没有顺服他的权柄，反而将他的身体交于刀下：

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

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太人及迦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他们惧怕迦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列王纪下 25:25-26；参耶利米书 41:1-3）

这场暗杀行径令人发指。百姓非但没有尊崇上帝赐给他们的领袖，反而自行其道。随后他们逃往埃及，回到了为奴之家！重返受奴役之地，他们最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正如摩西曾警告可能发生的那样（见申命记 28:64-68）。实质上，他们正在亲手拆毁自己的救赎故事。

他们杀害基大利并逃往埃及的动机值得深思，因为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试探——一种可能将我们引向重罪的试探。以实玛利及其同谋者“惧怕迦勒底人”（列王纪下 25:26）。谁能不惧？巴比伦人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征服者之一。但上帝仍有计划保护周全祂的子民，使他们能在巴比伦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继续生活。因此，他们无需恐惧；只需信靠上帝，一切自会安好。

当我们心怀恐惧时，往往容易犯类似的错误。例如，当我们害怕孩子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时，养育他们就不再是出于对上帝作为的信心，而是更多出于对可能出错的恐惧。当我们害怕持其他世界观的人时，就会以怀疑而非基督徒的爱去对待他们。当恐惧与不安占据上风，我们便无法善待他人。即便我们没有像以实玛利谋杀基大利那样去杀害他们，他们也会成为我们焦虑的牺牲品。

受苦的也不仅是他人。那群因恐惧而返回埃及的以色列人，直接导致了其自身的灭亡。先知耶利米曾告诫他们：若留在以色列，上帝必施怜悯使他们昌盛，最终必从巴比伦人手中拯救他们（耶 42:1-12）。但若他们执意自我放逐到埃及——顺从恐惧而非听从主他们上帝的声音——就必不能存活（13-18节）。“不要进入埃及，”耶利米命令道。当他们拒绝听从时，先知发出这样的诅咒：“现在你们要确实地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第 22 节）。那些拒绝接受上帝计划的人将永远失丧。

新的希望

列王纪上下讲述了一个漫长而悲哀的衰落故事。叙事弧线从大卫王之死开始，以耶路撒冷的陷落告终。在这过程中，王国一分为二，以色列最终落入亚述之手，犹大则流亡。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有十个永远消失，剩下的少数人散居于埃及到巴比伦。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甚至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曾是上帝承诺要与祂子民同在的地方。

仅存一丝微弱的希望。正如著名棒球运动员兼民间英雄尤吉·贝拉常说的：“没结束就不算结束。”在列王纪下的语境中，直到我们读到尾声（讲述老约雅斤王遭遇的篇章），故事才真正落幕。

我们上次见到约雅斤时，他还是个少年，刚刚成为耶路撒冷的王（列王纪下 24:8）。不幸的是，他的统治并未持续太久。约雅斤在位仅三个月后，巴比伦人便围攻了他的城池。那是公元前 597 年——尼布甲尼撒首次攻打大卫城。约雅斤立即投降，与家人一同沦为战俘（10-17 节）。他的余生都在囚禁中度过。

列王纪下的尾声让我们得以一窥约雅斤王在巴比伦度过的最后时光。这是耶路撒冷陷落近三十年后我们所见的情景：

犹大王约雅斤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又和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列王纪下 25:27-30）

部分学者将这个小故事视为以色列全面溃败的又一征兆。这位曾骄傲的君王已沦为异教宫殿中的傀儡。一位注释者写道：“所罗门的荣耀已归于巴比伦，帝国已然瓦解。巴比伦王摧毁了所罗门的城池、宫殿与圣殿；他掌控着所罗门的帝国，占有其全部财富。如今所罗门最后存世的继承者（就我们所知）正端坐在象征帝国权力的巴比伦宴席上，衣食无忧：他坐着，进食，而后（暗示性地）死去。”³

诚然，约雅斤如众人般终有一死。但列王纪下的作者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依然活着！许多上帝的子民未能逃离流放之地。他们有些人死于埃及，另有一些人则滞留在巴比伦再未重返耶路撒冷。可怜又眼瞎的西底家绝嗣而亡。但约雅斤王仍在呼吸。愿王万岁！

不仅如此，约雅斤的处境似乎正在改善。如同约瑟在埃及、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境遇一般，他赢得了俘虏者的青睐，因而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当时巴比伦有许多被尼布甲尼撒征服的外邦君王，但据我们所知，唯有约雅斤享有身着华服、与王同席、自由出入王宫的殊荣。

这一切证明：即便当上帝子民的命运岌岌可危、几乎仅剩上帝应许作为依靠时，祂永恒的承诺也从未落空。圣经史家以这个脚注作结，正是要向我们表明大卫的王室血脉依然存续。列王纪下25:27两次称约雅斤为“犹大王”。作为大卫真正的后裔，他本是耶路撒冷合法的君王。上帝早已应许大卫的宝座将“永远坚立”（撒母耳记下7:16），他的子孙中必有一位永远作“耶路撒冷的明灯”（列王纪上15:4；参列王纪下8:19）。要实现这些应许，大卫必须拥有绵延不绝的后裔。因此，约雅斤的存续对于上帝子民的宏大叙事及其永恒救赎至关重要。沃尔特·布鲁格曼准确指出，列王纪下的结语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神学宣言，其中蕴含着深刻而不可否认的盼望，

3. 伊恩·W·普罗文，《列王纪上、下》，新国际圣经注释：旧约卷7（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这盼望对以色列再次重申。”所有“对大卫王室的承诺以及以色列深切的盼望都寄托在这位荒凉之人身上。”⁴

约雅斤或许是列王纪下中最后一位君王，但他绝非犹大的末代君王——绝非如此。上帝从不违背承诺，也绝不会让祂的话语落空。根据马太福音开篇那激动人心的家谱记载，“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雅生撒拉铁”（太 1:11-12）。由于“耶哥尼雅”是“约雅斤”的另一个称谓，马太所指的正是那位在尼布甲尼撒王席上用膳的君王。大卫的王室血脉经由他延续至撒拉铁，其后代代相传，直至“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16节）。

在完整的圣经语境中，这些文字堪称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即便耶路撒冷陷落、约雅斤被掳至巴比伦，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也从未落空。古代君王的血脉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祂是以色列合法的君王与上帝子民永恒的统治者。因上帝在约雅斤王被囚巴比伦期间仍信守承诺，王权最终传承至耶稣基督——我们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

这仍非故事的终点，因这故事永无终结。随着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其君王的应许，我们的盼望不断升腾。不妨将基督初次降临视为列王纪第3季——犹大与以色列旧约故事的续篇；而祂的再临则是列王纪第4季——我们仍在翘首期盼的终章。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已成为这永恒故事的一部分。

蒙上帝恩典，我们不再被罪蒙蔽或迷失于属灵的流放。不，我们安然居于上帝的城中，受大卫王室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坚固庇护。

愿王万岁！

4. 沃尔特·布鲁格曼，列王纪下，诺克斯讲道指南（亚特兰大：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82年），100-101页。

参考文献

- 威廉·埃姆斯. 神学精要. 约翰·迪克斯特拉·尤斯登 编. 达勒姆, 北卡罗来纳州: 迷宫出版社, 1983.
- R·T·安德森. “撒玛利亚人.” 载于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 杰弗里·W·布罗米利 编, 第 4 卷: 2673–74. 修订版. 大急流城: 厄尔德曼斯出版社, 1988.
-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菲利普·沙夫 编. 马库斯·多兹 译. 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系列. 第一辑 第 2 卷. 出版地不详: 基督教文学出版社, 1887. 重印版, 皮博迪, 马萨诸塞州: 亨德里克森出版社, 1994.
- 贝利, 肯尼斯·E. 耶稣通过中东东方视角: 文化研究 in the Gospels. 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 校园出版社, 2008 年.
- 班顿, 罗兰·H.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纽约: 艾宾顿出版社, 1950 年.
- 巴利, 丹尼斯. *God and History in the Old Testament*. 纽约: 哈珀与罗出版社, 1976 年.
- 巴恩豪斯, 唐纳德·格雷. *The Invisible War*. 大急流城: 宗德万出版社, 1965 年.
- 巴特, 卡尔. *Church Dogmatics*. G·W·布罗米利译. 爱丁堡: T&T Clark 出版社, 1956 年.
- 贝格, 阿利斯泰尔. *Made for His Pleasure*. 芝加哥: 穆迪出版社, 1996.
- Blanchard, Charles. 从神得物: 祷告生活研究. 1915. 重印, Murfreesboro, TN: Sword of the Lord, 1953.
- Blue, Ron. 慷慨生活: 通过给予找到满足.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7.
- Borg, Julie. “封印的证据: 圣殿山发现支持圣经记载.” *WORLD*, 2016 年 2 月 6 日, 56.
- Browne, Stanley G. 圣经中的麻风病. London: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1974.

Bibliography

- Brueggemann, Walter. *2 Kings*. Knox Preaching Guide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2.
- Calvin, Joh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ited by John T. McNeill. Translat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2 vols.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20–2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 Cogan, Mordechai, and Hayim Tadmor. *II Kings*. Anchor Bible 11 花园城, 新泽西州: 双日出版社, 1988 年。
- 库珀, 德里克 编。《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纪上、下, 历代志上、下》。《改革宗圣经注释: 旧约卷五》。唐纳斯格罗夫, 伊利诺伊州: IVP 学术出版社, 2016 年。
- 达利摩尔, 阿诺德·A. 《乔治·怀特菲尔德: 十八世纪大复兴中上帝膏立的仆人》。西切斯特, 伊利诺伊州: 十字路出版社, 1990 年。
- 丹尼尔, 大卫。《威廉·廷代尔传》。纽黑文, 康涅狄格州: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 戴维斯, 戴尔·拉尔夫。《列王纪下: 权能与烈怒》。苏格兰罗斯郡费恩: 基督教焦点出版社, 2005 年。
- 德格拉夫, S.G. 《应许与救赎》。共 4 卷。圣凯瑟琳斯, 安大略省: 佩德亚出版社, 1978 年。
- Deutsch, Robert. 《第一印象: 从亚哈斯王印玺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24, 3 (1998): 54–56, 62.
- DeVries, Simon. *2 King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12. Waco, TX: Word, 1985.
- Dillard, Raymond B. *Faith in the Face of Apostasy: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Elijah and Elisha*.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1999.
- Edgar, William. *Reasons of the Heart*. Grand Rapids: Baker, 1996.
- Ellison, H. L. 《列王纪上、下》。载于 *The New Bible Commentary*, 由 Francis Davidson 编辑, 300–339 页。第 2 版。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The Prophets of Isra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 Ellsworth, Roger. *Apostasy, Destruction, and Hope*. Darlington, UK: Evangelical Press, 2002.
- Fretheim, Terence E. *First and Second Kings*. 《威斯敏斯特圣经指南》。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9 年。
- Garlington, Don. 《‘世上的盐’在圣约视角下的解读》。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54, 4 (2011年): 715–48 页。
- Grabbe, Lester L. 《如笼中之鸟: 公元前 701 年西拿基立的入侵》。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03 年。

- 葛培理 (Billy Graham)。《照我本相：葛培理自传》(*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旧金山：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7 年。
- 贺理 (O. Hallesby)。《祷告》(*Prayer*)。伦敦：校园出版社，1948 年。
-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 (Howard Hendricks)。《同心站立：影响你的一代》(*Standing Together: Impacting Your Generation*)。俄勒冈州格雷沙姆：异象之家出版社，1995 年。
- T·R·霍布斯 (T. R. Hobbs)。《列王纪下》(*2 Kings*)。《圣经文字注释》第 13 卷。德克萨斯州韦科：Word 出版社，1985 年。
- 豪斯，保罗·R. 1, 2 列王纪·新美国注释 8. 纳什维尔，田纳西州：博德曼与霍尔曼，1995。
- 哈伯德，罗伯特·L., Jr. 列王纪上、下·人人圣经注释·芝加哥：慕迪，1991。
- 琼斯，格威利姆·H. 列王纪上、下·第 2 卷·新世纪圣经注释·大急流城：埃德曼斯，1984。
- 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瑟夫著作集·威廉·惠斯顿译·皮博迪，马萨诸塞州：亨德里克森，1987。
- 凯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列王纪书·旧约圣经注释·1876. 重印版，大急流城：埃德曼斯，1965。
- 凯尔，C. F., 与 F. 德里奇·旧约注释·10 卷·大急流城：埃德曼斯，出版时间不详。
- Keillor, Steven J. 上帝的审判：解读历史与基督教信仰·唐纳斯格罗夫，伊利诺伊州：校园出版社，2007 年。
- Knoppers, Gary N. 《神治下的两国：所罗门与双王朝的申命记历史——耶罗波安统治、以色列灭亡与约西亚王朝》·哈佛闪族研究专著 53. 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4 年。
- Konkel, August H. 《列王纪上 & 下》·NIV 应用注释系列·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2006 年。
- Leithart, Peter J. 《列王纪上下》·布拉索斯圣经神学注释·大急流城：Brazos 出版社，2006 年。
- Linthicum, Robert. 《上帝之城，撒旦之城：城市教会的圣经神学》·大急流城：Zondervan 出版社，1991 年。
- Long, Burke O. 《列王纪下》·旧约文学形式 10. 大急流城：Eerdmans 出版社，1991 年。
- Luckenbill, D. D.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2 卷·1927 年·重印版，伦敦：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1989 年。
- Luther, Martin.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由 Timothy F. Lull 编辑·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 1989 年。

Bibliography

- 麦格拉思, 阿利斯特.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牛津: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1990 年.
- 麦克纳特, 詹妮弗·鲍威尔与大卫·劳伯合编. *The People's Boo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ible*. 唐纳斯格罗夫, 伊利诺伊州: 校际出版社, 2017 年.
- 迈尔, F. B. *Elijah: And the Secret of His Power*. 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堡: 基督教文学十字军出版社, 1992 年.
- 蒙哥马利, 詹姆斯·A. 与亨利·斯奈德·格曼合著. 《列王纪评注: 批判与释经》. 国际批判评注系列. 爱丁堡: T&T Clark 出版社, 1951 年.
- 莫蒂尔, J·亚历克. 《以赛亚的预言: 导论与评注》. 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 校园出版社, 1993 年.
- 穆雷, 安德鲁. 《等候神》. 宾夕法尼亚州新肯辛顿: 惠特克出版社, 1983 年.
- Nelson, Richard D. *First and Second Kings*.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1987.
- Nouwen, Henri. *Letters to Marc about Jesus*. In *The Spiritual Life: Eight Essential Titles*. New York: HarperOne, 2016.
- Owen, John.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Fearn, Ross-shire,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1996.
- Packer, J. I. *Concise Theology: A Guide to Historic Christian Beliefs*. Wheaton, IL: Tyndale, 1993.
- Patterson, Richard D., and Hermann J. Austel. *1, 2 Kings*.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4.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8.
- Pink, A. W. *The Life of Elijah*.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3.
- 普里查德, 詹姆斯 D. *Ancient Israel*. 第 2 版. 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9 年.
- 普罗文, 伊恩·W. *1 and 2 Kings*. 新国际圣经注释: 旧约卷 7. 皮博迪, 马萨诸塞州: 亨德里克森出版社, 1995 年.
- 罗珀, 大卫. *A Beacon in the Darkness*. 拉里·R·利比编. 波特兰, 俄勒冈州: 穆特诺玛出版社, 1995 年.
- 薛华, 弗朗西斯·A.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惠顿, 伊利诺伊州: 廷代尔出版社, 1972 年.
- 萨瑟恩, R·W. *The Middle Ages*. 鹈鹕教会史系列 2. 伦敦: 企鹅出版社, 1970 年.
- 司布真, 查尔斯·H. 《城中的祝福》. 信心的支票簿. <http://www.dailybibleandprayer.com/daily-devotions/0206-Blessing-in-the-City.html>.

- . “准备启程。” 载于都市会幕讲坛：包含讲道与修订稿，54:517-28. 帕萨迪纳，TX: 朝圣者出版社，1969.
- 斯蒂尔，罗杰·乔治·穆勒：以上帝为乐．惠顿，IL: 哈罗德·肖出版社，1981.
- 斯蒂尔，威廉·以利亚·阿伯丁：吉尔康斯顿南教堂，1990.
- 泰勒，霍华德·戴德生传．芝加哥：慕迪出版社，1965 .
- Thiele, Edwin R. *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 纽约：Macmillan, 1951 年。
- Thomas, D. Winton 编 . *Documents from Old Testament Times*. 纽约：Harper & Row, 1958 年。
- Vos, Howard. *1, 2 Kings*. 圣经研读注释．大急流城：Zondervan, 1989 年。
- Wirt, Sherwood 编 . *Spiritual Disciplines: Devotional Writings from Great Christian Lead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基督教遗产经典系列．惠顿，伊利诺伊州：Crossway, 1983 年。
- Wiseman, Donald J. *1 & 2 Kings*. 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 第 9 卷．唐纳斯格罗夫，伊利诺伊州：InterVarsity Press, 1993 年。
- 扎尔，保罗·F·M. *Five Women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大急流城：埃德曼斯出版社，2001.

经文索引

Genesis

3:15—315 5:24—
25 14:18—20—91
19:11—132 21:1—
7—75 22:5—237
28:10—22—302,
394 32:1—2—128
37:19—20—40

出埃及记

3:8—324 4:22—
280 12—342,
396 14—32
14:16—28—28
14:21—31—54
15:22—25—35
16—91 20:2—
67, 404 20:2—3—
292 20:4—5—
195 20:5—116,
176, 190 21:2—
3—57 22:22—
23—60 24:7—
389 25—31—
274 25:9—284
25:22—206
25:30—91

25:40—284
30:11—16—214
32:9—296
33:3—296
34:6—7—410
35:21—217
35:29—217
38:21—206
40:16—285

利未记

2:13—35 4:1—
5:13—221
5:14—6:7—
221 13—14—
95 18:21—
278 23:4—8—
91 23:14—
89 24:15—16—
39 25:39—42—
57 26:14—39—
415 26:22—
39 27—216
27:1—8—215

《民数记》

16—38
18:13—90
18:19—35
19:11—13—79
19:11—19—393

21:4—9—315
27:18—23—28
33:51—52—251, 261

申命记

4:25—28—364
4:44—45—377
6:4—105
6:4—5—195
6:5—398
8:3—91
9:13—21—295
10:12—196
10:17—18—61
13:6—11—180
14:29—61
16:1—8—396
17:14—17—206
17:18—20—207
17:20—208, 374
18:4—5—90
18:9—12—363
18:18—36
20:1—24
20:3—4—127
21:17—21
21:23—242
23:17—18—392
24:16—253
24:19—21—61
26:12—13—61

圣经索引

27-30—208
27:19—61
28:2-3—36
28:52-57—136
28:61—381
28:64-68—424
29:21—381
30:10—377
31:9-13—378
31:26—378
32:35—253
32:43—174, 175

约书亚记

1—140
3-4—32
3:14-17—28
5:10—396
5:13-6:25—33
6—417
6:26—34
24—208

士师记

9:7-15—255

Ruth

2:14—92

撒母耳记下

1:1-20—75
10:25—207
13:14—194, 250
16:7—38
17:26—331
17:36—301
18:5—316
18:12—316
21:1-9—92
24:3-4—165
24:6—166
28:3-25—363

撒母耳记下

4:9-12—191
5:3—208
7:10-17—248
7:12-16—171
7:12-17—368
7:14—280
7:16—202, 426
8:7—206
9—64
16:5-8—40

列王纪上

1-2—28
3:16-28—137
4:25—324
8—223
8:10-11—408
8:37-40—329
8:65—264
9:6-8—419
11:32 起—280
12:25-33—37
12:28-30—195
12:31—278
12:32-33—284
13:2—394
13:3—394
14:9—266
14:16—366
14:23—260, 278
14:25-26—418
15:4—426
16:8-20—180
16:24—102
16:31—176
16:31-32—192
16:32—209
16:33—176
16:34—34
17:1—7, 8
17:1-6—28

17:7-24—28
17:8-24—8
17:13-16—66
17:17-23—238
17:17-24—66, 80, 86
18:1-46—28
18:4—57, 121
18:7-16—27
18:8-16—86
18:12—57
18:13—57
18:17-12, 144
18:20-40—8
18:21—46
18:38—11
18:41-46—66
19:1-2—176
19:1-18—28
19:9-18—8
19:10—121, 191
19:14—191
19:15-17—164-65
19:16-17—174, 189, 193
19:18—57, 90
19:19—20, 31
19:21—20, 31, 52
21—8, 153, 181
21-22—28
21:5-16—176
21:17-24—181
21:20—12, 295
21:20-22—7
21:20-24—86
21:21-22—189
21:22—366
21:23—176
21:25—295
21:29—14
22:1-3—51
22:4-5—51
22:5—7, 8
22:7—51

22:8—12	2:8—66	3:24—25—48, 54
22:17—51	2:9—21, 31, 85	3:26—48
22:29—40—8	2:10—23, 32	3:27—48
22:34—35—178	2:11—18, 25, 38, 52, 86	4—121
22:37—45	2:11—12—23, 127, 232	4:1—57, 60, 63, 67
22:41—50—50	2:12—21	4:1—7—56—69, 71, 86, 122,
22:43—50	2:13—14—27	235
22:46—50	2:14—18, 28, 32, 66, 121	4:2—59
22:52—53—12	2:15—28, 32	4:3—4—59
	2:16—27	4:3—6—56
列王纪下	2:17—18—27	4:3—7—66
1:1—6	2:19—33	4:5—59
1:1—18—5—17	2:19—22—33, 66, 86, 121,	4:6—59
1:2—6, 161, 349	235	4:7—59, 67
1:3—7	2:19—25—30—42	4:8—70, 71
1:3—4—7, 161	2:20—21—34	4:8—10—154
1:4—10, 16	2:22—35	4:8—37—69—81, 86, 122,
1:5—7	2:23—37	235, 238
1:6—7, 10	2:23—24—30	4:9—10—58, 71
1:7—8—7	2:23—25—122, 235	4:11—73
1:9—11	2:24—39	4:12—109
1:10—11	2:24—25—39	4:12—13—73
1:11—11	3—86, 232	4:14—73
1:12—11	3:1—3—45	4:15—74
1:13—11, 13	3:1—27—43—55, 122, 235	4:16—74
1:13—14—13	3:4—44	4:17—75
1:15—11	3:5—44	4:18—20—75, 148
1:16—7, 10, 51	3:6—44	4:19—70
1:16—17—5, 86, 161	3:7—8—45	4:20—79
1:17—16	3:9—45	4:21—22—76
1:18—16	3:9—11—43	4:22—70
2—19, 247	3:10—46	4:23—76
2:1—19	3:11—20, 31, 50, 52	4:24—25—76
2:1—6—52	3:11—12—51	4:25—26—77
2:1—8—31	3:13—47	4:27—28—77
2:1—18—18—29	3:14—47	4:29—78
2:2—19	3:15—53	4:30—78
2:3—19	3:16—17—53	4:31—78, 79
2:4—19, 20	3:16—19—86	4:31—37—109
2:5—19	3:18—19—53	4:32—79
2:6—19, 20	3:20—53	4:32—35—69, 78
2:7—8—20, 32	3:21—23—53	4:32—37—66

经文索引

4:36—37—79
4:38—83
4:38—41—82—93, 122, 235
4:38—44—86, 122
4:39—83
4:40—83
4:40—41—82
4:41—84
4:42—85, 88, 89
4:42—43—85
4:42—44—122, 235
4:43—85
4:44—85
5—86
5:1—95
5:1—18—94—107, 122
5:1—19—122
5:1—27—235
5:2—96
5:3—96
5:4—96
5:5—96, 102, 114
5:6—98
5:7—95, 98
5:8—101
5:9—101
5:10—99
5:10—14—109
5:11—105
5:11—12—99, 101
5:13—100
5:14—100
5:14—16—94
5:15—105, 106, 117
5:15—16—103
5:16—117
5:17—105
5:18—106
5:19—106
5:19—20—108, 110
5:19—27—108—19, 122
5:20—101, 117

5:21—22—114
5:22—114, 117
5:23—114, 115
5:24—115
5:25—115, 116
5:26—117, 118
5:27—95, 109, 116, 156
6—86, 232
6—7—231
6:1—121
6:1—7—122, 235
6:1—23—120—34
6:2—4—121
6:4—121
6:5—121, 125
6:6—7—122
6:8—123
6:8—23—160, 235
6:9—10—123
6:11—12—124
6:13—124, 132
6:13—14—125
6:15—125
6:15—16—120
6:16—127
6:17—130, 138
6:18—132
6:19—132
6:20—132
6:21—132
6:22—133
6:22—23—133
6:24—25—135
6:24—7:20—135—46 页, 160 页,
235
6:26—136 页
6:27—136 页
6:28—30—136—37
6:31—144
6:32—144
6:33—144, 155
7—86, 232

7:1—144 页
7:2—145 页
7:3—4—137
7:5—7—137
7:8—138
7:8—9—135
7:9—138, 140, 141
7:10—11—142
7:12—142
7:13—14—143
7:15—143
7:16—143, 145
7:17—145
7:18—145
7:19—20—146
8—83, 148, 157
8:1—150
8:1—6—147—58
8:2—150
8:3—150
8:4—157
8:4—5—151
8:5—79, 157
8:5—6—147, 151
8:6—153
8:7—8—160
8:7—15—235
8:7—27—159—72
8:9—161
8:9—10—163
8:10—163
8:10—12—159
8:11—164
8:11—12—166
8:13—163
8:14—15—163
8:16—203
8:16—18—168
8:18—19—203
8:19—171, 179, 426
8:20—24—169
8:25—27—170

8:26—202	10:9—189	12:2—251
8:27—179	10:10—189	12:4—214, 215, 217
8:28—29—171, 177	10:11—190, 253	12:5—218, 221
8:28—9:37—173—85	10:12—14—190	12:6—218
9:1—6—174, 187	10:15—191	12:7—8—219
9:1—10:17—235	10:15—16—191	12:9—213, 219, 374
9:3—175	10:17—192	12:10—219
9:6—10—86	10:18—19—192	12:10—12—374
9:6—7—173	10:20—21—192	12:11—12—225—26
9:7—175, 179	10:22—193	12:13—14—226
9:7—10—187	10:23—24—193	12:15—220, 375
9:7—8—187	10:25—193	12:16—221
9:8—9—176	10:25—27—209	12:17—18—223, 256n3
9:10—176	10:26—27—46, 193	12:19—21—224
9:11—13—175	10:28—193	12:20—252
9:14—16—177	10:29—194	12:20—21—250
9:14—29—187	10:30—194, 249, 265, 267	13:1—2—230
9:15—27—171	10:30—31—186	13:1—25—229—43
9:17—177	10:31—187, 195	13:2—231
9:18—177, 178	10:32—33—167	13:3—167
9:19—20—178	10:32—36—194	13:4—231
9:20—178, 191	11—12—204	13:5—231
9:21—22—178	11:1—202	13:6—231
9:22—179	11:1—21—201—28	13:7—231
9:23—207	11:2—203	13:8—9—232
9:23—24—178	11:3—203, 214	13:10—11—230
9:25—26—181	11:4—204	13:10—13—257
9:27—29—179, 202	11:5—8—205	13:12—13—230
9:30—180	11:9—11—206	13:14—24, 124, 232
9:30—37—187	11:12—201, 206	13:15—16—233
9:31—180	11:13—14—207	13:15—17—86
9:32—33—180	11:14—207, 389	13:17—233
9:33—208	11:15—208	13:18—19—233
9:34—180	11:15—16—208	13:20—234
9:34—37—181—82	11:17—208	13:20—21—86, 229, 234
10:1—3—188	11:17—19—214	13:22—236
10:1—36—186—200	11:18—209	13:23—236
10:4—188	11:18—19—210	13:24—25—235
10:5—188	11:19—21—210	14:1—2—250
10:6—188	12—222	14:1—22—247—58
10:6—8—189	12:1—3—223	14:3—4—247, 250, 315
10:8—189	12:1—21—213—28	14:5—253

经文索引

- | | | |
|--------------------|----------------------------|---------------------|
| 14:6—253 | 16:3—278 | 17:35—40—304 |
| 14:7—254 | 16:4—278 | 17:41—305 |
| 14:8—254 | 16:5—6—279 | 18—315, 326 |
| 14:9—10—255 | 16:7—280, 281 | 18:1—2—314 |
| 14:11—14—256 | 16:8—281 | 18:1—37—313—27 |
| 14:13—14—418 | 16:8—9—288 | 18:3—315, 349 |
| 14:15—16—257 | 16:9—281 | 18:3—6—314 |
| 14:17—22—257 | 16:10—282 | 18:6—349 |
| 14:22—279 | 16:10—11—273 | 18:7—8—316 |
| 14:23—24—263 | 16:11—12—282 | 18:9—12—317—18 |
| 14:23—15:31—259—72 | 16:12—13—283 | 18:13—319 |
| 14:25—264 | 16:14—18—283—84 | 18:13—16—418 |
| 14:26—27—265 | 16:15—285 | 18:14—349 |
| 14:28—29—265 | 16:19—20—285 | 18:14—16—319 |
| 15:1—2—259, 260 | 17—298, 300, 308, 309, 318 | 18:15—16—313 |
| 15:3—4—260 | 17:1—2—288 | 18:17—18—321 |
| 15:5—261, 274 | 17:1—23—287—98 | 18:19—25—322 |
| 15:6—7—262 | 17:2—288 | 18:26—323 |
| 15:8—9—266 | 17:3—288 | 18:27—323 |
| 15:10—12—267 | 17:4—6—289—90 | 18:28—32—323—24 |
| 15:12—194 | 17:5—414 | 18:32—35—324 |
| 15:13—15—268 | 17:7—291, 290, 292 | 18:33—35—326 |
| 15:16—268 | 17:7—8—287 | 18:36—324 |
| 15:17—18—268—69 | 17:9—12—292—93 | 18:37—325 |
| 15:19—20—269 | 17:12—294 | 19:1—329 |
| 15:21—22—269 | 17:13—294 | 19:1—37—328—43 |
| 15:23—26—270 | 17:14—295 | 19:2—4—330 |
| 15:25—271 | 17:15—17—295 | 19:5—7—331—32 |
| 15:27—270 | 17:17—295 | 19:7—341 |
| 15:28—270 | 17:17—20—382 | 19:8—333 |
| 15:29—270 | 17:18—19—297 | 19:9—333 |
| 15:30—31—271 | 17:20—23—296 | 19:10—13—333 |
| 15:32—33—274 | 17:23—298 | 19:14—335 |
| 15:32—16:20—273—86 | 17:24—299, 301 | 19:14—15—328 |
| 15:33—275 | 17:24—41—299—312 | 19:15—335 |
| 15:34—275 | 17:25—26—301 | 19:16—18—335 |
| 15:35—275, 276 | 17:27—28—302 | 19:18—336 |
| 15:36—275 | 17:28—395 | 19:19—328, 335, 337 |
| 15:37—276 | 17:29—31—302 | 19:20—338 |
| 15:38—275 | 17:31—302 | 19:20—21—342 |
| 16:1—2—277 | 17:32—33—303 | 19:21—338 |
| 16:2—3—315 | 17:34—303, 304, 305 | 19:22—338 |

19:23—24—338—39	21:10—365	23:6—390
19:25—26—339	21:10—15—415	23:7—392
19:27—28—339—40	21:11—365	23:8—392
19:29—30—340	21:11—12—360	23:9—391
19:30—407	21:12—412	23:10—393
19:31—341	21:12—13—366	23:11—12—390
19:32—34—341	21:12—14—398	23:13—14—392
19:35—351	21:13—366, 412	23:15—394
19:36—351	21:14—15—367	23:16—394
20:1—14, 345	21:16—365	23:17—18—395
20:1—2—344	21:17—369	23:19—394
20:1—21—344—59	21:17—18—369	23:20—394
20:2—3—14, 347	21:19—22—368	23:21—23—397
20:4—351	21:23—368	23:22—23—396
20:5—14, 353	21:24—368	23:24—389, 391
20:5—6—351	21:25—26—369	23:25—398
20:6—351	22—369, 381, 383, 398, 422	23:26—367
20:7—353	22:1—2—373	23:26—27—399
20:8—353	22:1—20—372—84	23:28—30—397
20:9—354	22:3—4—374	23:29—404
20:10—354	22:3—7—386	23:31—24:20—401—12
20:11—354	22:5—7—374	23:31—32—404
20:12—355	22:8—377, 386, 387	23:32—410
20:12—13—408	22:8—10—378	23:33—404
20:13—355	22:10—387	23:34—404
20:14—15—356	22:11—378	23:35—404
20:15—355	22:12—13—380	23:36—37—405
20:16—17—356	22:13—372	23:37—410
20:16—18—361	22:14—381, 381n9	24:1—2—405
20:17—412	22:15—17—382, 398	24:2—411
20:18—356	22:16—17—403, 412	24:3—4—367, 409
20:19—356, 361	22:17—399	24:5—6—405
20:20—21—358	22:18—20—384	24:7—406
21—370, 373	22:20—384, 398	24:8—425
21:1—361	23—383, 398	24:8—9—405
21:1—26—360—71	23:1—3—387, 397	24:9—410
21:2—362	23:1—30—385—400	24:10—406
21:3—5—362	23:2—396	24:10—13—414
21:5—6—391	23:2—3—388	24:10—17—425
21:6—362	23:3—195, 208, 385	24:11—12—406
21:7—9—363	23:4—390	24:12—13—401
21:9—365	23:5—391	24:13—408, 412

圣经索引

24:14—407
24:14—16—414, 420
24:15—406
24:16—407
24:17—410
24:18—410
24:19—410
24:20—410, 411, 416
25—411, 421, 422
25:1—2—414
25:1—30—413—27
25:3—415
25:4—416
25:5—416, 417
25:7—417
25:8—9—417—18
25:10—418
25:11—420
25:12—420
25:13—15—418
25:16—17—419
25:18—219
25:18—21—420
25:21—421
25:22—422
25:23—24—423
25:25—26—423—24
25:26—424
25:27—426
25:27—28—413
25:27—30—425

历代志上

6:8—275
28—274
29—217

历代志下

13:5—35
21:2—4—169
21:8—10—169
21:12—15—170

21:16—17—170
21:19—170
22:3—170
22:10—12—205
23:1—204
24—251
24:4—5—218
24:6—214
24:17—27—223
24:22—252
25:13—255
25:20—258
25:20—24—256
26:5—261
26:16—21—262
28:3—15—279
28:22—23—286
29—31—315
30—396
32:1—8—329
32:2—4—315
32:7—8—319
32:9—14—322
32:15—323—24
32:17—324
32:18—323
32:20—21—342
32:25—347, 355
32:27—33—358
33:9—370
33:10—370
33:11—370
33:12—13—370
34:3—376
34:3—7—386
35:1—19—396n8
35:20—22—398
36:11—17—415
36:15—16—40
36:18—418
36:20—21—421

Ezra

3—6—408

Nehemiah

2:10—306
2:19—306
4:1—2—306
6:1—13—306

Job

1:21—78
19:20—237
19:25—27—237
24:21—61
29:13—61
31:17—18—64
34:10—165
34:12—165

诗篇 1

1: —42
7:3—349
16:9—11—238
18:20—25—349
20:7—24
22:5—41
23:6—237
26:1—7—349
27:3—129, 325
33:20—155
34:7—128
37:25—26—64
38:15—155
46:1—325
55:22—335
68:5—6—61
68:17—128
89:20—280
89:35—37—202—03
90:1—153
91:9—12—128
100:4—276
113:9—75
116:17—18—215
118:22—146

以赛亚书

122:3—420
122:7—420
130:5-6—155
132:10-12—203
132:17—171
137:1—421
145:4—357
146:9—61

Proverbs

10:27—361
13:1—38
13:22—57
14:10—74
18:10—329
21:1—332
25:21-22—133
29:8—38

传道书 3:11—
151

以赛亚书
1:17—61
6:1—270
6:1-8—259
7:1—276
8:17—155
9:1-2—271
9:6—271
9:6-7—272
14:24-27—340
36—319
36-39—351n3
37—330
38:8—354
38:9—347-48
38:10-15—348
38:16—350
38:17-20—359
38:21—353
38:22—353

39:1—355
44:18-19—336
49:8-9—67
53:5—185
53:10-11—343
61:7—21
66:15-16—26

Jeremiah

7:4—418
7:6—61
7:31—278, 393
10:10—116
15:4—367
19:2-6—393
20:7—40
22:3—61
26—422
27:12-15—416
27:16-22—419
32:7—381n9
32:35—278
34:1-3—416
34:2-3—411
35—191
36:20-26—411
37:21-38:6—411
39:1-2—414
39:4—416
40:4-6—422
40:7-12—423
41:1-3—424
42:1-12—424
42:13-18—424
42:22—425
46:2—406
52:9-11—417
52:12-13—418
52:14—418
52:15—420
52:16—420
52:17-19—418

52:20-23—419
52:28-30—420

Lamentations

1:11—415
1:16—421
1:18—421
2:2—418
2:12—416
2:17—415
4:9-10—416
4:18-19—416
5:9-10—416

以西结书

1:2—407
8:3—276
9:2—276
11:14-17—153
20:27-31—278
22:7—61
40-48—408

但以理

书 1:6—420
11:31—364

Hosea

1:2-3—263
1:4—190
3:1-2—263
4:1-2—263-64
6:2—353

Joel

2:28-29—381

Amos

2:6-8—264
4:4—302
5:16-17—264
7:7-8—366

经文索引

弥迦书

4:4—324

7:7—155

哈巴谷书

1:4—383

撒迦利亚书

3:10—324

4:6—254

7:10—61

玛拉基书

3:5—61

3:6—352

马太福音

1:10—316

1:11—12—427

1:15—16—427

1:23—409

2:2—210

2:13—15—210

2:16—18—210

2:19—23—210

3:16—17—211

4:8—10—166

4:15—16—271

4:23—139

4:23—24—10

5:4—167

5:13—36

5:21—22—49

5:22—393

5:44—45—133

6:13—9

9:35—139

10:5—307

10:9—13—221

10:25—7

10:40—42—154

10:41—73

11:14—67

12:7—380

17:9—13—91

19:23—24—70

20:19—41

20:28—31

21:12—316

22:37—46, 196

23:12—257

24:15—364

25:31—32—182, 402

26:15—112

26:26—93

26:28—211

26:47—125

27:27—31—41

27:39—44—41

28:11—15—241

28:19—20

Mark

1:15—139

1:40—42—143

1:40—45—143

1:45—143

4:9—296

6:30—44—60

12:40—61

14:8—400

Luke

1:5—25—75

1:17—67

1:19—139

2:10—139

4:18—139, 211

4:27—101

4:28—29—102

7:11—17—80

8:1—139

9:51—307

9:52—54—11

10:30—37—307

11:15—6

11:18—19—6

12:4—5—402-3

13:3—419

13:5—411

13:27—298

19:38—210, 410

19:45—48—252

20:17—146

20:18—146

21:1—4—217

23:46—316, 342

24:46—353

24:52—139

John

1:14—224

2:19—409

2:21—22—409

2:22—239

3:16—17, 199

4:4—308

4:7—308

4:9—308

4:13—14—36

4:14—308

4:20—308

4:21—24—252, 308-9

4:23—222

4:25—309

4:26—309

4:39—309

4:42—309

6:5—91

6:7—91

6:8—9—91

6:11—13—91

6:25—26—92

6:32—33—92

6:35—92, 93

6:51—93

7:37—38—36
8:48—307
11:25—148
11:33—168
11:35—168
11:38—168
13:29—112
14:2—3—154
14:6—116
14:23—154
15:19—106
16:13—116
19:30—185
20:9—239
20:18—242

Acts

1:8—157, 310
1:9—25
2:17—18—381
2:24—242
2:32—157
3:15—157
5:11—113
5:32—157
6:1—4—61
6:3—22
7:51—52—40
7:55—22
8:1—310
8:4—310
8:5—7—310
8:9—25—112n3
8:14—17—310
8:25—310
9:35—310
9:42—310
10:39—157
11:24—22
17:24—224
22:15—157
22:16—100

罗马书

1:16—139
1:17—378
1:29—111
2:16—183
3:19—183
3:20—383
3:25—26—185
5:8—199
5:10—133
6:2—4—107
6:23—16, 183
8:3—4—383
8:5—111
8:11—149
8:13—111, 253
8:28—407
10:9—239
12:15—167
12:20—133

哥林多前书

3:16—225
9:3—12—221
9:7—14—222
15:1—141
15:1—8—80
15:3—4—139, 239
15:5—8—241
15:17—240
15:25—172, 211
15:33—52

哥林多后书

1:3—28
5:8—25
5:10—182
6:16—225
8:9—215

Galatians

3:13—242
4:3—67

4:4—5—68
6:7—42, 331
6:16—298

以弗所书

1:11—352
1:19—20—149
1:20—22—166
2:1—16, 139
2:2—172
2:8—9—104
2:20—22—376
5:3—5—111
5:26—100
6:12—8, 126

Philippians

1:6—262
2:9—166, 211
4:6—337
4:19—60

歌罗西书

2:9—409
2:13—15—185
3:5—111, 116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26
5:1—3—399

帖撒罗尼迦后书

1:6—8—11
1:6—9—183

提摩太前书

2:2—161, 423
2:12—381, 381n10
3:8—220
5:5—63
5:8—57
5:9—10—62

经文索引

5:16—62

5:17—18—58, 221, 222

6:5—111

6:6—73

6:9—116

6:9—10—70, 108

6:10—109

6:18—72

2 Timothy

1:13—14—28 2:8—365 2:13—249 3:1—303 3:1—4—196 3:2—111 3:5—196

4:3—4—303 （注：此处为圣经章节索引的格式，数字对应页码或注释编号，按照中文排版习惯保留原文数字及连接符号不作翻译。）

Titus

1:7—112, 220

3:3—139

Philemon

22—72

Hebrews

1:3—211

2:12—286

2:14—9 4:13—

124 9:23—24—

284 10:27—

16 11:19—

237 11:33—

80 11:35—80

11:37—365

12:2—211

12:25—146,

298 13:8—28

雅各书

1:5—8—47

1:14—15—

110 1:27—

61 2:14—17—

89 4:7—9

5:1—3—70

5:5—70

5:17—29

1 Peter

1:4—154

2:23—24—42, 285

3:15—97

3:16—198

3:18—184

2 Peter

3:9—276

3:10—182

3:12—182

1 John

4:4—9

4:10—200

5:20—116

启示录

6:10—175 11:15—

212 19:1—2—1

84 20:11—12—

183, 403 20:15—

183

**DEUTEROCANONICAL
WORKS**

Sirach

48:13—14—235n9

主题与名称索引

亚比米勒, 255 ; 堕胎, 279, 325, 363 ; 亚伯拉罕, 158 ; 与亚伯拉罕之约, 236 ; 以撒献祭, 236-37 ; 丰盛的供应, 152-53 ; 日内瓦学院, 385 ; 康拉德·阿登纳, 229-30 ; 收养, 68 ; 孤儿收养, 64 ; 亚哈, 45, 175-76, 187, 189, 231, 263, 362, 366 ; 亚哈之死, 44 ; 亚哈家的毁灭, 175, 192-93 ; 对亚哈家的审判, 187-90 ; 反对耶和华的先知, 12 ; 亚哈斯, 274, 277-79, 286, 314 ; 亚哈谢, 5-6, 160-61, 170, 172, 178-79, 187, 202 ; 亚哈谢之死, 10-16 ; 罗伯塔·阿曼森, 276-77 ;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 77 ; 伍迪·艾伦, 349 ; 亚玛谢, 188 ; 亚玛谢之死, 257-58 ; 亚玛谢的羞辱, 257 ; 亚玛谢的部分顺服, 250-51 ; 亚玛谢的骄傲, 254-57 ; 对父亲被刺的反应, 252-53 ; 亚玛谢的报复心, 253 ; 战胜以东人, 254-55 ; 威廉·埃姆斯, 111

阿明, 伊迪, 159, 172 亚扪, 亚扪人, 405 亚扪, 367-69 亚摩利人, 365 阿摩司, 264-65 亚拿尼亚和撒非喇, 112-13 死亡天使, 396 神的使者, 342 天使, 128-29. 另见 天使大军 对神发怒, 12 背道, 295, 367 玛拿西的, 409 使徒信经, 论复活, 81 向天呼吁, 326-27 敬虔的外貌, 196 阿普尔比, 弗朗西斯, 186-87 亚兰, 160 亚兰语, 323 约柜, 206, 377-78 大能天使的军队, 127-30, 137-38, 160 阿诺特, 约翰, 358 箭, 以利沙祝福的, 233-34 亚舍拉, 木偶, 231, 261, 293-94, 362-63, 376, 390, 392 亚示玛, 302 亚斯他录, 392 亚述, 亚述人, 300, 313, 318, 406 从亚述得拯救, 351 毁灭撒玛利亚, 288-90 日益扩张的帝国, 301, 318 希西家进贡亚述, 319-20, 352

主题与名称索引

入侵以色列, 270 对上帝子民的嘲弄, 339-41 亚他利雅, 168, 170, 190, 202-4, 250 其死亡, 207-8 赎罪银, 214 奥古斯丁, 25 赫尔曼·奥斯特尔, 65, 76 亚撒利雅, 258-59, 274 未废除丘坛, 260 患麻风病, 261-62 其骄傲, 262

巴力与巴力崇拜, 46, 261, 362, 390 被耶户废除, 192-93 巴力沙利沙, 85, 88-90 巴力西卜, 6-7 巴比伦之囚, 356, 413-17 玛拿西被掳, 370 巴比伦人, 406, 416 与之结盟, 355 其崛起, 405 围攻耶路撒冷, 406 洗礼, 100, 107, 123 巴拿巴, 22 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 29, 127 不孕妇女生子, 75 卡尔·巴特, 291 迦基米施战役, 406 波德莱尔, 167 熊, 39 旧约中的美, 276-77 别西卜, 6, 8-10 阿利斯泰尔·贝格, 141 便哈达, 160-72 便哈达(哈薛之子), 231, 235 明谷的伯尔纳, 291-92 尤吉·贝拉, 263, 425 伯特利, 302, 393-94 圣经作为民众之书, 387 由此而来的变革与改革, 388

比尔尼, 托马斯, 372-73 苦毒, 77-78 黑色方尖碑, 194 布兰查德, 查尔斯, 289 褻渎, 362 上帝的祝福, 33 眼瞎, 132 布隆伯格, 迈克尔, 297 布鲁, 罗恩, 218n3 博伊斯, 詹姆斯·蒙哥马利, 22, 216, 357 博伊斯, 琳达, 346 波诺, 104 约书, 396 律法书, 376-80, 386-89 生命之粮, 90-93 铜蛇, 315 安德鲁弟兄, 335 布朗, 里克和勒诺, 15 布鲁乔利, 安东尼奥, 388 布鲁格曼, 沃尔特, 426-27 布伦森, 安德鲁, 358 *Bubenmärchen*, 37 巴克兰, 弗兰克, 281 佛教, 141

加尔文, 约翰, 385 论心, 198 论偶像崇拜, 294 迦南人, 的祭坛, 260-61 食人, 136-37 卡尔基米什, 406 阉割, 犹大王子与孙辈的, 356 人口普查银钱, 214 柴弗, 路易斯·斯佩里, 152 迦勒底人。参见巴比伦人 火战车, 24, 26, 85, 232 以色列的战车与马兵, 24, 124, 232 基抹, 261, 392 基路伯, 120 虐待儿童, 275, 363

孩童献祭, 49, 278–79, 302, 362–63,
393 中国内地会, 87 “ 克里斯兰 ” ,
285 基督教教育, 357, 385–86 基督徒
家庭, 388–89 基督教的独特性, 99 基
督徒生活, 149, 158 世俗文化中的基督
徒, 423 《纳尼亚传奇》(刘易斯著),
201 教会 其失败之处, 334 财务支持,
221–22 审计与会计指南, 220 非建筑物,
224–25, 227 改革, 383 教堂建筑,
213, 222, 225–28 亨利·科尔曼, 147–
49 《来吧, 万福之源》(赞美诗),
199 牧师 “ 适度的世俗生活保障 ” ,
222 自满, 355, 357 良心, 321 消费主
义, 196–197 约坦与亚撒利亚的共同摄
政, 274 “ 约之熊 ” , 39 立约之餐,
396–397 恩典之约, 211 约的更新,
208–209 威廉·考珀, 199 《十字架与
弹簧刀》(威尔克森著), 375–376 尼
基·克鲁兹, 375–376 庙妓, 391–392
违背圣约的诅咒, 381–382

日用饮食, 91 达拉斯神学院,
151–52 但以理, 407, 423

David, 398
 as adulterer, 158
 against Goliath, 331
 on life after death, 237–38
 as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194, 250
 promises to, 427
 refused to kill Saul, 165
 relative righteousness of, 349
Davidic kingdom, 202–4, 248–49, 262,
 285, 368
戴维斯, 戴尔·拉尔夫, 13, 35–36, 39,
46, 58, 98–99, 122, 163, 209, 251,
256n3, 258, 281, 295, 320, 363, 370,
405
day of judgment, 47, 82–84
day of the Lord, 384
deacons, 61–62
death, 110
 as fearful prospect, 349
 preparation for, 19
deathbed conversions, 16–17, 161–62
death in the pot, 82–84
debt, 57, 67
decapitation, of Ahab’s sons, 188–89
defilement, from false worship, 393
De Graaf, S. G., 399–400
deliverance, 123, 324, 331–33, 342
deportations to Babylon, 420
descent into hell, 393
Deuteronomy, 377, 381, 389
diaconal work, 59
Diet of Worms, 388–89
disciples, as witnesses, 157
Divine Warrior, 233
Dobson, James, 161–62
doing God’s work in God’s way, 31–33
donkey’s head, 135–36
“do not be afraid,” 332
doomsday, 402
Dothan, 123, 125, 160
double portion, 21–23, 29, 31–32, 85–86
doubt, 74, 99
dove’s dung, 135–36

主题与名称索引

经济寿命, 145 埃德加, 威廉, 168
以东, 以东人, 45, 254–55 埃及,
埃及人被巴比伦人击溃, 406 从中得
救, 291 何细亚与之结盟, 289 作为
犹太的宗主国, 404 从中获救, 305
自我放逐至埃及, 424 转而求援于埃
及, 322 八(数字), 374 以革伦,
7 长老, 112 以利亚敬, 321, 323–
25 以利亚敬(约西亚之子)。参见
约雅敬 以利亚, 7–8, 52, 158, 294
升天, 18–19, 23–27, 32, 38, 85,
232 作为以色列的战车, 24 在迦密
山击败巴力先知, 362 作为复活大能
的器皿, 238 作为神人, 11 作为以利
沙的导师, 20 对亚哈谢的预言, 10–
11 复活神迹, 80 作为基督的预表,
25 以利沙, 294 秃头, 38 公开事工
的开始, 30 蒙召事工, 31 去世,
230, 232–34, 247–48 最后的神迹,
234–45 对乃幔的不友善, 101 所行
神迹, 79, 86, 121–22, 235 “按立”
事工, 28 宣告诅咒, 38–39 预言,
235 关于粮食供应的预言, 144–45
水源的预言, 52–54

先知的外衣, 31, 38; 作为第二位
以利亚, 80; 作为仆人, 31, 52; 为使
哈达之死哀伤, 166–67; 被视作以利
亚的长子, 21; 作为基督的预表, 36;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59–60; 紧
急情况, 43–44, 46–47; 空坟墓,
242; 英国宗教改革, 387; 以诺,
25; 以法莲支派, 255; 墓志铭, 1
86–87, 195, 199–200; 永恒的审判,
183, 393 永恒杂志, 29; 福音派财务
责任委员会, 220n6; 传福音, 157;
作为责任, 141–42; 作为喜乐, 142;
邪恶, 410; 被击败, 168; 作为神的
敌人, 167–68; 邪恶意念, 110; 邪恶
的君王, 160–72, 410; 罗伯特·尤因,
86–87; 流亡, 366, 406–8。另见巴比
伦囚虏; 出埃及, 67, 291, 407 改头换
面: 家装版(电视节目), 273–74;
以西结, 407, 408

信仰与善行, 316–17; 信实,
400, 407; 对医学的信仰作
为偶像崇拜, 9; 信仰承诺,
216; 假神, 326; 虚假崇
拜, 362, 393; 饥荒, 83–
84, 89, 137, 150; 禁食,
92–93; 父亲, 368

无父者, 60-61, 63-66 敬畏上帝,
13 撒玛利亚人所为, 303, 305 住棚节,
378 无酵节, 91 生育崇拜, 179 生育
仪式, 392 最终审判, 384, 401-3 与
上帝的荣耀, 184 财务问责, 375 在
教会中, 220 审判之火, 11 第一条诫
命, 292 初熟庄稼, 89 倒叙(文学手
法), 351 *Flight of Peter Fromm* (加
德纳著), 239-40 浮斧, 120-23 面
粉, 84, 86 食物神迹, 85, 92 遗忘上
帝的恩典, 364 罪之赦免, 100 占卜
者, 362-63 自由, 脱离奴役, 67-
68 甘心祭, 90, 214, 217-18 法国大
革命, 360 弗雷泰姆, 特伦斯, 364
富勒, 托马斯, 169

“列国之地的加利利”, 271 加
德纳, 马丁, 239-40 同性婚姻,
325 基大利, 422-24 基哈西,
73, 77-79, 95, 151, 153 其贪婪,
109-19 其麻风病, 118, 156-57
慷慨, 71, 89 加尔文治下的日内
瓦, 385-86 外邦人, 所蒙之恩,
101-2 格哈特, 保罗, 291 施予,
89-90 神的荣耀, 在最终审判中,
184 神作为复仇者, 174-85,
189

赐福忠心的施予者, 215 看顾孤
儿, 63-66 关怀边缘群体, 58 眷顾寡
妇, 60-63 其怜悯, 28, 236, 265-
66, 353 希西家的得救, 342 拯救其
子民, 332-33 居于子民中间, 224
其信实, 150, 249, 411 赐希西家兆头,
354 作为复活生命之神, 80-81 其良
善, 74-75 其医治大能, 352 其圣洁,
362 对北国罪恶的审判, 290-297 其
公义, 28, 179-180, 366, 412 持守对
大卫的应许, 262 作为市场之主,
145 其慈爱, 200 供应每日所需, 58-
60 其怜悯, 14 其忍耐, 275-276,
298, 367 其大能, 28 对耶户的应许,
267 其应许, 248-249, 334 对大卫的
应许, 341, 353, 427 其保护, 39-
40 其复活大能, 238 其幽默感, 40
其主权, 8, 47, 352, 356 敬虔妇女,
381 《神必看顾你》(赞美诗),
88 格德勒, 卡尔, 171 金牛犊, 194-
195 古德洛, 詹姆斯·C·Jr., 243-
244 福音, 100, 138-141 对福音的
回应, 146 福音, 100, 102, 139 恩典,
117-118, 143 作为白白的恩赐, 102-
104 作为改变生命的力量, 104-107

主题与名称索引

权能, 97-100 每位信徒共享的, 96-97 其广阔性, 100-102 在家庭生活中的运作, 12-13 葛培理 (Billy Graham), 81, 229-30 克里斯·格兰伯里 (Chris Granberry), 299-300, 311-12 艾米·格兰特 (Amy Grant), 149 感恩, 111, 291, 305 雕刻的偶像, 195 大诫命, 398 贪婪, 109-14 简·格雷夫人 (Lady Jane Grey), 317 悲伤, 77-78, 349 守护天使, 128 《引导我, 哦耶和華》(赞美诗), 34 罪疚感, 140 赎罪祭, 221

哈该书, 408 三心二意的基督徒, 196 欧·哈勒斯比 (O. Hallesby), 336-37 哈拿, 75 叙利亚王哈薛 (Hazeal), 160, 163-65, 172, 223, 230 心, 195-198 为神而活的心, 191 享乐主义, 196-197 无助感转化为祷告, 336 霍华德·亨德里克斯 (Howard Hendricks), 49, 62 希罗多德 (Herodotus), 342 伊丽莎·休伊特 (Eliza Hewitt), 353 希西家 (Hezekiah), 313-327, 373, 398 与大卫相比, 315-316, 335 其自满, 355, 357 对神的忠诚, 349 神对他的怜悯, 14, 16 其痊愈, 351-352 将信呈于耶和華面前, 328-329, 335 其哀歌, 347-348 向亚述人进贡, 319-320, 352 其祷告, 329-330, 334-337, 345, 347-350

骄傲, 347, 349, 355 拆毁邱坛, 318, 322 感恩之歌, 358-59 受试探, 317-21 伯特利的希伊勒, 34 邱坛, 195, 302 未被拆除, 251, 260, 275, 278-79 玛拿西重建, 362 希西家拆除, 318, 322 约西亚拆除, 376, 392-93 希勒家, 3 23, 377, 386, 390-91 阿道夫·希特勒, 159, 171-72, 363 圣灵, 117, 124 双倍恩赐, 31-32 与有效事工, 21-22 内住, 154 更新的大能, 149 诚实, 116 被掳中的盼望, 425-27 面对不公时的盼望, 412 救恩的盼望, 414 何西阿, 263-65 何细亚, 271, 288-90, 319 好客, 71-72 户勒大, 381-82, 384, 398-99, 403 人祭, 48-49 谦卑, 101, 106 幽默, 40 百人饱食, 85 匈牙利宗教改革, 227-28

圣像破坏运动, 390-91 偶像崇拜, 46, 116, 180, 192, 260-61, 266-67, 269, 290, 292-94, 298, 313, 336, 367 在伯特利, 394 玛拿西的, 362, 364, 375, 391, 410 以马内利, 409 赎罪券, 379 杀婴, 49, 268, 399, 410 拐点, 376, 379 忘恩负义, 290-92, 298

继承, 154 代祷, 130 代际审判, 12
 干预之恩, 12 崇拜的呼求(希西家),
 335 艾朗赛, 哈里, 152 以撒, 75 以
 赛亚, 158, 259, 271, 330-33, 412 论
 偶像崇拜, 336 预言希西家之死, 345-
 46 被掳的预言, 356 论耶路撒冷的保
 护, 341 拯救之歌, 337-40 以实玛利
 (尼探雅之子), 423-24 伊斯兰教,
 118, 285 以色列 背道, 367 从死里复
 活, 236 立约更新, 208-9 作为上帝的
 选民, 304 偶像崇拜, 251 硬着颈项的
 百姓, 296 以色列(北国), 136,
 254, 263-71, 318, 393 迎合无神文化,
 278 被掳至外邦, 290, 300-301 数百
 年的罪恶, 296 与南国内战, 256 灭亡,
 288-90, 313 如高大的香柏树, 255 祭
 司, 302 与南国相争, 306 灵性衰败,
 248 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时期, 263-64

雅各, 作为欺骗者, 158 页; 詹姆
 斯, 关于穷人与饥饿者, 89 页;
 油罐, 59-60, 65-67 页; 约雅斤,
 427 页。另见 约雅斤; 耶底大,
 373 页; 约哈斯(耶户之子),
 194, 230-32 页

Jehoahaz (son of Josiah), 404, 410
 Jehoash. *See* Joash
 Jehoiachin, 405-6, 410, 425-27
 as son of David, 426-27
 Jehoiada, 204, 207-9, 212, 223, 374
 Jehoiakim, 404-5, 410-11
 Jehonadab, 191
 Jehoram, 44-45, 50, 98, 100, 160, 168, 172,
 203
 Jehoshabeath, 205. *See also* Jehosheba
 Jehoshaphat
 as forerunner of the Messiah, 54
 godliness of, 50-54
 Jehosheba, 203-4, 212
 Jehovah's Witnesses, 305-6
 Jehu, 249
 anointing of, 174-75
 coronation of, 177
 exterminated Ahab's house, 187-90,
 192-93
 God's promise to, 265
 massacre by, 190-91
 sin of, 193-95, 200
 Jeremiah, 381, 407, 411, 415, 418
 lament of, 421-22
 Jericho, 417
 conquering of, 33
 curse upon and restoration of, 33-37
 Jeroboam I, 37, 46, 194, 248, 263, 266-67,
 269, 278, 284, 306, 366, 394
 Jeroboam II, 194, 263-66, 271
 Jerusalem
 fall of, 364, 412, 414-15
 protected from Sennacherib, 341
 rivalry with Samaria, 306
 Jerusha, 275
 Jesus Christ
 accepted the curse for us, 42
 ascension of, 25, 211
 as a temple, 409
 baptism of, 211
 burial of, 241

主题与名称索引

被称为“撒玛利亚人”，307 被高举，257 喂饱五千人，91 作为上帝王权应许的应验，427 医治麻风病人，143 代求的工作，252 王权，202, 210–11, 275, 316, 341 受嘲弄，41 作为到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325 十字架上的祷告，342 复活显现，241 复活，80–81, 238–43 理解苦难，172 下到埃及，210 耶洗别，45, 57, 175–76, 187, 362 死亡，179–82, 208 约阿施，194, 202–4, 218–19, 230–31, 250–51, 254–57, 374–75, 398 受膏，205–7 死亡，224, 230, 252 与以利沙之死，232–34 登基，209–10 作为新的摩西和新的所罗门，214n1 修理圣殿，213–14, 218–19, 221–23 约伯，对复活的信心，237 约翰·马可，158 约翰逊，保罗，159 施洗约翰，75 约拿，158, 264 琼斯，格威利姆，23, 37, 164 约兰，136, 176–77, 187 死亡，181 约旦河，28, 32, 99–100, 105 约瑟夫斯，57, 209, 232–33, 342 约书亚，398 约西亚，369, 373–80 与大卫相比，374 死亡，397–98, 406 信心与悔改，384 遵守律法，380

reformation of, 386–400
smashed down Judah's idols, 390–91
stewardship of Judah's finances, 374–75
Jotham, 255, 262, 274–77
joy, 139–40
joy of salvation, 142–44
Judah (southern kingdom), 136, 160, 254
civil war with northern kingdom, 256
covenant-breaking of, 318
downfall of, 256, 382
exile of, 363–64
as remnant tribe, 305
idolatry of, 278
relative stability of, 270
reversal of blessings of, 403–6
rivalry with northern kingdom, 306
sins of, 297
spiritual decline of, 248
as tiny thistle, 255
Judaism, 118
Judas Iscariot, 112
judgment, 297–98, 410
coming to southern kingdom, 356
on northern tribes, 313
judgment against sins of a nation, 288
judgment of God, 276, 279
justice, 366
for widows, 61
坎泽尔，肯，113 凯尔，C. F., 132 凯勒，史蒂文，287–88, 298 凯利，托马斯，185 金正恩，172 亚瑟王传说，201 地上的王国，消逝，212 李尔王（莎士比亚），417 君王职分，330 叙利亚王，123–25 诺克斯，约翰，398 康克尔，奥古斯特，409 可拉，大坍，亚比兰的叛乱，38

拉吉, 319, 321, 329, 333, 341 火湖,
183 哀歌, 420–22 最后的审判, 402
劳伯, 大卫, 387 律法, 定罪却不拯救,
383 自然法则, 122 拉撒路, 147–49
领导力, 376, 380 莱特哈特, 彼得·J.,
84, 145, 153, 214n1, 222–23, 263,
322, 329, 364, 374, 383, 390 教皇利
奥十世, 379 麻风病人, 137–43 麻风
病, 95, 98, 118, 143 刘易斯, C.S.,
201 谎言, 基哈西的, 115–16 死后生
命, 236–38 生命之路研究, 401 林西
克姆, 罗伯特, 126, 128 狮子王 (电影),
201 狮子, 301 活水, 36 洛克, 约翰,
326–27 主祷文, 9 主的晚餐, 397 以
色列失落的支派。参见以色列十个失落
的支派爱仇敌, 132–34 爱神, 198–
99 贪爱钱财, 109–13, 116, 196–97 爱
邻舍, 311 爱自己, 196–97 卢卡斯,
迪克, 22 吕德曼, 格尔德, 241 路德,
马丁, xiii, 313–14, 337, 379, 384,
388–89

麦克纳特, 珍妮弗,
387 玛拿西, 375, 399
犯谋杀罪, 365 拜偶像,
391

“made Judah to sin,” 365–66
means “forgetful,” 364
repentance of, 370
set aside the Book of the Law, 378
sins of, 361–67, 368–69, 409–10, 412
as “worst king,” 360–61
man from Baal-shalishah, 85, 88–90
manna, 91
Mantle, Mickey, 5, 16–17
mantle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28
Mao Tse-Tung, 159
marriage, 198
Martin, Civilla D., 88n7
martyrdom, 125
martyrs, 160
Mary of Bethany, 400
Mary Tudor, 317
materialism, 113
Mattaniah, 410
measuring line, 366
medical treatment, 9–10
Melchizedek, 91
Menahem, 268–69
Menius, Justus, xiii
mentorship in ministry, 52
Mephibosheth, 64
mercy, 133
mercy ministries, 59
Merodach-baladan, 355
Mesha, king of Moab, 48–49
Mesha Inscription, 48
Messiah, 54, 271
Meyer, F. B., 24, 29
Micaiah, 51
Michelangelo, 402
Milcom, 392
Milton, John, 129
ministry, as means of gain, 111
miracle of Elisha’s bones, 234–35, 238
missionaries
 financial care of, 222
 support for, 72–73

主题与名称索引

- Moab, Moabites, 44–45, 53–54, 405
mockery, 40–42
modern reformation, 395
Molech, 261, 278
money, 70–71, 297
 love of, 109–13, 116
 misuse of, 269
Montgomery, J. A., 37
moral and spiritual compromise, 320–21
“More Love to Thee, O Christ” (hymn),
 199
Mormons, 305–6
mortality, 345, 357
mortification of sin, 111, 253–54, 261
Moses
 building of tabernacle, 219
 curse of, 136
 at Marah, 35
 as murderer, 158
Motyer, Alec, 357–58
Mount Carmel, 11
Mount Gerizim, 307–8
Müller, George, 64–66
Murray, Andrew, 155–56
Muslims, 311
Myconius, 337
“My Faith Has Found a Resting Place”
 (hymn), 353

乃幔, 94–107, 109 其信仰, 105–6 其
 慷慨, 114–15 拿伯的葡萄园, 181,
 184 拿俄米, 153 自恋, 196–97 美洲原
 住民, 299–300, 311–12 拿撒勒人,
 102 尼布甲尼撒, 405–6, 408, 411–
 12, 414, 416–17, 423 尼布撒拉旦,
 420 法老尼哥, 397–98, 404 通灵术,
 410

尼希米, 423 与耶路撒冷的重建,
 306 理查德·纳尔逊, 78–79, 223,
 233 尼甲, 302 尼巴兹, 302 诺德斯
 特龙(服装店), 375 北国。参见
 以色列(北国) 卢云, 277

Obadiah, 57
obedience, 154–56, 209, 396
oil, 59–60
Old Testament
 beauty in, 276–77
 as litany of apostasy, 295
 offices of spiritual authority, 330
 on the resurrection, 236–38
 resuscitations in, 80
 types in, 25
Omri, 263
opposition, 125–26
orphans, 61, 282. *See also* fatherless
“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 (hymn),
 291–92
Owen, John, 253–54
Oxford University, 281

巴刻, 184 异教信仰, 391 部分顺服,
 250–51 帕斯卡, 14–15, 350 逾越节,
 约西亚的重建, 396–97 牧者薪酬,
 222 牧者的祷告, 331 理查德·帕特
 森, 65, 76 比加, 270–71 比加辖,
 269–71 迫害, 125, 173 坚忍, 317
彼得, 见证人生, 157 费城, 99

菲利普, 310 生理需求, 上帝的眷顾, 86 肉体争战, 344 约翰·派博, 345 计划生育协会, 279 欢愉, 197 誓约, 214, 216-18 铅垂线, 366 克里斯汀·J·波尔, 291 政治军事同盟, 279-81, 288-89 政客的虚假承诺, 326 波尔布特, 159 尼尔·波兹曼, 197 后现代改革运动, 383, 399 小刘易斯·F·鲍威尔, 242-43 权力, 297 权力滥用, 269 祷告, 79 为子孙代求, 358 祈求拯救, 337, 350 为无父者祷告, 64 医治祷告, 163, 344-45, 347-50 救恩祷告, 350 属灵争战中的祷告, 130 伊丽莎白·佩森·普伦蒂斯, 199 美国长老会, 教会秩序书, 222 骄傲, 257 祭司, 330 财务处理, 218 杀害祭司, 421 疏于圣殿职责, 218 北国祭司, 302 灾祸预言, 382 审判预言, 403 假祭司献祭预言, 394-95 预言与审判, 411 先知, 作为神的军队, 24 先知职分, 330 繁荣, 与贪婪, 113

卖淫, 410 普罗文, 伊恩, 124, 267, 363, 398 天命, 28, 65-66, 86-90, 149-54 丰沛的, 152-53 与人类顺服, 154-56 适时性, 151-52 治死罪, 253-54

拉伯沙基, 321-26, 329-30, 333, 338 种族主义, 275 真人秀, 273 里普森, 吉姆, 72 利甲族, 191 报偿, 67 救赎, 67-68 红海分开, 28, 32 里德, 约瑟夫, 326 改革, 383 始于阅读和聆听上帝之道, 386-89 效果, 385-86 源自上帝之道, 394-95 重生, 149 罗波安, 248, 278, 306 宗教多元主义, 285 余民, 422 悔改, 379 复活, 28, 147-48, 236-39 利汛, 279, 281 富人, 70-71, 108 理查森, 博比, 16-17 临门, 106 路得, 92, 153

巴力的神圣柱像, 45-46 页; 塞勒姆女巫审判, 379-80 页; 盐, 34-36 页; 基督里的救恩, 103 页; 撒玛利亚与撒玛利亚人, 135-36 页, 300-311 页, 313 页, 394 页 (作为教会早期宣教工场, 310 页)

主题与名称索引

毁灭, 288–90; 改革, 393–94; 与耶路撒冷的竞争, 306; 融合主义, 302–5, 307; 撒玛利亚妇人, 308–9; 撒母耳的出生, 75; 参巴拉, 306; 成圣, 111; 撒拉, 75; 萨尔贡二世, 290; 撒旦, 6, 8–9, 172; 扫罗的归信, 100; 特殊性的丑闻, 99; 先知学校, 83, 121; 沃尔特·司各特, 116; 侦察队, 142–43; 世俗文化, 325, 423 *Seinfeld* (电视节目), 197; 自私, 105; 西拿基立, 319, 321–24, 329, 332–34, 339–41, 342; 西法瓦音人, 302–3; 9·11 恐怖袭击, 287; 西莱雅, 420; 撒拉弗, 129; 仆人, 31; 乃缦的小侍女, 96–97; 服侍, 31; 整顿家室, 346–47; 塞缪尔·休厄尔, 379–80; 性, 297; 性交易, 302, 363; 性虐待丑闻, 392; 淫乱, 275, 391–92; 沙龙(雅比施之子), 267–68, 381n9; 沙龙(约西亚之子)。参见约哈斯; 撒幔以色列三世, 194; 撒幔以色列五世, 288, 290; 平安(*shalom*), 114; 沙番, 378–79, 381–83, 387, 422; 传福音时的耐心, 311; 舍伯那, 321, 323–25

示剑, 310 谢尔曼, 艾伦, 360 陈设饼, 91 书念妇人, 58, 70–80, 109, 148–50, 152, 154–55, 238 闭居者, 62 疾病, 345 《银色马》(福尔摩斯探案), 341 行邪术的西门, 112n3 *simul justus et peccator*, 314 罪 击败, 110 治死, 111, 253–54, 261 置于死地, 253–54 赎罪祭, 221 怀疑论, 对上帝的应许的, 75 皮肤病, 95 社会, 转变, 383 所罗门, 419 愚昧, 248 智慧, 329 圣子, 顺服上帝的律法, 211 拯救之歌, 出自以赛亚书, 337–40 上帝之子, 承受神的忿怒, 185 儿女, 282 索罗金, 弗拉基米尔, 81 南国。参见犹大(南国) 主权恩典的祭, 217 属灵淫乱, 179 属灵特权意识, 191 属灵多元主义, 302 属灵长进, 280 属灵争战, 123–32, 231, 324, 330, 334, 344 司布真, 查尔斯, 18–19, 36–37 斯大林, 约瑟夫, 159, 172 星球大战: 西斯的复仇(电影), 413 管家职分, 320 微小的声音, 8, 28, 192

威廉·斯蒂尔, 22, 66 斯托夫人(哈里特·比彻·斯托), 129 《受击打、遭鞭伤、被苦待》(赞美诗), 185 不信的顽梗, 296 苏科特-贝诺特, 302 代求的恳祷(希西家), 335 宗教融合, 195, 304 叙利亚、叙利亚人, 101, 123-25, 132-33, 160, 405 战胜叙利亚, 233 对它的崇拜, 282-83, 286

塔尔塔克, 302 戴德生(Hudson Taylor), 87, 141 撕裂衣服, 379 电视布道, 118 圣殿, 274 神圣蓝图, 284 年久失修, 218-19 作为祷告之殿, 329 约坦与亚哈斯的修缮, 274 维护工作, 374 神的居所, 224 遭尼布甲尼撒掠夺, 408 被洗劫, 256, 412, 418-19 重建, 408-9 变质的圣殿崇拜, 282 试探, 110 彭柯丽(Corrie ten Boom), 335 十诫, 117, 295, 315, 334 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 290, 297, 313 第十长老会(费城), 8, 216, 357 第三日(旧约主题), 353 提革拉毗列色, 280-82, 284 十一奉献, 90, 113, 214-15, 217-18 「直到今日」, 305-6 信靠, 324, 357 真理, 116 威廉·廷代尔, 387 预表, 25

不信, 46, 290, 294-96, 298 不洁, 79 美国, 盛行罪恶, 367 无形军队。参见天使大军 城市事工, 39-40 乌利亚, 282 乌西雅, 258-59, 274。另见亚撒利雅

欣嫩谷, 393 报应属乎主, 174-75 十字架的报应, 184-85 神的报应 如死亡般可畏, 176-77, 183 公义的彰显, 179-80, 183 亲自施行, 176, 182 应许的实现, 181-82, 184 彻底执行, 176, 182 葡萄树与无花果树, 324 暴力, 275 霍华德·沃斯, 84, 190, 231 誓约, 215-16

等候神, 155 华尔街(电影), 111 万达罗(埃塞俄比亚男子), 49-50, 54-55 水资源短缺, 44-45 财富, 71 约翰·卫斯理, 357 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 252 乔治·怀特菲尔德, 112 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 80 寡妇与两个小钱, 217 寡妇群体, 57-58, 60-63 撒勒法的寡妇之子, 66, 80 油罐寡妇, 59-60, 71 大卫·威尔克森, 375-76 威廉·威廉姆斯, 34 J·克里斯蒂·威尔逊, 286, 311 唐纳德·J·怀斯曼, 50 巫术, 363, 391 见证, 156-58, 354

主题与名称索引

- 妇女，作为复活的见证人，241-42 上帝的话语，125, 378 必会应验，39 其权威性，32 作为公共敬拜的核心，388 对其的诵读、聆听与顺服，396 与宗教改革，386-89, 394-95 具有变革性，372-73 行为，无法拯救人，383 世界宗教，118 敬拜，212 在圣经界限内的创造性，283 其复兴，390 其中的不敬虔行为，282-85 与上帝的话语，388 上帝的忿怒，26, 175-76, 182, 367,
- 369, 382, 384, 399, 402. 另见上帝的报复
- 亚基马保留地（华盛顿州），299, 132
- 青年，嘲笑以利沙，37-41
- 青年文化，40
- 撒督，275；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286；撒迦利亚，194, 408；撒迦利亚（北方王），266-67；西底家，410-11, 416-17, 421, 426；西番雅（祭司），420；所罗巴伯，254, 408；心利，180；苏黎世，386；乌尔里希·慈运理，386

可在《改革派释经注释系列》中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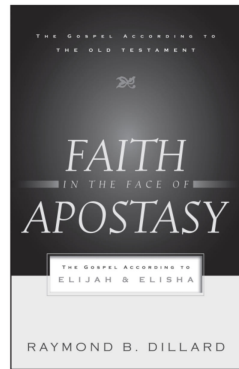


撒母耳记上，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撒母耳记下，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列王纪上，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列王纪下，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以斯帖记与路得记，作者：伊恩·M·杜古德
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作者：德里克·W·H·托马斯
传道书，作者：道格拉斯·肖恩·奥唐奈
雅歌，作者：伊恩·M·杜古德
但以理书，作者：伊恩·M·杜古德
约拿书与弥迦书，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撒迦利亚书，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西番雅书、哈该书、玛拉基书，作者：伊恩·M·杜古德
与马修·P·哈蒙福音书中的道成肉身，作者：丹尼尔·M·多里亚尼
、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与理查德·D·菲利普斯
马太福音，作者：丹尼尔·M·多里亚尼
路加福音，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约翰福音，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加拉太书，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以弗所书，作者：布莱恩·查普尔
腓立比书，作者：丹尼斯·E·约翰逊
帖撒罗尼迦前书与后书，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提摩太前书，作者：菲利普·格雷厄姆·莱肯
希伯来书，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雅各书，作者：丹尼尔·M·多里亚尼
彼得前书，作者：丹尼尔·M·多里亚尼
约翰一、二、三书，作者：道格拉斯·肖恩·奥唐奈
启示录，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即将推出

约伯记，作者：道格拉斯·肖恩·奥唐奈
马可福音，作者：道格拉斯·肖恩·奥唐奈
罗马书，作者：丹尼尔·M·多里亚尼
诗篇 42–72，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诗篇 73–106，作者：理查德·D·菲利普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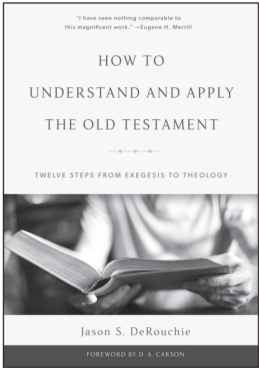
探索旧约中的福音



《旧约中的福音》系列专为平信徒和牧师撰写，通过检视旧约人物的生平，旨在鼓励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阅读、教导与宣讲。

《合神心意的人》，马克·J·博达 著《呼求公义》，大卫·R·杰克逊 著《背道中的信靠》，雷蒙德·B·迪拉德 著《从奴役到自由》，安东尼·T·塞尔瓦吉奥 著《从饥荒到丰盛》，迪恩·R·乌尔里希 著《敌对世界中的盼望》，乔治·M·施瓦布 著《以马内利在我们中间》，特伦珀·朗曼三世 著《隐秘的护理》，布莱恩·R·格雷戈里 著《通往整全之旅》，马克·贝尔兹 著《活在应许与现实之间的裂隙中》，伊恩·M·杜古德 著《活在 *relentless* 恩典的掌握中》，伊恩·M·杜古德 著《活在永不熄灭的盼望之光中》，伊恩·M·杜古德 与 马修·P·哈蒙 合著《在沮丧时代渴慕神》，布莱恩·R·格雷戈里 著《神圣不渝的爱》，迈克尔·P·V·巴雷特 著《重寻伊甸》，扎克·埃斯温 著《自以为义》，乔治·M·施瓦布 著《透过审判与怜悯得救》，布莱恩·D·埃斯特尔 著《严厉的慈悲》，格雷戈里·D·库克 著

学习如何理解与应用旧约



对于任何希望明智解读旧约的人，贾森·德鲁奇提供了一个经过广泛实践检验且逻辑严密的十二步流程，以深化理解并塑造神学（包括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与实践神学），从分析经文的体裁开始，直至其实际应用。书中充满实例与实用解答，这十二章内容将赋能信徒以基督教圣经的角度研习、践行并教导旧约，以滋养福音盼望、彰显弥赛亚的方式理解与应用经文。

“对话式引人入胜；文风清晰透明；内容包罗万象；教学法出类拔萃；学术上严谨、精确且博采众长——远不止于此。在我五十二载高等教育的教学生涯中，从未见过能与德鲁奇这部杰作比肩的作品——它注定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 尤金·H·梅里尔，达拉斯神学院旧约研究荣誉杰出教授

“Phil Ryken has consistently proved to be among our most trusted and most helpful contemporary biblical commentators. Each one of his commentaries is marked by faithful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along with insightful application to today’s believers. His new work on 2 Kings is a welcome addition to his collection. . . . Whether you use it week by week to prepare Bible studies or sermons or whether you read it straight through, you’ll be both edified and encouraged.”

—TIM CHALLIES, *Blogger, www.challies.com; Pastor, Grace Fellowship Church, Toronto*

“Pastors often struggle to faithfully preach Christ through the narratives [in 2 Kings]. What are we to do with the schools of prophets, mauled teenagers, foreign military commanders, a wealthy but barren woman, evil kings, and ongoing warfare? Dr. Philip Ryken has done us a great service. With remarkable deftness, he puts before us the humanness of these stories, the touch points between the people we meet and our own liv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Yet he does so in a way that shows Jesus Christ to be the hero in every story. Which, of course, he is.”

—IRWYN INCE, *Director, Grace DC Institute for Cross-Cultural Mission*

“I cannot imagine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 for teaching or sermon preparation than Phil Ryken’s expository commentary on 2 Kings. Combining the head of a scholar, the heart of a pastor, the insightful illustration of a master communicator, the depth of a theologian, and the homiletical skills of an extraordinary preacher, Dr. Ryken takes readers with him from the ancient text through the empty tomb as each exposition locates the narrative in the grand sweep of God’s redemptive work in Christ. Filled with gospel delight that moved me to rejoice in the truth and relevance of God’s Word, this commentary made me want to preach 2 Kings as soon as possible!”

—HERSHAEL W. YORK, *Dean, School of Theology,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www.prpbooks.com



BIBLICAL STUDIES / COMMENTARIES / OT

ISBN: 978-1-62995-446-2

